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星路谜踪

(中)

 **BOOK**
内部资料 非商品

第二十一章 初至都城

天广皇说了年轻皇族的事情之后，见陈信没有答话，心想是少年人脸嫩，呵呵一笑说：“卫国使等十余人实在令人羡慕，皇族中人除非愿意后代降为贵族或士族，多半难以自由选择伴侣，现在多了这么多选择，等我们回到都城，一定会引起轰动。”

天广皇说到一半，忽然低声凑过来说：“当然朕也有私心，若是卫国使对朕的女儿们有兴趣，那就更好了。”

陈信尴尬不已，天广皇要自己当女婿？陈信只好为委婉的说：“启禀皇上，我们多数的人应该会想回地球……这样会不会反而造成困扰？”

天广皇面色微微一沉，随即又摇头一笑说：“真是年纪轻不懂事……留在这里拥有数千万臣民，一辈子锦衣玉食，何必冒千万风险，万里迢迢的回地球……这样吧，回都城之后朕再想办法让你们年轻人见见面，到时候再决定。”

看来天广皇对自己的女儿似乎颇有信心，陈信偷偷伸了伸舌头，不好再说。既然两人话不投机，天广皇也只好早早的放陈信回去，陈信怀着心事往内城中的客舍走，一到自己房中，却见到大家已经齐聚在自己屋中，欢迎起自己来了。原来薛乾尚等人回来说出天广皇愿意班师回朝，这代表陈信不必离开，众人自然高兴闹了一阵子，赵可馨见陈信面色不对劲，摇摇陈信说：“陈信你怎么了？还有事情……嗯，天广皇留你下来做什么？”

果然问到重点，陈信摇摇头说：“天广皇想班师回朝，不只是为了制造武器。”

“不然想做什么？”赵可馨心念一转，张口说：“莫非……”

陈信也不知道赵可馨猜对没有，点点头说：“就像乾尚上次说的，他们缺乏新血源，急需补充。”

已经有几人听到陈信说的话，就像陈信刚听到的反应一样，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李丽菁在一旁啧啧连声的说：“好危险唷，还好我已经嫁了。”

“陈信你怎么回答？”舒红好奇的问。

“我说我们可能要回地球，不大可能留下来。”陈信说：“天广皇说都城有五十几个青年皇族，到时候要让我们认识，还有他较小的女儿们……谁想当驸马的就加把劲吧。”

“谁想留下来？”黄吉说：“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

“黄吉大哥，你干脆留下来找个老婆好了。”那雷可夫与己无关，轻松的说：“别一直打光棍了。”

“没兴趣！”黄吉摇摇头说：“找个老婆来管自己，我有毛病啊？”

“胡说八道。”李丽菁自然不表赞成，抗议说：“黄吉就是老这样说，陈信才跟着受影响的。”

说到自己头上来了……陈信连忙说：“别闹了，我们要忙的事情还多着呢。这些日子那雷可夫先教会大家武器的制造方法，别到了都城闹笑话。”

“交给我吧。”那雷可夫拍着胸膛说：“我会好好调教你们的。”

李丽菁一瞪眼说：“少臭美了。”众人夫忍不住嬉笑起来，将到都城后会遇到的问题抛到一边，不去管了。

两天后大队返回，经过了十五天的跋涉，众人随着天广皇的大军回到了都城。

都城占地比南角城大多了，北面外围是大片的平野，展现出一片农村的风光。这里的人口也更多，在都城内外讨生活的足有七、八十万人，不过以军队主力贵族的人数来说，倒足与南角城相去不远，就属土族与原民最多。不过据说都城还不是人族的第一大城，第一大城是在西北方习回河流域中心的习回河城，那里足有近百万的人口，习回河王在那里驻守，率领数万大军，随时准备支援北疆的北域城、宿月城和刀轮城。

都城外围一样围有城墙，不过只有十来公尺高，比起南角城的城墙低上许多。南边不远就是东极河，绵延流向东万的东极城。在都城南端十余公里东极河与支流依黛河交会之处叫做东黛浦，因为主控南方船业的转运，也发展成了一个都城外最大的工商集散中心，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歌舞升平、豪奢之气弥漫，自然也是罪恶的渊藪。

众人由东黛浦的东方越过，部分的部队在此四面带开，一部分的军队随着天广皇等人越过宽阔的东极河，才折往西北方的都城。陈信等人经过东极河之时，不免对一旁的东黛浦大感兴趣，虽然离开东黛浦中心处有一段距离，不过远远望见繁华热闹的景象，众人不禁暗暗咋舌，地球在联邦铁腕政策之下数十年，哪看过这么喧闹的地方？

与众人同行的玄浪龙将见了众人的神色，笑笑说：“这足全国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最糜烂的地方。先祖订定法规之时特意要求都城的秩序，但是对东黛浦却格外放松，后世研究认为是特意要造成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而事实上此处的税收，足以供应数十万军马的吃住，所以就算是皇位更替，政策变化，东黛浦除了基本的秩序外，几乎都是任由他们自行发展。”

南角王之子玄浪龙将，这次带了一小队的军官随同天广皇北返，理所当然的与众人同一个单位。虽然在南角城之时众人与玄浪龙将少有接触，只知道他是南角王之子，其他一概不知，不过这些天，玄浪龙将倒也沿路详细的解说，加上年纪只将近四十，与众人算是相处甚得，这时也顺便解释东黛浦的特殊景象。

“刘兄有去逛过吗？”陈信问。陈信地位较高，所以直呼玄浪龙将为刘兄。

“当然……”玄浪龙将刘泽忽然微笑一下说：“不过当时还小，没有在晚上去逛过。”

看看玄浪龙将一副别有玄机的笑容，赵可馨一笑说：“怎么了，晚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玄浪龙将见赵可馨动问，有些不好意思的说：“过了下午，许多……风花雪月的事情才刚开始。”

“什么风花雪月？……”那雷可夫皱眉问。

玄浪龙将一愣，没想到众人不懂，只好支支吾吾的说：“就是一些花钱会有人陪的地方……”

“什么人这么无聊？”李丽菁跟着问：“要人陪还要花钱？”

玄浪龙将再也答不出来，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薛乾尚已经想通，忽然说：“龙将指的莫非是古称歌妓、艺妓之类的……；”薛乾尚其实是在尝试着乱猜，也叫人听不懂。

“对……”玄浪龙将如逢大赦，连忙点头。

“是唱歌、跳舞、演戏的啊？”李丽菁自作聪明的说“那地球也有，让他们陪干么还要花钱，是歌迷吗？”

“这……”玄浪龙将转头望向薛乾尚求救。

薛乾尚见误会越来越大，干脆挑明了说：“是一种出卖肉体的行业，多以女性为主，地球上绝迹不到两百年。”

“哎呀……，原来是娼妓……”李丽菁总算明白了，惊呼一声脸上微微红了起来。

其实不只李丽菁，几个女孩或多或少都有些不自在。

“这也没什么。”薛乾尚为了化解尴尬，按着说：“千年前，许多以此为业的并不以此为耻，反而颇为希望化暗为明、光明正大的交易。”

“真的假的？”练长风也起了好奇心。

“那时社会风气开放不久……通常持的理由都是有买才会有卖。”薛乾尚说：“不过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在更早之前倒是有许多名妓的故事流传下来。”

“这里其实也是这样。”玄浪龙将总算稳下来说：“八百年前，东黛浦叫做东浦口，而依黛河叫做洼水，后来出了一位名妓依黛，刺杀了当时的暴君永业皇，最后在被追捕之下投入洼水，消失无踪。但是后世为了感怀她，从此将洼水叫做依黛河，东浦口也变成东黛浦了。”

“她一定很美……”舒红听的忘了尴尬，问玄浪龙将说：“她为什么要刺杀永业皇？”

“永业皇的皇位是篡位而来的，至于依黛的来历倒是人言各殊。有人说她是前一个皇上与某位贵族的私生女，是为了报父仇而出手，也有人说她只是为了千万百姓造福……共通的一点是，传言都认为依黛不是贵族就是皇族，再加又是美女，这点就足以使许多人疯狂了。”玄浪龙将一顿接着说：“正常来说操此行业的只有士族或原民，绝没有贵族的女性，依黛不仅造成轰动，而且还制定了许多规矩。现在有些号称卖艺不卖身的楼馆就是由依黛传下来的。那件事之后，都城大乱近十年，直到前一位皇上的兄弟终于由东极海外归来，才将大乱压制了下来。”

众人怀想名妓依黛所造成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禁都出神了起来。

“你很清楚嘛……”黄吉忽然怀疑的说：“当真没去过？”

“这个当然。”玄浪龙将连忙解释：“依黛的故事人人耳熟能详，还在依黛投河处建了一个念黛楼，楼前还有碑文记载依黛的事迹。”

“真该去看看……”李丽菁点头说：“龙将，能不能带我们去逛逛？”

玄浪龙将有些尴尬的说：“不大好……那附近几乎都是……”这次众人倒是一点即明，附近都是风化区。

“没关系。”李丽菁豪放的说：“我们一起去，他们能拿我们怎么样？”

“对。”方青芬以前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这时连声附和，一面转头对宋庭说：“宋庭，对不对？”

这些日子方青芬最大的转变就是忽然与宋庭好了起来，两人有时甜甜蜜蜜的模样众人都有些看不下去，而陈信也察觉到方青芬的功夫正不断提升，应该最后还是接受了宋庭的指点，想来是自己拒绝她之后，她终于对宋庭真正的产生爱意。陈信自然乐见其成：至于宋庭自然更不曾疑心方青芬，心里认为方青芬前些日子是情绪不好，对于自己因方青芬来自凤凰星而心生怀疑而深感惭愧。

这时宋庭听到方青芬这样说，连忙回答：“要是你喜欢，我们就走一趟。”

方青芬高兴的搂住宋庭的手臂，柔情的微笑说：“还是你对我最好……”

“我当然对你好……”宋庭也旁若无人的含笑回答。

到这里众人已经听不下去了，于是不再理会两人。舒红对陈信点点头说：“到都城安顿之后，要是没什么事情，还真的要到处逛逛。”

“就怕没这么有空。”陈信说：“我们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忙。”在玄浪龙将之前，陈信不好提铸造兵器的事情。

“其实我他不知道父王派我回来做什么。”玄浪龙将忽然说：“父王只说皇上会替我安排……我满二十五岁被派回南角城之后，也一直没有时间回来都城，要是我没什么事情，自然不妨带诸位逛逛都城的八景三胜，念黛楼正是其中一胜。”

“二十五岁以前你都在这里？”薛乾尚问。

玄浪龙将点点头说：“所有皇族都是在都城修练，直到二十五岁之后才可以向外分发。当时我自然被分派到父王所在的南角城。”他回想了一下说：“一开始我也是由管带做起，直到五年前才升为龙将。”

众人倒是有点意外，薛乾尚说：“身为南角王之子，还必须由管带做起？”

“当然。”玄浪龙将说：“除了皇上之子，所有的皇族进入军籍，基本上都是由管带做起，要是功夫不足，就算二十五岁也还不能离开。当然也有人不愿意作管带，就会多呆几年，等功夫够了再走，这样也许三十、四十岁就能升龙将，以前还有人撑到一出来就是护国使、安国使的。背木龙将就是出来就担任龙将的职务，可是父王要我在军中磨练，我也没办法。”

这算是蛮严格的训练了，难怪皇族数千年来武学一直没有退步多少。

这时都城的宏伟大门已在眼前，左右一望，都城这一面的城墙足有十余公里长，沿着地势高低起伏，上面还站着一个个的哨兵。众人正东张西望的时候，城内忽然炮声一响，吓了众人一跳，原来这里也有火药，看来主要是为了庆贺或是礼节所需，在战阵上的效果应该不大，现在炮声连响数声，正足欢迎天广皇归来。

众人随着天广皇的车驾往前直行，进入了敞开的城门，一路往里宫前进，都城除了几条主要的道路之外，其他的街道并不像南角城那么的笔直，看来是逐年慢慢扩建成的。

这时路旁正有数万人夹道相迎，欢呼声震天动地。

与南角城一比，都城中是一片繁华与热闹的景象，难怪当初赤炎龙将会说南角城是军事重地。直到数公里外，这才右转到一个更大的长街，前方远远的已经看的到都城东面皇城的城墙。据说建在皇城中的皇宫，占地比南角城中的宫城大了足有二十余倍，现在远远的望去，众人可以见到皇城墙壁后露出金碧辉煌的皇宫顶端，可以想见墙后的皇宫必然气派非凡。

在这里，队伍又逐渐分开，部分军队往皇城外散去，最后只有近万的军队，随着天广皇等人一起进入皇城。皇城之内，皇宫之外，中间一样有着许多的建筑物，众人这时终于与玄浪龙将分手，分别被一些宫中的随侍礼貌的引开。皇城中的陈设虽不算是遍地黄金，不过许多地方倒真是以宝石镶嵌来建筑的，五光十色的煞是耀眼。

“各位大人，天降卫国使府到了。”前方的几位随侍忽然停下脚步，同过头来说。

原来这时已经走到一间大门向东，有着高高外墙的独立庭院。众人走到门前，抬头一看，果然一排烫金大字“天降卫国使府”，下方一行小字“右督国王陈密奉旨恭录”，这位右督国王倒是还没见过。这时赵可馨笑笑说：“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吗？”

“是的。”一位随侍恭声的回答。随侍将门往两旁拉开，众人往内走入，一望之下，不禁同时惊呼了起来：“哇！这么大？”

只见前方一片足可容纳数千人的空地，南北两旁有着百间大型的房舍，一间间整齐的排列着，后方是一排排重门叠户的亭台楼阁、庭园厅室，果真不愧是侯门深似海。

黄吉愕然的说：“我们只十几个人呢……走错地方了吧？”

“禀大人。”一位随侍站出来说：“这是原来的定海卫国使府，奉皇上急令改建而成。那些房舍是用来安排卫国使门下军士居住用的。”随侍向南北两侧的房舍一指。

“我们哪要这么多间？”那雷可夫一旁疑惑的说：“何况陈……卫国使一个人住在那堆屋子里面，岂不是会闷坏了？”

“大人误会了。”这名随侍连忙说：“这些是士兵们居住的地方，有等职的将领都居住在后方的楼阁中。楼阁中的随侍及仆役均已齐备，都在主宅门内穿堂中等候着诸位大人。”

“还忘了请教诸位？”陈信本来以为这五名土族人是领路的，没想到这么清楚，说不定也是这里的人，连忙问了起来。

“禀卫国使。”那人恭敬的说：“小人名叫得安，现在暂时是本府的总管。这几位分别是得福、得禄、得寿、得喜，暂时都是副总管的职务，分别掌管维修、采购、饮食、服务，是否正式任用，还要等卫国使的决定。”

陈信往五人的脸上打量过去，幸好都是土族，要是原民，陈信等人还真的分不出来谁是谁。不过就算是土族，陈信一时间也还看不出来是男是女，这些人的名字虽然好记，但是却没有什麼特徵，也不能就此分辨男女，只好点点头说：“既然安排好丁就这样吧，也不用说什么暂时了。”

五人同时面现喜色，一起躬身说：“多谢公子。”五人虽然由右督国王找来先行负责，不过这种赠宅的方式，临时总管大都只能做到主人到达为止，因为新主人通常都会有原来习惯服侍的人选，但是他们没想到陈信连一个随身的侍从也没有，自然不会有别的选择。既然现在真正成为属于府中的人，五人同时改称陈信公子。

陈信摇手说：“不用客气……我们是不是该往前走了？”

“是的。公子，诸位大人请。”得安精神百倍的说。

众人到了主宅大门内，分别由各房负责侍奉的随侍引入沐浴更衣，陈信则由几位总管引入，一面走陈信一面想着，这一屋子的随侍年纪似乎都只十三、四岁的模样，虽然知道土族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年，在四十五岁开始迅速老化之前都是这副唇红齿白的模样，但足眼见这些人个个都像是十分懂得礼貌的漂亮小孩，实在令陈信很不习惯。

陈信居住的地方算是内室，也就是最深入的地方，虽然随侍移动的速度都不算慢，但是也耗了十来分钟。最后在一片假山流水围绕的庭园中，终于见到了那座有如琼楼玉宇般的楼阁，楼前这时正站了四位土族，看来是负

责这里杂务的随侍。

这时远远随在后方的得安等五人，急步走过来对陈信说：“启禀公子，我们五人就住在前方的房舍中。因为公子现在是单身一人，除了一些杂务之外，就是由春、夏、秋、冬四位负责侍奉，有任何事情，公子都可以命令她们去处理，若是不够人手可以吩咐小人，小人将立即再添加随侍。”

陈信望望庭院外围几栋独立的小房舍，点点头说：“我知道了，你们去吧。”

五位正副总管恭谨万分的往后退去，直到走出庭园之后才转身而行，陈信摇摇头转身，望望眼前的四位随侍，这时四位随侍正一位位的自我介绍：“禀公子，婢子小春。”“婢子小夏。”“婢子小秋。”“婢子小冬。”

四人一说话，陈信这才傻眼，原来都是女人？陈信知道，随侍是男，婢子是女，不过还是统称随侍，地位在仆役之上，这些女人虽然都是秃顶，不过面容姣好、体态娇柔，给她们服侍下去难保不出问题。

四女见陈信皱眉不说话，互相望了望，小春才试探的说：“公子……？”

“没什么。”陈信摇摇头说：“怎么你们这里的土族女孩都不穿裙子的？”

四女同时喜上眉梢的说：“公子准许我们穿裙？……可以打扮吗？”

“为什么不准？”陈信疑惑的说，一面心中暗骂，你们就是一点都不打扮才看不出来是男是女。

“多谢公子。”四女一起躬身娇滴滴的道谢。

“谢什么？”陈信愕然问。

四女以为陈信只是叫自己等人不必在意，所以也没回答，高兴的面面相顾，一个个压抑不住的露出笑容，却不知陈信心里正在打鼓，自己莫不是又说错话了？

小春微笑片刻之后，忽然想起陈信愣在那里，连忙娇羞的说：“婢子该死，不知道公子想先沐浴还是进食？还是要略作休息？”

看见小春一副害羞的样子，陈信不禁狐疑对方干么这副模样？不过自己数日行军，身上确实也是沾满尘埃，所以陈信虽然心里疑惑未解，还足点头说：“先洗澡好了。”陈信肚子可不容易饿。

“小婢引路，公子请随小婢来。”小春抿嘴一笑，风情万种的转身过去，小夏、小秋、小冬同时躬身说：“公子请慢走。”随即迅速的退入屋中，看来是先去准备了。

陈信见到四女虽然功力平平，不过身法灵便，想来受过良好的训练，虽然心中满是疑团，还是跟着小春踏入屋中。进门之后，陈信才让蝠虎留在一楼，便随小春踏上三楼，先穿过了一条走道，再穿过了一个小厅，才通到后方的寝室，这时其他三女已经在寝室中相候，室中一张大床锦织罗绣，看来果然十分舒适，后方一间只有门帘的房间正腾腾冒出热气，想来就是浴室，陈信无须指引，大踏步进了浴室，心中十分担心这些美丽的婢女会这里做什么？

“服侍公子沐浴。”小春无辜的眨眨眼，而一旁的小冬脸上虽还带着泪痕，见陈信问的迷糊，却忍不住偷笑了起来。

“不用、不用。”陈信头大的说：“你们先出去忙别的事，等我‘一个人’洗完澡之后，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你们该做些什么。”

四女面面相觑，似乎觉得陈信莫名其妙，但是既然下了命令，四女只好同时一个躬身说：“婢女在门外伺候。”随即退了出去。

陈信这才定下心来，将自己的里衣脱去，泡入浴池中，享受着恰到好处的池水，陈信一面洗着自己的身体，一面看着这一大片的浴池，心里忽然想着这个浴池做的这么大，莫不是准备着让那些婢女一起下水？哪些婢女身着轻纱，这一下水可是有够瞧的，她们虽然没有皇族或贵族女性高耸的胸部，而且身体又是特别的娇小，不过其他部分可是十分动人。

陈信胡思乱想片刻，觉得心念居然渐渐动摇，连忙对自己说，这种事可以想不能做……不……最好还是别想。

陈信压下心中的奇怪念头，舒舒服服的洗了个澡，正泡在浴池里享受的时候，忽然门帘又掀了起来，陈信眼角一瞄，知道是小夏正娉婷的走了进来。小夏还是那身轻纱，手上捧着一套白色的衣服，对陈信一个躬身说：“禀公子，小婢伺候着衣。”

“放着就好。”陈信知道多说无易，点点头说：“谢谢你，你可以出去了。”

“小婢告退。”小夏知道这位陈卫国使来自外地，风俗十分特别，忌讳特别多，于是将陈信脱下的衣袍收起，不敢多说的退了出去。

陈信又泡了片刻，感觉到外面的女孩来来去去的不知道在忙些什么，陈信不知道她们还会有什么花样，不要等一下说要替自己擦干身体，不敢再多耗时间，立即起身拭干了身体，拿起衣服一穿，这才发现除了颜色之外，式样与定盟卫国使完全一样，想来不同的职务会有不同的衣饰，陈信也不在乎的穿了起来。

没片刻，陈信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不禁心神为之一爽，将小夏放于一旁自己的物件收起，迈步踏出了浴室。陈信出室一看，室中四婢自然仍然恭立一旁，不过却全然换了个样子，身上穿着短袖连身窄裙，虽然比起刚刚包住的部位多了些，不过青春的感觉却跃然而出，脸上上了淡淡的妆，最夸张的是，头上还顶一头秀发，这不用猜，当然是假发，小春、小夏带上的是俏丽的短发，小秋、小冬却是长及腰肋，这样一来正像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陈信欣赏片刻，点头笑着说：“这样才像个女孩子，多好看。”

“多谢公子。”四女同时回答，脸上也泛出笑容。

陈信走到寝室外小厅，在堂上一张木制的太师椅坐下，四女跟在陈信身后，往陈信坐下之后分侍两旁，乖巧的不说话。

陈信整理了一下心里的问题，开口说：“小春。”

“小婢在。”小春连忙回答。

“你告诉我，到底你们整天有些什么工作？”陈信说。

小春微笑一下说：“早上伺候公子起身、净面、着衣、进食，以及行程的提醒，注意所有替换衣物的充足，环境的要求，若是公子需要沐浴，自然必须先准备浴池、衣物，伺候宽衣、洗净、擦拭、着衣，若是……”这一下说了一大串，直到最后：“……还有对其他军官的传递与通报，最后，就是其他公子所需任何问题的处理与解决，包括侍寝……”说到最后一句，小春的脸他不禁红了。

陈信耐心的从头听到尾，发现自己简直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能过日子，她们连自己如厕时地想帮忙，这也不大好，至于侍寝……又是一个不该想的事情，陈信只好故作镇定的微微皱眉说：“其实……这些事情我都可以自己来。”

四女又是脸色一变，小冬眼眶尤其红的迅速，正有些哽咽的说：“公子……不喜欢我们？”

“你们别误会。”陈信天不怕、地不怕，天生就怕眼泪，连忙解释说：“我不是不喜欢你们。”

小春似乎比较成熟，有点迟疑的问：“公子是不是对……对女人没有兴趣？”

什么意思？陈信啼笑皆非的说：“当然不是，你以为我喜欢男人……”

“小春该死……”小春吓了一跳跪下来说：“因为有些大人雅好此道……”

“起来，我没生气。”陈信没想到会听到这句话，摇头说：“别动不动就跪下，你们服侍过几个人？”

小春站起疑惑的说：“公子当然是唯一一个，所以要是公子不要我们……我们就无路可走了，除非……公子是对女人没有兴趣……我们才会有人愿意收留，不然以后最多只能做仆役的工作。”

这里也未免太专制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土族的女人根本就是皇族或贵族的玩物，陈信自然不愿被人误认为同性恋，又不能害了她们，只好摇头说：“你们不曾觉得委屈吗？”

四女同时愣住，不明白陈信的意思，陈信与她们又聊了片刻，这才知道所有的土族与原民要是能有机会嫁给贵族或皇族，自然是最好，就算没有名份，万一能生个孩子，日后长大八成也会是贵族，从此母凭子贵，后半辈子就不用愁了，所以能做皇族的婢女，还是最好的机会，而除了土族之外，原民还没有这种选择。至于为什么她们想打扮、穿裙子还要陈信准许，这是因为土族若是单凭外型有时难免男女不分，有些人不愿让外人知道自己的随侍其实是婢女，而且婢女一打扮起来，等于告诉他人自己喜爱美色，所以大部分主人是不会让婢女打扮，何况说不定日后的夫人会是醋坛子。

不过爱美毕竟是女人的天性，陈信一说好，四个女孩自然雀跃万分，也自然而然想到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时脸上会出现娇羞的表情，也开始表现出女性柔美的一面。

陈信听得匪夷所思，这与地球又是不同，人种的不同不仅在于掌握的权力，还包含了天生的优劣。大部分的贵族，修炼起功夫就足比土族高明，平均寿命就是比较长，除非替这些土族、原民创出一种适合他们的武学，不然生生世世，这些阶级差异永远会存在。

陈信转念又想，但要是真有这种武技，不久之后，人族世界必定会大乱，自己可有这种胡搞的权力？而且加上自己也未必有这个能力为他们创出功夫，陈信只好将这个念头先放到一边，现在困扰的是自己让她们打扮，日后会引起坏名声，不过看她们这么高兴，陈信又不好收回自己的承诺，只好认了。

陈信摇摇头叹口气，对小春又问：“你们都多大了？”

“我们都刚成年不久。”小春说：“我与小夏都是十二岁，小秋十一岁，小冬刚成年，只有十岁……我们都很清白的……”土族十岁成年，从此不再生长，同时也已经具备了生育的能力。

谁在问你清不清白？果然是一群小孩子……陈信再大大的叹了一口气，才开始嘱咐以后有哪些事情不用做，那些可以做，四婢也慢慢的了解陈信，知道陈信只是不了解风俗，而且也不大会生气，于是开始没大没小的与陈信讨价还价起来，不过陈信一直想办法减少，她们却一直想增加，五人越争越是开心，言笑无忌的闹了起来。

还没讨论出个结果，楼下忽然传出了轻轻的铃铛声，陈信耳朵尖，对笑成一团的四婢说：“怎么有叮当声？”

“哎呀……”小春一声轻呼说：“这是有人来了，小婢下去看看。”

过了片刻，小春满面笑容的回到三楼，对陈信说：“禀公子，薛乾尚神将、李丽菁神将夫妻、黄吉神将均派遣随侍来，询问是否可以来拜见公子？”

“当然可以。”陈信心想，居然先派人来问？八成是他们随侍出的主意，他们几个还会客气？

“小婢下去回覆。”小夏忽然神秘一笑的往下走。

陈信觉得古怪，望见小春也在偷笑，有点疑惑的问：“小春，你在笑什么？”

小春一惊，连忙说：“公子恕罪……刚刚几位婢女姊妹……很羡慕我们的打扮。”

难怪小夏急着往下走，陈信摇摇头不再理会，却看到小秋、小冬两个丫头目光直往门外瞟，似乎地想出去让人看看，陈信心念一转，对两婢说：

“小秋、小冬，你们两个去帮我通知其他的神将、副神将，洗漱完了到这里来一会，省得他们一个个来。”

两婢高兴的直想跳了起来，忍不住笑的陈信躬身说：“小婢遵命。”随即飞也似的下楼去了。

“公子真好。”小春忽然轻声的自语说：“能遇到公子是我们的福气。”

“你们也很好啊。”陈信望向小春说：“我也没做什么。”

小春猛摇小脑袋说：“不……每个婢女都是这样的，但是很难得遇到这么好的主人。”随即小春忽然语气一沉，有点失望的说：“除了……除了对我们没兴趣……”

只见她眼光略含怨怼的望向陈信，对视片刻之后，又缓缓的低下头去，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第二十二章 别开风气

陈信大感头疼，要对你们有兴趣还不简单？但是以后怎么有脸面对其他的伙伴？何况这些婢女一个个跟小女孩一样，陈信要是真的作了什么，八成还会有罪恶感，现在不能回答有兴趣也不能回答没兴趣，陈信只好闷哼两声不敢接口。

这时小夏恰好高高兴兴的跑上来，却见到小春与陈信的表情有些不对，连忙收起笑容，疑惑的望着沉默的两人，不知道该不该说话。

陈信见气氛沉重，过了片刻勉强微笑一下说：“你们也知道各地风俗不同，何况日后我还会离开，你们不会一直侍奉我的。”

“小婢等人自然是随着公子一起走。”小春听陈信这么说，急急忙忙的说明：“就算公子出征……我们就在这里守候，除非您不要我们了。”

这下可麻烦了，陈信想到自己日后离开，这些小女孩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禁又头大起来，何况不只这几个，薛乾尚等人必定也有随侍服侍，到时候大夥一走，就会留下一堆可怜的女孩，想来皇族与士族相比较起来，人数的

差别实在太太大，所以训练为随侍的人数众多，不会有人愿意接收别人使唤过的随侍。

不久后小秋、小冬飞奔而回，薛乾尚与那雷可夫夫妻也恰好同时到达，陈信下到一楼蝠虎所在的厅堂，四名婢女奉茶之后，远远的站在前后门外伺候着，陈信见状，开始与薛乾尚等人谈起这件烦恼事。

那雷可夫与李丽菁因为是夫妻，所以也有四名随侍，薛乾尚却只有两名，他们并没有马上让几位小女孩装扮起来，那雷可夫与李丽菁甚至连她们是男是女都还分不清楚，不过倒是也经过了沐浴那段尴尬的场面，大家的反应都蛮雷同的，基本上都会把她们赶出浴室。

薛乾尚听陈信说起，摇摇头说：“我们也没办法考虑这么多了，只好到时候再作打算，不过说以后没有人要其实也不尽然，还是有些人会愿意接收这些婢女，不过日后未必快乐就是了。”

“不曾是去卖淫吧？”那雷可夫大惊小怪的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薛乾尚说：“我猜想有些皇族或贵族人家，需要补充有经验的随侍，就像那几位总管，当然，那雷可夫说的也有可能。”

“我们还不知道那些随侍是男是女呢。”李丽菁说：“我根本没怎么理会她们，我们住的又没有陈信这么大，我把她们都赶在门外去了。”

“你们在说谁？”黄古由门外咻的穿堂过室的冲了进来，门口的小春、小夏根本来不及通报，同时吓了一跳。

“那些随侍。”那雷可夫连忙说：“几乎都是女的耶……”

“我知道啊。”黄古说：“她们还要帮我洗澡呢，活了七十几年，还没享过这种福。”

“黄吉……”李丽菁面露奇怪的神色说：“你不会为老不尊，把她们……”

“为什么不？”黄吉奇怪的说：“有什么不能的，还怕她们吃了人啊？”

“唷……”那雷可夫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忌妒的说：“你这个老色狼……那些小女孩你也忍心，真是老牛吃嫩草……”

黄吉这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连忙摇手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只是让她们洗罢了，又没做什么。”

“我才不信。”李丽菁撇嘴说：“你们男人啊……”当下转头连那雷可夫一起训了起来。

“先解决你让她们打扮的问题好了。”薛乾尚不理睬他们三个，对陈信说：“这倒简单，只要全府开禁，别人自然会以为这是我们的想法不同，说不定不会往奇怪的地万去想。”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陈信想想说：“其实也管不了这么多。”

这时练长风、宋庭、方青芬一起到来，与谢日言夫妻只是前后脚的差别，最后是赵可馨、许丽芙、舒红，众人谈起这事倒是一致同意让这些随侍打扮，毕竟大家都来自还算自由的地方，对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有些看不过眼。

于是陈信让小春请总管得安前来，吩咐一番，得安年纪较长，听了陈信说的话之后，有点顾忌的说：“禀告公子及诸位大人，通常只有皇族与贵族的女性才会装扮……除非是东黛浦的娼妓，士族女性……若是装扮也只是在内室的婢女，要是全府开禁，外人来访时不及走避、更衣，这样会引人非议的。”

“没关系。”陈信说：“除了服饰依等级略作规定，其他就由她们去，就算出门也没必要特别换。”

“对。”李丽菁说：“我们这叫开创流行。”

总管得安这才知道连出门都不必换回，连忙说：“小人恐怕会出毛病。”

“总管。”薛乾尚说：“所以服饰上你就稍微费心一点，让人一见就明白，不过言行上面要略作要求，不要失了体面。”

“这……小人遵命。”得安不敢再说，退了下去。

“这样就好了。”赵可馨笑笑说：“不过会有什么后果就不一定了。”

“可馨，你是说……”陈信不明白的问。

“我们当然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赵可馨望望门外的小春、小夏说：“不过也许会被认为离经叛道，陈信会受到一定的压力。”

“不过现在天广皇有求于我们，陈信应该挺的过去。”薛乾尚接口说。

“启禀公子……”这时副总管得福忽然奔来报告：“皇上派遣内侍总领前来求见公子，现在前堂相候。”

陈信眼见不能再和大家叙话，只好随着副总管得福往外走，一面说：“长风、乾尚，你们大家商量一下有什么该注意的，我去看看。”

“也没什么重要的吧？”练长风笑着说：“大家闲聊一番而已。”

陈信点点头不再多说，与得福向前堂而行。一到前堂，眼见堂下坐着一位不知是皇族或是贵族，似乎十分精明的中年人，正沉稳的端坐着，一见陈信立即站起拱手说：“属下宫中内侍总领徐趟，参见天降卫国使。”

“徐总领你好，请坐。”陈信先回了一礼，待两方就座之后，按着说：“不知徐总领有何贵干？”

“皇上有命，明日将选出约三百名领军级的军官，供卫国使及诸位神将特训，皇上特别交代，这些军官忠诚度都极高，希望能帮助卫国使早日完成任务。”徐总领缓缓的说。

天广皇可真急……陈信对徐总领点点头说：“请总领回禀皇上，陈信必定尽力去作。”

按理对于回禀皇上的说法，陈信应该自称属下或臣下，徐总领听见陈信以名字自称，微微的一皱眉说：“陈卫国使，恕属下多言，您如此自称……略为不敬。”

陈信自然一点即明，不过陈信从小生长在地球，本来就没什么君臣的思想观念，要是薛乾尚在场，当会更婉转的解释，不过陈信可没这么勤快，于是笑笑的打个马虎眼说：“抱歉、抱歉，我还没适应这些规矩，望徐总领见谅。”

“卫国使言重了。”徐总领见陈信似乎不是十分诚恳，只好说：“既然如此，属下告辞。”

“徐总领请稍候。”陈信连忙加一句话：“皇上曾说要让我一见史前记载，不知有没有对徐总领提到？”

徐总领定足不快的说：“皇上一言九鼎，若是真有此言，自然会择日通知卫国使。”

“这样……”陈信点点头说：“那我有机会再问问皇上吧。”

这句话徐总领听来又颇为不敬，只好摇摇头说：“卫国使所言，属下会如实奉禀，明晨七时即有早朝，卫国使可选择两位神将，连同百官晋见皇上，到时若有机会，自然可以向皇上禀告。”

陈信点头道谢，一面又追问了一些上朝的细节，徐总领将必须注意的事情向陈信说明一番，颇不耐烦的告辞而去。

除总领一出门外，陈信伸了伸舌头，知道自己得罪了这位徐总领，但是也无可奈何，反正自己也不是来求高官厚禄的，不习惯就是不习惯嘛，只好回去对薛乾尚与练长风说，明日将带同两人一起上朝，顺便提到刚刚与徐总领交谈的过程，黄吉与李丽菁首先大呼过瘾，薛乾尚虽然有些担心，但现在再多说也于事无补，也只好罢了。

清晨六时，小秋服侍陈信盥洗之后，四婢中年纪最小的小冬走入房中，对盘坐于床上的陈信说：“禀公子，刚刚传来讯息，两位神将已经到达广场，另外小春姐姐与小夏姐姐已备妥龙马，在府前广场等候。”

“小春、小夏她们也去？”陈信有点意外的问。

“当然啦……”小冬笑笑说：“不然公子入宫上朝的时候，龙马由谁看管？”

“不用了吧？”陈信说：“我们走路去就好了。”

小冬微微一嘟嘴说：“不行，要是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公子身边，怎么可以？”

陈信见到小冬就想到心心，不免有些疼惜，虽然小冬比心心还高些，不过毕竟稚气未脱，加上陈信一向认为与小女孩争论是最笨的事情，于是点点头说：“是、是，你们说的都对。”

陈信正摇摇头起身，一旁小秋抿嘴笑着说：“公子会宠坏小冬的。”

“才不会。”小冬摇摇头得意的说：“人家是替公子着想。”

两人随着陈信往外走，陈信一面走一面摇头说：“我也没当你们是婢女……你们就像小妹妹一样。”

“我们知道公子的爱护。”小秋低声说：“多谢公子。”

小冬也乖巧的跟着说：“多谢公子。”

“别这么客气。”陈信没在意的回答。

两婢相对一笑，安静的跟在陈信的身后，不久，陈信步出主宅，见到广场上除了薛乾尚与练长风之外，还有四位婢女牵着三匹龙马等待，总管得安也垂首站在一旁，见到陈信出门，同时一躬身说：“参见公子。”

陈信回答之后，薛乾尚与练长风迎了过来，练长风百先说：“陈信，我们要骑龙马吗？”众人虽然试乘过龙马，不过毕竟不算熟悉。薛乾尚却是提出另一个问题：“陈信，要让她们跟去吗？”薛乾尚指指一旁等待的四名婢女，陈信见除了小春、小夏之外，还有两位不认识的婢女，看来分别是服侍薛乾尚与练长风的，想必是接到消息了，也与小春、小夏她们打扮的一样，看来十分的活泼可喜。

陈信摇头说：“龙马就不必了，可是这些小妹妹她们肯不去吗？”

“启禀公子。”得安前进一步惶恐的说：“公子及诸位大人当然应该要有人服侍，不过她们穿这样出去，这个……那个……”得安还想力挽狂澜。

这样一说，陈信反而想看看外界会有什么反应，对薛乾尚与练长风一笑说：“我们就去见识见识吧，看看会有什么古怪的事情发生。”

练长风也不是省油的灯，微微一笑说：“好，就看看有谁会来找碴？”练长风一直十分勤奋的练功，现在又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与之前的黄吉已经相去不远，不过黄吉当然也没有停下来，所以两人现在仍然有一段差距。

事实上陈信对大家练功的状态一直明若观火，要是遇到有人卡在某个关口的时候，往往会适当的提醒，所以众人等于是——一直精进，比起之前离开凤凰星之时又进步了不少。

薛乾尚见两人都赞成，他可也并不可怕事，于是笑笑不再说话。

四婢随着三人一路穿过广场前往大门，脸上却都红扑扑的，陈信不禁觉得奇怪，对薛乾尚低声说：“乾尚，她们四个是怎么了，表情都怪怪的。”

薛乾尚一笑说：“她们虽然觉得这样好看，不过对她们来说，这样出门可是头一遭，自然会紧张。”随即回头扬声说：“你们过来。”

四婢加快两步，同时恭声说：“神将请吩咐。”

“若是有人问到你们为什么穿这样出门，你们就回答……天降卫国使吩咐全府男女服饰分开，各依职责穿着。”薛乾尚说。

“是，薛神将。”四女同声回答。

这时众人往外走去，沿路的市街刚刚清醒，部分的商家酒肆也才刚开始营业，加上这里是皇城中，被允许进来做生意的商家自然不多，所以路上各式人民还少，要是恰好遇到陈信等人，自然就会恭谨的闪开，不过在见到三人后方，居然相随着四位身着薄衫短袖、连身窄裙，脸上是清雅淡妆，头顶着美丽秀发的四婢，不禁都看直了眼，忍不住议论起来。要知道四婢穿的是婢女的服饰，自然不会被认为是贵族或皇族，但是一般士族女性若是穿这样出门，往往会被众人调笑、戏弄，不过现在尾随着三位身着皇族将领服饰的年轻人身后，自然没有人敢乱来。四婢自然感觉到外人的眼光，也有些不自在的往三人身后靠近，一面指示着三人该往哪里前进。

过了片刻，忽然由右前方的街道中转进一位白发长者，身旁有两位青壮年人，分别骑乘着三匹龙马，而后方也跟着四位士族随侍，这些人本来一入这条街道就该往右转，也就是转往皇宫的方向，不过这时见到陈信等人，为首的老者忽然停了下来，等待着陈信。而老者身旁的众人见到陈信后方随侍的打扮，脸色都是一变，至于老者却只是面带微笑，远远望着陈信。

这边的陈信却也是微微一惊，这位老者就像当初南角城较试时，台上的五人一样，属于陈信看不透功力的人，陈信自然知道，只要到达通顶的程度，彼此就不易看出对方的内息深浅，除非对方运功集气。不过这里因为外发内息消散的关系，比起地球上又更难观察，所以这些人似乎不习惯观察别人的内息状况。至于通顶之后的功力高低，除非正式比拼，不然足难以比较，所以当初柳清旋长老，也是在尝试唤回悟道的陈信之后，才知道陈信居然与自己相去不远。

这时小春一见前方的众人，连忙到陈信身后低声说：“禀公子，那位是右督国王陈密，与他的手下狂涛龙将与迅雷龙将。”

陈信加快两步对龙马上的老者说：“原来是右督国王陈公，陈信拜见。”

“果然是天降卫国使。”右督国王微微一笑下马回礼说：“听说卫国使言谈之间，草莽气息极重，如今一见，果不其然。”右督国王一下龙马，身后的两位龙将忙不迭的跟着跃下来，四位随侍也上前来牵住龙马。

“失礼了。”陈信笑笑说：“在下来自异邦，有些观念还要慢慢培养，望右督国王见谅。”

“无妨。”右督国王似乎并不在意，笑笑说：“卫国使若不觉冒昧，我们一起往宫中前去如何？”

“这是在下的荣幸。”陈信微微躬身说。

两人微一揖让，陈信略慢半步的走在右督国王身后，行没数步，右督国王一面走一面说：“陈卫国使，我只有两位龙将，相信你已经知道他们的名号，却不知这两位……”

陈信回答说：“这两位是薛乾尚以及练长风，现在都是神将。”

右督国王点点头说：“尚未取号？”

“是的。”陈信知道右督国王是指那些类似玄浪、霜金、赤炎，又或是拔山、迅雷之类的称号，要是自己真给他们取这些称号，他们不笑翻了才怪，除了那雷可夫和黄吉两人说不定会蛮喜欢的。

“这样……”右督国王说：“日后出征，不怕旗号不够鲜明吗？”

“到时候再说吧。”陈信笑笑说：“也不一定会派到我们。”陈信发现自己越来越会打马虎眼了。

“哦？”右督国王笑笑说：“这可难说……神将虽然是新的职称，不过编制等同龙将，如此一来，陈卫国使麾下足有三万官兵的编制，可算是全国最多的了。”

由于一位龙将约统帅五千余名士兵，正常的一个王或卫国使有两万官兵的编制，而都城内的左、右督国王都只有一万官兵的编制，虽然可以视情况扩充，不过单以编制来说，确实是陈信最多。

“右督国王说笑了。”陈信微笑回答：“无兵之将，与兵无异，现在我不过是带着十二个大兵而已。”

右督国王呵呵的笑了起来：“好一句无兵之将，与兵无异……天降卫国使真会开玩笑。”笑没片刻，忽然面色一凝说：“却不知当时皇上钦赐五千兵马，卫国使何故拒绝？”

这样猛然一问可真不好回答，陈信一愕之下，随即说：“既然暂时无用，何苦多添烦恼？”

“说的好……”右督国王又是呵呵的笑了起来，随即点头说：“不知卫国使府中随侍装扮为何如此独特？”

这老头怎么每句话都不好回答……陈信强作镇定，微笑说：“爱美本是天性，如此一来，她们自己也高兴，我们看了也舒服，岂不是两全其美？”

“妙论、妙论……”右督国王又笑了起来。

陈信大感莫名其妙，自己说的话有每一句都这么好笑吗？但是在情在理，陈信只好陪着乾笑了两声。

这时已经接近皇宫，慢慢的在路上也见到几位其他的大臣，那些人，不外是一面与众人打招呼，一面瞪大了眼睛望着后面的随侍，不过既然右督国王在侧，也没有人敢说什么批评的话。到了皇宫侧门，众人的随侍都被安排在一旁等候，大臣们进入皇宫内一处偏殿，等候时间到达，这时之前见过的定盟卫国使刘万与左督国王徐东平，见陈信与右督国王陈密相伴而入，一起过来向两人打招呼，四人聊上数句之后，陈信左右观望，发现能上殿面见天广皇的几乎都是皇族与贵族，也就是俗称的上族，有男有女的十分热闹，转头忽然见到玄浪龙将刘泽在一旁探头探脑的不敢过来，于是向这几位告罪一声，同玄浪龙将走了过去。

玄浪龙将见陈信往自己走来，连忙见礼说：“参见天降卫国使。”

“别客气。”陈信说：“刘兄怎么不过来一起聊？”

玄浪龙将摇摇头说：“官阶相差太多，又没有要事禀报，怎么能就这样凑过去？”

“这样……”陈信笑笑说：“这里规矩真不少，大家都蛮小心的。”

“当然，这里可是皇宫。”玄浪龙将觉得陈信颇为不可思议。

“算算也差不多……”一旁的薛乾尚忽然说：“地球上的文化，在有历史

之后三千年的时间也是着重于制度……又过了几百年，法治的观念才逐渐的产生。”

“不要提古历史。”陈信没好气的想，哪壶不开捉哪壶，薛乾尚又不是不知道自己古历史最差。

“怎么了？”练长风不明白陈信的意思。

“没什么。”陈信可不好意思解释，乱以他语说：“什么时候才会见到皇上……”

“七时一到就会通知大家进入大殿。”玄浪龙将说：“再来是各大臣报告，卫国使今日可要禀告事情？”

陈信想想说：“我倒想问问皇上，什么时候放我去看看记载。”

“这件事？”玄浪龙将瞠目结舌的说：“卫国使有先写奏章吗？”

“奏章？没有。”陈信说。

“那可不行。”玄浪龙将忙说：“除非是特殊的急事，禀告之前必须先上奏章，宫内会批下准奏或不准奏，准奏才能禀告。”

陈信愕然说：“那岂不是多此一举？都看过了还禀告什么？”转头对薛乾尚又说：“我们这算不算急事？”

“我们是蛮急的……”薛乾尚苦笑说：“不过皇上未必急，所以应该不算急事。”

“薛神将这话就说对了。”玄浪龙将点头说：“卫国使，这种事情最好是在皇上召见，或是有其他事上奏之时附上，就只有这件小事不大妥当……”

陈信还想说话，忽然一个宏亮的声音传来：“诸……臣……进……殿……”看来是时间到了，陈信排在定盟卫国使身后，更前方只有两位督国王，看来自己的官阶果然不小，至于薛乾尚等人虽然分开进殿，不过据知之后还是会排到自己的身后，至于玄浪龙将因为老爸南角王没来，只能一个人排的远远的。进殿之后群臣分为两排，文武分列，文官的体系陈信不甚清楚，不过知道这里是非常严重的重武轻文，所有经管财税、吏治、水利、农渔等各级官吏，几乎都以支援军队为第一要务，只有一个官种不用对武将客气，那就是监察阁。所以文官那面除了最高阶的左相、右相之外，就是以监察阁长居首，这三位对于武将及部队的行为操守有过问的资格，而诸王、卫国使、护国使等官阶，算是一同出于文武分类之中，一方面是能直接统领武将，另外对文官体系亦有干预的权力，不过有时又可能只是闲差，像陈信一般位高而无权，至于外驻于其他城市的诸王权限自然更是扩张到文武兼管，那又有些不同。陈信也没有好好研究过历史，对这些制度也认识不深，大半还是薛乾尚之前明白了之后告诉他的，不过为了让陈信听的下去，薛乾尚说的算是蛮简单的。

众人肃立片刻，那个宏亮的声音又传了出来：“皇……上……驾……，到……”这次陈信听出来了，那是内侍总领徐趟的声音。

众人立刻同时恭声呼喊：“恭迎皇上……皇上圣安。”

天广皇随着呼唤声由大殿前方的侧门迈步而出，坐在殿上的龙椅，内侍总领的声音继续传出：“各班依序报告。”

“启奏皇上。”右督国王陈密出堂躬身说：“微臣禀告，鳞身族两方交战，鳞身族族长索伦玛所部，现困居鳞身族首都买雅，前鳞身族长哲索斯大队在外团团围困，获胜机会极大，不过木族九日前沿悉达山脉东麓往南入侵，海吐族八日前则由苏果河沿流域而上，席卷苏果河流域。使哲索斯前后受敌，

现在鳞身族所有区域已去一半，只剩下首都所在之苦鄂平野、宽腹河流域一直到东方、南方的海岸。”

“嗯。”天广皇说：“海吐族没有从宽腹河的出海口若兰城入侵吗？”

“回禀皇上，宽腹河流域多为莽莽占林，地形不适合海吐族进攻，海吐族只有派遣部分军力略作试探，后发现哲索斯部队于河口若兰城严阵以待，还是转向苏果河发展。”右督国王说。

“熊族和翼云族呢？”

“熊族在十日前曾向我北境略作骚扰，也有大军集结的现象，不过在皇上回程数日后，就不再蠢动，似乎有往西北移动回调的趋势。至于翼云族本就一直与海吐族在寂浪河沿岸互相攻击不休，最近更拉大了战场，也许是因为海吐族两面用兵，暂时只以消极的方式抵御，所以现在的寂浪河流域，两军所占区域犬牙交错，若是鳞身族大事底定，海吐族与翼云族应该会有一次大结算。”

天广皇闭目思索片刻，点点头说：“朕明白了。”

右督国王一礼之后，退回原位。

这时站在对面的右相往前行出，对天广皇一礼说：“微臣年逢商启奏，北域王刘石所部，屡遭民怨，监察阁于一年前即开始派员询探，前后派出共十名探员，直到十日前才接到最后一位探员传信，禀告北域王似有不臣之心，不过……自此之后也如同前九位探员一样，就此失去联络。”

“诸位卿家……”天广皇眉头一皱说：“对此有何高见？”

“启奏皇上。”左督国王徐东平站出说：“北域王乃我北疆重臣，掌有皇族至宝乾坤剑，树大招风，虽不可不防，但仍需细查，不可误听流言。”

左相也踏步而出，对天广皇说：“左督国王此言甚是，但监察阁所派探员多为土族，虽较不引人注意，但遇事也较难自保，若被人有心算计，极难防范。”

“监察阁长。”天广皇顿了顿说：“你自己认为呢？”

一位该是监察阁长的中年女性，迈步而出说：“启奏皇上，因为上族与土族、原民的纷争依法是由土族彻查，所以之前微臣都是派遣土族探员，不过既然上一位探员如此报告，微臣将会派遣贵族的高级探员前往。”

“微臣不赞成。”右督国王陈密又走出说：“皇上，若仅以一句似有不臣之心就派出贵族探员，若事机不密，恐怕反而会迫北域王铤而走险。”

“皇上明鉴。”左相接口说：“监察阁探员忠诚度皆经仔细查考，不提之前的民告，就算仅此一句也该派员细查。”

天广皇沉吟了一下，忽然望着陈信说：“天降卫国使，你意见如何？”

干么扯到我身上？陈信吓了一跳，走出躬身说：“皇上，陈信初来乍到，应该不适合发表意见。”

陈信又是以名字自称，大殿上上下下同时都皱起了眉头，暗骂陈信不知死活，看来这座皇宫建立之后，还没有一个人对皇上这样说话的。

没想到天广皇似乎并不计较，摇摇头说：“不然，卿初来乍到，心无种族之分，与任何人皆不熟识，正好提出意见。”

真要问我？要问我就说。陈信略一沉吟即说：“监察阁长既然专责监察，此事由其负责、依法行事便可，既然监察阁长认为应派贵族探员，那便派出无妨，只是对探查的消息要多方确认，证据齐全才好。”

天广皇望望四周，对监察阁长点头说：“徐阁长，一切谨慎小心、勿枉

勿纵，别忘了需有凭证。”

“微臣遵旨。”监察阁长躬身说。

几位大臣见天广皇已经决定，一个个退回自己的位置。陈信心想，这下算不算得罪了左、右督国王？看来几位军系将领似乎不大愿意监察阁派出探员调查，而文官体系却希望彻查，这会不会又是一种斗争？

陈信一面胡思乱想，一面漫不经心的听着众臣对天广皇报告的内容，大部分的事情都不再有争议，只是一些任务执行的决定与成果报告，这一场早朝足有两个小时，陈信这才相信，确实是要先审过一遍报告内容，不然事情真是处理不完，不过话说回来，陈信不知道一方面也是因为天广皇二十余日不在都城，一堆事情都送了上来，才拖得特别久。

最后终于结束，天广皇循例问了一次还有没有意见，最后才交代：“天降卫国使及薛、练两位神将暂时留下，退朝。”

众官员往外退出，陈信虽然有些挂心外面的几位婢女，不过也只好与薛乾尚和练长风留下。没片刻，一位宫中的随侍由殿前进入，请三人往后殿走，三人随着这位随侍的指引而行，经过了数道门户，到了一间小型的宫厅中，请三人就座奉茶。

不久天广皇身后随着皇储刘方，一面笑呵呵的进来，一面说：“陈卫国使果然是明白人，两位神将英姿勃发，正是我族日后的栋梁之才。”

“参见皇上、定盟卫国使。”三人躬身为礼，陈信一面糊涂的想，自己哪里是明白人了？

五人就座之后，天广皇按着说：“昨日内侍总领应该已经向陈卫国使说明，今日下午会有约三百位领军级的军官到天降卫国使府报到，卫国使要刻意调教。”

“当然。”陈信点头说：“我们会全力以赴，皇上放心。”

“不，主要由那三百位军官制造，天降卫国使所部只需督导即可……记得卫国使提过，那雷可夫副神将最是在行，就由他们夫妻负责。”天广皇说：“要是人手不足，让谢神将夫妻帮忙就可以了，他们四位，朕会另外加给。”

这话有些奇怪，天广皇不急吗？陈信与薛乾尚、练长风对望了数眼，无所谓的点头说：“皇上既然这样说……”

“启禀皇上，那这段时间可有别的任命？”薛乾尚忽然插口问。

“嗯？”天广皇有些意外摇摇头说：“朕会为诸位好好安排，先别担心这些，陈卫国使，你们不是一直想看史前记载？”

“是的。”陈信等三人一阵兴奋，天广皇莫非是要让自己等人见识了。

“随朕来。”天广皇面带微笑的与定盟卫国使起身，引着陈信三人直往皇宫深处而去。

走了许久，陈信等人虽然被重门叠户弄得昏头转向，不过还是能察觉越来越往皇宫的中心而去，而各处的侍卫也渐渐的变成女性的年轻贵族，天广皇一面走一面说：“这里一向不准任何人出入，除了朕与各宫嫔妃，连男性的皇子、皇孙十岁之后都不能留居于此，这次算是特例。”

“多谢皇上。”陈信等人可以想像这种规矩，难免十分感激。

“这次多亏了陈卫国使。”定盟卫国使刘方半开玩笑的说：“我自十岁离宫，五十年来还没踏入过内禁。”

“急什么？”天广皇微笑说：“这些日后不都是你的？”

定盟卫国使发现自己失言，连忙说：“父皇恕罪，儿臣愿父皇福寿永

康……”

“别紧张。”天广皇摆手说：“朕知道你是无心的，不过朕说的也是实话，当年你离宫之时，朕也尚未登基，转眼五十年过去了……”天广皇似乎有些感慨，众人自然不敢接话。

众人一直前行，陈信等人还没什么感觉，定盟卫国使却有些疑惑的说：“父皇，这不是寝殿吗？”

“你还记得？”天广皇点头说：“皇族诸般重要事物，都是放置在寝殿内的密室中……”

众人这时已经走入天广皇的寝殿，殿内空无一人，想来所有随侍、侍卫都经天广皇告诫过，早已远远的避开，天广皇将殿门关闭，还上了闩，这才回过头来对众人严肃的说：“一般只有帝皇方能入内观看，今次破例，你们要记住，不得将所见所闻擅自外传。”

众人连忙点头不迭，陈信东张西望，看不出来哪里有密室，却见天广皇走到一处石质的古朴岩桌旁，将两旁的石凳往旁搬开，众人连忙前去帮忙，却发觉这些石凳还不是普通的沉重，在场五人功力虽以薛、练两人最低，不过也是难得一见的功夫了，两人搬起石凳，居然还觉得颇为吃力，不知道是什么质料做的，可惜那雷可夫不在，不然一定十分有兴趣。

石凳搬开，天广皇要求众人背转身子，众人依言后转，却听到身后天广皇搬弄起那张大有数倍的石桌，叽叽咯咯的声音不断响起，过了一下子，天广皇才说：“行了，可以回头了。”

众人不知天广皇在玩什么把戏，但是陈信却能感受到，天广皇是将大石桌顺转三圈、逆转两圈，再顺转半圈，才停了下来让众人回头，陈信独特观息的功夫颇让人匪夷所思，天广皇没想到陈信居然能知道自己运动的方式和时间。

这时天广皇对众人说：“再来就是将石桌搬开……”

薛乾尚与练长风不禁咋舌，刚刚搬石凳就颇为勉强了，现在居然要搬石桌？

天广皇一笑说：“方儿，你来试试。”

定盟卫国使刘方点点头，猛一运劲双手抵住石桌，让力前推，却见石桌动也不动，天广皇摇头说：“朕是说搬开，不是推开。”

定盟卫国使一楞，这石桌粗有数围，除了正上方颇为平滑之外，腰腹可都是圆圆滚滚的，向上搬起根本没处施力，定盟卫国使试提了两下，发现根本无法动弹，只好摇摇头说：“禀父皇，儿臣惭愧……”

“无妨。”天广皇转头对陈信说：“陈卫国使可要试试？”薛乾尚与练长风两人自然不用试了。

陈信摇摇头说：“我还是藏拙吧。”陈信要是搬得动，皇储的脸上可不好看。

天广皇也不勉强，点头说：“你们先站开些。”见众人退了数步，天广皇飞身上石桌，盘坐石面，闭目运起功来，众人只见石桌不断的向上浮起，居然下方还牵连着近两公尺深、与桌同宽的石柱。随着石柱逐渐的升高，忽然间轰的一声，一股气劲由石柱底部冲出，石柱一歪，斜斜的往一旁倒去，又是砰咚的撞下地来，不过这么重的石柱，居然没有撞坏地面，看来这里的地板似乎也不简单。随着石柱向旁倾倒，下面露出了一个开口，一阵气流往外喷射，居然是蛮强烈的能量，众人只好又退了两步，这时天广皇已经跃下

石桌顶，同众人一招手，首先往石桌底部的石洞落下。

第二十三章 史前记载

陈信等人一向下落，见到旁边有个横向的洞口，天广皇已经穿了进去。众人不再迟疑，连忙跟了过去，一出洞口，众人四面一望，见到这是一间不大不小的百室，石室中满是尘埃，四壁随意、杂乱的刻画着各种图样，还悬挂着一些服饰与衣物，另外还有些已经腐朽、毁坏的武器。四壁墙角随处堆放着足有半人高的石片，大大小小杂乱无章的放置着，陈信等人四面张望，看不出所以然来，这里与上面的金碧辉煌实在相差甚远，众人一时都有无法适应的感觉。

天广皇这时往一角堆满石板的角落，打量片刻后，搬起一叠二、三十块的石板，往陈信等人走来说：“哪，这就是你们一直想看的史前记载，我们来见识见识。”

难怪不能拿出来，五人席地而坐，轮流传阅了起来。自然是由天广皇首先看起，再来是定盟卫国使，陈信排在第三位，一片片的石板在众人手中传递，过往的故事也一字字的流淌了出来。

这不知道是谁记载的，文字古朴极不易阅读，简略一点来说，一开始主要记录了部分人类受了神的帮助，防卫自己的家乡，不受妖魔的侵扰，但也为了使命必须离开家乡的大球，穿过三个奇异的洞，到了一个时空变异的地方，兴许多的怪物在这个大球做殊死斗。怪物是由球面上一个奇异门户出现的，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怪物不断出现，与人类有同样使命约有七个种族，分别来自不同的洞，合力对付妖魔，后来终于将妖魔拦在这个星球，不再能抽身侵扰家乡，随着两方不断约有援手到达，战争也越趋激烈，分别在陆地、空中、海洋展开剧烈的战斗，陆块分裂、火山爆发、移山填海等事也不断发生。

前十块几乎说的都是这些事情，其中有略略说明八族，除了人族之外，余下七族就是熊族、翼云族、木族、海吐族、鳞身族、还有刚族和优各族。

陈信等人看了可以想像，所谓人类家乡的大球指的八成就是地球，而所谓的“这个大球”就是大家戏称的梦幻星，奇异的门不用多解释，应该是分别通往白鸟星、凤凰星、以及这个梦幻星的空间跳跃窗，至于神、使命等等的东西，陈信等人就完全难以了解，要不是现在外发内息会莫名其妙的消散，移山填海、陆块分裂等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可能，但是这里现在变成这样，难怪这些后代会认为是神话……不过球面上的门户又是怎么回事？

继续下去的石块用字遣词有些不同，似乎换了一个人写，提到因为时空的变异，两边的人每日都有援兵到来，相持了十余日，一直没有大收获，但是忽然有一天，人族居然同时来了数十位帮手，一下子打破均势，将妖魔鬼怪往球面的奇异门户逼了进去，但是妖魔据关苦守，两方强大的能量汇聚在一处，一时无法得胜。不过随即各族又陆续到了许多的援兵，尤其后来来了一位帮手非常厉害，终于合力将对方的能量击垮，在一阵巨大的爆响之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下陈信等人看的可是兴奋起来，那一群数十位帮手同时抵达，莫不是无祖同时出发的众弟子？而那位后来到达的厉害帮手，不是无祖是谁？可终于赢了，不过……记载却并没有结束，后来怎么了？

按着看下去，却又是另一个人的记载，这人提到八族为了斩草除根，使自己的家乡永远不会受到侵犯，终于决定追击，八族各留下十余位善后，其他有把握回到家乡的人，终于义无反顾的向球面门户出发。

留下来的人有个使命，必须将妖魔的通道封住，于是大家分头合作数十年，终于完成了所需的器具，同时也发现时空在当时强烈冲击下又产生了变化，数十年中居然再也没有人到达这里，这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当时留下来的人也能完成，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使得众人功败垂成，于是只好将器具分成八份、分由各族保存，留待后代子弟完成心愿。

看到这里众人面面相觑，为什么会功败垂成？通道封住那些人怎么回来？以前的人族诸长，大多把这些当成神话来看，现在陈信等人出现，这些故事有可能会是真的，连天广皇与定盟卫国使都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忍不住休息了一下，直到练长风与薛乾尚都看到这里，天广皇才转头望向最后的一块石板。

这些石板又是另一个人写的，为的十分简单，一共七十个字，内容是：“各族后世需谨记，莫忘精修增武技，八族期待归于一，八宝有日重聚齐，两族难传需远离，人族分居各寻奇，五宝相合可寻迹，三宝无须多寻觅，耆老静眠待唤起，后世谆嘱莫迟疑。”

众人很快的看完，同时都安静下来，陈信等三人心里在想，难怪天广皇会说世世代代的遗命是要求八族合一、八宝齐聚，主要就是最后一块石板留下的讯息，其中离开这里的该是刚族与优各族，人族分居就满好解释的，“两族难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最后两句似乎是要叫醒静眠的耆老，再听他们的嘱咐，不知道会不会嘱咐如何完成任务：不过经过了两千多年，谁这么会睡？

天广皇站了起来，对陈信说：“朕说的没错，只有先从八宝合一着手，而且只要先找到五宝，另外三宝就简单了。”

“启禀皇上……”薛乾尚缓缓的说：“根据前面的部分，八宝合一似乎只是过程、手段，不是目的。”

“也许是如此。”定盟卫国使刘方插口说：“不过也不能越过这个步骤。”

天广皇跟着正色说：“所以朕相信……陈卫国使，一定会全力帮朕达成祖先的遗训。”

“这是当然。”陈信还在思索，一面说：“会不会其他的种族也是流传下这样的记载？”

“其实一般人民是不知道详细的记载的，尤其是遗命的部分。”天广皇说：“不过我们知道，前面大部分六族都是雷同的……我们上去说。”

五人依序穿出洞口，这时整支石棍横躺于地面，反而比较好施力，定盟卫国使将石柱举起，斜斜的插入洞中，只听一阵轻微的喀喀响，又变成不起眼的石桌。

天广皇见石穴已经封住，对众人微笑说：“这个密室不知祖先是如何制成，连皇族至宝都伤不了这些桌椅，还有下面整个石室，万一被封在里面，是绝对无法自己逃出来的……说不定以前是用来关妖魔鬼怪的？”

陈信等三人仍在思索，天广皇见众人不说话，摇头笑说：“陈卫国使，

别烦恼于一时，两千年来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先陪朕吃个饭，朕再放你们回去休息。”

“多谢皇上。”陈信等人回答后，陈信忽然有点担心的说：“禀皇上，我等三人进来这么久，不知道留在府中的人会不会担心，还有……那些随侍……”陈信担心那些小女孩饿肚子了。

“卫国使放心。”天广皇摇头笑说：“诸位神将朕另有派人通知，至于随侍只要仍待在皇宫侧门，应该会有人照应。”

陈信不好再说，随着天广皇往另一个进食的地方走，众人就座，食物尚未上桌之前，宫中内侍总领徐赳忽然走了进来，恭声说：“启禀皇上，六公主、七公主与小公主三位公主适才请属下询问，她们与皇上多日不见，不知皇上何时准许她们拜见请安？”

天广皇似乎颇为高兴的说：“叫她们一起来吃饭，顺便见见三位人中之龙。”

“属下遵旨。”内侍总领退了下去，旁边服侍的随侍也将三份餐具添了上来。

不久，由门外娉婷的走入了三位容颜清丽、年龄各异的三个女孩，一进门随即行礼说：“参见父皇、皇兄。”

“好……”天广皇笑了雨声说：“女儿们，来见见天降卫国使陈信，还有薛神将和练神将。”

三人自然立刻站起，微微躬身说：“见过三位公主。”

她们的皇兄定盟卫国使立即开始介绍，众人地做着顺序望过去，六公主刘韵，芳龄二五，五官端庄，有股富贵风华，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亲切的味道，七公主刘洵，才满二十，活泼俏丽，说话大胆较无顾忌，小公主刘蜜，年方十八，人如其名，甜的像蜜桃一般，还有点怯生生的，除了甜甜的微笑之外，不大敢说话，是天广皇最宠爱的小女儿。

陈信等人自然知道不对，原来是相亲来着？这时陈信终于知道为什么进密室之前，天广皇会说自己是个明白人，原来是说自己没有不识趣的带结过婚的神将。

三位公主当然颇为可人，不过薛乾尚与赵可馨近日过从甚密，而练长风却是心中念念不忘许丽芙，至于陈信更是暂时不敢想这些事情，所以三人都觉得有些尴尬，一顿饭辛辛苦苦的吃完，陈信等人终于抓到一个机会，同天广皇告辞。

天广皇见陈信等人要走也不好强留，点点头说：“再过几天，朕会举办一个年度的皇族大会，有一些年轻人会趁这个机会争取任命，到时所有在都城的皇族都会参加，诸位当然也要参加，这几天的空档，就由韵儿、洵儿、蜜儿充当导游，带诸位好好逛逛都城。”

陈信等人面面相觑，天广皇早告诉陈信，会安排众人与皇族适婚年轻人见面，没想到这么快？至于三位娇滴滴的导游，八成是天广皇有私心，让自己女儿偷跑，陈信只好委婉的说：“启禀皇上，那二百位军官……”

“卫国使无须担心。”天广皇打断陈信的话说：“朕适才已经说过，这交由那雷可夫与谢日言夫妻四人足够了，对了，日后若没事，卫国使早朝暂时可以不参加，有事可以直接求见。”

陈信不好再说，加上心里还在想着那些史前记载，只好点点头说：“多谢皇上。”

三位公主随即起身，指引着三人往外面走，一路走来，还是以活泼的七公主刘洵说的话最多，她似乎对薛乾尚颇有兴趣，缠着薛乾尚说个不停，恰好薛乾尚博学多才，大概都还难不倒他，而大公主刘韵大多是在一旁端雅的微笑着，偶尔向众人问候赞美个两句，颇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小公主刘蜜就一直不大敢说话，一双大眼睛在三人的面上望来望去，看了看还会忽然脸红起来，有时将六公主刘韵往一旁扯去，低声的问一些好笑的问题，“什么七姊姊是不是喜欢薛袖将、六姊姊喜欢谁的问题”，偏偏陈信又都听的一清一楚，但是也只能装作听不见。

好不容易就快走到侧门，再拐一个弯，前面几百公尺就是侧门，众人仍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不过这时陈信忽然面色一变说：“对不起，我先走一步。”

众人来不及反应，陈信划起一道闪光，人已经冲出侧门，只听门旁的宫墙上随即传来碰的一声巨响，宫墙竟似有些微微的晃动。

薛乾尚与练长风不敢怠慢，连说话都来不及，两人同时泛田光焰，迅速的往外抢出，一出门外，只见陈信面色铁青，瞪着前方的宫墙，两人顺着陈信的目光望去，这才发现宫墙上面有七、八个侍卫紧贴在墙上，身体前方微微的发亮，全身宛如被无形的发亮重物所压，面色痛苦苍白，连话都说不出来。

而一旁小春、小夏等四位婢女，这时正偷偷的站在一旁抹泪，身上衣衫还有些被扯动的痕迹。三位公主功夫看来还不弱，这时也赶了出来，不过见到七、八名侍卫不知道为什么贴在墙上，一时之间也愣住了。

原来陈信刚刚听到门外有人调笑四婢、还有四婢惊叫的声音，这才迅速的赶出门外，一出门外就见到七、八个侍卫正毛手毛脚，陈信火大起来，用起最近才想通的功夫，眨眼间汇聚了能量，猛然将这些侍卫推撞在数公尺外的墙上。

其实这些侍卫也算倒楣，刚刚才来换班，见到四个平时只有在东黛埔才见得到的俏妞，忍不住胡言乱语，而四婢自然明讲自己是天降卫国使府中的随侍，这些倒楣鬼消息又不灵通，不知道现在多了一个卫国使，以为这些小姑娘在开玩笑，围了上去动手动脚，恰好陈信等人出来，正合了偷鸡不着蚀把米。薛乾尚一看自然知道陈信是为了什么发脾气，但是眼见那些侍卫似乎已经不大受得了，连忙叫：“陈信，够了。”

薛乾尚这一叫，加上陈信也看清四婢没有大碍，气劲一散，七、八名侍卫唏哩哗啦的跌了一地，叫苦连天起来，这时附近其他巡逻的士兵也已经赶了过来，见到众人连忙施礼。

三位公主这才注意到四名俏婢的打扮，面上同时微微变色，了解八成是侍卫的错，人公主刘韵沉着脸对赶来的一名管带说：“牛管带，你这些士兵好有出息……把他们全部废了丢出都城，你自己去向辟荒龙将报到，降回去作领军好了。”

牛管带连忙一面向三位公主打躬作揖的赔罪，一面叫其他的士兵将这些半死不活的侍卫捉走，七公主刘洵哼了一声说：“这些混帐东西不是得罪我们，你自己去向陈卫国使赔罪。”

“几位公主。”陈信只好说话：“我已经惩戒了他们，不用再处罚了。”

“还不快去谢谢陈卫国使。”六公主刘韵对陈信歉意的一笑说：“还好我们刚好出来……陈卫国使，您这是什么功夫？”也没人理会来致谢的牛管带。

“没什么。”陈信摇摇头说：“在下失态了。”

小公主刘蜜这时走到小春等四人的旁边说：“你们没事吗？”

“多谢公主……”小春说：“……公子刚好赶出来，婢子们没事。”

“没事就好……”小公主刘蜜又接着说：“……你们公子很疼你们吧？”

“你们这么可爱……”七公主刘洵打量打量四婢，微带酸意的插嘴说：“要是我也疼。”

小春自然知道别人会以什么眼光看陈信，连忙说：“两位公主误会了，我们公子让全府开禁，男女服饰分开……各依职责穿着。”难得她紧张的时候还记得八成薛乾尚的话。

陈信叹口气说：“多谢三位公主相送，我们告辞了。”

“卫国使慢走。”三位公主微微一福，七公主一笑顽皮的接着说：“我们会再去拜候，见识见识卫国使府中的如云佳丽。”

“公主客气了。”陈信不再多说，转身回府，薛、练二人与四位俏婢连忙随在陈信身后，一路往府中走回。

三位公主见陈信等人离开，三人也跟着往宫内走，六公主刘韵沉思起来，喃喃自语说：“那是什么功夫：不动手脚就能将十几人压在墙上？……必须禀告父皇……”

“六姊姊……”调皮的七公主刘洵说：“你在想什么？”

六公主刘韵抬起头来，微笑说：“想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哪有。”七公主刘洵妙目一转，歪着头说：“不过……那个薛神将真的长的还不错。”薛乾尚的潇洒是有名的。

“真不害臊。”六公主刘韵转头问：“小妹呢？”

正在发呆的小公主刘蜜一下慌了手脚：“什么……没有……”

“还没有？”七公主刘洵逗弄着小公主刘蜜说：“小妹猛盯着卫国使瞧，我可是都看到了……蜜儿，卫国使家里全都是俏婢，说不定蛮色的，你还是多考虑考虑。”另外两位卫国使她们都称皇兄，所以她们口中的卫国使只有陈信一人。

“七姊姊……你不要乱说。”小公主刘蜜急了，大声说：“我……人家才不稀罕呢。”

“真的？”七公主刘洵说：“那我把卫国使介绍给皇兄的女儿小绣好了？”

“随便你”小公主刘蜜生气了，往前奔了开去。六公主和七公主相对一笑，六公主摇摇头说：“七妹，你别老逗蜜儿。”

“我去向她赔罪可以吧？”七公主刘韵加快脚步往前奔：“小妹……蜜儿，姊姊跟你赔罪啦，不会介绍给别人的，留给你啦……”

刘蜜听到这些哪里肯停，越奔越快，六公主刘韵见两个妹妹转眼奔的不见踪影，摇摇头转向，找天广皇报告去了。

陈信等人回到府中，众人得到消息自然出来会合，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也是诸多感叹，现在毕竟终于弄清楚要做什么，不过这下子真的要帮天广皇打天下，好像又不大对劲。

至于李丽菁知道天广皇要自己夫妻俩守着二百军官，不禁十分火大，这样所有的热闹都不能参加，不禁开始找那雷可夫翻旧帐，怪他把自己的肚子搞大，弄得非结婚不可，那雷可夫自然马上抱着小毛莉逃命，现在屋子可大了，哪里都可以躲，两人一追一逃，转眼间不知道跑哪去了。

谈到四婢被调戏的事情，陈信迟疑的说：“我们是不是该让她们回复以前的打扮？”

薛乾尚摇头说：“算了吧，你也不会忍心让她们每天打扮的像个小男生，要是出去才换回来，被人知道了更难听，撑过几天就好了。”

薛乾尚说的当然有道理，见陈信没再说话，一旁的舒红好奇的问：“乾尚，你们刚刚说的几个公主长得怎么样？”

这话一说，几个女孩的注意力马上集中过来，这当然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方青芬拉着宋庭凑过来说：“对呀，要是太美了，可不能让宋庭见到。”

“我才不会……”宋庭连忙辩驳。

“知道啦、知道啦。”方青芬笑了笑说：“我是开玩笑的。”

“那几位公主说起来实在是都还不错。”薛乾尚点点头望望众人：“黄吉大哥可以考虑考虑。”

“关我什么事？”黄吉叫了起来：“我都七老八十的，要是今天陈信带我去，说不定你们就见不到公主了。”这话说不定有些道理。

“你为什么单说黄吉？”赵可馨面带笑容，缓缓走过来坐到薛乾尚身旁。

“嗯……”薛乾尚望了望赵可馨，笑笑说：“没有别的意思……”

众人听了这两人的对话，不禁都闭上嘴，互相以目示意起来，现在两对夫妻不算，宋庭与方青芬感情也终于逐渐稳定，剩下的几人本来应该都还可以考虑，不过事实上，赵可馨与薛乾尚两人似有似无的关系颇让人玩味，许丽芙还喜欢陈信是不争的事实，而练长风总是偷望许丽芙明眼人都知道，算起来只有黄吉和舒红比较没有牵扯，所以薛乾尚自然只能说黄吉，不过这话由薛乾尚口中说出，赵可馨问上一句，似乎让人觉得他们俩大有化暗为明的可能。

不过现在众人较为成熟，越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越像是没人注意到，反正大家装傻都颇有心得。

这时小春、小夏已经回去休息，站在一旁伺候的是小秋、小冬，陈信望望她们“我觉得这里的土族女性很可怜。”

“对噯……”舒红大有同感的说：“功夫又练不高，天生体质又比男性弱，还不让她们打扮，这有没有公理啊？”

“大概是一些大男人的心态作祟。”赵可馨接口说：“在家里打扮没关系，见人就要包的密密的……不过这里讲究武技，她们的体质不适合练功，很难争取到权益。”

“我回去想想。”陈信起身说：“长风，等一下找回那雷可夫，再过一会儿那几百个领军说不定就要来了。”

“我明白。”练长风点头笑笑说：“不知道丽菁捉到那雷可夫没有？捉到就好找了。”

“那雷可夫逃不了多远的。”赵可馨微笑说：“这次他抱着小毛莉逃，小毛莉一哭他就无所遁形了。”

在众人的笑声中，陈信与小秋、小冬往自己的房舍走去。回到房舍，小秋与小冬捧毛巾、递茶水的奔忙，陈信只好照章全收，过了一阵子，两婢对陈信一福说：“公子休息，小婢门外伺候。”

“等一下……”陈信说：“你们两个坐下，我们聊聊。”

小秋与小冬两人讶异的相对一望，喜上眉梢的娇滴滴坐下，低下头不敢言语，陈信知道八成她们又误会了，反正越描越黑，只好不管这些的说：

“你们练过功夫吗？”

两婢头垂得更低，连一向俏皮的小冬脸上都红透了，同时声若蚊鸣的说：“练过一些。”

陈信更是莫名其妙，摇头说：“小冬，你练练……我看看。”

“公子……你看看？”小冬面带疑惑的望了陈信一眼，浑身僵硬，缓缓的起身往前走。

“公子。”粉面泛红的小秋忽然站起说：“小婢……小婢出去伺候。”随即急急忙忙往外走。

陈信呆呆望着不知道为什么走出去的小秋，一回头却看到小冬已经解下了衣物，一丝不挂的往床上爬，陈信虽然不是未经人事的少男，不过也向来少见这种事情，一时说不出话来。

小冬躺在绣锦的薄被上，忽然摆了一个古怪的姿势，让陈信看了也不禁有些心浮气动，过了片刻，又换了一种姿势，陈信这时终于明白她们练过什么功夫了，不待小冬再作动作，连忙跃了过去，将紧闭着双目，浑身微微颤抖的小冬用锦被包裹了起来。

小冬毕竟还小，陈信一触小冬的身体，小冬忍不住呀的轻轻娇唤了一声，随即发现陈信是将自己裹起，忍不住滴下泪来，喃喃的说：“公子……公子果然……不喜欢小冬。”

“傻孩子。”陈信隔着锦被搂着小冬轻抚说：“我怎么会不喜欢你们……这是两回事。”

“公子。”小冬面上绯红未退，由被中伸出柔细的手臂，回头搂住陈信的脖子说：“小冬……小冬是公子的人，小冬练过的公子不喜欢……小冬再去学。”

什么床上功夫？陈信抱着小冬苦笑说：“我不是说这个，我是问你们练过什么轻身、提气、拳脚、防身的武技。”

小冬脸上又红起来，这才知道自己误会陈信的意思，羞得钻进陈信的怀里，撒娇起来，一面低声的说：“小冬……只有练过几年的内息，不过那些定必学的部分，只能算是健身术……”

陈信下了决定，双手伸入被单，抚摸着小冬娇柔细致的身子，小冬浑身发软，娇喘连连的说：“公子……公子……”

“别胡思乱想。”陈信说：“我想替你们创一套适合的功夫，但是你们的内息微弱，我看不明白，只有用手试。”既然衣服都脱光了，刚好一试。

“公子……”小冬只觉得陈信的手仿佛火炭，自己浑身上下也随着陈信的双手而滚热了起来，只懂得动情的喃喃自语，根本听不清楚陈信在说什么。

陈信不再多说，专心的闭目施出程度不等的内息，探测小冬身上的所有经脉、八点、气血交会处，这才发现虽然土族与人类身体构造几乎大同小异，几个经脉的走向也颇为相同，不过气血集中之处却颇有异常，似乎找不到一处足以容纳许多内息的地方，加上内息似乎极容易外散，难怪不能练出什么高强的功夫。不过却另有一个特色，在颈部似有一个环状的气脉，与外界隐隐有着牵系，有些像蝠虎的先天气劲，而部分内息就是由此外散的，这与人类可完全不同，陈信循脉而走，发觉这些经脉居然分由不同的路线连通全身，虽然不甚粗壮，不过也许可以拿来考量……

陈信收了手，闭目沉思起来，而小冬舒服了半天，见陈信终于不动了，而自己却浑身乏力，加上又不舍得离开，乾脆搂着陈信的腰，闭上眼睛休息。

过了好一阵子，陈信这才慢慢的想通，低头望望已经睡着的小冬，这时小冬的假发虽然已经脱落，不过浑身白皙、体态也甚是动人，陈信轻抚小冬裸露于外的背部：心里想着还好自己还能把持，要是控制不住，说不定真的舍不得回地球。

眼见小冬睡得过瘾，还不知道要睡多久，陈信只好轻轻拍着小冬的面颊，柔声的叫：“小冬、小冬……起来了。”

小冬慵懒的睁开双目，微微起身又搂住陈信的脖子呢喃：“公子……”

“小冬，先穿上衣服。”陈信说：“再坐上床来。”

小冬只好不甘愿的照作，一面微微怨慰的望着陈信，似乎生气陈信不解风情，陈信面对着小冬说：“小冬，你闭上眼睛，定下心神，仔细的感觉我的内息。”随即将双手放到小冬玉额上，缓缓的带着内息环流了起来。

小冬只觉颈部一热，只好乖乖的闭目。陈信缓缓的适入内息，将内息在颈部气脉绕行片刻，缓缓分成千丝万缕的往各处经脉运行，再分别注入奇经八脉中部分足以储存内息的地方。因为小冬没有一个真正的气海，必须同时将各处足以储存的穴位同时开拓，不过这也算是另一种方式，陈信继续的运功：心想说不定这样加起来比起一般单练丹田的人还好用？

又过一阵子，陈信终于收手，小冬只觉浑身舒畅，轻轻一跃跳下床来，在地面挥动起手脚，陈信仔细一看，这下奇怪了，小冬的内息不断的由环颈气脉吸入，却又不断的向四面敬出，虽然留在体内的还是已经增加，不过这样没办法聚集内息于一点发出，攻击的威力大降，陈信又糊涂了起来。

以人类修炼的心法来说，虽然有着各种不同方式，不过只要攻击，无论外发劲力或是掌指拳脚，都必须将内息聚于攻击的部位才有效用，土族的人虽然天生具有吸收内息的能力，不过散出去的速度也是奇快，这样内息不断的进出有什么效用？

小冬见陈信不说话，停下手脚望着陈信说：“公子……”

“嗯？”陈信抬起头来。

“小冬觉得比以前有力多了……”小冬高兴的说：“跳的也比较高。”

陈信摇头心想，以内息含量来论，小冬的内息与一般的管带差不甚远，但是话说回来，小冬能施展的攻击比起低一级的领军都差远了，这样不等于没用？

“公子……你会不会累？”小冬见陈信一直不说话，关心的问。

“不会。”陈信摇头说。因为小冬的内息自能吸收，陈信除了帮她拓展经脉之外，也没有灌注内息留在小冬的身上，所以并不会觉得内息不足。

“那……公子要小冬去找三位姊姊来吗？”小冬觉得这很好玩，想让小春等人也来玩。

“……也好，一个个来。”陈信转念一想，不能伤敌，勉能自保，反正耗不掉多少内息，就一次做完好了，免得说自己偏心。

小冬高高兴兴的出去了，不久之后，小春首先走了起来，见陈信盘坐在床上，同陈信微一施礼，转过身去开始解衣，这次陈信可注意到了，连忙说：“小春，不用脱了。”

小春疑惑的转回头来，有些放心又有些失望的望着陈信说：“公子，小冬说……”

“那时我还不了解你们的状况。”陈信又好气又好笑，难不成要自己每人摸上一遍？虽然感觉不错，不过小春不像小冬，感觉较为成熟，自己的罪恶

感会减少，反而更容易出事，还是能免则免。

小春点点头有些失望的扣回衣服说：“那……，小婢……”

“坐上来就好。”陈信依样画葫芦的将小春的气脉贯通，之后再小夏依序完成，轮到小秋的时候，小秋忽然说：“禀公子，我听小冬说了……这样我会……”

“真的？”陈信大有兴趣的说：“你试试看。”

“小婢小时有这样玩过，不过因为没什么用，所以很久没玩了。”

小秋站直身子，忽然一吸气，陈信马上察觉一股不多不少的能源往小伙的颈部灌入，顺势流遍全身，由四面八方往外散出，不过并没有集中到各处穴脉。

“这可有趣了。”陈信仿佛发现新大陆般的说：“小秋你过来。”

陈信指着小秋的身上说：“你让那些内息经过这里，再穿到这里，然后试着在这边稍作停留……”陈信一连串的说下来，将自己研究的路径说了一遍。

小秋随即依着陈信的指示，将内息引到本来不会引去的地方，虽然较不顺畅，不过却勉强可以达成一部分，陈信这下子可以肯定，这就像人类一样，人类本就会吐纳，只是看如何运行，所以这种功夫应该是专属于土族的修炼法，不过至于要怎么用，就还要想一想。

现在眼前的小伙虽然可以做陈信的指示逐渐加深功力，不过陈信可没这个耐心，仍然替小伙先将所有穴脉贯通，再让她自己去研究。

陈信这样一弄，通通完成时已经半夜，陈信忽然发觉，连忙叫还在门外等候的二婢连同小秋都去休息。

小春含笑走入说：“禀公子，小婢等都觉得特别有精神，好像不会累呢。”

看来还是有用，陈信说：“没关系，你们还是回去休息，有空、有精神就多练一下。”

“那……小冬留下来伺候好了。”小春不等陈信说话，一个躬身说：“小婢等告退。”率着小夏、小秋退了下去。

陈信见小冬留在房中，一双活灵灵的大眼望着自己，似乎有话要说，陈信只好一笑说：“有话就说吧，别憋着。”

“公子……”小冬说：“您怎么不……几位姊姊很失望呢。”

“什么……”陈信说：“你们不都一样吗？”

“才不呢。”小冬面色微红的说：“刚刚那样……很舒服……”

舒服？陈信这才明白，摇头说：“那是为了弄清楚你们的状态……了。”

“小婢……小婢还想……”小冬微微扭着腰肢说。

你舒服？我憋着可难过。看小冬娇艳欲滴的模样，陈信不禁暗暗心惊，连忙“最好别想这些……对练功夫没有帮助。”

小冬半生气的嘟着嘴说：“知道了。”转头走出门外，在外房歇息。

陈信头大起来，夜长梦多，看来这里不能久待。一个就已经够麻烦的了。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既然现在无须早朝，清晨小秋、小春前来换班，陈信干脆要小秋试试集中内息，但总是不能成功，不过看来小秋因为以前尝试过，运行起来比其他三位还顺畅一些，陈信与小秋正在房前的花园研究，得安总管忽然走过来

说：“禀告公子，韵公主、洵公主和蜜公主送来拜帖，等一下要来拜望。”

还真的要来？陈信颇觉烦恼，小春在一旁微笑说：“几位公主尚未出阁，公子应该很有机会。”

陈信给了小春一个白眼，不做理会，见得安还站在一旁，于是说：“总管，还有事吗？”

“不……”得安惶恐的说：“小人是等公子决定……公主的随侍还在门前等候回音。”

“我还可以拒绝吗？”陈信反而有些意外。

“公子……”得安啼笑皆非的说：“若是公子不愿接见，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来……像是外出、公办之类的。”

“算了。”陈信说：“让她们来吧……除了那雷可夫、谢日言两对夫妻在忙训练的事情，你顺便通知一下其他的人，到时候一起来见公主。”

陈信决定拖大家下水。

得安转头离去，小春在一旁眠着嘴笑说：“公子太老实了，应该自己先选一个的。”

“别开玩笑。”陈信摇头半开玩笑的说：“我要是真想成家，你们四个就够可爱了，我不会选一个啊？”

“小婢等怎么能跟公主比……”小春脸上微微泛红的说：“公子开玩笑。”

“不开玩笑，你们真的很好。”陈信正经的说：“我是不想误了你们。”

“便算……得蒙公子垂青……小婢等也不敢妄想……”小春期期艾艾的说：“何况……公子根本……”越说却声音越小。

“我来的地方，并没有阶级的界线。”陈信说：“我并没有把你们当婢女，我真的把你们当小妹妹一样看待。”

“这是公子大量。”小伙也低声说：“不过公子实在不必介怀，小婢等人既然愿意服侍公子，就没有另外……嫁人的打算，公子无须……”

小伙这等于是说，陈信不想误也误了，何必大家一起难过？一时之间，陈信无话可说，三人又都沉默下来。

正尴尬的时候，屋中忽然传来微微轰的一声，陈信等人疑惑的回头望，却见小冬忽然由屋中冲了出来，一面大嚷：“公子……”

来的正好：陈信连忙回头问：“怎么了？”

“小夏姊姊……”小冬扑到陈信怀中，语无伦次的说：“……爆炸了。”

“什么爆炸了？”陈信皱眉说：“小夏怎么可能爆炸？”

“不是……”小冬急急忙忙说：“是房间爆炸了。”

“小夏没事吧？”陈信连忙抱着小冬就往屋内冲。

“应该没事……不过……”小冬还没说完，陈信已经冲到小冬的房内，眼看四面散乱，家俱碎散，小夏楞楞的坐在地上缩成一团，看来是吓呆了。



第二十四章 都玉四景

陈信放下小冬，摇了摇小夏说：“小夏……怎么了？”

小夏这时似乎才回魂，哭了起来说：“公子……小夏不是故意的。”

“没事、没事。”陈信连忙说：“乖……慢慢说。”

“刚刚婢子在练功……”小夏哭哭啼啼的说：“忽然往外散的内息……好像变多了，人家觉得好玩，试着挤压了一下，就……就这样了。”

小春、小秋这时也赶来，见房中凌乱的模样，小嘴也张得大大的，陈信这时却仿佛被提醒了一般说：“挤压……没错，如果加上收束的控制……”

“公子……”四婢见到陈信反而发起呆来，同时出声呼唤。陈信回过神来，抱起小夏转了一圈说：“好办法，小夏记功一次。”回头看看楞住的四婢，陈信笑着说：“你们帮我想通一种功夫了。”

“真的？”小冬叫起来，替陈信高兴。

小春比较持重，这时正疑惑说：“恭喜公子，可是小夏怎么能……”她指小夏如何能在一瞬间将四面破坏成这个样子。

“当然可以，我们下楼。”陈信领着充满疑惑的四婢往楼下走去，到了花园之中，陈信对她们说：“站远一点……再远一点，你们开始运功。”

陈信让四婢各距离十余公尺，然后让四婢开始由颈部吸入能量，在内息源源向外而出的时候，陈信接着说：“好……现在心神集中在那些外散的劲力上，别让那些劲力散掉。”因为这些能量并未经过修炼转化的过程，所以与外界的能量同质，因此消散的速率较低，四婢也才能控制住部分的量在身周。

陈信继续说：“再来试着以内息感应外界的能量……有没有，好，将那些能量凝聚在前方，再紧一点……好，往前放开。”

随着陈信的说明，四婢将自己的手往前伸，照着指示控制着能量，直到最后放开的指示一下，只听一声爆响声传出，气流爆震的气劲往外四散，四婢同时向后翻倒，场中飞砂走石，烟尘弥漫，陈信连忙过去扶起四婢说：“对不起，是我错了……忘记叫你们护住自己……”

四婢只是被气流往前爆射时一小部份向后的余劲震倒，除了有些灰头土脸，并无伤损，这时一个个莫名其妙的站了起来说：“公子，这……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黄吉首先赶到，一到就大嚷说：“陈信……你在练功夫啊？”

“我在教她们练功夫。”陈信高兴的说：“不，该说是她们教我练功夫。”

“教你……她们何这么大的能耐，”黄七不信的一比招式说：“来，跟找过招看看。”

“公子……”住的最近的总管得安也赶过来说：“怎么了？怎么……？”

“没事……”陈信挥挥手说：“你忙你的吧，我们在练功。”

得安满面疑惑的后退，这时另一面却又星飞丸掷的奔来一群人，却是练长风等人也陆续奔到，七嘴八舌的问了起来。陈信见只有那雷可夫没到，知道八成是李丽吉逼他留下来顾那些军官，于是点点头对众人说：“我知道怎么用那些空间中的能量了。”

陈信随即将刚刚的事情向众人略加解释，因为四婢本身能够散发向外的同质能量，能力虽然还差陈信极远，不过因为这种能量能操纵许多倍的外在能量，所以小夏在无意之间，尝试着将部分的能量压缩，在一放之间，自然造成向外进射的力道。这提醒了陈信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攻击，陈信之前除了利用来下点小雨之外，本来只想到聚集了一团能量使用，可以移动自己，

或撞击敌人，根本没想到压缩这一着，现在小夏算是误打误撞的创了第一招了。

四婢在旁倾听，正是又惊又喜，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了破坏力极大的功夫，当然，若是陈信施用起来，威力更是不可相较，现在唯一可惜的部分，就是除非到了陈信这种程度，反而只有士族才能修练。

“那她们不是位能飞了？”薛乾尚脑袋动得快，紧接着问。

“噢……不知道，小春先试试看。”陈信对小春说：“能量凝聚到一个程度，托着自己的脚……往上举。”

小春依言而行，只见她忽然往上一弹，小春一紧张，随即失去平衡、手舞足蹈的往下坠，一面惊叫了起来。

陈信哪里会让她摔着，轻轻一跃将小春接住说：“她们应该可以支持一阵子，不过要多练习，毕竟能控制的量还不大。”

这时负责众人的其他婢女也随着众人过来，远远的站在外边，似乎是讶异不已，不知道小春怎么忽然会弹起老高，赵可馨望望自己的婢女摇头叹声说：“她们真不累耶……我们到哪就跟到哪。”

“小春四个就做她们的师傅好了。”薛乾尚说：“陈信教她们功夫也是为了她们不要被别人欺负。”

原来如此，众人这才知道陈信教这些婢女功夫的目的，这个问题昨日在大厅就讨论过了，这时自然没有意见，一个个叫好。

“她们四个轮流教好了，不过只是攻击也不好。”陈信说：“我会创出一些护身的方式……就在这里学好了，别让外人瞧见了，能不用还是不用，现在先习惯运行最重要。”

“禀告公子。”这时总管得安急急忙忙的又冲过来：“三位公主到访，现在在大厅相候。”

“我们回去顾那些官兵了。”科芙娜对公主自然没兴趣，拉着谢日言就走。

“等等我。”李丽菁追了上去。

其他人知道到底还是必须去应付，只好认份的往大厅前去。

三位公主倒未多做纠缠，认识了众人之后，不久即主动告辞，另外还约定了明晨一同往城北的都玉山出游，见识一下号称都玉四景的“百尺溅泉、彩聚云光、穿山古洞、探云奇木”。

等送走了公主之后，赵可馨忽然笑笑说：“明天我不去了。”

“我也不想去。”许丽芙忽然低着头说。

“你们怎么……有事吗？”其实陈信也知道她俩为什么不想去。

“说我们在练功好了。”赵可馨无所谓的说：“我们没去……几位公主不会在意的。”

“那我也不去了。”练长风见许丽芙不去，连忙表明心迹。

“不成。”赵可馨摇摇头说：“长风要是不去，会有人不高兴的。”

“这……”练长风望望陈信，也知道自己可能不适合留下。

“那……我是不是也不该去？”舒红皱眉说：“可是我也蛮想去看看的。”

“舒红姐我们一起去。”方青芬回头对宋庭一笑说：“我去顾好宋庭。”

宋庭听的心中甜滋滋的，连忙说：“你要是不喜欢，大不了我们不去。”

“青芬也不去就只有我一个女孩子了……不行啦。”舒红摇起头来叫。

方青芬拍拍一旁的宋庭笑着说：“我们还是去吧，就当是出去玩嘛……就让她们看看，省的有人打你主意。”

“可馨……”陈信沉吟一下说：“你怎么不当作纯粹出去走走呢？”

赵可馨妙目一转，微笑的说：“我可不想看了不舒服……”随即转身望内走了进去。

陈信心中一跳，赵可馨这话说的该是指薛乾尚吧，怎么自己的、心里却也蛮虚的？一转眼见到许丽芙正面无表情的跟着往内走去，陈信心情又沉重下来。许丽芙一直没来找过自己，但是却似乎一直没能开解掉这份感情，陈信看在眼里，也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样一直下去对许丽芙也不公平，直到这一刻，陈信终于才在心中真正开始考虑许丽芙的事情。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次日在陈信府前集合，陈信等一共六人，还带上九位随侍，其中除了总管得安之外都是清秀可爱的婢女，三位公主带的人更多，随身约六位随侍之外，还跟着一整队骑队，还好只是远远的跟在后面，不然浩浩荡荡七、八十人也不用逛了。

一大群人分成三个大团体，陈信等人三位公主在最前面，十五位随侍在后面几步紧紧跟随，最后就是一共五十六名，由一位黄校骑领军的骑队。

三位公主算是盛装打扮，锦衣罗袖，及地长裙，不过最引人注意的却未必是三位公主，后面八位身着春衫窄裙的随侍，才是沿路众人注意的焦点，至于随三位公主同往的六位随侍，应该也是土族少女，不过虽然事实上面容姣好，但是服饰与一般土族随侍无异，自然就不会特别引起注意。

众人由北面离开皇城，二十名骑队赶到前头开道，众人首先要折向往西，等走到北大街之后再右转，就能由北大街走出北城门，一路走来正是沿路引起惊叹，而陈信等人也算是顺便见识了都城繁华的景象。到了北大街人马杂沓，一派升平的景象，放目所见，一般小民几乎都是土族与原民，偶而有几位衣着较华贵的人，则多半是贵族。

陈信等人虽然在人潮中，不过一方面前有骑队开道，另一方面众人衣饰华贵，气派不凡，加上皇族在四族中身高本是最高，远远就能望见，所以前方的民众几乎都自然而然的让开，而随侍们夹在陈信等人与卫兵之间，自然也没人敢来骚扰，不过难免让人品头论足、议论纷纷。

好不容易出了城门，眼前一片闲雅的田园景像让众人心里一阵畅快，众人当日是由南边入城，南边因为水运兴盛，加上一旁热闹的东黛埔，是一片商业繁华的景象，与城北的农家生活完全不同。在现在的地球也几乎见不到这种景象，虽然放眼望去没什么独特景物，但是一些不知名的水鸟在农地上起起落落，平民百姓一步一锄的奋力工作，却反而透出一股悠闲的感觉。

六公主刘韵这时指着东北方，有一座在七、八公里外开始向上爬升的千多公尺小山说：“那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都玉山，这附近数百公里都是一片平原，就只有都玉山一峰独秀，要是登上峰顶，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还能看到东北方远远的海岸。”

薛乾尚转过头望向西方，指着西方说：“不知那一片山脉……”西方极远的地方有着一座高山，在这里看不出距离多远。

七公主刘洵微笑的回答薛乾尚：“那就是西塔兰山脉东麓余脉，翻过是那座大山脉就是木族的地方了……这里还看不到主峰，主峰距这里将近三千公里的路程。”

“三千公里？”黄吉打量着说：“看起来没这么远嘛……”黄吉没注意到（看不到三个字）

七公主刘洵一撇嘴说：“看起来当然没这么远……要是黄神将会飞的话，只有差不多一千公里远。”

七公主刘洵虽然是半开玩笑的奚落黄吉，不过却没想到这正是重点，众人以前还真的不习惯计算地面的距离，不过当然一千公里外的山脉，也不是在平地上能看到的。

众人折往通向都玉山的大道，一路慢慢分成几个聊天的团体，最前面是练长风 and 六公主刘韵，黄吉、舒红和陈信落后两步，再后面是薛乾尚以及七公主刘洵、小公主刘蜜，至于宋庭、方青芬两人却落在最后，两人自得其乐的也不管前面的状况。

众人就这样安步当车的走了快一个小时，沿着一个溪谷旁的小道而上，沿路林木成荫、紫蓝相间，泉石鸟语、水声凉凉，忽然间，前方隐隐传来哗啦啦的水声，如同大雨激打池面一般的声响，众人转头一望，前方山石之后，居然冒起一片白花花的光。

六公主刘韵提高声量说：“百尺溅泉，就在前面。”

众人连忙赶上两步，一转过山石，一股清凉的水气扑面而来，只见前方一片不小的池塘，正中央激起一道高达二十公尺的喷泉，白花花的水柱足有两公尺宽，到了顶端才向四面分散坠下，如同雨雾般的洒落，凉透人心。

这时众人都到了潭水旁，这时说话必须放大声量，不然会被水声盖过，只听七公主刘洵嚷着说：“仔细看水柱里面……有鱼喔。”

这么急的水里有鱼，众人好奇心起，运足目力望去，果然发现水柱中有数条青色细长的鱼，正奋力的逆着水柱下游，只见它们千辛万苦的游到将近水面，忽地一转身，琳的一下又望上冲，直到水柱顶端往空中一腾，又翻了个身下冲，再使尽浑身解数的往下方游去，当然也有几条一个拿不准的鱼，一下子被冲出水柱范围，随着四溅的水流落下。

“这鱼叫做青练鱼，这种鱼生长的很慢。”六公主刘韵在轰隆隆的水声中大声说：“每年只能增长三公分，至少要超过六、七年才会进入水柱，超过十年的就不大会被甩出来了……最多可以长到将近四十公分。”

“它们都不休息的啊？”练长风大声问，不大声不容易听见。

“当然会。”六公主刘韵说：“她们累了就会到水中的石缝休息，这种鱼肉质非常鲜美，大约三十到三十五公分左右长的最好吃，另外也因为数量不多，所以只准捉这种大小的……一般人还捉不太到。”

“我们往上赶两步。”七公主刘洵叫了起来：“再呆久衣服都湿了……上面有个凉亭，刚好可以看的清楚。”

众人闻言再度移步向上跋涉，又攀上十几公尺，本来已经完全见不到那个潭面，没想到又一转，前方忽然出现一个突出的崖壁，前端不远正是飞泉的顶端，正可以看到一条条跃出又下落的青练鱼。

这里果然建了一处小小的凉亭，轰然的水声却小了许多，虽然仍有水气，但不像刚刚一样的重，整个奇景倒是尽收眼底，在日光的映照下，还显现了一道几乎是直线的彩虹。

众人进入凉亭，随侍、部队都远远的留在亭外伺候，陈信转头对黄吉说：“在这里我就能坐上一天了，今天想看完四景恐怕不容易。”陈信以前就喜欢山林流水、自然风光，近来少有机会如此无所事事的赏玩风景，所以今天格外舒畅。

六公主刘韵听到，转头来微笑说：“卫国使，反正近日无事，我们就慢

慢赏游过去，便是需要数日却又何妨？”

“对嘛。”七公主刘洵凑热闹说：“反正父皇要我们做导游。”

“多谢几位公主。”陈信点头说：“就怕浪费了公主们的时间。”

“我们才高兴呢。”七公主刘洵转头对薛乾尚说：“平时我们都要不断的上课、练功，难得父皇放我们出来，这次可要多玩几天……薛神将，你肯不肯陪我？”刘洵说到最后，居然对薛乾尚微微的撒起娇来。

“呃……自当奉陪。”薛乾尚一愣，连忙点头回答。

“你说的喔……”七公主刘洵笑着说：“可别忘了。”

陈信在一旁暗暗偷笑，总有一天轮到你老薛倒楣，这次自己似乎是安全过关，没有惹到事情。

舒红见陈信一个人不知道在偷笑什么，凑过去低声说：“陈信，你干什么？”

陈信也低声的说：“我看乾尚这次麻烦了。”

“还有长风。”舒红也微笑说：“六公主似乎对他有意思。”

“嗯……”陈信点头说：“还看不大出来，不过似乎是有一点。”

“不过……长风好像喜欢丽芙不是吗？”舒红皱眉说：“但是丽芙却好像没兴趣。”

这句话陈信颇难回答，因为只有舒红不道许丽芙与陈信以前的关系，所以才会这样没有顾忌的问陈信，陈信只好点头说：“这个……让他们自己处理吧……”

这时六公主刘韵站起说：“要不要再往走？再上去四百多公尺就到‘穿山古洞’了。”

众人随之站起，正要迈出凉亭的时候，七公主刘洵忽然一笑说：“等一下……我看卫国使好像还意犹未尽……”

既然知道了地点，以后随时能自己跑来所以陈信摇摇头说：“我确实是有些不舍得……不过……”

“这样吧。”七公主刘洵不待陈信说完，打断陈信的话插口说：“让蜜儿陪卫国使多看看，我们先上去。”

啥……还是有麻烦？陈信呆住了，自己现在能说不好吗？

小公主刘蜜也吓了一跳，扯着七公主刘洵发急说：“七姊姊……”

“没关系的。”六公主刘韵也说：“小妹就与卫国使聊聊……，可别怠慢了。”

连六公主也这么说，众人只好不再多说，往上山的小径缓缓而上，黄吉本来还不识趣的想留下来，被舒红一扯才明白，而舒红临走远投来一个略带嘲笑的眼光，陈信自然知道，舒红是笑自己刚刚还在偷笑别人，马上报应临头。

没多久，凉亭之中只剩下陈信与小公主刘蜜，亭外也只有小夏、小秋和另外两位小公主的随侍，总管得安正站在一旁迟疑，不知道该跟上去还是留下来。

“得安，你跟他们上去吧。”陈信见状说：“我这里没什么好照料的。”

“是，公子。”得安接到指示，当然不再迟疑，向上追了上去。

陈信想到小公主就在一旁，自己也不能总是不说话，只好转过头往小公主望，却见到小公主正急急忙忙的转头它顾，一双大眼转呀转的就是不敢转到自己身上，陈信也无所谓，将头转向向前望着飞泉，但不久却又察觉到，

小公主的目光又偷偷的往自己瞟了过来，陈信一转头回顾，小公主却又立刻急急的转过头去。

这样子两、三次，陈信不禁觉得好笑，这个小公主比起以前的许丽芙还会害臊，要是在两年前，陈信一定会去逗逗这个害羞的小妹妹，不过当年一逗许丽芙，从此难以收拾，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陈信乾脆不再理会，专心的望着飞泉想着自己的心事。

慢慢的，陈信不再管小公主有没有偷看自己，将心神转到六族的事情，现在大陆南端鳞身族的土地上，鳞身族、木族、海吐族的战争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二十万刀枪剑戟完成的时候，人族大军齐发，目的是由其他五族手中抢来另五宝……也许只要先抢到四宝，合成五宝之后就能找到另外三宝，不过这场战役不知道要花多久的时间，不知道要死掉多少的人，就像薛乾尚说的，万一另外五族合力对抗，人族岂能抵挡？

只为了八宝聚集就要这样吗？连八宝聚集有啥用都不知道……陈信一面想一面摇头，人族的那一宝泰古剑自己也没见过，更不要想八宝有什么用了……

“卫……卫国使。”小公主刘蜜的声音忽然传来。

你终于敢说话啦？陈信回头微笑说：“小公主，怎么了？”

“卫国使……”小公主刘蜜的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脚尖，颇为艰难的说：

“你……有……有烦恼吗？”一面说一面又偷偷的望了陈信两眼，目光又赶忙低下去。

自己再不说话就像是欺负她了，陈信摇头说：“小公主，你是不是很少出宫？”

“是……不是，我……人家一年，有出过宫。”小公主语无伦次的说。

什么乱七八糟？陈信强忍住笑说：“我猜猜看，你是说有出宫一年过？但是其他时间都没出宫？”

“不……”小公主刘蜜急了，抬起头说：“是一年前才开始出宫……好几次了。”

陈信望着小公主有如深潭的大眼说：“那为什么你都不敢说话？”

小公主脸上一红，头又低了下来，微带羞涩的说：“以前……都是跟六姊姊、七姊姊出来。”

原来是怕生，陈信摇头说：“别紧张，六公主说你们平时都在上课和练功，很忙是不是？”

小公主点点头，比较有条理的正经说：“平常要十天才能离宫一次，一个月三次，所以我出来过……嗯……”一面比着手指开始算了起来。

谁管你出来过几次？陈信摇头笑说：“别算了，练功我明白，上课都上些什么？”

“语言、地理、历史、农耕、水利、建筑、音乐……”小公主又比着手指像背书一样的念了起来。

“哇……好厉害。”陈信可是真心话，按着说：“语言是什么意思？地球上现在只有一种语言，与这里的一样。”

“其他五族的语言埃”小公主听到陈信赞美自己，甜蜜密的笑了一下说：“我最在行的就语言和地理。”

“对……”陈信想起其他鳞身族确实与人族语言不同，点头说：“语言都会说了，这就不简单了。”

“没有……”小公主摇摇头谦虚的说：“像海吐族的语言就很难，我只学会了八成……”

“小公主的功夫也不错……”陈信点头说：“地球上十八岁的女孩几乎不会有这种功夫。”

陈信说的是实话，三位公主的功夫不比方青芬弱多少。

“我们皇室子女都有长辈定期灌输内息，比一般的皇族还多……哇”小公主刘蜜面色忽然一变，惊叫起来。

“怎么了？”陈信莫名其妙。

“这是机密……完蛋了，都是你啦。”小公主小脸发愁，快哭出来了。

“原来是机密，”陈信笑笑说：“别担心，我不说出去就是了。”

小公主左右一望，又望望陈信，似乎有点放心，又有点担心，陈信连忙说：“你不说，我不说，天底下没人知道。”

“真的？”小公主眨眨大眼说：“你不能说喔。”

“保证不说。”陈信拍拍胸膛说：“守口如瓶。”两人相对笑了起来，这下子距离忽然拉近了许多。

“卫国使。”小公主刘蜜忽然又出了一声。

“怎么了？”陈信问。

小公主刘蜜迟疑半天，似乎终于鼓起了勇气，冲口而出说：“我能不能叫你陈大哥？”

这样好吗？陈信记得以前许丽芙也是自己妹妹……只好说：“你是公主耶……我怎么当的起。”其实陈信一直也没多在乎公主，现在反而拿来当挡箭牌。

小公主摇摇头说：“公主算什么？我几乎都没有真的朋友，你是好人，所以我才……还是你不愿意……我……”小公主越说越委屈。

“这样好不好。”陈信折衷说：“小公主叫我陈信就好，薛神将他们私下都是叫我陈信的。”反正陈信也不习惯卫国使这个称呼。

“好。”小公主又乐开了，甜甜笑着说：“陈信，你以后就叫我蜜儿。”

蜜儿？会不会被砍头啊？陈信连连摇头：“这不成。”

“为什么？父皇、皇兄、几个姊姊都叫我蜜儿……有些家伙想叫我还不准他们叫呢。”小公主正经的说。

“哪些家伙？”陈信颇为好奇。

“不提他们……”小公主刘蜜一瞪眼，嘟嘴说：“你到底叫不叫？”

忽然凶了起来，女人的变化真大……陈信只好认输：“好……蜜儿，可以吧。”

“可以……”小公主刘蜜又笑了起来说：“对了，陈信，你跟我说说地球的事情好不好？”

“地球？”陈信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想了想说：“那是一个蓝色的行星，植物多半是绿色的……当然也有别的颜色，不过现在除了人类以外，动植物都变得很少了。”

“为什么？”小公主刘蜜疑惑的说。

“人类太多了。”陈信摇头说，心里又想到凤凰星的事情。

“比我们多吗？我们这里所有的人族有将近三千万人。”小公主讶异的问。

“多多了。”陈信失笑的说：“那里有将近八十五亿人口。”

“八……八十五亿，你没有骗我？”小公主张大嘴合不拢来：“都是皇族？”

小公主又开始比起手指头了，看来一时还弄不清楚是几位数。

“都是”陈信说“所以那里百多年前就开始往外移民，已经有两个移民星了。”

“喔！什么是移民里啊？”其实一开始陈信提到的行星，小公主就听不懂陈信只好略加解释，这些都是小公主闻所未闻的事情，两人谈谈说说了半天，小公主也不再害羞，陈信也告诉小公主自己终将离开这里，小公主毕竟还小，似乎没有十分放在心上，所以陈信也较为放心。提到这里，小公主刘蜜像是在作梦一般陶醉的说着：“陈信，你们叫这里是梦幻星……好美的名字。”

陈信点点头，又望望天色说：“快中午了，我们该追上他们了。”

“应该追不上了。”小公主看了看说：“我明天再带你去看‘穿山古洞’，我们先绕到另一条路，到‘探云奇木’那里等姊姊们。”

陈信也无所谓，随着小公主刘蜜往另一个较陡峭的山径走去，这对两人来说当然绝没有问题，小夏、小秋功力大进所以也还算灵便，另外两位婢女就比较辛苦，不过她们基本的修练自然具备，勉强也能应付过来。

六人到了所谓的探云奇木，陈信往上仰望，这里是都玉山内一处的八百公尺的独峰，上面五十公尺全是岩石、无草无木，只有最顶端一块下面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满满的都是土，就在这里，有一株不知是什么种类的奇大树木，向上拔高了近百公尺，粗有数十围，将整块凹地几乎都占满了。

果然是奇景，陈信望着奇木，这株树足足将这座山峰的高度又提高了一百公尺，不知道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小公主刘蜜在一旁解释说：“这株奇木曾有数次被雷击中的痕迹，不过因为生机旺盛，所以还再向上生长，后来祖先在上面装了铁棍、铁线，说足可以避免雷击。”

“那是避雷针。”陈信说：“都玉四景果然名不虚传，今天见到两景都十分特殊。”

“再绕下去一些有个小食馆，那里也能欣赏到这株神木，陈信，你看我们在这里等还是去那里坐着等？”小公主刘蜜问。

“烈日当空……”陈信望望身后的四婢说：“她们也累惨了，上食馆吧。”

小公主刘蜜没来由的有点醋意，嘟起小嘴说：“你真的很疼她们……”

陈信摇头说：“小公主……”

“陈信……你又忘了。”小公主见陈信又叫自己公主，生气了。

“是、是，蜜儿……她们功夫没有你我高，当然要替她们想想……何况你也不想晒黑吧？到时候嫁不出去可别怨我。”陈信半开玩笑的说。

“啐……不跟你说。”小公主刘蜜脸上微红，心里却是微微一甜，往下轻灵的走去。

陈信见状大感失言，但是话已出口又收不回来，只好摇摇头的跟着往下走去。

两人在食馆中叫了几样小菜，以茶代酒的小酌起来，四婢也坐在一旁的食桌，略为休息与进食，过了好片刻，其他两位公主与众人才陆续到来，还好这个食馆虽说不大，七、八十人还生的下，众人一面吃喝，一面轻松的随意聊天。

进食毕，六公主刘韵说：“只剩下‘彩聚云光’了，不过‘彩聚云光’要晚上才漂亮，卫国使，您看是到那儿等到晚上，还是改日再来？”

“由六公主决定好了。”陈信说：“我们无所谓。”

“改天好了。”小公主刘蜜冲口而出，小姑娘心里另有主意，她约了陈信明日再看“穿山古洞”，恰好一起见识“彩聚云光”。

六公主刘韵有点讶异的望了小公主刘蜜一眼，心念一转说：“也好……不过……”

“六姊姊。”七公主刘洵忽然说：“可是现在下山，刚好会，到……”

“唉……”小公主刘蜜皱起眉头说：“那些讨厌鬼放出来了”

“蜜儿。”六公主刘韵微微词责说：“怎么可以这么说。”小公主微微嘟起小嘴，不敢作声。

三姊妹打起哑谜，陈信等人面面相觑，她们在说什么？

“也不一定这么巧……”六公主刘韵似乎决定了，点点头说：“要是真敢来找麻烦，卫国使会让他们灰头土脸的。”

“六公主，不知……”陈信见提到自己，再不说话就不对了。

“没什么……”六公主刘韵含笑摇头说：“碰到了再说吧”随即起身向外走。

“陈信”小公主刘蜜见两位姊姊不注意，偷偷招手说，“你来，我告诉你。”

“怎么了？蜜儿。”陈信有些意外，只好走了过去。

这两个什么时候这么亲近了？舒红、练长风等人自然有注意到，不禁暗暗咋舌：心想陈信对付女孩子确实别有功夫。

一面走，小公主刘蜜悄悄的对陈信说：“我告诉你，有几个皇族追求我六姊姊、七姊姊追的很勤。”

“皇族……”陈信也低声说：“没有追你？”

小公主刘蜜脸一红，避不作答的说：“我们每次出宫他们都会缠上来，你们要小心。”

“现在才来？”陈信疑惑的问，要来不是早该来了吗？

“他们每天都要练功的，现在才刚放出来。”小公主解释给陈信听：“七姊姊都说他们是讨厌鬼，也不是人家先说的……”

“刚刚你说……想叫你蜜儿的也是其中之一吧？”陈信不禁想笑。

小公主刘蜜白了陈信一眼说：“讨厌……不告诉你。”往前跨出数步，见陈信没追来，又忍不住偷偷的住回看。

众人一路下山，往通往北城门的大道走去，一路说说笑笑，七公主刘洵看来是缠定薛乾尚了，小公主刘蜜除了一开始与陈信说上数句，后来也不大敢多说，毕竟还有些脸嫩，而大公主仍然落落大方的招呼众人，不过却明显的一直未离练长风左右，想来对练长风颇为心动。

一路往回走，众人自然聊起今日见到的奇景，黄吉这时正对陈信说：“穿山古洞你没看到，也很奇怪嘞。”

“真的……”陈信好奇的说：“怎么奇怪？”

“陈信”小公主刘蜜一直偷听陈信说的话，这时连忙跑过来说：“不要先问啦。”

黄吉望望小公主，摸摸鼻子闪到一边，陈信摇头问：“蜜儿，又怎么了？”

“没有啦……”小公主摇摇头一脸正经的说：“先听就没这么好看了。”

“好……”陈信苦笑说：“我不问就是了。”

眼看前方不远就是平地，可以看到西南方的大城门，除了七公主刘洵与薛乾尚还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众人心里各有念头，也逐渐沉默下来，这时由城门那里忽然一阵尘烟扬起，远远的似乎近百的骑队一阵混乱的冲出，众人有些意外的停下脚步，练长风问身旁的六公主刘韵说：“这就是你们说的麻烦吗？”

六公主刘韵似乎也有些愕然，摇摇头说：“不大对劲……咦？”

“大姐。”七公主刘洵叫了起来：“大家都来了。”

陈信远远望去，心里还在吃惊，心想这三姊妹的追求者有这么多吗？却看到小公主刘蜜已经向六公主跑去，一面还在说：“六姊姊，小绣、甜姐、梦姐她们都来了。”

六公主刘韵微微皱眉，向陈信走过去说：“卫国使，这些是还留在都城修练的皇族，也许是听到了消息，想来见见卫国使的风采。”

“六公主客气了。”陈信笑笑说：“前面几位赶的特别急，该不只是想来交朋友的吧？”

六公主刘韵微微摇头浅笑说：“让卫国使见笑了，是有几位……”六公主顿了两顿没说下去，似乎是觉得不大好措词。

那端驱骑急冲的人马也发现了陈信等人，正逐渐放慢了速度，往众人骑来，一面还有人嚷了起来：“六公主……”、“七公主……”

陈信望见前方百先冲到的有五位身着劲装、仪表堂堂的年轻男子，一下龙马对三位公主略打招呼，随即转头望向陈信等人，其中一人首先对六公主说：“六公主，这位想必是天降卫国使了？”

六公主微微皱眉点头的时候，后面的人也逐渐赶到，参见三位公主的声音也一阵阵的响起，六公主刘韵微微扬声说：“这位是天降卫国使陈公子，练神将、薛神将、黄神将……”随即一串介绍下去，之后才转头对陈信说：“我帮你介绍一下。”

陈信有点头疼，连忙把薛乾尚拉来帮手，不然明天自己说不定会忘掉一半，最先冲到约五位来头不小，一位是右督国王之孙，也是佰月王之子陈猛，另有一位名叫徐龙田的年轻人，父亲虽只是在习回阿城的银标龙将，不过母亲却是右督国王之女，所以与陈猛是表兄弟，而且两位姑姑一位是习回河王王妃，一位却是天广皇的东妃。

还有两兄弟徐房、徐彭正是左臂国王之孙，最后一位陈廉，父亲是迅雷龙将陈杰，当时站在右督国王身后，母亲却又是左督国王之女，所以与徐房、徐彭也是表兄弟的关系。

才介绍这五人陈信已经头昏脑涨了，虽然陈信知道现在皇族只有刘、陈、徐三族，不过彼此间的亲戚关系也太为复杂，眼看后面又来了一、二十个，反正只要扯上三代每个皇族几乎都有一些关系，陈信已经没在听了，心想难怪皇族会需要新血，说不定这些年来已经逐渐开始产生出怪胎了。

第二十五章 醋海生波

闹哄哄的好一阵子，才总算将每个人粗略的介绍一次，什么东极王之女徐甜、右督国王两个不是兄妹的外孙徐益和徐华绮，加上宿月王的女儿陈雅芝、皇储之子刘继礼，还有一大堆什么龙将之子，什么王的侄儿等等一大堆，基本上陈信这边七个人要是有人能弄得清楚，那是非薛乾尚莫属，不过陈信可也没什么信心。

陈信暂时只大约感觉到，对方这几十人中，似乎分成了五个集团，一部分是以徐房、徐彭兄弟为首，一部分是以陈廉为首，而徐龙田、陈猛两人也各自有一批的拥护者，四个团体中又因为表兄弟的关系，又分为两边相抗衡着，不过似乎部不敢得罪另一个团体，那是最后慢慢才到的一群人，领头的是两位姓刘的堂兄弟，一位是习回河王的独子刘国柱，另一位却是三位公主的哥哥，四皇子刘庞。

这时刘国柱正排众而出的说：“陈卫国使，人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终于得见。”

“阁下客气。”陈信见刘国柱一说话大家都安静下来，也觉得比较轻松，连忙拱手回答。

“陈卫国使。”四皇子刘庞也走出来说：“不知三位小妹充任的导游可还胜任？”

“经过三位公主详细的解说，让我等首度体会都玉四景之美，实在十分的幸运。”陈信一面回答，一面觉得自己有点虚伪。

“陈卫国使可知道，父皇将于五日后举办皇族大会？”刘庞说。

“曾听皇上提起……”陈信摇头说：“不过那时皇上并未提及时间。”

“父皇也是刚刚才决定的。”刘庞说：“在下到时也将下场，听说父皇属意要卫国使所属作评鉴官，说不定还会有讨教的机会。”

评鉴官又是什么东西？陈信疑惑的说：“四皇子，在下并不明白……”

“没关系的。”刘庞说：“父皇会另外向卫国使说明，在下今日前来，只是想先与卫国使认识认识，另外还有事必须处理，所以必须先行告退，卫国使多逛逛。”

“多谢，四皇子慢走。”陈信回答后有些愕然，这大群人跑出来就是为了认识自己？却看刘庞一拱手，与刘国柱跨上龙马，往都城奔回，也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随之而去。

陈信往公主们望去，却见到徐彭正与六公主刘韵有说有笑，不过六公主似乎是礼貌性的应酬，显得徐彭有些猴急的样子，七公主刘洵却正板着一张脸，而陈康与徐龙田却在一旁着急的搓手，似乎作了什么事惹怒了刘洵，至于徐房与陈猛却围着小公主刘蜜讨好，小公主却低头嘟着嘴似乎不想说话。

陈信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这五人对三位公主有兴趣，难怪刚刚介绍的时候不是十分友善，陈信不想淌这浑水，摇摇头扬声说：“三位公主，我们先回去了。”向后一招手，薛乾尚等人自然随着移动。

“卫国使，等等。”七公主刘洵忽然一个纵身跃到前方说：“所谓有始有终，我们自然该送你们回去。”

“对。”小公主刘蜜跟着跑到陈信身旁咬耳朵说：“陈信，我们还没约明天的时间。”

陈信还来不及回答，一旁的陈康、徐龙田、徐房、陈猛不由火大，身材雄伟的陈猛首先叫了起来：“陈卫国使请稍候，在下有事请教。”另三人也

同声附和。

麻烦要来躲也躲不掉，陈信回头说：“几位公子不知有何贵干？”

追求七公主脸皮白净的徐房，有点揶揄的说：“听说陈卫国使等人是由天上下来的？”身后众人连忙识趣的一阵哗笑。

陈信身旁的小公主刘蜜见状生气的说：“陈信，他们好没礼貌，别理他们。”一拉陈信的手就要走。

陈猛醋意大起，自己费了一年的功夫，还没见过小公主比较好的脸色，此人才来两天，不但与他咬耳朵还拉手？这下哪里看得下去，一跃而出说：

“听说阁下不费一点力气就取得卫国使的职位，在下斗胆想见识看看卫国使的功夫。”双手一扬，气劲随之运行，全身跃跃欲动。

黄吉只怕不乱，见状无须吩咐，立刻一跃而出说：“我来接你的。”

只见黄吉双掌一扬，一股狂飙般的劲力向陈猛涌去，陈猛顺势一堆，也激起一道劲流往前，与黄吉的掌力相击之下，轰然一声气劲四散，两人同时退了两步，陈猛双目一瞪说：“再来一掌。”

“再来十掌又如何？”黄吉弄清陈猛的功力，这下再加催了掌力送出，两掌一对，又是轰然爆响，这次陈猛向后滑退了足有两公尺，只见黄吉稳稳的站着笑说：“想见识陈信的功夫？再练个三十年吧。”

陈猛面色一变，猛一运气，只见他双掌忽然泛黑，涨大了将近一半，七公主刘洵一见惊叫说：“右督国王的黑煞掌……陈猛你拼老命啊？”

陈猛哪里理会，向前一跃就往黄吉扑来，黄吉见对方手掌似有异状，不敢掉以轻心，先往前试击出一股强劲的掌力，哪知掌力一到陈猛身前，陈猛的黑煞掌上下一划，竟将黄吉的气劲破开，转眼间已经接近了黄吉，黄吉吃了一惊，天禽身法施展开来，险险闪过一掌，飘开数公尺。

陈猛得理不饶人，换了个方向追扑过去，但黄吉岂是好相与的，脸色一变，掌上已经凝聚着两片光华，就等着对方过来。

“黄吉住手！”陈信忽然一叫，黄吉险险收回手中正要飞出的激光斩，往后一飘一折返到陈信身旁说：“怎么不让我教训他？”黄吉的激光斩要是出手，陈猛一定接不下来。

陈猛忽然扑了个空，连忙回头找人，徐龙田也叫了起来：“猛弟，等一下。”陈猛这才止住身形，瞪着陈信与黄吉生气。

“陈猛兄台，彼此又没有深仇大恨。”陈信不高兴的说：“以绝技对攻非死即伤，有必要吗？”

“不用你管！”陈猛地不再客气，瞪眼说：“我可不在乎你是什么卫国使，有种你就出来。”

“我们是对你客气。”黄吉忍不住说：“你小子少给脸不要脸！”

“蜜儿。”徐龙田拉住陈猛，开口问小公主：“没见过你对人这样，他哪里好了？”

“谁让你们叫我蜜儿的？”小公主刘蜜小脸胀得红通通的。

“洵儿……”徐龙田转头对七公主刘洵说：“你看看蜜儿，你作姊姊也不管管。”

“别叫的这么亲热。”七公主刘洵冷冷的说：“以后麻烦你称呼我七公主，蜜儿本来就一直就没让你们这样叫。”

徐龙田微微一愣：“你……还真的翻脸不认人？”

“徐龙田。”一旁的陈康幸灾乐祸的说：“你以为洵儿、蜜儿是你叫的

吗？”他们俩人一向为了追求七公主刘洵颇有心病，这下刘洵给徐龙田吃排头，他自然高兴。

“你也一样。”七公主刘洵毫不客气的对陈康说“你们以后谁都不许叫，我们只是客气，你们倒叫顺口了？”

陈康脸色也变了，拉着徐房往后一退说：“你们姊妹是什么意思……真的翻脸啊？”

这时陈猛与徐龙田两表兄弟站在一处瞪眼，陈康与徐房退到与六公主刘韵聊天的徐彭身旁，徐彭见状只好对六公主刘韵说：“韵儿，你们……？”

“徐彭大哥。”六公主刘韵礼貌的笑笑说：“我们逐渐的长大，有些距离还是要保持，礼貌还是要注意，我看……七妹说的也对。”

徐彭见刘韵也这么说，脸色微微一变的说：“你……居然这么说，我们以前……”

“以前的事作不得准……”六公主刘韵微微一笑又变了称呼说：“徐彭公子，我们还是朋友。”

“好……”一旁徐龙田冷冷一笑说：“连六公主也变了心，这些人难道是宝？”

他见到徐彭吃鳖虽然开心，不过自己也没占到便宜，忍不住说起闲话来。

“徐龙田！”七公主刘洵可受不了这些话：“你嘴巴不乾不净的说什么？”

“大家心里明白。”徐龙田说：“小公主看上谁我们看的很明白，却不知六公主与七公主又是喜欢上谁，陈卫国使可不是皇上。”

人族的习俗虽没有限定一夫一妻的制度，不过因为人族血脉不足的关系，除了帝皇之外，基本上还是一夫一妻较为正常，不然多会受到批评，徐龙田这话是暗指三位公主同时喜欢陈信。几位公主自然明白徐龙田的意思，这话一说，连修养最好的大公主也变了脸色，七公主首先发火，腰中的配剑一拔，点点剑雨就向徐龙田洒了下去。

徐龙田功夫自然不弱，迅速的拔剑在手，叮叮咚咚的抵挡起来，一面不乾不净的说着：“我是被迫应战，可没有犯上不敬，没想到七公主翻脸比翻书还快，有了新人忘了旧人……”

七公主更是生气，出手更是快速，不过虽然皇室子女有经过加意调教，但两人差了十余岁，加上男女有别，七公主毕竟还不是对手，还好徐龙田也不敢伤了七公主。

这时最紧张的就是两旁的随侍部队了，两边都不能得罪，也都不能出事，事实上这些部队跟着皇族也只是巡逻、开路的功能，说到功夫，这些年轻的皇族应该是自保有余了。

这时小公主已经奔到六公主身边，紧张的望着打起来约两人，薛乾尚见陈信身旁无人，走过来低声说：“陈信，你看我们要不要插手？”

“你说呢？”陈信问。

“不插手于理不合，插手恐怕就纠缠不清了……”薛乾尚自然知道七公主刘洵对自己有意思，要是自己出手帮忙，肯定会对两人恋情大有助益，不过薛乾尚可没打算发展这段恋情。

“七公主应该是不会有事。”陈信望着斗场，略有所悟的说：“没想到……用武器反而比较安全。”陈信发觉，也许因为这里以前的武器不易击伤其他种族，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两手绝招，可藉肉掌攻出极大的破坏力。不过

相对的，若是手中有武器，能够以锐利的部分破开对方的内息攻击，如此反而容易抵挡对方攻出的绝招，所以除非是陈信等人现在制造的武器，不然以武器对攻反而比绝招还不易分出胜负。

“所以……”薛乾尚见陈信这么说，不知道陈信打什么主意。

“看来你出手不适合，我阻挡一下好了……”陈信点点头，倏然化作一道光华以入场中。

众人只见陈信身影忽然出现在场中，场中似乎微微一亮，七公主与徐龙田两人一滞之下，同时往后远远的跃开，四面众人同时一惊，没想到陈信进场两人居然自动的退开。

小公主刘蜜认为七公主见到陈信自然会收手，却没想到徐龙田会的这么听话？而大公主刘韵却不知道七公主火大起来绝对全力以赴，哪有这么容易收手？

而与徐龙田一道的陈猛，见徐龙田乖乖的后撤更是吃惊，这可是陈信自己送上来的，要是自己绝对顺势斩了下去，大好机会却不把握，怎会这么傻？

薛乾尚等人虽不明白怎么回事，不过想也知道陈信作了手脚，反倒没有太过惊讶。

事实上当陈信向前一跃穿入两方的剑光中，已经由外界聚集了一股能量，向两方同时柔和集中，一瞬间将两人的身型束起向内牵引，七公主刘洵与徐龙田只觉眼前一花，陈信已经忽然出现在两人的剑光中。七公主一惊之下想收剑却力有未逮，徐龙田却是正合我意的剑上加劲猛往前刺，就在这一瞬间，只见陈信双掌微扬，两人同时觉得全身忽然不能动弹，还正缓缓的被一股力道往前扯，两人对阵信的心态虽然各异，但是在这种状况下自然而然的运动往后一挣，那知陈信便是如此设计，只见陈信顺势将能量向外一送，两人身不由主的轻轻飘出数公尺外，稳稳的落下地来。

陈猛一见徐龙田落下，连忙赶了过去说：“表哥，你怎么……”说着自己就要冲上前去。

徐龙田自己明白，知道不是陈信对手，摇摇头扯住陈猛说：“今天算了，我们走。”两人领着一群人跨上龙马，愤愤的向都城骑回。

这时除了陈信等人与三位公主外，只有徐彭、徐房两兄弟和他们的表兄弟陈广，其中脸色较为白净的徐房，刚刚才讪笑众人由天外掉下，在见徐龙田与陈猛虎头蛇尾的退开，不禁有些迟疑起来，他哥哥徐彭还不死心，然在六公主刘韵身前说：“韵……六公主，我们……”

六公主刘韵收起笑容，面容严肃的打断徐彭的话说：“徐彭公子，今天我们约了天降卫国使一道出游可是父皇的旨意，各位没事跑来胡闹，徐房公子还胡言乱语，现在您又纠缠不清，莫非认为我姊妹真的好欺负？”

六公主刘韵这一发威可又不同，刘韵比起小公主刘蜜长了足有七岁，现在已经没有所谓出入的限制，加上又尚未出嫁，对天广皇的影响力正是最大的时候，而刘韵又颇擅交际，因此所有的文武官员，对这位韵公主都不敢不卖三分帐，要是刘韵真要翻脸，只要去找左督国王徐东平一说，三人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七公主刘洵毕竟玩心还童，加上年岁也较小，还没这么有份量，小公主刘蜜更是不用说了，所以他们对七公主与小公主远比较不怕，有时还敢顶顶嘴、过过招，甚至死缠滥打，可是却都不敢惹六公主。

三人见刘韵真的翻脸，徐彭只好恨恨的说：“好……你既然这么……我们走着瞧。”三人比起右督国王的两个内外孙走的更狼狈，更是一肚子气。

这群人一走，人公主刘韵面带微笑的走过来，对阵信微微躬身说：“实在对不起，没想到让这批人打扰了卫国使，都是因为我们姊妹交友不慎。”

“六公主太客气了。”陈信回礼说：“也没什么……这些皇族也都是人中龙凤，可惜被情爱冲昏了头。”

“卫国使一定十分把持的住了……”六公主刘韵微笑说：“韵儿十分钦佩。”

“大姊。”七公主刘洵忽然俏皮的说：“小妹都叫人家陈信了，我们还叫卫国使啊？太生份了。”

“洵儿说的对。”六公主刘韵点头说：“不过蜜儿也太随便了，我就称您陈信公子，不见怪吗？”

“呃……当然不。”陈信见对方顺理成章的越来越像熟人，却也无从防御。

“六姊姊冤枉人家。”小公主刘蜜儿六公主说自己不对，不依的说：“陈信要人家这样叫的，人家那有随便……”

这话一说好像是陈信主动的，但确实又是自己要小公主直接叫陈信的，陈信这个哑巴亏可吃大了。

“好啦……”六公主刘韵微笑的对小公主说：“都是有理……看看以后谁敢娶你……”

小公主脸上飞红，撒娇起来，六公主刘韵这时却不再理会小公主，对众人说：“那以后就称诸位练公子、薛公子、黄公子……”

“我也是公子？”黄吉呵呵笑了起来说：“公主太客气了，叫我黄吉得了。”

“对了。”陈信知道让黄吉扯下去会没完，他胡言乱语的功夫虽然输给那雷可夫，胡闹却肯定是第一名，连忙插进去说：“六公主，您知道皇族大会的事情吗？”

“蜜儿参加过一次。”六公主刘韵说：“公子有兴趣可以听蜜儿说，我参加过七、八次，却有些没兴趣了……还是边走边说吧。”跟着缓步的往练长风走去，至于七公主刘洵早就在薛乾尚附近打转了。

“我跟你……”小公主刘蜜见陈信有兴趣，连忙跑过来说：“那就是所有在都城附近的皇族都要参加的大会，每年春季会举办一次……嗯，还有的人要当官，也要比武。”

陈信见小公主刘蜜跟自己说话越来越顺，比起刚开始的小心翼翼有天壤之别，反而有些安心，看来小公主虽然已有十八，不过并不是很明白男女间事，现在这样八成当自己是个大哥哥，所以比较安心的接着问：“比什么武？”

“就是会有一批……什么官让人挑战……然后有信心的就去比呀，赢了就封官了。”小公主刘蜜比手画脚的说。

陈信越听越知不妥，最后尝试着问：“让人挑战的……是不是叫评鉴官？”

“哎呀！”小公主刘蜜跳了起来说：“……你早就知道了，故意笑人家忘了。”

陈信连忙解释说：“不、不，蜜儿，我也是刚刚听四皇子提到才知道的。”

“好嘛……”小公主刘蜜还蛮好哄的，点点头说：“还有喔……皇族大会

上还会有武技表演，尚未离都城的年轻人会分年纪比试，二十岁以下是一级，二十到三十又是一级，三十岁以上是另外一级，其中以三十岁以上的比试最为激烈，几乎每一位都会参加。”

“为什么？”陈信觉得奇怪，年纪越大不是应该越没火气吗？

小公主刘蜜笑咪咪说：“因为到三十以上还没封官，除非是能力不足，不然就是打算呆久一些，出来就有好职务，所以自然会好好表现，免的被踢出去了。”

“让人知道他们没有浪费时间就是了？”陈信明白了。

“嗯……父皇还说这有聚集皇族向心力的作用。”刘蜜又加了一句。

陈信不再多说，脑海中整理了一下，心想要要是自己是天广皇，封了个年轻人作卫国使，却从没见过这人施展功夫，自然会想办法试试，看到底有没有封错，所以若是自己一直没有一点表现，这种问题自然会不断的出现……陈信转念又想到两只蝠虎，下次出门也该带它们出来逛逛，总是闷在府内说不定会闷坏了。

这时众人已接近城门，小公主忽然想到什么事，皱眉低声说：“陈信，明天等我到九点就好了……”

“嗯？”陈信一下不明白。

“我怕出不来……”小公主刘蜜有些委屈的说：“除了固定的时间之外，我现在出宫必须父皇准许……今天就是特准的……明天要是九点还没去找你，就是出不来了……”

“我知道了。”陈信点点头说：“要是没办法就算了，随时都可以去嘛。”

小公主刘蜜似乎烦恼起来，一面走一面皱起眉头轻轻踢着地上的石头，不大说话。

慢慢的回到卫国使府，陈信礼貌的请三位公主入内奉茶，小公主刘韵摇摇头笑说：“多谢公子，不过我们姊妹回到皇城，必须先回一趟皇宫，心领了。”转头正要走，忽然又回过头来说：“公子，今日我姊妹得罪了徐房、徐彭、陈康、徐龙田、陈猛五人，他们说说不定会迁怒诸位，还望公子小心门户。”

“多谢公主提醒。”陈信点头，又担上了心事，这么大的卫国使府，如何照应得来？不过大家的功夫几乎都能照顾自己，想来只有那二百名军官居住的地方要小心些，大家恐怕要多花点心思了。

公主们走后，陈信等人回到府内，赵可馨与许丽芙出来迎接，众人还是免不了聊起今日的所见所闻，陈信当然也大概了解所谓的“穿山古洞”是怎么回事，提到三位公主的各有对象，众人不免对陈信、薛乾尚、练长风三人奚落了一番，陈信脸皮渐厚，应付这种事情倒是颇有经验，薛乾尚却是老神在在的不大有反应，只有练长风十分不习惯被人开玩笑，加上许丽芙又在一旁，练长风不禁有些着急，解释了起来，哪知起哄的众人最喜欢这种对象，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过了一会儿，那雷可夫、李丽菁、科芙娜将谢日言留在改造兵器之处，三人也来到大厅，加上那雷可夫夫妻的两张嘴，练长风自然更是难以招架，喧闹了好一会儿，陈信这才出来收拾残局说：“好了……别再开玩笑，几个公主的事情大家要小心应付，这次招惹了一些皇族，乾尚，那些军官的居住地方要注意一下。”大家见说到正事，加上练长风也已经足够凄惨，众人才安静下来。

“我们轮流照顾好了。”薛乾尚点点头说：“我会做一下安排。”

“好。”陈信说：“有关评鉴官的事情，说不定会有些困扰，大家的功夫不要放了下来……”

陈信随即略为解释皇族大会的事情，大部分人倒并不担心，反正天掉下来有陈信去顶。

[[梦幻纪元二六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次日清晨，陈信仍在房中吐纳，现在陈信慢慢习惯藉着四面能量的感应，来感受外在的变化，所以虽然现在外间只有小春一人，但陈信却能同时感受着四婢的状态，她们修炼这种新功夫似乎颇为顺手，睡眠时间也变得较短，这时楼外忽有一位婢女走来，拉了拉门旁唤人的铃铛，在房中的小冬立刻跑了下去，陈信稍稍凝神，听了个大概，原来那是薛乾尚的婢女，叫做绿棠，薛乾尚让她来禀告，说七公主跑来找自己出去，看陈信有没有意见。

小冬让她稍待，正要奔上三楼，陈信已经传声下去说：“绿棠，告诉薛神将，我没有别的事情，他可以去。”

小冬和绿棠都吓了一跳，她们可没见识过这种功夫，绿棠只好立即望空躬身说：“小婢明白了。”随即转身退去。

小冬可好奇了，奔上三楼找陈信说：“公子，这是什么功夫？”

“只要功夫练到一个程度，自然而然就会感受的到四面的状况。”陈信说：“你们努力练下去，也会有机会。”陈信可不是在敷衍，士族天生能与外部能量牵系，要到达这种状况比起纯人类容易多了，不用像陈信练到这种境界。

“这是真的吗？”小冬高兴的说：“公子，那小婢去练功了。”

“小冬！”小春由外房走出来皱眉说：“怎么没规没矩的，公子在练功。”小春不知道陈信刚刚传音下去的事情。

“对不起嘛……”小冬连忙溜出去。

“小春。”陈信笑笑说：“没关系的。”

“公子大量。”小春捧着面巾走到陈信身旁，微笑说：“……小婢等四人都希望能一辈子服侍公子。”

“小春……”陈信接过面巾，摇头说：“万一我必须离开这个星球呢？”

小春不明白星球的意思，摇摇头说：“公子……小婢不懂，不过公子到哪里我们都要跟去的。”

“这样说吧，我会去好远好远的地方，光线来走都要好多年，从此可能再也不会来这里，到那里，你会再也见不到家人、朋友，连这里晚上的美丽夜空都见不到了，森林、花草、动物，那里更是少得可怜，到处都是人，而且现在好像还发生了战争，我一回去又很难不牵扯进去，说不定连你们都会连累。”陈信恳切的说：“你们在这里不是很好吗？”

“那……公子为什么不留下来？”小春疑惑的想，那么差劲的地方干么回去？

“这……”陈信一下子难以回答，顿了一顿才说：“一方面我的父母、亲朋都在那里，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对那里的未来尽些责任，加上……那毕竟是我生长的地方，我总是会回去的，就像你们，总有一天想回来这里。”

小春低下头说：“公子……小婢不懂这么多……小婢都是从小被卖到仆衙司受训的，根本不知道父母是谁……我们只懂得服侍，其他什么都不会，能跟着公子是最幸运的，无论是去哪里……”

陈信见小春楚楚可怜的模样，心头怜意大起，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该

说什么。

这时门外的铃铛又响了起来，小冬又奔了下去，小春连忙将面巾收起，向外退出，陈信思绪一阵纷乱，也没注意是谁来了，过了一下子小冬奔上来说：“公子……”

“嗯？”陈信回过神来。

“您这次怎么没听啊？”小冬嘟着小嘴说：“害人家被得禄副总管骂。”

“得禄副总管来了？”陈信起身说：“有事吗？”

“小公主来了，在大厅等公子，她说与公子约好了。”小冬神秘一笑说：“看来小春姐白替公子担心，公子早有计划。”

“胡说什么？”陈信假装生气的说：“小心我抓你来打屁股。”

小冬知道陈信不是真生气，脸一红低声说：“我才不怕……就怕日后公子的夫人不准。”

陈信心一跳，想起小冬那晚娇吟的模样，不敢再说，连忙向外走。

小秋、小夏这时已在一楼等候，见到陈信同时躬身说：“公子早。”

陈信点点头，转头叫：“小刚、小柔，我们出去逛逛。”

小刚、小柔见陈信呼唤，轻轻的欢啸起来，微一腾身就跃出门外，陈信忽然想到，自己怕惊世骇俗不敢在这里飞行，但是蝠虎可仍能飞行，这样出门岂不省事？何况这里的人都以龙马为坐骑，自己骑只老虎也不见得怪异，于是对小刚、小柔说：“小刚、小柔，我们打个商量。”

小刚、小柔见陈信这样说，歪着两个大头望着陈信，陈信按着说：“我骑你们好不好？”

小刚、小柔一听大头微点，轻吼一声，小柔往陈信的跨下就钻，陈信顺势微微跃起，只见小柔载着陈信忽然腾起，小刚也跟着腾起，陈信连忙指引说：“往那儿去。”两虎条的往前方飞行而去。

小秋、小夏本来是要随着陈信出门的，没想到陈信居然骑上那怪兽就不见了，这下两人可傻了，连忙往前追出去。

陈信这下无须穿门过户，直接冲到主屋与门之间的广场，门外这时站着小公主的两位随侍，见到陈信忽然和两只怪兽由天空落下，同时吓的惊叫起来，小公主刘蜜这时正在屋中，听到叫声，与总管得安一起走了出来，总管得安见过蝠虎，却没有想到蝠虎会飞，小公主却是没见过这种怪物，被吓的拔出剑来，望望陈信坐在上面，这才尴尬的问：“陈信……这是什么？”

“蜜儿。”陈信心情正好，笑笑说：“这是我的朋友，小刚、小柔，今天我们骑它们出门。”

“会不会咬人啊？”小公主刘蜜平时胆子就不大，有点迟疑的说：“骑龙马好不好？”小公主今天本就是骑龙马来，所以不是穿着长裙，不然就麻烦了。

“它们很乖的。”陈信笑笑说：“它们会飞喔。”

小公主收了剑，往蝠虎踏出两步，可是心中难免还是有些惧意，又停下了脚步。

“这是小刚。”陈信说：“你就当作龙马骑就是了。”

小公主见小刚似乎真的没什么野性，这才慢慢的跨上虎背，一面迟疑的说：“没……没有缰绳？”

“不用。”陈信说：“它们听的懂我们说话，别对它们说些不常用的名词就是了，嗯……像是感觉、意愿、希望之类的词汇，它们自然会了解。”

“噢？”小公主见小刚一直乖乖的，比较不是那么担心，对陈信说：“它们这么厉害啊？”

“对！你可以抓着小刚的鬃毛，坐稳罗……”见小公主谨慎的捉住鬃毛，陈信对两兽说：“小刚、小柔，别飞太快……走了。”

两兽一声欢啸，同时向天空飞腾而去。

这时小夏、小秋才赶出来，见陈信已经往北方飞腾而去，只留下两位公主的随侍在一旁望着离去的两人瞪眼，这下要去哪里找小公主和陈信。

而与七公主刘洵离开的薛乾尚，是往东方而去。都城东面有一景两胜，分别是东池彩蛙、梦华亭与念黛楼，其中在东黛浦风化区域的念黛楼，七公主自然不会带薛乾尚去逛，今天她计划约了薛乾尚去逛东池彩蛙与梦华亭，七公主知道小公主要约陈信往都玉山去，自然不再把薛乾尚往北带，加上昨天在城北遇到那群皇族，七公主心想，今天往城东出去该没这么倒楣。

郎才女貌的七公主刘洵与薛乾尚，两人先逛了东池彩蛙，那是在城外三十余公里，一处长约一公里的圆形大池，就叫做东池，池上紫色的荷叶状植物遍布，而几乎每月叶子上都有一、两只拇指大小、色彩缤纷的彩蛙，全池不下数十万只，咯咯声此起彼落，两人绕池而走，观赏着这些听说只有这里才有的彩蛙，一路谈谈说说，颇不寂寞。

之后两人往东黛浦北区一处著名的酒馆进食，之后两人往回走，要去梦华亭——建在城外东面不远的梦华亭，是建在一块微微隆起的小高地，那是纪念千年前的一代女杰刘芳华所建，七公主自然对薛乾尚诉说那一段故事。

据说当时熊族越过洱固河入侵，习回河城也已沦陷，都城危在旦夕，这位刘芳华是当时的三公主，年仅三十余岁，正值青春年华，但同时也是数百年难得一见的武学奇才，在都城人心惶惶的时候，独自一人侵入敌方阵营，准备偷袭熊族当时的主帅，但是却被熊族主帅发觉，据说当时两人在熊族大营中一战，战况之激烈百年少见，数千名围观的熊族完全无法插手，可是在刘芳华新杀熊族主帅之后，终于因内息不足，冲不出熊族大营，但临死之前，仍斩杀了近百名熊族才不支倒下。

熊族经此大变终于撤军，从此百年内不敢再犯北疆，但三公主刘芳华却也尸骨无存，当时的皇帝只有将她的衣物葬于此处，册封为永镇王，并在一旁建立了梦华亭，传到后世，都城几经战乱，衣冠冢已经湮没，只有梦华亭仍被后人修筑起来，纪念这千年难得一见的女中英豪。

七公主刘洵向薛乾尚叙说这些事迹的时候，目光中隐隐含着泪水，似乎十分的激动，薛乾尚静静的听着，也不发一言，七公主说完后过了片刻，才拿起手绢迅速的拭了拭泪说：“对不起，我每次想到那位先祖永镇王的故事，都忍不住会掉泪。”

“七公主是性情中人。”薛乾尚说：“那位公主确实是一代女杰，却不知为什么一个人孤身犯难？”

“以前的记载没有明确的交代。”七公主刘洵摇摇头说：“其实……皇家的事也很难说，据说当时她还是由牢狱中冲出来的，不过这是野史，不知道是不是真。”

薛乾尚知道没有多少历史是完全真实的，点点头不再询问，换个话题说：“七公主也想纵横沙场，效法永镇王？”

“对。”七公主刘洵目光一亮说：“所以我要精修武技，虽不敢与永镇王

相比，不过也要学学她的豪气。”

薛乾尚知道牧固图大陆上只有人族拥有数十万的军队，其他的种族最多也只有数万名，不过对上人族往往可以以一当十，何况是熊族的主将。想必那也是熊族中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才能领军攻入军事重镇习回河城，所以这位水镇王刘芳华确实有值得纪念的地方，于是薛乾尚点头说：“这里虽然四面苍凉，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风景，不过却让人最为感怀，不愧是八景三胜之一。”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七公主刘洵高兴的说：“所以这里不称景，叫胜，就是在于背后有着动人的故事。”

“嗯……奇怪。”薛乾尚望望四面说：“那个坡后有人家吗？”薛乾尚望着西面下的林地说。

“没有吧。”七公主刘洵说：“附近几公里都禁建，避免不慎侵扰到永镇王的陵寝……怎么了？”

“我刚刚好像看到一些人影。”薛乾尚转头说：“不像是游客……我们回去……吧。”

“有人鬼鬼祟祟的？”七公主虽不大相信，但也不认为薛乾尚乱说，脸色一变生气的四面望：“都城近郊哪有人这么大胆……？”

“那刚好是我们回去的路。”薛乾尚说：“等一下小心一点……碧菱，你们别离得太远。”薛乾尚是对三位随侍说，三位随侍中其中一婢是跟随着薛乾尚的碧菱，另一位绿棠没有跟来。

恰好经过昨天的事情，七公主认为部队没用，所以今天也没带部队出来，加上七公主也不愿因为一点徵兆就绕远路，于是五人依然顺着下坡的道路而走，缓步到了林缘，四面环顾却没有任何人踪，一片静悄悄，前方只约两公里就能走出树林，那里就可以望见守城的兵马。

怎知五人进入林中才不到半公里，前方忽然传出一声冷冷的叫声：“站住了。”

只见四面树后忽然闪出了四、五十名头上带着头罩、只露出双目的人影，每个人手中都持着弓箭，亮晃晃的箭头正对着五人，这里全民练武，弓与弦都是特制的，一箭射出足可穿石，四、五十只箭要是同时射了出来，五人肯定是凶多吉少。

“你们这群浑蛋瞎眼了？”七公主刘洵撤剑怒目说：“嫌命长了吗？”

一位蒙面人踏步而出，不理睬七公主，却对薛乾尚说：“你这家伙姓薛是不是？”

“在下薛乾尚。”薛乾尚踏出两步，在七公主身前说：“初来都城不到五日，竟已有人相识，在下深感荣幸，不知诸位如此剑拔弩张的有何贵干？”

“你得罪了人。”那位大汉说：“这事与公主无关，公主请先行。”

“我才不走。”七公主刘洵一怒说：“你们有胆子就放箭，看会不会全部抄家灭族！”

“七公主……”那人声音一冷说：“我们奉了命令，要是七公主不听相劝，我们连七公主也不放过。”大汉将手举起，眼看只要向下一挥，四、五十只箭就要同时发出。

“阁下。”薛乾尚见状大声说：“这几位随侍毕竟无辜，能放她们走吗？”

“我们可没这么好心……”大汉声音忽然转厉：“七公主，我数十声替你送了行！”

一……二……”

薛乾尚眼看危急，连忙对七公主传音说：“洵儿听话，你快带她们走，我足以自保。”

七公主刘洵还是第一次听到薛乾尚叫她洵儿，之前怎么说薛乾尚也是不肯改口，七公主一愣之下，心情一阵激荡开口说：“我不……”

“洵儿，你一定要听我一次。”薛乾尚继续传音说：“我应该可以脱身，但是我怎能弃你们而去？所以你不走反而是害了我。”

七公主无话可说，疑疑的望着薛乾尚，这时大汉还在慢慢的数：“……七……八……”

“且住。七公主愿意离开。”薛乾尚大声说。

“这是明智的抉择。”大汉点点头说：“七公主，请往原路退回，在梦华亭稍待一小时，再回来就没有危险了。”看来这些人早已作了准备，七公主就算要退到另一端绕路求救，这群人必定也早已远走高飞了。

“乾尚……”七公主也变了称呼，有些哽咽的望着薛乾尚。

“放心。”薛乾尚点点头拍了拍刘洵的肩说：“快带她们一起走。”

七公主这时一面缓缓后退，一面传音说：“我在梦华亭等你……一定要来。”泪珠已经滴了下来。

薛乾尚微微点头，不再多说，望着四女往林外退去。

大汉见七公主刘洵往东退出林外，冷冷一笑说：“小子……你是适逢其会，认命吧……”手随即向下一挥，四面的弓箭瞬间同时射出，往薛乾尚汇集过来。

第二十六章 波涛汹涌

就在这一瞬间，薛干尚浑身冒出光华，先一步拔出了长剑，往北面迅速的一穿，这一下东、西两面的弓箭射了个空，但是南北两面的弓箭仍然向薛干尚汇集过来，只见薛干尚剑光挥动之下，叮当一阵乱响，折断的弓箭四面纷飞，四面的人吓了一跳，他们哪里知道薛干尚的剑法本足以防守为主，这一挥舞起来几乎是滴水不漏。更令人讶异的是，薛干尚手中的长剑居然能泛出闪闪光华，将精钢所铸的弓箭如砍菜削瓜的一一削断，这般削铁如泥的利器更是宇内少见。

不过这时薛干尚一落地，居然微微顿了一下，四面的人终于发现薛干尚仍然被一只漏网之箭射中右腿，正面色一皱的强忍着疼痛，首脑还来不及下令，只见薛干尚左腿用力一跃，仍往北面冲去。北面众人不及再取弓箭，一个个迅速的将刀剑拔了出来，准备将薛干尚挡住，另外三面更是大声喊杀的同时由后方冲了过来。

薛干尚不再迟疑，右手全力挥动长剑，左手伸至眉心迅速凝聚着丸状光华，向外连点，光华闪动之际，他已经在一瞬间冲出了这一层包围，身后留下了七具尸体，其中三人连手中的武器一起被剑削断，另四人死在由陈信所授的功夫之下。

不过薛干尚移动虽然快速，毕竟右腿疼痛难当，转眼又被数人追击，薛干尚运劲于剑，光华一爆之间，剑逢剑折、刀遇刀断，那位为首大汉在招

架瞬间，只觉手中长剑忽然一轻，见薛干尚剑芒向自己冲来，连忙险险后退闪过薛干尚的一剑。他一回头，见薛干尚正转向夺路而走，焦急的大吼一声说：“别让他走了。”随即将剑一扔，两掌同时聚力往转而向东的薛干尚击去。

这股劲力迅速追着薛干尚的背心，薛干尚不能不挡，只好半空中回身舞出一道剑花，将这股气劲击散，但是这一接招，四面又团团的围困起来，薛干尚一咬牙，将还在右腿上摇晃的弓箭奋力拔出，猛的往那首脑一扔。那首脑迅速闪过这枝箭，正要上前攻击，却见薛干尚忽然将手中长剑一收，双手会于前胸，在前胸间凝聚了一个约两、三个拳头大的光华，那位首领还算识货，面色一变大吼说：“掌力四面遥攻。”

四面还有近四十人，同时挥出掌力往薛干尚攻过去，薛干尚大喝一声，将那一球光华往首脑的方向攻去，光华一面向外飞出，一面迅速的涨大，这是薛干尚经陈信传授之后，自行体会的运用方式，专门对付较多的敌人。

只见光华与这一面的劲力接触，立即传出轰然爆响，那名首脑首当其冲，气劲相接之际马上发现自己的劲力反扑回来，还好他经验丰富，立刻运劲回收护住全身，尽力往后一跃，随即被勃发的劲力轰的往外直飞，连撞断了两株大树才摔下地来，其它劲力范围内的七、八人却没这么幸运，各个骨折肉散，死无全尸。

但是爆响的同时，薛干尚也遭到其它三十来人掌劲的联手攻击，三面劲力一冲，薛干尚往前翻出近十公尺，喉头一甜的吐出血来，但他这时没空休息，随即强提残余劲力，又慢慢的站了起来。

薛干尚这一掌威势巨大，三面的人同时愣上一愣，那位被击飞的首脑虽然已经爬不起来，但是仍嘶哑的川：“别……别放过他。”三面的人又缓缓的围了上来。到底是何等深仇，非置自己于死地？薛干尚见对方居然纠缠不休，心中迅速的盘算，刚刚那招已经耗去了近一半的内息，要是以长剑入内混战，虽然有把握宰杀掉一半以上的人，不过要全身而退却不大可能，但若是提聚剩下的力道，再来一击能不能将这三十人一举击溃？要足不行，自己内思尽散，岂非任人宰割？

薛干尚还拿不定主意，忽然远远空中传来一阵长啸，好快！转眼间已经到了头顶上方，随即一道闪光迅速的由空中落下，薛干尚轻吁一口气，只觉浑身一松，闭目坐下地来，知道再也不用自己操心——陈信已经赶到了。

陈信见薛干尚这副模样，怒极大吼一声，十指同现光华，腾龙指向外四散，三十来人还来不及反应，眨眼间一个个头颅爆裂死在腾龙指之下，却是不知何时，陈信已经将十指都练成了，连小柔想下来帮忙，却见四面一片气劲织成的光网，连忙惊啸一声的折往上飞，免的殃及池鱼。

要知道陈信凡事好说话，但要是有人得罪了自己朋友就没了的商量，所以当初见到四婢被调戏时才会这么生气，现在见到薛干尚口角溢血、处处是伤的模样，自然更是火大，套句南角城赤炎龙将说过的话——“管他是什么皇亲国戚？”

而薛干尚闭着眼睛没听到打斗声、惨叫声，却只听到璞、扑、扑的声音连番传出，薛干尚疑惑的睁目一看，才知道那居然是头颅爆裂的声音，连忙叫：“阿信，留活口……唉……”却是薛干尚发现自己说晚了。

“你没事吧？”陈信连忙扶住薛干尚说：“发生什么事了？”一面手忙脚乱的替薛干尚包扎右腿的伤口、调理移位的内脏，小柔也落了下来。

“我也不知道。”薛干尚摇头苦笑说：“本来还想问问他们，你一来就杀

光了。”

陈信有些不好意思，忽然发现还有个人还有一口气，连忙说：“那里还有一个。”薛干尚往那里一望，正是那个被自己一击打的无法动弹的首脑，点点头说：“那家伙是老大，问他应该最清楚。”

这时小刚载着小公主刘蜜与小柔双双落下，只见小公主花容失色的闭着眼睛，大概是小刚飞太快了，一入林中睁开眼来又遍地是死尸，终于忍不住惊叫起来。

“蜜儿……”另一端却传来七公主刘绚的声音：“……还有陈公子，你们怎么来了？呀……干尚！”

七公主刚刚退出林外，越想越是窝囊，也越替薛干尚担心，终于忍不住嘱咐三婢躲好，自己拔出长剑偷偷的钻入森林，没想到却意外的见到陈信与小公主，还有一地的死尸，转眼却望见薛干尚的惨状，连忙扑了过去，放声大哭起来。陈信一时懒得理会抱着薛干尚放声大哭的七公主，往那名百脑走去，却见那名大汉正缓缓的向外爬行，陈信摇摇头说：“这位仁兄，你是走不了的。”

大汉听到陈信的声音，一顿之下翻回身来，微喘着气说：“你……你就是陈卫国使？”

“在下正是陈信。”陈信说：“我虽不想帮你，不过这样任你爬下去也是非死不可，若是你肯实话实说，我可能会饶你一命。”那人所有经脉都已淤塞，若不迅速救治足非死无疑。

大汉忽然勉力裂嘴笑了两下说：“卫国使……果然……不凡。既然走不了，哪就不走了……呢……”两眼一翻，却是断气了。

陈信看的清楚，那人运起残余的功力一冲，将自己的主脉一起震断，这下自然没救，立刻毙命，陈信虽然明白，却也是无法拦阻，只好叹了一口气，先翻翻这些人的头罩，发现这些人居然都有毛发，看来都是贵族，难怪功夫这么高。这边直到七公主刘绚哭到甘愿，四人终于叙话起来，陈信才有机会说出自己为何会适时赶到。

今晨陈信与小公主刘蜜乘坐蝠虎向外飞行，小公主虽然一开始有些怕，不过陈信为了小公主，特别要求蝠虎放慢速度。

过了一下子，小公主就慢慢觉得好玩了，还开始与小刚建立交情，两人乘坐蝠虎无须行走自然快速，很迅速的飞到都玉山，在小公主的指引下，两人先赏玩了“穿山古洞”，那是一道笔直的圆形信道，足有数公里长，将都玉山由东到西穿出一个大洞，古怪的是四壁光滑，完全没有人工的斧凿痕迹，不知如何而来，陈信虽然大为赞叹，心中难免暗暗怀疑是不是数千年前大战之后留下来的痕迹？

赏玩片刻，见时光尚早，陈信与小公主刘蜜又乘着蝠虎，逛了逛昨天才去过的“百尺飞泉”、“穿云奇木”，后来干脆乘着蝠虎在天空逛了起来，想耗到晚上再去见识“彩聚云光”，没想到陈信忽然间听到由城东传来一声巨响，同时感受到一股异常熟悉的强大内息，陈信马上明白是薛干尚遇敌，立刻嘱咐小柔往都城东方冲，要小刚缓缓过来。

小柔这一全力加速还不是转眼即到，终于实时解决了薛干尚的危机，不过蝠虎不听话是有名的，小刚见到陈信与小柔往东赶，虽然陈信嘱咐它慢，它自己却不打算多慢，还足前脚后脚的赶到，只差没把小公主甩下去，自然把小公主吓的花容失色。

陈信说明的时候，七公主刘绚一直握着薛干尚的手，含情的望着薛干尚，这时三位在外面躲着的随侍也偷偷摸摸的进来，见众人无串连忙拥了过来问安，陈信站起说：“既然干尚受伤，今天就别逛了，我们走回都城吧。”随即将干尚扶坐在小柔身上，七公主马上过来扶住，七人缓缓的向都城走回。一面走，七公主刘绚一面恨恨的说：“这一定是他们干的好事，我回去一定要六姐彻查。”

小公主刘蜜问：“七姊姊……你是说……？”

“当然是他们，要不是徐房、徐彭、陈康那一群，就是陈猛和许龙田，等下到了城门，川官兵将那些人的尸体带回，找人一认就知道是哪些人的家将了。”七公主咬牙说。

“他们……”小公主刘蜜不大相信：“他们平常……不是都很好？”

“蜜儿。”七公主刘绚皱眉说：“在你面前当然表现的很好，别太天真了，何况陈信公子才来都城五天，哪会得罪其它人？”

“原来他们这么坏！”小公主刘蜜觉得大有道理，跟着骂：“我以后再也不理他们了。”

这时已走出森林，守城门的发现异状，连忙奔过来伺候，七公主又给他们吃丁一顿排头，才往都城内走进去，那些守卫自然是吓的冷汗直流，离自己看守的地方不远居然有盗匪作乱，这下脑袋等于已经被砍了一半，连忙大队向森林出发，要将那些万恶匪徒的尸体移送法办。

陈信等人终于回到卫国使府，七公主刘绚与小公主刘蜜也跟了进来，陈信进门就说：“得安总管，请许副将出来。”许丽芙治疗的功夫最高，陈信自然马上找她。

“不……”薛干尚拦住得安总管摇头说：“卫国使招待两位公主，我自己去找丽芙好了。”

陈信这才想到许丽芙出来见到小公主可大大不妙，还是薛干尚想的周到，连忙点头，要得安总管扶薛干尚进去。“我跟你去。”七公主刘约见状连忙说：“我可以帮忙。”

“不用了。”薛干尚彬彬有礼的说：“烦劳七公主送我回来，在下已经于心不安，岂敢再烦七公主移玉。”随即起身径自去了。

七公主刘绚见薛干尚忽然冷漠起来，忽然愣住，随即想到薛干尚一定是怪自己临阵脱逃，不禁一阵委屈，珠泪忽然滴了下来，随即低下头就往门外冲，连打招呼都忘了，流着泪迅速的奔出门外。陈信见状连忙说：“蜜儿，跟着你姊姊，不然怕会出事。”还好里城中处处兵马巡逻，不然陈信岂不是也要追出去。

“喔……好。”小公主刘蜜连忙起身，一面低声说：“陈信，我明天再来找你……七姊姊、七姊姊……”转眼也奔了出去，这可苦了四名随侍，她们哪里追的上两位公主，只有追一步算一步了。

这时小秋、小夏知道陈信回来，正急急的奔出，一见到陈信，同时躬身说：“参见公子。”陈信见两人微微嘟着嘴，神色似有不豫，知道两婢怪自己没带她们出去，还好是这两个，要是小冬也在内，只怕已经哭了出来，陈信转念一想，这两个说不定偷偷的哭过了，只好连忙说：“你们别生气，我乘蝠虎出去真的不能带你们。”

小秋、小夏对望一眼，低下头来没作声，陈信只好接着说：“这个不是龙马，总是比较快一些，何况今天在外面还遇到敌人，要不是骑蝠虎出去，

过去救人，说不定薛神将就糟糕了……”陈信大为得意，自己马上想出了一个好理由，算是颇有急智。

小秋抬起头来，望望陈信低声说：“公子不是也会飞……”随即将头低了下去。大事不妙！陈信这才想到当初救她们功夫的时候，曾说过她们练习习惯了之后也会飞，这个理由不灵。陈信连忙绞尽脑汁、肠思枯竭的才通出一句话：“这个：蝠虎飞的比较快、又不费力。”事实上陈信自然不会飞的比蝠虎慢，不过现在万万不能自行招认。

两婢似乎接受了陈信这个解释，面色较和的微微抬头望了陈信一眼，小秋才开口说：“其实公子不用对小婢解释的……小婢不懂事，竟心怀怨怒，请公子责罚。”陈信松了一口气说：“没事就好，有什么好责罚的……走，我们去看看薛神将。”

陈信到达许丽芙的居所，婢女连忙向内传讯，并将陈信迎了进去，陈信入内一看，大家几乎都来了，原来大家都听到了消息，互相一告知，自然往许丽芙的房舍集中，许丽芙的房舍没有陈信的大，十几人挤在屋中，多数人必须站着。

陈信一进门，就听到黄吉与那雷可夫正一搭一唱的大骂那些人，见到陈信进来，两人才住了口，问起陈信今天的事情，陈信略为叙述，基本上大家已经知道了大概，陈信也只是补述一遍。那雷可夫摇摇头说：“和那些公主出去没好事，下次别去了。”

“这也不对。”黄吉反对的说：“要是陈信不去，岂不是救不到干尚了？”

“这也有理……”那雷可夫沉吟一下又突发奇想的说：“长风，你怎么没出去？”

练长风一楞，怎么扯到自己身上了？在许丽芙面前练长风可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尴尬的一笑说：“我本来就没有……”“陈信，你看是左督国王的孙子还是右督国王的孙子干的？”黄吉又问了起来。

“等看看消息吧。”陈信说：“我们谁都不认识，都城的守卫会将尸体送去指认，应该不难分辨。”

“这件事透着蹊跷……”赵可馨摇头说：“他们应该不会没想到后果。”

“那些人的功夫都不低。”薛干尚这时元气已复，沉吟说：“先别认定了是谁干的，我们说不定卷入了斗争之中。”

“什么意思？”舒红疑惑的问。薛干尚摇摇头不答，似乎是还不大确定。

“总之……大家要多小心，暂时别一个人出宫城了。”陈信说：“要是三个、五个在一起，这种场面应该应付的来。”

众人又聊了一会儿，副总管之一得喜奔来报告：“启禀公子，六公主到访。”

“大概是来慰问的。”陈信说：“丽芙，干尚能出去吗？”

陈信不问薛干尚而问许丽芙，他想听专业的意见。“还好。”许丽芙点点头说：“除了腿部的伤口没这么快好，内腑都调理的差不多了，三天内别用劲，一个星期以后右腿结伽就没什么大碍了。”

“长风扶干尚出去吧。”黄吉古古怪怪的说：“一方两便。”

什么一方两便？练长风苦笑说：“我扶当然可以……可不是……”

“别理黄吉。”陈信站起说：“走吧。”当先向外行出，练长风只好一面摇头，一面扶着薛干尚向外走。

到大厅见了六公主刘韵，六公主自然先致了一番问候之意，一面询问

起薛干尚今天的状况，薛干尚将情况细说了一遍，每一句对话都一清二楚，六公主反倒有些意外，钦佩的说：“薛公子在巨变之时依然清明，事事臣细靡遗，真不简单。”

“六公主客气了。”薛干尚说：“居然烦劳公主动问，在下甚感惶恐。”

“不。”六公主刘韵正色说：“这件事还牵涉到皇家的威信，那些人居然以武力逼迫七妹退开，眼中已经无君无父了。”

“这还要多劳公主费心。”陈信索性说：“我们人生地不熟，也不知该如何追查，若有线索，还望六公主告知，我们当出一份力。”

“理当如此。”六公主一沉吟说：“薛公子，有句话略嫌失礼，我又不得不问”

“公主请说。”薛干尚说。“不知……薛公子是否怪罪七妹……”

六公主刘韵似乎一时不好措词，说一半又停了下来。不过薛干尚是何等人物，自然明白六公主话中之意，微微一笑说：“七公主退出一事，正是在下力劝而致，怎么可能会因此心有不忿……当时生死之间，在下言行难免略有输劣……不过我等来自异域，得蒙公主细心照顾自然心中感佩，但万事皆有定数，不便强求，还望六公主对七公主多做劝勉。”

薛干尚这些话实在不大容易听懂，陈信在旁就听的一头雾水，不过六公主刘韵冰雪聪明，一点就透，点点头微笑说：“薛公子言之成理，不过七妹一向不曾轻易……唉，但若她真的钻入牛角尖，我这作姊姊的地无奈她何，何况……薛公子难道不认为，生死之间才是自己真正的想法吗？”薛干尚似乎不愿多说，摇摇头唤了一口气。陈信只好插嘴说：“既然发生了这种事，出游之事就先暂缓吧……陈信多谢皇上与三位公主。”

六公主眼睛一转望向陈信，微微眯嘴一笑说：“陈信公子武艺高强，大可不必担心，蜜儿好不容易被父皇放了五天假，要是陈公子忽然想休息，蜜儿可是会不依的。”

五天假…：这岂不是要一直玩到皇族大会？陈信连忙说：“就算在下不惧，也要考量到蜜儿的安危，何况留大家在府中找他不放心……”六公主刘韵笑着打断陈信的话说：“陈公子这些话向蜜儿解释吧，我可管不着……先告辞了。”

“公主慢走，不……”陈信一句“不送”还没出口，六公主忽然目光转向练长风说：“练公子，不知可否送我一程？”

“当然可以……”练长风望望陈信，陈信只好回望一眼同情的眼光，自己可是爱莫能助，练长风见六公主已经走出门外，只好加快两步，跟了上去。在广场上两人一路往正门走，六公主刘韵忽然回头望向心神不定的练长风，微笑说：“练公子似乎有心事？”

“公主见笑了。”练长风连忙扯谎：“我在想薛神将的伤势。”

“是吗……”六公主刘韵目光垂下，轻声的说：“练公子是不是有心上人？”

“呢……”练长风挤出一句话：“公主何出此言？”

“没什么……”六公主刘韵望向练长风说：“我希望：我能有真正认识你的机会。”

练长风这句话可听不懂了，疑惑的望着六公主，六公主微微一笑说：“皇族需要新血，所以我希望我的对象是你们其中之一……论起年纪，你我最为合适，我相信找他不输给任何女孩，除非你已心有所属。”“这……”练长风

见六公主这么理智的说出这一番话，实在搞不懂她为什么能说的这么自在，一下子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不过两人之间没有爱情也会索然无味。”六公主刘韵继续说：“所以找希望我们能多花一点时间多认识认识，你觉得呢？”

练长风现在才真正的好好打量六公主，见六公主也算是国色天香、雍容华贵，更难得的是处事精明，练长风想起许丽芙一直对自己不假辞色，除了那次在凤凰星上的出游，之后根本不和自己单独相处，相对的，这位公主又美丽、又大方，与她相处起来说不定比和许丽芙在一起还要愉快，练长风不禁有些迟疑了。

这时两人已经走近大门，照理练长风送到这里本已足够，不过这时六公主没说话，练长风他没说话，两人走出大门继续向皇宫走去，又过了片刻，练长风这才下定决心说：“好……我们就试着……做好一点的朋友。”

“谢谢你……”六公主刘韵向练长风微微羞笑一下说：“……没让我难堪。”

“不……”练长风连忙说：“我才该说谢谢……”

六公主刘韵美目中蕴含着期望，望着练长风说：“父皇虽然最疼小妹，不过却最听我的话，要是你有心……日后自有机会一方为王……我当然会尽力辅佐。”

“这……”练长风心里一交战，摇摇头说：“先不提这些……你贵为公主，可以自由选择吗？”

“当然……”六公主轻轻握住练长风的手说：“我们能与你们相识也足父皇所授意的，不然哪有这么巧？”

练长风只觉掌中忽然多了个温软滑腻的玉手，心里微微动情的回握过去，转头望着六公主说：“六公主……”

“叫我韵儿……”六公主刘韵低头说：“以前对那些客人客气，才让他们这样叫，现在可不同了，只有你，我才……”

“韵儿。”练长风算是第一次感受到两情相悦的感觉，不禁大为感激。

“别说了……”六公主刘韵温柔的说：“跟我到皇宫去……我们多聊聊。”

“那……紫心。”练长风回头叫随在自己身后的随侍紫心说：“你先回去告诉卫国使一声，我会早些回去。”紫心也是个俏婢，闻言躬身说：“是。”

“这样不好……”六公主刘韵说：“你们的随侍一个娇一个俏，让她一个人回去，要是出了什么串情，卫国使就会怪我了，还是让小欣去报告一声好了……小欣，你向卫国使报告一声，说我要请练袖将晚膳，顺便聊聊天。”小欣是六公主自己的一位随侍。

“也好。”练长风望望自己随侍娇俏的模样，点了点头，忽然又想到六公主话中之意，连忙解释说：“她们我可没有……”

“我又没说什么……”六公主刘韵娇美的白了练长风一眼说：“别急着解释，就算……就算真有什么，也不稀奇，我可不是醋坛子。”

事实上除非女主人坚不允许，这里的皇族真能把持住的其实不多，所以也没什么人跑来骂陈信伤风败俗，多数皇族、贵族大官富豪内院深处的土族婢女都是穿着女装，更暴露的也所在多有，只是一般风俗是不让外人见到而已，而这些随侍也才会知道这样穿比较好看。

练长风只觉心头一股暖洋洋的，正是心怀大畅，于是一路意气风发的随着六公主住皇宫中去，而六公主身后那位叫小欣的随侍，自然立刻转身往

天降卫国使府行去，要对陈信报告练长风与六公主的决定。

在天降卫国使府中的陈信，接到随侍小欣传来的消息，不由得一愣，练长风这一送客居然被拐到皇宫中去了？这时黄吉、宋庭、方青芬、舒红也正在一旁，听到了同感愕然。待陈信打发了随侍小欣离去，乃青芬首先啧啧有声的说：“哨……长风大哥把持不住了。”

“青芬……别乱说。”宋庭一向对练长风十分尊敬，自然听不下去。“这可奇了……”黄吉也有些吃惊，怎么玩笑开多变真的了？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舒红却赞同的说：“六公主精明能干又大方，人虽然不错，有时候就是急躁了一些，两人正好相配。理练长风，还不如这样解决。”

“这……”陈信有些迟疑的说：“本来是没什么不好……不过，长风不打算回地球了吗？”

五人面面相觑，宋庭更是面色微变，似乎想到了什么事情觉得不妥。陈信一面思索一面说：“其实留在这也不是不好，这里的纯人类算是天之骄子，又有人服侍，只是……以后对练武士长会比较难交代。”

“什么难交代？”赵可馨在一旁走出来问，她前面一大段没听到，望望众人又说：“长风还没回来？”

“就是在说长风那小子。”黄吉以老卖老的说：“他去皇宫和六公主谈心去了。”

“喔……”赵可馨明白的说：“陈信是担心长风不回去了？”

“当然还不一定。”陈信不想立下断语，略为保守的说：“不过若不是这样打算，为了防微杜渐，还是能保持距离就保持距离……唉……不过我自己也做不好：…”陈信感觉自己与小公主刘蜜厮混似乎不大有立场说别人。

“哦？”赵可馨望望陈信，神秘的笑了笑。陈信心中发虚，连忙解释说：“我是觉得六公主比较不主动，该不曾缠着长风，没想到会这样。”他万万没想到，事实上六公主刘韵正是来个正面突破，一下就使练长风无法招架，比起刘绚、刘蜜两位公主的方式还迅速有效，当然也是用对了人，可见六公主眼光之正确。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赵可馨说：“别替长风担心了，今晚要小心门户，说不定又会有变。”

陈信点点头，经赵可馨一提，陈信心中不由有些担心，不会真的出事吧……“别一直担心了。”舒红说：“他们该没有这么大胆，闹事闹到皇城里来。”

“这可不一定。”方青芬不表同意的说：“还是要小心一点。”

陈信又点点头，同意方青芬说的话，转念又说：“这几天都没去看看那些军官作的怎么样了，你们有去看过吗？”

“都来了三天你才想到？”赵可馨微笑着奚落了陈信一下说：“想一起去就走吧。”

陈信尴尬一笑，与众人往广场旁那三百名军官居住的地方前去，昨天众人出游，赵可馨曾去帮那雷可夫的忙，所以熟门熟路的带着陈信往其中一间房舍走，众人一走进去，这才发现里面数十间打成一间，三百多个军官正浑身冒汗的改造着手中的兵器。

那雷可夫、李丽菁、谢日言与科芙娜这时都在，见陈信到来，立刻迎了上来，陈信见了四人，微笑说：“你们辛苦了。”

“还真是累。”那雷可夫大叹一口气说：“想教会他们真不简单，不过总算慢慢苦尽甘来，只要再过几天，就可以没事来逛逛就够了。”

“别傻了。”抱着小毛莉的李丽菁说：“我们得顺便负责这些人的安全，所以还是至少要有、两个人在这里。”

陈信见屋中满满的都足兵器，不过看来也没有几万件，怎么说二十万？于是向那雷可夫问了起来。“这里只有一部分。”那雷可夫说：“会陆陆续续的运来，顺便运走，不然我们还要替他们保管，岂不是麻烦？”

“大概再一阵子就会开始更换武器了吧。”科芙娜说：“想来人族总共最多他只有七、八十万士兵，应该不会有这么多库存的武器。”

“这样啊……”陈信抓抓头，心里有些担心。

“你是不足担心这些武器会往边境的城市送？”赵可馨说：“这大概是难免的，若是二十万刀枪剑戟制造完成，那时还没有一个适当的机会出击，我只会一直忙到所有的武器完成为止。”

“我不只担心这个。”陈信叹口气说：“要是不需要你们监工，这些人自己就能制造，我怕会把你们调出去打天下。”

众人互相望了一眼，心里都有些担心起来，战阵之中千军万马，任你有三头六臂也未必能自保，说要没有伤亡是不可能的，众人一起来，当然想要一起回去，可是命运捉弄着众人，必须以战争的方式完成先祖遗命，这又该如何是好？

到了晚间，练长风醉醺醺的被抬了回来，满身酒味，陈信接到总管得安报告心里不禁有气，这也未免太过放纵了，不过转念又想，练长风也没喝过几次酒，说不定只喝了两杯就不胜酒力，自己也不能太怪罪他，只好决定明日遇见练长风再劝他，不管要不要留下来，以后酒还是少喝为妙。

[[梦幻记元二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清晨，陈信与四婢早早就出房练功，因为四婢自被陈信将经脉打通之后，精神健旺，睡眠时间较少，加上各个练出兴趣来，所以反而主动拉着陈信出来练功。

陈信现在练功主要是花时间思索，与四婢不断的增长修为完全不同，于是索性连基本的元素控制也教她们，而四婢也各有巧慧，举一反三的创出了不少功夫，除了原来的挤压之外，又钻研出旋流、风刀、聚冰等威力较大的招式，也提供了陈信运行的灵感与巧思。五人彼此边教边学，还带着三分的打情骂俏，正其乐融融的练功，忽然间由前方的房舍传来一声女性的尖叫，声音异常惊怖，听了令人毛骨悚然。

陈信一时听不出来是谁的叫声，只知道大约是副将的居住区域，那里只有宋庭、许丽芙、舒红、方青芬四人居住，莫不是哪个女孩出事了？陈信不再迟疑，凝聚了能量，化成一片惊天长虹，越过数十户房舍往那里飞去。

陈信首先往许丽芙的房前落下，一望四处无人，另一边正隐隐传来喧闹、饮泣声，陈信迅速的移动身形，穿房过舍到了附近人声聚集的地方，抬头一望，这不就是宋庭的房间？门外数侍正急匆匆的往外走，不知道要去禀告哪些人，陈信懒的理会她们，一瞬间穿入房中，却见许丽芙、舒红面露惊讶与不信的呆立着，方青芬跪倒在地哭的肝肠寸断，而地上躺着一人，脑袋穿过一个不大不小的洞，正倒卧在脑浆与血液混合的血泊中，陈信心头一震，喊了出来：“宋庭！”

第二十七章 祸起萧墙

地上血泊已干，宋庭已经死了一段时间，随着房舍距离的远近，众人一个个的赶到，也一个个的愣住了。宋庭虽然与大家不是顶熟，不过活生生的一个朋友忽然间完全静止的躺在地上，睁大了双眼，脸上还显现出颇为奇怪的表情，似乎是见到了什么难解的事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就在那一刹那结束了生命。方青芬痛哭流涕，忽然间一口气喘不过来，气息一逆，浑身一阵颤抖，面色血红、浑身僵硬的往后一倒。

陈信正好站在后面，连忙一把扶住，马上发现方青芬气血逆行直往头部冲，许丽英这时也回过神来急着看视方青芬。陈信摇头说：“这是内息状况有异，必须我来。”随即身形发光的盘坐于地，将强劲的内息往方青芬的体内输入，要压制她体内狂奔乱走的内息。薛干尚得到消息一拐一拐的赶到，见众人都已到齐，独缺练长风，连忙问：“长风呢？”

总管得安在一旁忧心的回答说：“练神将昨晚酒醉，恐怕还没醒来……”

薛干尚强忍震惊，一连串的说：“得安，你立刻准备龙马，我要去通知六公主。可馨，你将服侍宋庭的婢女找来问话。丽菁、那雷可夫，你们还是先去顾着那些军官，看有没有不见的。日言、科芙娜、丽芙到房顶上去，四面望望有没有向外走的人影，不准任何人外出。黄吉大哥，你先想办法把长风弄醒，然后帮他们守住屋子。舒红顾住门口，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收拾房间，所有的随侍，马上离开这个房间。四位副总管，立刻清查全部的人员！”

薛干尚一连串的发令，除了盘坐在房中的陈信与方青芬之外都下了指示，众人现在一团乱，听到薛干尚稳定的话声，自然而然一个个动作起来，黄吉首先跃出房外，谢日言更是迅速的由窗外窜往房顶，几个女孩子虽然眼泪已经滴了下来，仍然强忍着悲痛，各自执行薛干尚的交代，薛干尚更是毫不停留，一拐一拐的往外而去。

这时跌坐于房中的陈信，正与方青芬体内的内息冲突，陈信大为吃惊，方青芬的内息居然已经隐隐赶上李丽菁，还有超越的趋势，想来是将陈信的功夫与圣岛的功夫适当结合的结果，不过这时不是替方青芬高兴的时候，陈信现在内息一出体外便会四面散溢，虽然本身内息较方青芬丰厚许多，不过想要顺利的压制住却会颇费工夫，只见陈信身上光华越来越盛，整个房间都充斥在一片光雾之中。

片刻后，练长风两眼通红的赶来，也不理守在一旁的舒红，一到就直往内抢，舒红一见叫了起来：“长风，干尚说……”舒红不想说薛干尚交代谁也别进房间，不过见到练长风那股势子，加上宋庭本是练长风最好的朋友，舒红心想也拦不住他，只好闭嘴。

哪知练长风往房中一冲，一下子撞上陈信由体内源源不断散发出来的光雾，光雾涛然一收一张，练长风转眼向后被弹出数公尺，碎咚的落在地上。

练长风不顾内肺巨震，挣扎站起，又要往室内冲，舒红见不说话不行了，连忙说：“长风，青芬气血逆转，陈信正在救治她……干尚也说先不要进去……”练长风目中直欲滴出血来，忽然“趴搭”一声跪了下来，嘴中喃

喃喃的念：“我混蛋……我居然醉到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的错……”

“长风……”舒红看不下去，呜咽的说：“不……关你事，我们也是一点声音都没听到，我还住在附近……”舒红眼泪又滴了下来。

“我不该喝的……我不该喝的……”练长风整个人跪在屋前，仿佛失魂落魄一般，只知道喃喃的念着这句话。又过了许久，薛干尚与六公主刘韵赶到，一到房门，舒红连忙说：“别进去，陈信的内息会挡住进去的人，危险……”

六公主刘韵面色微变，陈信居然功力深厚到这种地步？要知道在这个星球上，内息往外发散时不但会不断的消失，而且补充速度也极慢，陈信经过了这么久，部分外溢的内息居然还有这么大强度，不但没见识过，简直是骇人听闻。六公主望向跪在一旁颤抖的练长风，连忙走过去安抚他说：“长风，别太难过了……身体要紧。”一面伸出手去扶练长风。

那知练长风忽然将六公主的手甩开，嘶哑着叫：“都是你让我喝酒……要不然我不会醉成这样，他也不会死……我……”

“长风！”薛干尚大吼说：“住口！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公主的错。”

练长风被薛干尚一吼，当场愣住，随即又缓缓的趴了下来，低声的说：“韵儿……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我明白……”六公主刘韵见练长风如此模样，怜心大起，蹲下将练长风肩头抱住说：“如果难过……哭出来会好些……”

“韵儿……”练长风眼泪终于掉了出来：“宋庭……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时定盟卫国使刘方已经赶来，身后随着裂岩龙将徐怀、拔山龙将陈富从，其中拔山龙将曾在南角城的较试中输给黄吉，大家都见过面。定盟卫国使一进来就说：“薛神将，外面我们已经布满了兵马，在屋上防御的神将可以下来了。”

“多谢定盟卫国使……”薛干尚说：“不过……我们还是先等屋内人数清查完毕再休息。”

“这样也好……”定盟卫国使刘方也不坚持，点点头望向一片光影的房间说：“死去的宋副将……在这里面吗？”

“是的。”薛干尚说：“不过我们卫国使正在救治一位气血逆转的副将，现在进不去屋内。”

“哪有这种事？”拔山龙将不信邪，往前踏步说：“范围有这么大？”直冲冲的往内就走。

薛干尚与舒红对望一眼，不再拦阻，只见拔山龙将一踏入光雾，猛的被一股力道直冲出来，飞撞到对面的墙壁上才滑落，这下可比练长风凄惨多了，要知道过了这么一阵子，陈信内息运转正值高峰，而且拔山龙将比起练长风又差了数筹，自然倒霉。薛干尚连忙说：“拔山龙将，没事吧？”“没……没事。”拔山龙将终于坐起，忙征的望着屋内，不敢再说大话。

定盟卫国使刘方目光望向六公主刘韵，两人的神色都是不大对劲，这一下算是第一次粗略知道陈信的造诣，不过没想到会是这极程度。这时总管得安跑来报告说：“启禀诸位大人，屋中所有随侍仆役都已清点，没有少人。”随后李丽菁一位名叫绌云的婢女也跟着跑来说：“禀薛神将。李丽菁神将查点三百官兵，并没有异常。”

“好。”薛干尚说：“得安，将所有人集合在大厅，暂时不准移动。细云，

你告诉李神将，那部分就先麻烦他们照管。”两人应命退了下去。

这时陈信终于好不容易压制住方青芬体内的逆劲，正顺着方青芬的内息导流，一面将自己的内息尽量收回，光雾也渐渐淡了下来，终于安然的救回方青芬的一条性命。要不是陈信在场，没有人有足够的内息帮助，方青芬支持不到十分钟，必定七孔溅血而亡。

陈信缓缓收手，慢慢站起身来，门外众人无须招呼一拥而进，薛干尚也是直到此刻才有时间好好观察宋庭的尸体，却见宋庭脑部似乎被利剑所穿，由左至右通了一个洞，部分的血液与脑浆就是由这两个洞往外喷泄，仔细一查，使用的凶器居然是宋庭自己的长剑，这时正掉落在一旁的血泊中。众人还在观察，赵可馨走了进来，薛干尚转头望向她，却见赵可馨摇了摇头，示意一无所获。

“这……”定盟卫国使刘方看了片刻，有些疑惑的说：“这像是熟人所为……”

“什么？”练长风听到大声说：“你说什么？”

“不得无礼！”裂岩龙将大声说。

“长风……”六公主刘韵连忙安抚练长风说：“你先别急……”

练长风哪能不急，要真是熟人，除了一起来的同伴，还有什么熟人？连忙转头望向薛干尚，只见薛干尚看了半天，终于直起身子说：“恐怕…定盟卫国使说的有些道理。”宋庭不但全无反抗，而且完全没有人听到声音，加上屋中家俱完整，决不是经过打斗之后的结果。

“谁……”练长风叫了起来：“会是谁这么狠心？宋庭根本没有得罪任何人。”练长风将近崩溃。

“会不会有人故布疑阵？”六公主刘韵说：“也是上次那批人做的？”

“这也太困难了……”赵可馨说：“除非……除非先迷昏了宋庭，再趁他没知觉的时候下手……不过这种麻药药性一定很强，这里有这种东西吗？”要知道众人到了这种功力，一般的麻药不容易生效。

“也不是不可能……”六公主刘韵说：“这还要问问医官……”

“这里的技术恐怕没办法查出生前是不是被麻醉过。”薛干尚沉思说：“要是在地球……唉……”要是在地球自然可以以仪器来检验判断，不过这里恐怕不行。

“裂岩龙将，你去请施医官来这里检验，吩咐几位管带，好好的守住天降卫国使府。”定盟卫国使说。“是，属下这就去办。”裂岩龙将转身出外。

“舒红……”薛干尚说：“麻烦你请大家休息……”一方面现在四面都有军队防守，乙方面所有的仆役、随侍、军官都没有异状，薛干尚决定让大家回来。

陈信这时已经将方青芬扶到一旁坐下，正回过头来说：“干尚……真是熟人吗？”这次他又耗掉近一半的功力，陈信一面问，一面缓缓的运气补充。薛干尚知道这话不能乱讲，沉吟一下说：“只能说有很大的可能，要是真的不是，我们还要查查蛛丝马迹。”

“首先发现的人、和最后一位见到宋副将的是哪几位？”定盟卫国使刘方问。

“是婢女小端发现的……她立刻通知我……”方青芬微弱的回答：“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也是我。”

“你……”定盟卫国使刘方一皱眉。“他们是情侣。”六公主刘韵低声说，

当时方青芬与宋庭曾和二位公主一起出游，明眼人都看的出来他俩是情侣。

“那……小端呢？”定盟卫国使刘方问。

“应该在大厅，我要总管将他们集合了。”薛干尚说：“青芬，昨晚有什么异状吗？”

方青芬面带悲痛的哽咽说：“昨晚……我像平时一样，与宋庭相聚到深夜，然后宋庭开始修练，送他回到房中修练……我还替他关上房门……说晚安……没想到…没想到就这样……他就这样……”方青芬说不下去，眼泪又流了下来。

“总管，麻烦你找小端来。”陈信刚跑来报到的总管得安，得安只好马不停蹄的又奔向大厅，这时舒红与被通知的大家也聚到门外的庭院，这时候谁能放心去休息？小端来的时候，面上犹带泪痕，正是梨花带雨、我儿犹怜，一见众人，立即对众人躬声说：“婢子小端，见过诸位大人。”

“小端。”薛干尚说：“说一说昨晚和今晨的事情。”

“是。”小端难过的说：“昨晚，就像平时一样，乃副将与宋副将两人在一起直到深夜，乃副将离开之后，宋副将也没有再出门，因为宋副将都是在晚上练功，所以小婢直到清晨才会送上面盆、手中供宋副将巾洗，没想到房门一打开，就看见这…里变成这样，方副将正好要来找宋副将，我立刻告诉了她，方副将……她与宋副将相爱，一见之下没办法承受，惊叫了起来……”

“我们就是听到尖叫声赶来的。”门外的舒红接口说：“陈信……咳……陈卫国使立刻就到了。”

“大家都是听到青芬的叫声才知道的。”赵可馨说：“一整个晚上完全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就算是熟人，也未免做的人干净了。”

“熟人？”门外的众人没听到刚刚的推论，忍不住议论纷纷起来。

“不过……就像可馨说的。”薛干尚说：“就算是熟人，要进去也该会吵醒睡在外间的小端，就算只聊上两句，丽芙、舒红她们也该会听的到……除非……”

“除非什么？”练长风紧张的问，他昨夜醉倒，现在头还在痛，几乎无法思考。薛干尚微微一顿，迟疑了一下按着说：“除非……嗯……比如说刚刚说到的麻药就是一种可能……”

“那就是外人干的了。”练长风目光中宛如要喷出火来：“他们在城外偷袭了干尚一次不成，居然打进家里来了，韵儿，告诉找他们住哪里？”

“哪个他们？”六公主刘韵眉头一皱。

“还有谁？”练长风大吼说：“那些想追求你们的家伙，除了他们还有谁？”

“长风……”六公主刘韵焦急的说：“你别冲动，没有证据。”

“对了。”薛干尚忽然说：“不知道召认出昨日那批人是谁派来的吗？”

“这也是件怪事。”定盟卫国使刘方摇头叹息说：“那些人功夫高强，而且又都是贵族，但是居然在都城完全没见过这些人……而且据天降卫国使说，他们的首脑竟然自尽，这等于是死士了，要是徐房、徐彭、陈康三人，或徐龙田、陈猛两人，应该没办法找到这样的人帮忙……”

“难道有人莫名其妙的找上我们？”练长风拔出长剑叫：“没有证据，就是证据！”

除了他们家大业大，谁能做的这么干净？你们去不去替宋庭报仇？”

方青芬这时全身无力的坐在椅子上，听到了练长风这么说正想起身，

但是微微一挣却又倒入椅中，其它人这时正悲愤难平，见练长风说的有理，也愤怒的拔出刀剑，只等陈信一声令下，全部的人就要去讨个公道。“千万不可。”六公主刘韵与定盟卫国使刘方同时叫了出来，六公主按着说：“天降卫国使，要是你们真的冲去找他们，变成造反作乱，这就糟了……长风，我拜托你冷静一下好不好。”

陈信转头望向薛干尚，要是薛干尚也点头，陈信就豁出去了，却见薛干尚缓缓的摇了摇头说：“不妥……莫令亲痛仇快。”薛干尚话中之意，明指凶手说不定另有其人。

陈信按捺下自己的冲动，对众人摇了摇头，陈信不动，自然没人敢动，练长风一见勃然大怒，全身腾起光焰，长剑上泛出数尺寒芒，大吼说：“我一个人去！所有后果，我来承担。”转身就往外冲。

门外众人没人敢拦，要知道练长风只逊于黄吉，这一发起火来，就算是黄吉也拦不住他，只见练长风一个腾身，迅如电闪的就要跃上墙壁，忽然一道更快速的光芒追袭而上，当的一声巨响，击中了练长风的长剑，将练长风整个人震的失去平衡，落下地来。

练长风一楞之下，见自己长剑居然已经扭曲变形，这还有谁？自然是陈信施出腾龙指阻挡，其它人的腾龙指还没这种威力。练长风将手中长剑一扔，睁大双目望着陈信，左手光华突涨，现出长达两公尺余的剑气，却是施出了裂阳剑，看来三目不合，练长风也不在乎陈信了。

这时陈信大声说：“长风，再精密的计划也一定会有破绽，我们一定会揪出凶手，到时候……”陈信一挥手，躺在血泊中原来属于宋庭的长剑忽然离地向练长风飞去，练长风一愣接在手中，陈信按着说：“到时候就用这把剑刺穿凶手的心脏，要是真找不到，我们陪你一起去。”

练长风何尝不知道自己一人去报仇等于是寻死，见陈信这样说，再转头望着手中还沾着宋庭血迹的长剑，悲从中来，大哭一声叫：“宋庭……我誓抱此仇！”向下跪了下来。

六公主刘韵这才松了一口气，连忙跑过去安慰练长风，但是定盟卫国使刘方脸色却是阴晴不定。陈信刚才通劲救治方青芬，必已耗费大量内劲，现在居然还能发出这么强烈的指力？这群人的武器众所周知是神兵利器，没想到遇到陈信的指力也只有报废一途，难怪他们会说陈信是众人的师傅，真是可畏可怖，要是这群人真的找不到凶手，一起去找两位督国王的麻烦，都城必定大乱。

定盟卫国使刘方心中念头急转，两位龙将更是看的傻眼，陈信功力奇高还勉强能接受，连练长风也能忽然变出支气剑出来，气聚为实、现于体外，这需要多少功力？这群人果真是天降神兵……看来之前南角城较试，这些人并没有拿出实力，拔山龙将更是心中喘喘，心想那天能全身而退自是对方手下留情，不禁偷瞄了黄吉两眼，心中暗暗感激。

陈信见练长风已经不再冲动，对定盟卫国使刘方说：“这件事还要麻烦定盟卫国使大力相助，陈信府中亦会详加细查，若有任何讯息，还望彼此交流。”走盟卫国使刘方连忙说：“陈卫国使放心，我必定全力以付。”定盟卫国使为了防范于未然，自然会尽力找出凶手，要不然只怕要调大军过来镇压了。

这时副总管得寿领着小公主刘蜜和宫内的医官进来，这位医官看来年龄甚大，姓稣，见了众人也不多言，就去翻弄着宋庭的尸体，小公主虽然早

已听说发生之事，心中已有准备，但是望见地上的死尸，还是皱起眉头不敢多看，先见过了皇兄、皇姐，连忙跑到陈信身边低声说：“陈信……对不起……”“你对不起什么？”陈信一头雾水。

“我帮不上忙……我什么都不会……”小公主刘蜜越说越委屈。陈信头大起来，对小公主说：“蜜儿，我这些天不能陪你，你回去读书、练功就算是帮我了。”

“不嘛……”小公主不依的说：“我帮不上忙……我不说话陪你嘛……说不定你需要人解闷。”

“蜜儿。”定盟卫国使刘方看不下去了，拿出长兄的架子说：“现在陈卫国使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在一旁会造成卫国使的困扰，懂事一点。”

“皇兄说的对……”六公主刘韵站起说：“蜜儿，跟姊姊回去，偶而来看看就好了。”

“好嘛……”小公主刘蜜只好认命，转头对陈信依依不舍的说：“那……陈信你要是没事，要派人来找我喔……我马上过来。”陈信只好点点头，只要能打发小公主随兄姐回去，什么都好。

“诸位大人。”苏医官站起说：“从这里尸体两边溅血程度来说，这一剑穿人的时候，受害人并没有运功防护，所以未经过打斗是可以肯定的，不过会不会是别的地方先有了致命伤，然后再故布疑阵的由头部刺入，这还需要将整首尸体运回，仔细的查验。”

“苏医官。”陈信问：“会不会有强烈的麻药，能使宋副将完全失去知觉？”

苏医官微微皱起眉头，思索的说：“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既然随侍进门不觉有异，若真有麻药……应该不是气体状的，要不就是食物……或是有人偷袭。”

“不该会是食物……”方青芬摇摇头戚然的说：“每一餐……我都和他一起吃……除了……对了，昨天晚上干尚受伤回来，那餐饭我们两个都没吃……会不会宋庭另外……”

“小端。”陈信问：“宋副将有另外再进食吗？”

“没有啊……”小端微微摇头说：“若是宋副将忽然想进食，自然会吩咐小婢准备……但是昨晚也像平常一样，宋副将整晚都待在房内。”

“事件发生已经超过六、七个小时了……”苏医官还在东敲敲、西摸摸，据着说：“如果跟进食无关，应该会有其它细小的伤口，将麻醉药剂穿入。”

“苏医官……”定盟卫国使刘方低声说：“会不会……是熟人所为？”

陈信等人听到大皱眉头，宋庭的熟人数来数去就是这些人，而且真有人去找宋庭，小端也该会知道，除非小端被收买了，不过谁与宋庭有仇？这怎么可能。

“应该不会。”苏医官摇摇头说：“事实上，就算是熟人，挥剑时宋副将就算来不及闪避，应该也会提起功力……”

苏医官比比挥剑的动作说：“何况是由侧面刺入，又不是由后方，一剑这样刺出，再怎么迅速也有一些时间察觉，所以宋副将若是微有运劲，就算是仍然难免被杀，不过血液应该会喷的更远……当然，这还牵扯到宋副将的功力状态……”

“宋庭早已练到念动功随……”陈信自然极为清楚宋庭的功力，点点头说：“也就是说，一直到刺中头部，宋庭也没有想要运功……”事实上，就

算是陈信偷袭，宋庭虽无力闪躲、必死无疑，但至少还来的及运少许劲力防护，只要微微运劲，血液应该曾向外喷出更远。

“那就可以肯定是有麻药了。”苏医官说：“属下会尽力找出是何种药物。”

“陈卫国使。”现在整件事算是清晰了许多，定盟卫国使刘方说：“既然知道必定是外力所致，这件事牵涉到整个皇城的安危，我们必定会尽力去做……要是找出是何种药物，想来对案情的发展一定大有助益…这样吧，先将尸体运去由苏医官仔细查验，我也会派出官兵护卫。”

陈信现在就是手上没人，点点头说：“多谢定盟卫国使……我们也能帮忙。”

“也好……”但定盟卫国使刘方转念一想，让这些人带着刀剑在外面乱闯，难保不会一个不小心闯到哪个督国王的家去……随即摇摇头说：“可是诸位现在心神激荡……我会另请宇宙洪荒四大龙将支持，陈卫国使诸位先休息一下好了。”

随后定盟卫国使刘方、六公主刘韵、小公主刘蜜与苏医官告辞而去，还派了官兵将宋庭尸体带走，并对陈信等人说明会将宋庭尸体带到何处，众人随时可以去看，看来是为避免众人怀疑他搞鬼，这才交代的这么清楚。人去楼空，房中只留一滩血，众人聚集在外，眼睛都注视着陈信，看陈信怎么决定。

陈信沉默片刻，点头说：“这样吧……我们先都搬到外面为官兵准备的房舍，大家躲在一起，我也比较照应的来……”这里就是距离太远，陈信的功力现在没法同时感应这么大范围的声息，除了像上次薛干尚几乎是以近半的内息爆射而出，不然陈信也没法感觉到。

“既已确定为外来因素。”谢日言说：“我等是否要有所举动？”

“先把住的地方准备好。”陈信微微叹息说：“我心里有个腹案……等一下大家商量一下。”

这还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众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见陈信这样说，只好数人一组分头去收拾，再在愁云惨雾中商讨该如何应对。

[[梦幻纪元二八一二二年二十五日]]

事情发生后，天广皇、左督国王、右督国王以及许多的官员都派人来致慰问之意，还加上小公主有时也会突然跑来，陈信单是这些事就忙了两天。

昨天下午，苏医官的消息传来，找遍宋庭身躯没有任何外伤，查验身体中有无外来药物的事情居然也陷入瓶颈，众人等不下去了，加上陈信与方青芬都已恢复功力，薛干尚也已经没有大碍，终于决定执行两天前就商量好的计策，今天就开始分别行动。

首先，薛干尚、许丽芙、舒红、方青芬、那雷可夫、科芙娜与小毛莉等人留守在卫国使府，看着三百余位军官继续制造武器，黄吉、练长风、谢日言、李丽菁、赵可馨五人骑着龙马连袂出游，往城东行去。

众人当然没有心情游玩，不过这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攻击，所以特别决定往城东走，城东每七、八公里就会有一块小林地，对方易于埋伏、攻击，比较容易上勾，当然对方上次全军覆没，这次若还敢来，自然会准备的更是周详，所以身为诱饵的五人，除了薛干尚因伤不便出来之外，就是另外五位神将。

至于陈信，这次却是远远飘在黄吉等人头顶的数千公尺上方，包准没

人知道，两只蝠虎则被陈信要求守在薛干尚等人附近，以免有意外的时候陈信来不及回府。要知道两虎内息不会散失，还真没有谁能当它们的手，要不然陈信也不敢放心的离开。

没想到五人到处乱逛，四面行走，耗掉了整整一天也是一无所获，陈信在天上藉能量飞行虽无需用劲，但是也十分心焦，到了天色渐暗，夕阳逐渐落下的时候，陈信终于放弃这次的行动，远远的传音要众人回城。众人听到陈信的传音，互相望了望，赵可馨摇摇头说：“陈信既然这样说，今天就先算了吧。”

过了两天，练长风比较没这么激动了，但是仍有些不甘，咬着牙不说话，李丽菁看不过去，抽抽练长风说：“说不定对方也怀疑我们，大不了明天再来试试。”

“对。”谢日言说：“若对方今日心中存疑，四面查探之下得知我等并无伏兵，终究会中计。”唯一的伏兵就是陈信，相信没有人看得出来。

“长风你放心。”黄吉拍胸脯说：“宋庭的事就是大家的事，陈信也说过，要是真没有下落，我们打上他们家要凶手。”

“我想……”赵可馨忽然说：“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了……”

“怎么说？”李丽菁对赵可馨的反感这些日子已经慢慢消失，见赵可馨这么说，忍不住追问。

“如果真是那些纨绔子弟……我们这两天都没有与三位公主一起出门，他们岂非正中下怀？”赵可馨说。

“对呀。”黄吉说：“应该先和三个公主打的火热，然后才出来诱敌。”

陈信与薛干尚又不在当场，这话说的正是练长风，练长风微微一忙，苦笑摇摇头说：“陈信和干尚都没有真的投入下去……宋庭还是我害的……”这些天练长风心里不断自责，对方说不定就是因为见到自己与六公主一起回皇宫，这才下毒手。

“别这么说……”赵可馨说：“说不定对方是为了死了四、五十人来复仇的，那天攻击干尚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去，这可不关你的事。”

“可馨……”谢日言皱眉说：“干尚不是说……未必是那两方的人马，若不是，与三位公主再如何亲密也没用。”

“我明白。”赵可馨说：“所以要试试看，不然永远搞不清楚。”

“你说真的还是假的？”练长风忍不住问：“我和韵儿在一起还没有关系，你真要干尚和七公主在一起？”练长风忍不住狐疑，这女人的心是铁做的？

众人一听都安静下来，这还是有人第一次正面提到薛干尚与赵可馨的关系，而居然是问赵可馨，不知她会怎么回答，连黄吉和李丽菁都大感兴趣的闭上了嘴巴。只见赵可馨面色不变，望着前方的都城缓缓的说：“我只是站在大家约立场，思索解决的办法，至于愿不愿意，你应该要问干尚……和陈信。”

这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碰了回来，练长风也不好再说，黄吉与李丽菁两人望望赵可馨，实在不知道她心里是什打硬主意？众人回到卫国使府，陈信由天空落了下来，他当然没听到五人聊天的内容，对众人点点头说：“别失望，不然明天再出去试试。”

“别试了……”黄吉嘴快的说：“可馨有别的意见。”

“哦？”陈信高兴的说：“可馨的想法一定也不错，快说来听听。”陈信

对赵可馨的能力也颇有信心。

李丽菁忍不住偷笑起来，摇摇头对陈信说：“先别说的这么快……可馨要用美人计。”陈信的笑容马上僵住，虽然自己算不得美男，不过还是八成会与自己有关，陈信不禁有些迟疑的望着赵可馨。“进去一起说吧。”赵可馨微笑说。

陈信忐忑不安的随着五人与留守的众人会合，赵可馨才说出自己的想法，薛干尚听了之后，摇摇头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不过我和七公主已经没有关系，要看陈信和长风的了。”自从七公主哭着奔出府中之后，这几天都没见到她来，六公主刘韵、七公主刘蜜倒是一天来个两三次，反正现在大家都住在广场旁，见面又快又方便。

“是你把人家气跑的耶？”陈信可不甘愿：“才过了两、三天，人家当然脸嫩不敢来，什么叫你已经没有关系了！”陈信可是当场见到七公主刘绚奔出的模样，要说七公主对薛干尚没有情意，陈信才不怕信。

“这样吧。”舒红悠悠的说：“等一下就是皇族大会的时间了，当然会见到面，到时候就知道了。”

“对了……”陈信这才想起：“今晚有大会……”这些天一忙，陈信完全忘记。

“刚刚内侍总领传来消息……”薛干尚这才说：“十七点正式开始，时间也快到了，我们留下必要的人手，其它的人都要到皇宫去。”也只有这些人才能把天广皇的命令留在后面才说。

可是留下谁陈信都不会安心，陈信望望众人说：“要留就要多留一些，只留几个出事怎么办？”

“我和日言留下没关系。”科芙娜说：“我们小心一点等到你们回来，应该不会有事。”

“不然我们也留下好了。”李丽菁撅着嘴说，她其实一心想去看看热闹，不过只留谢日言夫妻也不大好意思。

“不用了。”科芙娜自然知道李丽菁的想法，笑笑说：“丽菁你去没关系，要是有事，日言就先来一招腾龙掌，陈信不就知道了？”威力强大的内息瞬间涌出，陈信近在数公里内，自然会察觉。

“让小刚、小柔在天空四面戒备好了。”陈信说：“这样我比较安心。”谢日言夫妻加上两只蝠虎，还有三百位手持精良武器的官兵，在全神戒备之下，真有人来犯也讨不了好。

“好啦。”科芙娜说：“你们安心的去玩。”

“玩？”陈信摇摇头说：“还有什么评鉴官的麻烦事呢。天广皇会怎么好玩的说。

到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陈信等人依时到达皇宫，这次众人的随侍特例开放入宫，负责各自主人的茶水饮食。

陈信等人被宫中随侍引到一处练武庭，这练武庭在皇宫庭园中一处拢起的七公尺的一大片高丘上，丘上都是短而齐平的草地，沿着路向上土，就会走入丘顶的连绵长亭状建筑物。

进去一看，丘顶被建筑物四面围起，里面是长宽各近百公尺的练武场，四面的建筑物内是一格格长方形的高台，每个格子长约五公尺，深约三公尺，四面透空，往内看就是练武场，往外看却是皇宫中的一片庭园，花草繁茂、

树荫遮顶，一些庭台楼榭在处处林间露出屋顶，若起来也是赏心悦目。

东、南、西三面都是一个接一个的亭台，北面虽也相同，不过却有两层高，上面一排都是特别长的方楼，下方与其它三面相同，都有二十个长格，但楼上就只有九大格，正中央的方格不但最大还是有两倍长，而且又特意建高半公尺，想来那是天广皇和他众儿女、嫔妃所坐的区域。陈信等人被领入中间右侧第三格，也就是由右边算过来的第二格，这里每一格的楼梯居然还是各自独立的，也算稀奇。

陈信等人坐定下望，见下方场中人影穿梭，约有数百人正交错来去，陈信不禁疑惑的说：“皇族不是只有一百多人在都城吗？就算随侍除外，下面何止四、五百人？”

“公子。”身旁的小春说：“皇族大会还会邀请一部分有名望的贵族参加，而且也能藉这个机会升职，不过贵族最多只能挑战龙将级的评鉴官。”

“小春你怎么这么清楚？”陈信吓了一跳。小春微微一笑说：“婢子们小时就被分发到服侍皇族的小组训练，皇族的重要事项当然要学。”

“那评鉴官是怎么回事？”陈信连忙问。“评鉴官分为好几种，从管带级、副将级、龙将级一直到王侯级，通常王侯级的评鉴官只有两、三人，龙将级的就有四、五人，等级越低的评鉴官人数就越多，管带级通常都有二十多位，以避免评鉴官体力不支，因为等级越低挑战的人数会越多。”终于了解了，陈信大大的点了个头说：“原来如此……多谢、多谢。”

“公子爱说笑……”小春含羞一笑说：“有什么好谢的……小婢去张罗筵席了。”随即领着十位俏婢，由后方的楼梯下去。

一旁的黄吉见那些小婢都下去了，凑过来对陈信低声说：“陈信，你老实告诉我，有没有和这些婢女这个那个？”什么这个那个？陈信没好气的说：“黄吉，你别乱说。”

“我才不信。”黄吉轻轻一哼说：“你跟她们特别好，以为我看不出来？”

事实上一起来的众人中，许丽芙、赵可馨等女孩自然与婢女只保持淡淡的情谊，男性中黄吉是个不解风情的大老粗，那雷可夫、谢日二目旁边有老婆盯着自然玩不出花样，至于薛干尚个性本就较不容易与人迅速熟络，而练长风却是以前侍卫长当习惯了，呼呼喝喝的也不大客气，所以确实只有春夏秋冬四婢与陈信关系特别好，何况五人间还有师徒、朋友的关系。

陈信想想似乎也是如此，黄吉这么想，却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只好苦笑一下没再说话，黄吉也不再说什么，心里越发认定陈信与四婢有一腿。

第二十八章 变生肘腋

这时这一层楼除了中间那处之外，也渐渐约有人上来，陈信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当然以不认识为多，以中间的皇室家族座位来看，左侧第一间是左督国王的区域，右侧第一间自然是右督国王的区域，此外左侧第二间来了一群年纪都不小，应该都有百岁以上的前辈，陈信从未见过，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而右侧第二间也就是陈信右边这间，却是定盟卫国使刘力的座位，这时他正好升阶到达，立即向陈信打了个招呼。

陈信连忙回礼，却见到小公主刘蜜在刘方后面跳了出来，先对陈信甜甜的一笑，随即轻灵的越过低矮的栏杆，跑到陈信身旁说：“陈信，我来了。”陈信身旁的黄吉立即识趣的闪开，小公主刘蜜还有些不好意思，对黄吉微微伸了伸舌头，笑着轻声道谢，就在陈信身旁坐了下来。

“蜜儿……”陈信不禁觉得尴尬，尤其是刚才有人说要用美人计……但这个计策未免也太顺利了，陈信只好说：“你不是应该坐中间的吗？”

“父皇来了再说嘛。”小公主刘蜜说：“我说要和皇兄一起先来，父皇说好的。”

“陈卫国使。”另一边的定盟卫国使刘方忽然发言说：“若不介意，将此栏杆撤去如何？”

“嗯……不介意？”陈信一时还搞不清楚状况，见到定盟卫国使刘方的手下将两区域间的低栏拔起，往两旁一收，等于将两边的界线除去，这才清楚在干什么。

“这是我的一子一女。”定盟卫国使刘方说：“还不见过陈卫国使。”两位年轻人起立向陈信躬身说：“见过天降卫国使。”

陈信回礼之后说：“我们见过…这位是定盟卫国快的长子继礼兄，这位……”

“长女刘绣。”定盟卫国使呵呵笑着说：“都还小，陈卫国使以后多多照料…”

“岂敢、岂敢……”陈信望过去，刘绣可不小了，应该也将近二十，亭亭玉立，正望着刘蜜古怪的笑了笑，却见刘蜜脸色微微泛红，回瞪了刘绣一眼。刘蜜拉着陈信坐下，一面低声说：“陈信，那个刘绣等一下一定会过来，要是说我坏话，你不能听喔。”

“你们有仇啊！”陈信莫名其妙：“她干么说你坏话。”

小公主撒娇的说：“你别管啦……好不好啦……”“好啦、好啦。”陈信头的又开始变大，只好先答应了再说。

事实上，刘绣虽然要叫小公主刘蜜姑姑，不过比起刘蜜还大了一岁，从小和七公主、小公主玩在一起，这次虽然天广皇有私心，让陈信先与刘蜜认识，但是还不知道会鹿死谁手，小公主刘蜜自然要先做做防险。

过了一会儿，皇室的座位也逐渐上来了一些皇子皇孙，看来除了定盟卫国使有自己的席位之外，其它的皇子、皇女就是坐在那儿了，小公主刘蜜见状，连忙溜下楼，跑去自己该去的位置，不久后，内侍总领的大嗓门又张开了，一样在众人的问候声中，天广皇率领着五位年纪不等的贵妇，在台上就坐。过不多时，天广皇派了一个随侍过来，对陈信施体说：“启禀天降卫国使，皇上有请。”

陈信于是随着这名随侍移步，先下楼，再换过另一道楼梯上楼，在陈信对天广皇施礼之后，天广皇面带微笑的点头说：“好、好，卫国使请坐。”陈信躬身回答：“谢皇上。”

陈信坐下之后，天广皇说：“卫国使，朕不想麻烦卫国使及置部部分神将担任评鉴官，但因贵部数日前才有不幸事件发生，我已另寻他人，不知陈卫国使意下如何？”这样当然最好，陈信连忙点头说：“多谢皇上体恤，陈信万分感激。”

天广皇神色一拨接着说：“先是薛神将前些日子受伤，之后宋副将居然在贵府中被人暗算，这件事待皇族大会之后，朕会派人严加追缉，务必找出

凶嫌，陈卫国使请先放宽心，今日先多与其它皇族亲近亲近。”陈信只好应是，这时偷眼望到坐在一旁角落的七公主刘绚，才数日不见，只见她整整瘦了一圈，面色憔悴、神采全失，之前活泼俏皮的模样完全消失了。

天广皇注意到陈信的目光，唤了一口气说：“陈卫国使……你也看到了，你觉得该如何是好？”我怎么知道该如何是好？陈信面色为难的说：“这……皇上……”

“朕现在只是一个父亲。”天广皇说：“这孩子一向活泼，这些天忽然变成这样，朕实在担心。”

“父皇……”六公主刘韵听见，在一旁低声说：“我等一下把七妹带过去就可以了，解铃还须系铃人。”

天广皇点点头说：“还望陈卫国使先行缓颊，则让绚儿太过难堪。”“我会尽力的……”陈信叹了口气，告退回去。

一回去，陈信走到薛干尚身旁，望望薛干尚叹了一口气，不知该由何处说起，那知薛干尚反倒先开口说：“放心，我不会让你难做的……”陈信倒不会很意外，反正薛干尚料事如神，只好说：“她确实也颇受折磨，你看看该怎么办好了。”

薛干尚忽然微微苦笑低声说：“我要是知道早就教你了，还会留着？”这话一说，陈信的心神被牵到许丽芙身上，确实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陈信再叹了一口气，回到自己座位上坐下。

这时下方的挑战已经依序开始，皇族也开始移动，四面拜访，定盟卫国使的一子一女首先过来这一席，皇孙刘继礼施礼说：“陈卫国使，我们兄妹想与诸位请教一下，诸位来自遥远的地球，想必一定有许多奇物奇事。”

“来、来、来。”黄吉嚷嚷说：“我来告诉你们……”而事实上黄吉他没在地球呆多久，扯没两下就讲到雾灵谷中的怪物，不过刘继礼也是瞪大眼睛，专心的听这些闻所未闻的事情。

刘绣就没有这么专心，转过头对陈信一笑说：“陈卫国使跟蜜儿姑姑很好喔？”“什么……？”陈信完全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装做听不清楚。

刘绣轻轻摇摇头说：“蜜儿姑姑比我小上一岁，确实是人见人爱，不过一向以来很少交朋友，陈卫国使魅力好大，一下子就和蜜儿姑姑这么熟了。”

“嗯……蜜儿确实是个可爱的小妹妹。”陈信只好找话说：“与她相处是没什么距离……刘绣小姐，这个……你也是待人和蔼可亲，很好相处。”

刘绣轻轻一碎，微笑说：“陈卫国使真会说话，怪不得蜜儿姑姑这么死心塌地……嗯……大家都称我小绣，公子如不嫌弃，这样叫我就好了。”

“这个……咳咳……”陈信有些心惊胆战，这一个再叫下去又会得罪谁？“陈信！”却是小公主刘蜜来了，她一上楼见到刘绣与陈信谈的正高兴，忍不住紧张的叫了起来。

陈信还不知道该不该回答，刘绣却忽然起身说：“陈公子，小绣先告退了。”随即向小公主微微笑了笑，下楼去了。小公主自然纠缠着陈信问刘绣说过什么，陈信无言以对，两人才说了两、三句话，哪有内容？

不过还好这时六公主刘韵带着七公主刘绚上来，先向陈信问安，陈信回礼之后，薛干尚摇摇头站了起来，望向七公主，七公主刘绚微微抬头望见薛干尚，头又低了下去，六公主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半拉半推的将七公主拉到薛干尚身旁的座位按了下去，这才安心的往练长风走去。陈信好奇心大起，不理睬一旁聒噪的小公主，将注意力集中到薛干尚那边，想偷听两人的

对话，以后可列为参考。

只听薛干尚先唤了一口气，低声说：“七公主，你消瘦了。”七公主心头一阵委屈，眼泪终于控制不住的滴了下来。

“你还认为是自己的错吗？”薛干尚柔声问：“还是觉得我太过分了？”

七公主听薛干尚这样说，缓缓抬起头来，脸上一片迷惘，似乎也不知道是哪一种。

“或是两者都有？”薛干尚微微一笑说：“你喜欢我吗？”

七公主万万没想到薛干尚会这样问，眼泪自然而然的停了下来，脸上却飞起两片红霞，轻轻咬住下唇凝视着薛干尚。这时陈信大为紧张，要是自己遇到这种状况一向只有认输，不知薛干尚会如何解决？

“我猜猜看。”薛干尚说：“你本来只是觉得我还蛮好相处的，后来在生死交关之间，忽然觉得我可以信任，然后见到我受伤，又心生感激……对不对？”

七公主刘约还能说什么，只有睁着红红的大眼缓缓点头，陈信在一旁也大点其头，这段话大有学问，眼看下一步就该是撇清了，却不知该怎么转回来，七公主看陈信脸上表情古怪，也不说话了，疑惑的望着陈信。却听薛干尚按着说：“所以……其实你还不是真的了解我，不是真的喜欢我，只是又感激、又自责，所以才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七公主刘约似乎想说什么：“我……”

“我只能说……”薛干尚紧接着说：“当时就算只有随侍，我也会这么做，所以……这是我们身为朋友的证据，却不是让你用来感激的……你懂吗，绀儿。”

这还是薛干尚第二次叫七公主绀儿，七公主刘绀的眼眶一霎时又红了，低声的说：“我懂……可是……”

“我喜欢跟活泼的绀儿作朋友，不想跟满怀感激的七公主作朋友……可以吗？”薛干尚继续说：“何况……现在陈信八成在偷听，你如果再不笑一个……我就丢脸了。”

七公主刘绀意外的望向陈信，却发现陈信果然表情忽然一变，似乎作贼被当场捉住，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回头轻轻瞪了薛干尚一下，雨过天青。陈信这下可糗大了，薛干尚居然拿自己过门，这招可不知该怎么学，回神却见到小公主刘蜜正睁大眼睛望着自己，连忙结结巴巴的说：“怎……怎么了。”

“你才怎么了？”小公主刘蜜摸摸陈信额头，担心的说：“生病啦？”

“没有……”陈信正是又好气又好笑，薛干尚虽然幽自己一默，不过这一下确实是高明，不用承诺、也不用决裂，却能恢复和平，陈信不再为他担心，与七公主瞎扯了起来。片刻后，下方的交战气劲爆破声逐渐的大声起来，想来是阶级逐渐的升高，陈信望了望，现在进行到副将级的挑战了，皇族和贵族确实是高手如云。

进行到龙将级的比试时，陈信看到正有一位贵族顺利的击败龙将级的评鉴官，被天广皇任命为龙将，陈信不禁疑惑的说：“奇了……这人应该可以更高一级的啊。”

“你是说国使级。”小公主刘蜜点点头说：“国使分为三级，卫国使、护国使、安国使，这人的功夫也许可以到达安国使的境界，不过……贵族好象最多只能做龙将。”

“这样……”陈信疑惑的说：“为什么？”

“不为什么……”小公主对陈信这样问有些意外，歪着头想了想说“规例吧。”又是阶级的问题，陈信皱起眉头，心想总有一天会闹革命。

到了龙将级之后挑战的人就逐渐减少，不过打斗的时间也随之增长，奇功异招也不断的出笼，不过因为被挑战的评鉴官功力大家都清楚，所以要是挑战者真的比较强，也会适当的控制力道，不大会发生意外发生。而令众人看的牙痒痒的徐房、徐彭、陈猛表兄弟，以及陈猛、徐龙田表兄弟都顺利的成为龙将，他们望向陈信这一面的目光，也都有些怨恨之意。小公主刘蜜见状摇摇头说：“他们都要出来接受派任，分级比试就不好看了。”

这五人本来在三十岁以上级会有一场龙争虎斗，不过既然接受任职，自然不能再参加争斗，所以小公主才这样说。事实上分级比试果然没什么看头，四面的人心不在焉的继续做着问候与交际的动作，也有好些官员带着自己的子女来见陈信，也常会留下子女在这里聊天，连玄浪龙将也带着还留在都城的弟弟、妹妹来见陈信，慢慢的陈信这区越来越热闹。

过了好一会儿，四面忽然渐渐的安静下来，反而显约有些诡异，陈信四面望望，看不出有什么异状，下方的练武场也空佣巴人，只好转头望向小公主说：“蜜儿，发生什么事了？”

“嘘……”小公主刘蜜低声说：“注意看中间，表演要开始了。”

陈信目光往中间看去，只见场中依然空无一人，这要如何表演？正要追问的时候，忽然由天广皇左边第二格，那群老人中间非常迅速的穿出两人，一瞬间就降到下方的场中。原来那些老人都是高手……陈信这才知道为什么表演开始前全场都先安静了。这时小公主刘蜜在陈信耳边低声说：“那些是皇族退休的长者，分成两组教导皇室子女和皇族子女，也就是我们的师傅。”

有点像圣岛长老团的味道，陈信点点头问：“他们要表演什么？”陈信望望下方的老者，只见一穿蓝、一穿灰，相居约五公尺，都是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

“不知道……”小公主摇摇头说：“看他们高兴。”

这时场中忽然一声爆响，两位长者身形不动，两人之间忽然一阵气流向外卷动，飞沙走石的直往外刮，四面坐不住人，纷纷往后退到亭外，站在较远处观赏。

“这是怎么回事？”众人看不明白，自然想问陈信，于是纷纷涌到陈信身旁，李丽菁更是一拍掌说：“科芙娜没来一定会后悔。”

“那是由体内发出的气劲。”陈信看的明白，缓缓说：“现在正在逐渐的增强中……”这时只见两位老者中间的一处地表慢慢下陷，四面奔腾的不只是气流，还有许多的能量往外散，大部分的人远在数十公尺外自然还可自保，不过部分的贵族却是越退越远，连旁观的机会也没有了。

随着时间过去，两位老者间的竞争似乎越是激烈，慢慢的，两人同时向后退了一步，片刻后，又退了一步，陈信点头说：“中间积蓄的能量太多了，俩位都挡不住了……要是有一个少退一步，胜负就分出来了。”陈信现在已经明白，这两位长者在等于是表演内劲。这还好是在这个星球，要是在别的地方，这些楼宇说不定会被掀去一层。

慢慢的，竞争逐渐白热化，在两位老者的中央缓缓的传出了叽叽咯咯的摩擦声，同时也闪现了一片青蒙蒙的光华，仿佛是两人的外放内息已经是以在体外凝成实物，正互相冲突不已，过了片刻，这两片光华逐渐消失，也不再声音，两位老者缓缓的将内息往内收，同时转身向天广皇一礼，跃回

自己的席位。

四面的掌声马上响起，惊喜赞叹声由四面八方传了出来，掌声还未止歇，又由上方飘落一灰、一蓝两名老者，彼此一揖，目光相对望了两眼，立即身形飘动，在天空翻飞起来，只见两人互相对击，各种招数层出不穷，但掌上所含内息并不多，不过两人却是越升越高，逐渐飞腾到十来公尺的上空，在空中忽上忽下的对招起来。

这比起在地面所能攻击的范围又大了不少，加上两人身形挪移迅速，简直是变化万千，众人抬头而望，只见在一片七彩夜光照映下，两人的身形格外好看，不过这一场表演的不是向上飞腾的能力，毕竟不能持续多久，过了好一阵子，两人轻轻互相一击掌，分由两边落下，又向天广皇一礼，也跃回了座位。

“这个高明。”黄吉啧啧有声说：“居然能提气这么久……我绝不是对手了。”

“这些人怎么都不分胜负啊？”那雷可夫摇摇头说：“好看是好看，不大刺激。”

“这是表演耶。”七公主刘绚在旁听见，忍不住开口笑着说：“又不是比赛。”看来她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紧紧傍在薛干尚身旁，喜气洋洋的样子。

这时场下又有两位老者过招起来，本来众人看起来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也没施展深厚功力，也没向上飞起，只是互相的攻击防守，不知道要表演什么东西。不过众人都越看越觉惊奇，因为这两位老者的动作越来越快，慢慢的出掌踢腿已经看不清形影，很快的，连人影也逐渐的分不清，只见一道蓝影和一道灰影迅速的在场中来去，蓬蓬咄咄的交击声一连串的传来，仿佛是一道极长的声音。

众人中，除了陈信之外已经没有人看的清两方的动作，陈信点点头说：“黄吉，这两位修练的方式不同，不过都不弱于天禽身法。”黄吉苦笑一下说：“当然不弱，我根本看不清楚……”

“不。”陈信目光仍望着场中说：“你是内息还没到这种程度，天禽身法其实也不逊色，而且这样的打斗，不是完全用眼睛来看招式的……”

场中的两位老者动作越来越迅速，而且力道似乎也逐渐的相应加强，那一串声音也越来越大声，这更不简单了，要是两方内息大量相对，多多少少会影响身法的动作，这两位迅疾不变，代表还没施出全力，不过想来这样迅速的移动必定也耗费不少力气。终于在一瞬间，两人忽然相距二十公尺，全身凝定的相对而立，连一根毛发也不些微移动，这下果然精采，四面又傳出喝采和掌声，两人一样行礼之后退下去。

“一共有八位。”薛干尚望望一旁说：“蓝袍四位，灰袍四位，还有两位没出手。”

“四位着蓝袍的，是我们的师傅。”七公主刘绚说：“灰袍的是一般皇族少年的师傅。”

“他们打起来挺和气的。”李丽菁有些疑惑的说：“分成两组……没有竞争的心态吗？”

“算起来每个人都是他们的孙辈，也没什么好计较的。”六公主刘韵回答：“不过皇室子女和一般皇族传授方式有些不同，灰袍的几位长者也会定期来对我们做教诲。”

“这两位是最后两位了。”陈信望着落下场中的两位老者，打断众人的对

话说：“应该更有看头。”刚刚三组表现的虽然各有不同，不过都是以表示出自己非凡的能力，可是从观赏学习的角度来看，却是一场比一场有看头，一场比一场好看，想来也做过计划，这最后一场自然最有看头。

只见两位老者相对微微一笑，轻轻往后一跃，飘出了十余公尺远，也就是说，两人的距离将近三十公尺，只见灰袍老者忽然一挥右手，一道气柱汹涌如涛，带着轰然声响往对方涌去，蓝袍老者见状一笑，左手五指捏成鹤嘴，向前连黠，只见一束束气劲往那股气性冲过去，嗤嗤连声的将那气性四面冲散，还连接着继续往前推。

蓝袍老者见自己劲力被破，不慌不忙的挥掌由上而下一劈，一道锐利如刀锋的气劲琳的一声往前直扑，将那些指劲破开，转眼又劈向灰袍老者，灰袍老者两掌忽然放大一倍，呈现铁青色，一上一下的挡在胸前，便顶一击，只听当的一声传出，那股刀形内息四面溢散，消失无踪。

这下众人可是吓了一跳，手掌居然能发出这种声音，岂非坚如铁石？众人虽然对内息移动不像陈信这么敏感，不过这几招都含有极大量的内息，众人自然都能察觉，这些等于是众人的绝招，这两位居然能连连攻击，果然不愧为众皇族之师。

四面还在惊奇，场中的两人可没闲着，掌劈、拳击、爪挥、指弹，种种的凝聚方式不断的出笼，交击、穿破、震荡、四散的各种声音也不断的发出，四面的喝采声一直不停，两人的招式也层出不穷，但两脚就是稳稳的站立着，动也不动。

忽然间，所有的声音一起消失，两人的动作也停了下来，只见两人互望一眼，同时合掌于胸，缓缓的向两旁拉开，两掌中同时凝聚了一股极大的能量，随着两人手掌越往旁拉，里面的能量含量也越大，越为坚实，终于在两掌相距约一公尺时，两人同时将手掌向外一翻，只见两球能量迅速的往前直冲，在场中轰然一声巨震，将中央的场地震凹了一个大洞。

这还只是相击时外散的余威而已，猛烈的气流能量随着这股巨响四散，四面的人不禁都运起功力防护，但还是有些人被往外震开，另一些人急急忙忙的追出去相扶，至于二楼一些服侍皇族的随侍，自然被主人所建立的气劲防护住，不然从楼上摔下去可不是好玩的。

两位老者似乎用劲不少，面色有些难看，不过行礼后依然是轻轻松松的越过七公尺高的二楼，回到自己的座位，四面的鼓掌声又响起，不过比起前几场似乎小声了些。陈信等人不禁讶异，这场最为精采，又是最后一场，就算是捧场也该是更大声，怎么反而没多少人在四面的感觉？四面一望，果然好些贵族都已经不见踪影，除了众随侍之外，下面稀稀落落的只有数十人，加上皇族，这里只剩下不到两百五十人，陈信等人心想这大概是这里的奇怪风俗，所以也没多注意。

不过三位公主都同时咦了起来，六公主刘韵首先说：“人都到哪去了？”

“不是准备去干什么吗？”练长风说：“我还以为你们还有什么节目呢。”

“不是……奇怪了。”六公主刘韵皱着眉四面张望，陈信等人这才觉得奇怪，跟着四面望去，却见许多皇族都在四面张望，看来果然不对。陈信心里微微一紧，不禁提高了警觉，开始注意四面的状况，过了一会儿，陈信忽然站起说：“不对劲。”

这时天广皇、左右督国王却也站了起来，同时往四面望天，所有人都

注意到四人奇特的行为，加上现在的状况十分诡异，场中都安静了下来，陈信忽然低声说：“长风，叫所有的婢女不要动了，全部集合到楼上来。”练长风一愣，转身去传达命令，陈信接着说：“六公主，皇上应该也发现了，四面有近万人形成大包围，距离这个小丘不到五公里……你们还是先过去吧。”

三位公主一聘，各个花容失色，也不下楼了，穿过中间的两格，急急忙忙的往天广皇位于中间的坐席而去，还没到达，就听着天广皇沉声发令说：“所有人注意，有敌来犯，据楼布阵。”下方一时之间大乱，皇宫中居然有人来犯？总算所有人都训练有素，立刻分头散在所有的亭台中，不过四面亭楼周长是有四百公尺，现在只有两百余人布阵，可见寒酸，天广皇不待布阵完毕，忽然一声长啸，随即声音远远传了出去：“宇宙洪荒神将何在？”

右督国王陈密摩下也有一人留滞在外看守都城，这时也运足内息大声说：“狂涛龙将……率兵护驾！”这些将领并非皇族，今天刚好派在都城中率领士兵，其它身为皇族的龙将自然都一起参加盛会，手下有兵也没用。

两人话声一落，四面八方忽然传出呵呵的笑声，近万人一起大笑，声势极为惊人，只听一人忽然大声说：“点火……放箭。”忽然由四面同时亮起数千虚的火堆，近万人由林木掩藏处现身，五至七人一组的点燃了里着油布的箭头，眨眼间，由四面八方同时射出成千万支燃烧着的火箭，据楼而守约两百人不禁吓了一跳，开始四面逃窜。陈信低喝一声说：“别慌……射的是外面！”

比较镇定的人自然看得出来，箭的弧形不是对着楼房。距离只有数百公尺，一支支的长箭迅速的飞射到山丘上的短草地上，草地夜间湿寒，不久就熄灭了，不过四面白色蒸气涌起，熏的楼中众人一阵难过。这时陈信府中的众婢女自然已经上到二楼，众人无须多说，自然而然将这些没什么功夫的婢女留在身后。

要知道除了春夏秋冬四婢经陈信亲自教导、通脉，功夫较高，别的随侍都没有自保之力，但是其他的皇族可没这么仁慈，除了二楼的大人物们还自重身分，一楼的皇族大多要众随侍站在前方挡箭。这时北面下方五百公尺远处，忽然走出五人，其中一人面对着众皇族，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些皇族，在讨救兵吗？”

四面楼中忽然传来讶异不信的声音，陈信身后的小春也面色大变，调调的说：“宇宙洪荒……四大龙将？”陈信愕然回首问小春说：“你说他们是宇宙洪荒四大龙将？”其实陈信在南角城见过两个，不过没想到居然四位龙将都在里面。

“是的公子……正是定宇龙将年图心、碎宙龙将黄长栖、开洪龙将苏问雌、辟荒龙将谷得睛。”小春微微颤抖的说：“还有一位…是狂涛龙将施毕奇。”

“五位驻守龙将一起叛变……”陈信疑惑的说：“怎么可能？”

“那些都是贵族……”站在陈信身旁的薛干尚低声说：“下面的贵族也先离开了二百多人，看来这是贵族与皇族的斗争。”难怪刚刚最后一场表演之后，四面忽然少了很多，看来是都偷偷退下去了。

天广皇自然也看清了小丘斜坡下的人物，目光微微一腿，沉声说：“年图心、黄长栖、苏问雄、谷得睛、施毕奇……你们五人居然一起叛变……朕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了？”

“天广皇……”碎宙龙将黄长栖算是五人之首，面色一冷说：“我们五人

若不是身为贵族，凭我们的功力与功劳，早该升为国使或是一面为王，但你却只让我们死守着龙将这个位置，如何算是对得起我们？”

天广皇面色一变，左督国王徐东平插口说：“黄长栖，你们已经身为所有龙将之首，皇上待你们岂有不薄……何况贵族限于龙将之职，这是上代传下来的规矩，若有意见自该依律上奏，岂可挟其威胁？还不快快退去，皇上说不定还会既往不咎。”

“笑话。”碎宙龙将黄长凄哈哈一笑按着说：“左督国王说的好听，要是我等按程序上奏，岂不是落了个死于非命？”

左督国王徐东平大声斥责说：“不可胡言乱语，皇上无比英明，岂会如此？”碎宙龙将黄长凄面色一变说：“奸个无比英明，那么请教诸位，二十年前获赐“至尊龙将”称号，贵族中的奇才林齐烈龙将，当年是怎么死的？”

左督国王徐东平瞪目说：“二十年前早已公布，至尊龙将被派至北域城后不久，一日孤身出城被熊族埋伏围攻，为国捐躯。你今日重提此事，有何居心？”

“徐东平，你别以老卖老了！”五人身后忽然又走出一位贵族，身形比一般贵族还高些，算是贵族中的长者，只见他目光炯炯有袖，发须微白，身后背了一把龙齿目剑，站出来说：“今天……要向你们这些自尊自大的家伙讨个公道！”

一见此人，年纪较长的皇族全部面色大变，天广皇，左、右督国王都说不出话来，只有定盟卫国使讶然张口低声的念了一句：“……至尊龙将…林齐烈…”陈信连忙向小春低声问：“至尊龙将林齐烈又是什么人物？”

小春可没听到定盟卫国使的自言自语，见陈信忽然问到历史，只好低声说：“启禀公子，至尊龙将据传说是贵族中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年仅二十即获龙将的职务，之后不断立功，独创绝技暴虎爪天下无人能当，但因升无可升，六十岁的时候，天广皇终于赐与至尊龙将的称号，以彰显不凡，不过不久之后在北域城城外被熊族伏击身亡，据说当时的贵族全部带孝一年，悲痛不已。”

“至尊龙将……”陈信望着下方的长者，心中疑惑大起，宣布死亡了二十年的人忽然出现，当年一定有隐情。只见那位老者忽然悲愤的哈哈大笑说：“刘阅明，你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林齐烈！你居然直呼皇上名讳，简直大逆不道。”左督国王徐东平大声说。

“何止大逆不道？”至尊龙将林齐烈冷笑一声说：“我今天还要造反作乱，将人族天下翻一个身来。”

“至尊龙将……”天广皇终于开口了：“当年北域王说你遇伏身亡，朕十分伤痛，今日出现本是大喜，为何忽然对朕充满怨恨？”

“真是老狐狸……”至尊龙将林齐烈摇摇头说：“刘开叫……你别想再骗我了，当年你居然派遣五位幻粹阁阁老合力暗算，林英誓报此仇。”

陈信见林齐烈的目光，心想所谓的幻粹阁阁老，八成是那些灰袍、蓝袍老者，那种功夫的人五人合力暗算，天下还有谁能抵挡？这人居然能逃出生天，功力可想而知。只见天广皇摇摇头唉口气说：“所以……北域王徐石传来讯息，说发现你尸体之事也不是真的了……但你今日造反，可会想到数日内四面大军反扑都城，你们都将死无全尸？”

下方众人同时呵呵大笑了起来，定宇龙将年图心大声说：“北域王联合

佰月、刀轮两城，转眼就要拿下习回河城，今日我等掌握都城，东极、南角两城不能呼应，眨眼间就能平定，还有什么大军反扑？”这话才说到一半，一直没开口的右督国王陈密一群二十余人，忽然在一声叱喝下同时由二楼向下一跃，迅速的往下方冲去，天广皇面色一变，忽然出掌，一股劲力浩浩荡荡的住这群人冲去，还带着隐隐的雷声。

眼看就要击中后面的数人，右督国王半空中翻身回击一掌，两劲相遇，轰然一声巨响，右督国王远远的向下一飘，呵呵笑说：“刘阅明……不用送了。”至尊龙将林齐烈大笑说：“密公，这时候才下来？”

右督国王陈密也笑着说：“要不是图心不小心说溜嘴，我还想再多耗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可趁之机。”

“图心多嘴……”定宇龙将年图心躬身说：“请密公责罚……”

这下奇变横生，陈信等人看不出定宇龙将哪里说溜嘴了，小春适时的在陈信身后补充说：“宿月王陈广、刀轮王陈峰两位都是右督国王的儿子。”

“陈…密！”左督国王徐东平怒不可遏，目光瞪视着右督国王说：“你也造反作乱……”

天广皇反而忽然平静的说：“右督国王……你计画了多久？”

“二十年前你下令除去至尊龙将，我们就开始着手计划了，今日八位幻粹阁阁老表演武技，功力消弱大半，至少也要一、两天才能复原，还不是大好机会？”右督国王陈密微笑说：“一千五百年来你们刘家为尊，现在也该换人作作看，从今日起，皇族、贵族之名消失，统称上族，不再强分为两族。”

要不是八位功力盖世的长者同时功力大降，这些人只怕还不敢动手，难怪等到最后一场表演之后才四面合围，这些人果然是贵族地位为号召。贵族是所有军队中的中坚，在传奇人物至尊龙将的召唤下自然敢于反叛。“不愧深谋远虑……陈卫国使被人偷袭，也是你们干的？”天广皇按着问。

“不错。”至尊龙将林齐烈洪声说：“在一切计划周详之下，忽然冒出了这些皇族，听说功力还不错，我们当时派人偷袭，想让他们欲不住先乱起来，都城一乱，我们到时候更省事，没想到这些年轻人倒沉得住气……不过虽然没有成功，想来他们也无碍大局，就等今天一起算好了。”

“难怪那些死掉的贵族查不出身分……想来是由北疆三城调来的。”定盟卫国使刘方恨声说：“你们这招果然毒辣……”北疆三城就是宿月、北域、刀轮三城。

这时陈信等众人无不哗然，本来见两方斗争，陈信对当年被暗算的林齐烈还有些同情，没想到他们居然是杀害宋庭的凶手？练长风怒火上涌，已经猛然拔出原属于宋庭的长剑，跃跃欲动，一旁的赵可馨连忙将他拉住，现在扑下去数千支箭射过来，不变成刺猬才奇怪。

这一下两方敌势以成，陈信望向薛干尚，看有没有什么好建议，薛干尚皱眉摇摇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对方万人手持火箭弓矢，与现在楼中百余人誓不两立，才来都城就卷入这种是非，只怕众人是在劫难逃。

第二十九章 身陷重围

天广皇见再无缓冲的余地，缓缓的说：“你们迟迟不放箭，想必是有条件要谈，既然如此……何不开口？”右督国王陈密说：“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你们自散功力，束手就缚，我保证日后诸位依然足锦衣华食，生活无虑。”

“陈密……”天广皇冷笑一声说：“你有什么要求一次说出来，少假慈悲了。”

“天广皇果然足明白人。”右督国王陈密呵呵一笑说：“当然还要麻烦阁下告知先祖密室的玄机，否则要是取不到泰古剑，我们不是白忙了？”天广皇今日果然未配泰古剑，自然是收在密室中。

这时定盟卫国使刘方跃到天广皇身旁，将腰间的长刀解下，躬身奉上，天广皇接过此刀，将刀一拔，只见一片寒芒向外冒出，一股沉凝厚重之气忽然由刀上泛出，所有人忽然都有透不过气的感觉，天广皇举刀大声说：“朕有裂地刀在手，你们想拦住朕会死多少人？”却是皇族至宝之一裂地刀。

右督国王面色一变，望望身旁的至尊龙将林齐烈，只见他将身后的龙齿巨剑解下，接过身后一人呈上的另一柄巨剑，顺势一拔巨剑，巨剑一出，只见巨剑由剑脊处分蓝红两色，蓝雾红芒同时向外透出，两色交缠，极端诡异，至尊龙将以手中巨剑一指天广里说：“却不知我拦不拦的住阁下？”

“乾坤剑……”天广里面色也不禁变了，恨声说：“徐石那家伙……居然连乾坤剑他借了给你，他就不怕你叛乱？”

“林英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何况习回河王刘木根本有名无实，他若不是你的胞弟岂能成为习回河王？追风刀还不是转眼就到北域王的手里。”至尊龙将林齐烈大声说：“若是你不肯答应，泰古剑不要也罢，我立刻下令万箭齐发，楼中所有人全部难以活命。”

“至尊龙将……”右督国王陈密笑呵呵的说：“别把阅明老弟逼的大紧，只要他愿意交出皇族至宝，我们地无须赶尽杀绝，是不是？”看来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就要天广皇刘开叫就范。

只见至尊龙将林齐烈心泛吟一番，对天广皇说：“我就让你考虑一个小时，若是到时候还不投降，莫怪我等无情。”随后与右督国王、另外五位龙将，一起向树林暗影中退了下去，只留下近万人在外团团围困。

这时众人自然聚集起来，陈信回头望向薛干尚说：“这下麻烦了。”陈信以前都是一个人倒霉，这次大家一起倒霉，他可不知该如何是好。

“陈信。”薛干尚低声说：“眼看大局难以挽回……你应该还可以脱身，去和日言夫妻会合后就回地球吧。”现在八成只有陈信一人会飞，自然有机会。

“不可能。”陈信断然拒绝：“别这么快就丧气，想想有没有别的方法。”

“本来我们与他们并无仇怨。”赵可馨说：“不过现在两方的仇已经结下了，我们就算想假装投靠，他们也应该不敢接受。”

薛干尚点头接口说：“我们不了解这些人的心态……真要想办法还要与天广皇商量。”

“陈卫国使。”这时天广里的随侍恰好来请，只见他面带愁容的说：“皇上请卫国使过去商量对策。”

陈信回头说：“干尚、可馨，你们和我一起过去。”这次情况特殊，陈信不得不带上两大军师，大家一起出主意。三人一起向天广皇中间席位走去，这时左督国王徐东平、定盟卫国使刘方也都坐在一旁，二人见状躬身说：

“参见皇上。”

“免礼，请坐。”天广皇摇头说：“陈卫国使，没想到诸位初到都城，就遇到这种事情……”

“父皇……”定盟卫国使刘方面色凝重，迟疑的说：“我们……真要投降吗？”左督国王徐东平面色一整说：“皇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真要散尽功力任人欺凌，微臣甘愿一死。”

陈信等二人面面相觑，他们也丧失了信心，还会有什么方法？薛干尚见状插言说：“恕在下失礼，真没有办法解决吗？”

“现在的情况……”天广皇叹气说：“四面箭矢随时可攻，就算我等尽数人能保得性命，在对方围攻之下，只怕地无法可施，他们趁幻粹阁八老功力耗尽之时发动果然十分阴险。”

“对方的首脑人物就是这些人吗？”陈信说：“宇宙洪荒四大龙将、狂涛龙将、右督国王，至尊龙将七人。”

“没错。”左督国王徐东平一叹说：“除了狂涛之外，宇宙洪荒四大龙将功力都不弱于国使或一城之王，难怪在南角城时他们并未出来挑战卫国使，原来那时心中已有反意。”他们这时才想到南角城较试的事情。

“朕当时只略觉奇怪。”天广皇也叹声说：“当时居然是拔山龙将出场，自然不能逼出陈卫国使……这些人姑且不论，林齐烈二十年前自辟蹊径，功力已经隐隐直逼幻粹阁阁老，现在潜修苦练二十年，又有乾坤剑在手……不知谁能为敌。”

“只有一个可能。”左督国王徐东平迟疑的说：“我们硬碰下方万人绝无希望，除非……除非能迅速的解决这七位百脑，擒贼先擒王，下方群龙无首，我们再下说辞。”

“这根本不可能。”天广皇没好气的说：“谁能迅速的解决他们七人？除非幻粹阁八老无恙，与我们同时出手，而且还必须将这几人缠住，使下方不敢放箭。”

“可惜父皇未带泰古剑出来。”定盟卫国使刘方惋惜的说：“若是皇族第一神剑在手，陈卫国使说不定能与叛徒林齐烈一搏，我与左督国王缠住陈密老贼，父皇再仗裂地刀一举降服其它五将，说不定还有一线机会。”只有定盟卫国使见过陈信的功夫，对陈信大有信心，不过说了也没用，毕竟泰古剑不在身边。

“你们以为陈密老贼会没想到吗？”天广皇摇摇头说：“今日有没有泰古剑都一样……泰古剑根本不能用来战斗。”什么？众人同时一惊，排名第一的泰古剑不能战斗？

天广皇摇摇头低声说：“这本是秘密……泰古剑虽然形状似剑，但是除了特别好看之外，并不像乾坤剑这些武器一样其有极大的威力，我也是看了史前记载才明白，泰古剑既然名列八宝之一，大概必须要等八宝会合之后才有用，几年前我曾不慎透露此事给陈密老贼知道，他必定已经算准了……该说还好我今日没带出来，不然他们还有什么顾忌？”

众人听了天广皇这样说，不禁面面相觑，天广皇按着摇头叹气说：“朕也有些灰心了，要是真如他们所说，习回河城以北皆已沦陷，我们今天就算能赢，岂不是又要与北域王徐七一决？而四面外族虎视眈眈，灭亡之祸就在不远……”就像鳞身族内乱一起，外族立即入侵，不过说来说去都是八宝惹的祸，不然牧固图大陆物产丰富，人口稀少，怎么算也不需要打起来，所以

要不是对方认为都城一战稳操胜券，他不敢轻言反叛。

“皇上千万不要灰心。”左督国王徐东平说：“要足今日之祸得以解决，天降卫国使府中制造新兵器之事，陈密老贼应该还不清楚，现在应该已经生产了数千把刀剑，到时扫荡北域王易如反掌，还是先考虑现在的问题。”

是不是易如反掌其实难讲，不过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倒是真的，陈信说：“要是真的能够擒住或除去这些人，这近万名官兵该如何解决？”“到时皇上登高一呼，宣布除主犯之外往事不究，而且日后皇族、贵族间一律平等，应该可以解决危机。”左督国王徐东平正色说。

这时薛干尚传音对陈信说：“如果天广皇真愿作此承诺，确实还有一线生机，不过问题在于谁去对付那个乾坤剑在手的至尊龙将。”

这时天广皇刚好说到：“要是我与林齐烈交手，陈密老贼可以由左督国王徐公应付，方儿可以应付宇宙洪荒其中之二，根据方儿、韵儿所说，陈卫国使对付其它约三位龙将应该大有希望，不过……却没有一场有把握的。”其实最没把握的就是天广皇对上林齐烈，只要一轮就全完了。

“不能多派一点人出去吗？”定盟卫国使刘方说：“四人对七人，怎么算都不保险。”

“问题是多一、两个没有用。”天广皇摇头说：“人多了对方反而不敢近身，千万支箭射将过来，谁也别想幸免。”

“在下斗胆进言。”薛干尚忽然说：“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谁对付至尊龙将，赢就是全赢、输就是全输，若是皇上手持裂地刀有把握，自然以皇上最为合适。”

薛干尚这话颇为无称礼，暗指天广里既然不是林齐烈的对手，应该将裂地刀交给陈信出手，就是因为天广里不肯交出护命宝刀，才非得这样一试。天广皇眉端微微跳动两下，面色不变的说：“薛神将此言自有道理，所以朕才一时难决。”看来天广皇是打算装作听不懂，当然另一方面天广皇也不认为陈信比自己还高明。

陈信懒得钩心斗角，皱着眉头说：“……不然干脆在下先向至尊龙将挑战，皇上看结果如何再决定后续动作好了。”自己要是打不过，往天上逃总逃的掉吧？这话就不像薛干尚说的这么客气了，天广皇面色微变的说：“陈卫国使无须如此，我们自然同进退，唯盼诸卿能迅速将其它叛将击杀，到时再来助脱一臂之力。”天广皇反正也不肯束手就缚，轮流出去让对方分散击破岂非傻瓜？终于是决定四人出战，不过仍不愿放弃裂地刀。

“还有一个问题……”薛干尚说：“要是四位与对方打起来的时候，对方眼见不敌，忽然要其它三面放箭，就算击败对方七人众人大错铸成，岂能收手，到时……要杀出一条血路可并不容易。”

“这……”当下众人些自以对，这确实不可不防，薛干尚只说不容易是客气，就算天广皇倚仗裂地刀之利，想全身而退其实也不大可能。

“除非……”赵可馨忽然出声：“除非有办法让他们全部吓到……不敢贸然出手，这样才有条件可谈，不然皇上一出去，他们不需要留下楼中众人的性命，马上就会展开攻击。”

“对了，也就是说……”薛干尚也明白了，点头说：“让他们发现若是混战起来，他们也会全部完蛋，然后再想办法以武技分上下。”

赵可馨按着说：“对方获胜我们认凭处置，要是我们获胜，那么除为首七人之外，众人不但既往不咎，而且日后两族平等，共御外侮。”

“这样一来，要是对方发现似有败象，也不敢随意发令攻击。”薛干尚说：“这样才算万全。”

“你们说的都对。”天广皇也拿掉派头说：“但是如何让对方有顾忌呢？”

赵可馨忽然望向陈信微笑说：“这就要看会不曾暴雨大作，雷电交加了……”陈信这才醒悟，赵可馨要自己用之前悟出的功夫吓人，陈信微微思索后点头笑说：“这倒可以……我们可以先将那些火灭了，落雷也不难……不过我可没这么准。”陈信的功力散至极远处虽然会失去攻击的力道，但是仍然能够凝聚外部能量，只是越远的地方凝聚速度越慢而已。

“这群人密密麻麻的，何必有准头？”薛干尚一笑接口：“说不定对方吓到了，不敢反抗，那就更好了，不过首脑的心态变化也更大，现在还没办法估计……”

一旁的三人听的满头雾水，定盟卫国使刘方皱眉说：“诸位……陈卫国使在说什么？”

“还有大约半个小时”陈信估计一下时间，迅速的说：“皇上，现在没时间解释了，在下现在回去设法，等一下该能让他们有所忌惮。”

现在时间不多，每多一分钟，能影响的范围就越大，当下陈信立刻回到自己的区域，要众人先别打扰自己，开始盘坐下来，缓缓的运行起内息。薛干尚于是对天广皇一躬身说：“启禀皇上，卫国使所作的事情现在较难解释，等一下期盼皇上要表现的冷静一些，当能达成吓阻敌人的目的，我等告退。”两人随即退回，告知众人陈信的打算，众人的心情自然又高兴、又交杂着担心，不知道陈信能够影响多远？

陈信一坐下，先深深吸一口气，然后全身内息运行起来，双手微微上举，将内息缓缓向外散发，不过可不能散发太多，等一下还要与敌人打斗，若是补充不及以致内息空虚该如何是好？所以陈信只能将散出部分足以补充的内息，本来内思一面外散，一面会不断的被迅速吸收，不过陈信这些日子已经有了经验，要是自己的内息被外在能量先里住，就不会这么容易消散，于是陈信一面聚合外在能量，一面将这些内息越分越细的往四面八方散去。

随着时间的过去，只见陈信身体附近光彩微微流转，不断的由手掌上升再向四面外散。因为陈信不断的稀释外送，所以并没有明亮到足以察觉，只见天空中缓缓的聚集了大片的云雾，随着时间的过去，云雾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四面慢慢的黑了下来，这时围困于外的叛军们也因此似乎有些焦急了起来，不断的传来骚动。

这倒是意外的效果，要是云雾再更重一些，加上天上降雨，四面火堆一灭，马上伸手不见五指，被围困的皇族逃命的机会立刻大增。不说别人，要是幻粹阁八老逃出个三、五个，这些人日后恐怕足寝食难安，不过这样也有坏处，对方现在不好意思更改一个小时的时限，不过等一下恐怕就不会这么好说话了，三句不合，四面的箭矢一定立刻就射了出来。

楼中的天广皇等人虽然又高兴、又意外，却也是心中不安，没想到陈信才说完不久，居然天地为之变色，是陈信所造成的吗……他居然有这种能力？

至于陈信却是感觉到越来越得心应手，他发现操纵的范围越大，反而越是容易，不过除了凝结水气极重的两害之外，还必须加重到水滴逐渐适度的分开，使较重的带正电下沉、较轻的保留负电留滞于上，才会自然而然的分成云层所带之正负电不同，这样才有落雷的可能。

这时候下方叛军中的右督国王陈密眼看天空的云，心里越来越觉不对，转头对一旁的至尊龙将说：“林贤弟，我活了百余年，从没见过春天的云压得么低的，这事透着蹊跷。”至尊龙将林齐烈也在忧心，点点头严肃的说：“现在天色已暗，万一下雨，火堆一灭……我们只怕拦不住他们。”

“还是要速战速决。”右督国王陈密说：“不然我们提早迫他们答复。”

“不……”至尊龙将林齐烈摇头说：“言出无信，日后何以带兵？怎么样也要撑过这一小时。”

而这时的楼中，薛干尚忽然到陈信身边低声说：“陈信……要是你控制落雷还不习惯，这里不是危险？”

这话没错，可把陈信吓了一跳，只好一面操纵着天上的逐渐加大的云雾，一面对薛干尚说：“你说的没错，我会尽力而为，不过……这里最好装个避雷针。”虽然陈信大概还可以控制，不过这栋建筑物毕竟是最高点，雷不先轰这里要轰哪里？这当口去哪里生避雷针？薛干尚在大皱眉头，赵可馨听到了却低声说：“不好，要是装了避雷针，四面的雷都容易被引来，反而失去效果，我不赞成。”金属尖锐物会将地面感应的负电流聚集，使得落雷集中，自然击不到外面众敌。

“那……”薛干尚说：“陈信，你要小心一点了，别反而出纰漏。”

陈信点点头不再说话，试着将云层往四面敬，过了片刻，只见奇景出现，山丘正上方的云逐渐的往四面散开，慢慢的七彩的夜光从中央洒下，中间的建筑物又恢复了明亮，而四面的叛军依然在云雾下的黑暗中，只有火光约映照闪动。

这下至尊龙将等人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虽然仍然无虑对方逃跑，不过这也未免太过奇怪了，众叛军更忍不住骚动起来，议论声不断的传出，已经无法抑制，还好时间已至，至尊龙将林齐烈与右督国王陈密迅速的跃出人群，走到光亮之处，林齐烈乾坤剑一拔，对天广里扬声说：“刘阅明，是战是降，一言而决。”

“且慢。”陈信也由楼中跃出，落在至尊龙将林齐烈之前，大声说：“两方交战，徒使人族元气大伤，现在外族四面环伺，绝非上策。”

至尊龙将林齐烈见一个身上隐隐发出光华的年轻人忽然跑出来说话，眉头一皱说：“这位是……”他虽然有派人攻击陈信等人，不过并未见过。

“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天降卫国使。”一旁的右督国王陈密微笑说：“陈卫国使，诸位也是初来，对贵族也并无成见，何不弃暗投明，与我们一起开创人族的未来？”

老狐狸！陈信心中暗骂，面色一凝说：“既是如此，为何要攻击我们？”

“这……”右督国王陈密微笑说：“这算是殃及池鱼，不过老夫郑重申明，宋副将之死与我们无关，薛神将又只是轻伤，所以其实我们并无深仇大恨。”

陈信才不相信，冷哼一声说：“你说这话想骗谁？”这时至尊龙将林齐烈已经不耐烦，见右督国王陈密还想说服陈信，摇摇大手说：“密公无须与他多说……刘阅明！你居然派个孩子出来耗时间，要是再龟缩不出，我马上下令万箭齐发。”至尊龙将可不是虚张声势，眼看天色古怪，再不攻击只怕机会稍纵即逝，要不是北域王一直交代最好要明白密室的机关，他已经下令发箭。

天广皇见对方骂的难听，忍不住与左督国王徐东平、定盟卫国使刘方一起跃到陈信身旁，正要发话的时候，陈信忽然说：“你就这么有把握？”

只见陈信全身光华忽然一亮，大量内息忽然瞬间外涌，里在外部聚集的能量光华中，唬的前方的至尊龙将与右督国王同时一惊，看不出这个年轻人功力如此高强。而后方的五位龙将，眼看似乎要动手，连忙跃出在至尊龙将身后站定。

但是陈信内息一发之下似无动静，众人还在愕然的时候，轨在这一瞬间，四面的云层同时洒下了倾盆大雨，一转眼间所有的火堆都已熄灭，连所有的叛军都淋成落汤鸡，四面瞬时陷入了一片黑暗中。陈信按着说：“若是真要翻脸，徒然两败俱伤，这样划算吗？”

陈信一面说，一面控制着四面云层下降，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云底的正电与地面感应而生的负电相吸引，电光如灵蛇般闪动，由四面没头没脑的轰了下来，只见四面土石翻飞、林木碎裂，受创的人体四处飞散，而空气迅速受热膨胀，所产生雷声轰然的巨响将惨叫声完全压下，震的所有的人心神激动。

陈信自己也被这雷电之威吓了一大跳，但毕竟放电会寻找距离最近的部分，所以虽然陈信等人正上方并没有乌云，不过雷电还是交错的往山丘中腰轰击，距离众人其实不远，所以也就是最靠近众人的叛军最惨，加上陈信不知道到底云层距离地面需要多近，才足以将空气离子化放电，结果一开始差点一发不可收拾，连忙全力控制着所有云层往上回升，一面将雨止了下来。

这时除了陈信勉强装出一副平静的表情，丘上丘下万余人全部面色大变，天广皇大惊之后大喜，他心想陈信居然可以控制雷电、呼风唤雨，这一仗岂非必胜？于是大声说：“你们还不弃械投降？朕会考虑从轻发落！”

只有陈信自己明白这招不大可靠，雷打下来可不会认人，要是真想借雷电之威歼灭下方众人，丘顶的众皇族也不会剩下多少，但这时可没空向天广皇解释，陈信只好说：“启禀皇上，希望能照刚刚所议，所有部众无罪赦免，日后两族平等，足见皇上大量。”

天广皇眉头微微一皱，不过这时依赖的是陈信，加上他又立了大功，只好点点头说：“好……除主犯以及杀害宋副将的元凶之外，其它盲从众人可以不究，林齐烈、陈密，你们还不投降？”天广皇想顺便卖陈信一个人情，这倒是卖对了，陈信确实不能放过杀害宋庭的凶手。

右督国王陈密与至尊龙将林齐烈两人完全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却又是亲眼目睹，但是这时对方已经说明白了不放过自己，何况两方仇恨已深，就算归降也难保日后不被暗算，不过陈密这时只知道傻眼望着陈信，口中惊讶的叫：“妖……妖术？”而至尊龙将个性极为坚毅，却是回头大吼一声：“你们肯随我一并吗？”

下方万余贵族官兵对至尊龙将敬若天袖，虽然惊的心胆俱裂，但见至尊龙将这般一呼，仍然同时鼓起勇气大声说：“追随至尊龙将。”握紧弓箭，就要射上来。天广皇见状怒火上涌，对陈信说：“陈卫国使，诸贼冥顽不灵，还不将他们全部就地正法？”

陈信正是有苦自己知，见下方叛军弓箭位起，就要往上射来，上方一群皇族不知死活的开心不已，连忙运足功力大声说：“且慢……”这一下陈信声音远远传出，比起刚刚雷声不惶多让，四面的叛军一惊，又缓了下来，陈信转向皇上说：“请皇上听我三句……下方万余优秀官兵培育不易，而且皇上刚刚已经说过，盲从军官既往不咎……”

陈信随即又转向至尊龙将说：“林前辈，难道你忍心万民官兵只因诸位

的一时糊涂而同死？”

“你说的很动听……”至尊龙将林齐烈冷冷的说：“但林英不曾束手就缚，想要林某的脑袋……刘阅明，你自己来取！”随即将乾坤剑摇指天广皇，冷冷的瞪视着对方。

陈信回头望望，只见天广皇面色不豫的望着自己，心知天广皇以为大事已定，绝不肯再提出四对七的比武决胜，说不定还会怪罪自己让他失尽体面，居然让至尊龙将说出与他单挑的话来，这下麻烦了，按理天广皇身居皇位，这时既然不说话，应该有人挺身而出接下这一仗，不过没人知道手拿乾坤剑的至尊龙将有多厉害，加上天广皇始终霸着裂地刀不肯放手，谁敢挺身而出？

陈信眼看两方僵住了，若是三句不合混战起来，自己无论用不用雷电攻击，皇族还是八成完蛋，皇族完蛋还不打紧，自己的一堆朋友可都在里面，陈信左思右想，只好放声一叹说：“林前辈，我们赌上一睹。”

“你小子又百什么话要说？”至尊龙将林齐烈目光瞪着陈信，一点地不畏惧陈信刚刚表现的神通。陈信说：“在下不仗雷电之威，以真功夫与前辈一战，若足在下侥倖得胜，希望诸位守诺投降。要是在下输了……诸位不用再担心天雷轰顶。”

这一下又是举众哗然，谁不知道至尊龙将林齐烈的功夫高强，陈信虽会呼风唤雨、聚电落雷的妖术，不过真功夫万万不是林齐烈的对手，何况林齐烈手中还有皇族至宝乾坤剑，这下陈信明摆着是找死，下方万人同时欢呼起来，上方皇族的笑容却全部垮了下去。

至尊龙将却是一惊，这小子已经掌握了绝对优势，却无端端的放弃，这难道又是什么诡计？不过既然对方要以真功夫对战，自己刚好顺手把他宰了，如此自然不用再担心落雷，这岂非绝妙的好机会？

右督国王陈密本来心丧若死，这时见陈信不知死活的提出这种赌注，高兴的大声说：“我替至尊龙将答应了，你可要说话算话。”

“自然。”陈信说：“不知林前辈意下如何？”

这时天广皇等人完全不知道陈信在想什么，明明可以轻松大胜，却要自找麻烦，还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说不定还会连众人的生命也赔进去，手持乾坤剑的至尊龙将，几乎可以算是人族第一高手，陈信才二十出头，怎么算也不是对方的敌手，众人的心情等于从峰顶跌下谷底，全部说不出话来。

至尊龙将林齐烈仔细打量了陈信数眼，摇摇头说：“如果你真的没有诡计，就真的是为了人族着想，我林齐烈尊敬你。”他已经相信，陈信是为了保全下方万名官兵的性命，才会做这个决定。“不敢。”陈信心中暗暗惭愧，说老实话，要是自己落雷的技巧熟练，何必冒这种险？

至尊龙将林齐烈点点头，转身向山下的万名官兵大声说：“我与天降卫国使一战，若是落败身亡，众人不得再起他念，立即各归本位……听到了没有？”下面整整齐齐的应了声是，没有人相信至尊龙将会输。

至尊龙将林齐烈转回头来，对陈信说：“为应付刘老贼的裂地刀，我的乾坤剑不能离手，这样你还愿与我一战吗？”右督国王陈密心中发急，至尊龙将这岂不是多此一举？连忙说：“刚刚可没说不能用，陈卫国使现在可不能反悔。”

陈信看这位右督国使越来越不爽，冷冷的望了他一眼，目光瞥了一下天广皇，见天广皇沉着脸看着自己，心知天广皇里不曾愿意借自己裂地刀，大

大概是怕自己输了，到时候还要借着那把刀逃命，于是摇摇头说：“不用了……我有我的武器。”

忽然之间，只见陈信右手突现光华，一把长近三公尺、光焰流动、寒芒外闪的明亮长刀忽然出现在众人的眼前，望空一挥，乃芒猛然拉长，只见陈信目光注视着刀锋，充满感情的轻声说：“却看你们与皇族至宝比起来差多少？”却是极乐重现江湖，陈信望着掌中的长刀，回忆起古古与乐乐，自然心怀感唤。

在四面众人讶异陈信居然还会变魔术的时候，上方的楼中忽然传来欢喜的叫声：“极乐刀！”却是黄吉与那雷可夫一起叫了出来，他两人看到极乐刀最为开心，一人是极乐刀的制造者，另一人却是见过数次极乐刀发威，这时还不兴奋起来？

至尊龙将林齐烈目光一亮，望着陈信手中的极乐刀，有点兴奋的说：“果然好刀……传言阁下是由天外飞来，果然是真的，在下敬领高招。”话未毕，全身气息已经逐渐的流转起来，隐隐向外泛出，陈信这才注意到，至尊龙将虽然全身与人类无异，但颈部却和土族一般，居然有先天吸入能量的气脉，但又如人类般能在身体适当的储存，虽然因为储存而无法外散，所以不明白陈信那种控制外在能量的功夫，不过内息却因此天生源源不绝，难怪功力登峰造极。

陈信见状目光一扫其它几位贵族，却见他们颈部气脉似有实无，看来这位至尊龙将是别开蹊径的结合了皇族与土族的优点，才成为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陈信知道对方是劲敌，缓缓的说：“林前辈，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还有一句话要问……盼阁下实在回答。”

“你说。”至尊龙将林齐烈点点头，爽快的说：“我知无不言。”“到底谁是杀害宋庭副神将的凶手？”陈信说。

“宋庭？”至尊龙将一愣，摇头说：“我们只派人偷袭薛神将一次，却损失了五十余名兄弟，已经大为惋惜，何况离间的目的已达，怎么会再派人出手？”

这下子轮到陈信一愣，陈信虽然信不过右督国王陈密，对于至尊龙将林齐烈说的话却深信不疑，对方既然这样说就不该有假，难道是右督国王私下派人出手？

“老弟！打是不打？”至尊龙将不耐烦了。现在哪能说不打？陈信没时间思索，精神集中到对方的身上，点点头说：“在下讨教了。”两人双目相对，凝视起来。

陈信精神这一集中，内息回溯，头顶云雾失去控制，缓缓的上扬四面散开，夜光晒遍四面，只见至尊龙将手中乾坤剑的蓝红两色同时往外泛出，而且不断的扭动，陈信的极乐刀却是白色光焰吞吐不定，两方相距近十公尺，冷静的四目相对，内息鼓泛而出，在两人之间的气流却先开始互相激荡、冲突起来。

过了片刻，两方气势对战越趋激烈，气流的摩擦声逐渐出现，在丘上丘下数万人鸦雀无声、屏气凝神之下，刺耳的摩擦声越趋激烈，忽然间，两人同时往前一跃，刀剑同时往对方挥去。

两人身影一动，转眼间迅速的令人看不清楚，只见一道白光与蓝红光芒交织在一起，上下腾挪，在光芒映照下只见两道身影迅速的在中间来去，却不闻刀剑相击的声音。

原来至尊龙将心想以真实武艺对付陈信，所以不打算倚仗乾坤剑之利，展开修练以久的剑法，将这乾坤剑施展的迅如疾风，穿隙捣隙的往陈信四面攻去，陈信正合心意，极乐刀能不能挡住对方一击十分难讲，若是不需要还是别逞强，对方施展快剑攻击，陈信恰好久未演练天禽身法，加上陈信对于过招一向别有心得，虽然没有固定的招式，不过却早已习惯见招破招，在对方一轮强攻之下，以攻对攻，毫不逊色。

不过两人剑气都能泛出数公尺外，所以闪避之时必须特别小心，刀剑挥动之间，地面难免受到无妄之灾，一道道深深的裂痕不断的出现，至尊龙将首先心觉不耐，乾坤剑虽然锋利，总是与地面交锋也浪费劲力，只见他忽然腾身而起，由空中向陈信攻击，能施展的招数马上多了起来。

陈信见对方腾起，自然地不示弱，两人内息充足，在空中迅速的交换了百十招才分头落下，一个换气随即又再度腾身，互相攻击起来。四面众人只见光芒乍合乍分，一阵眼花撩乱，又交换了数百招，而至尊龙将见总是拾夺不下陈信，不由心想，若足自己拿不下陈信，这次可说大败亏输，于是心中一发狠，不再刻意减少硬拼的招数，准备一试陈信的极乐刀。

但是陈信可不愿随便拿极乐冒险，仍然紧觑对方露出的缝隙而攻，不过毕竟有所顾忌，加上对方功力似乎不弱于自己，陈信虽仍能反攻，不过护体气劲却难免被对方剑气侵近护体气劲，这一下可就难过了，对方红蓝剑芒似乎与陈信的阴阳回旋掌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接触阻力立即旋动起来，陈信护体气助他如波开浪裂，完全失去作用，陈信不得已之下，只好渐渐后退。

四方众人虽然看不明白其中玄妙，不过倒也看得出来陈信似乎是处于劣势，下方近万人不禁欢呼起来，只等陈信人头落地，天广皇等人再无生机。皇族的众人却是暗暗担心，较机警的早已开始打量四面有没有逃生的机会，但看看对方防守严密，不禁暗骂陈信不知死活，还赔上众人的宝贵性命。

陈信退出数十公尺，眼见越来越难封架，加上对方剑气擦过身躯之时自己虽并无伤损，不过内息却因此不断的消耗，陈信终于加运劲力，在对方一剑侧袭之下，轻轻擦过乾坤剑，只听锵的一声，随即一个翻身越过至尊龙将头顶，落到后方，两人同时转身静止下来，观察着自己武器的状况。

陈信仔细一望，手中极乐刀完整无缺，不禁狂喜，想来通顶之时极乐产生的变化，足以使极乐对付这种利器，虽然自己劲力运至一定程度以上，极乐刀气反而会内缩，不再发出刀芒，不过这样还有另一招。

陈信不再迟疑，连七成劲力一挥，一道刀芒破空直往至尊龙将射去，至尊龙将一惊，连忙运足劲力横剑一挡，只见红蓝剑气与白色刀古交击，忽然一声爆响，至尊龙将被震退半步，愕然望向陈信。

陈信却也吃了一惊，这股劲力当年连尤嘎也一切两半，现在自己功力更为深厚，居然还是对付不了乾坤剑？不过反正这样劲力颇为节省，陈信不再迟疑，右手连连挥动，一道道刀气往至尊龙将直扑而去。

第三十章 龙争虎斗

至尊龙将知道被动应付不利，猛催劲力以乾坤剑砍破袭来的刀气，左

手也不闲着，只见他指端内聚握成虎爪，缓缓前推，一道劲力汹涌的由掌中发出，夹着破空啸声，往陈信直扑过去，下方万人见到传闻已久的绝技，同时欢呼起来：“暴虎爪！”陈信知道不好对付，右手劲力再降一成，左手腾龙指突发，一道光柱由食指冲出，直穿暴虎爪。

至尊龙将见状将虎爪微收，劲力一凝，陈信猛然发现腾龙指劲力不足，对方的掌力直穿过来，这下可没有办法了，拿出看家本领，先是五指齐发，将对方劲力阻上一阻，随即平伸约九掌蕙然往上一扬，一道光柱翻腾如能一般的往对方爪力直迎过去，两方劲力相击，一神串的气爆声立即不断传出，至尊龙将的劲力虽然看不出来，不过见陈信的光柱不断前进，可知陈信已占上风，黄吉的叫声立即由丘上的楼中传出：“腾龙掌……轰他妈的！”

四面紧张的众人这才知道，原来陈信这招叫做腾龙掌，真不愧是龙争虎斗。陈信左手的腾龙掌对上至尊龙将的暴虎爪，右手的极乐刀仍不断的发出刀劲往对方直扑，至尊龙将的乾坤剑也不不断的挥动，将陈信的刀气不断的击散。

四面众人越看越惊，一般人要是施出独门绝技，大多难以再分心控制刀剑，这两人居然能双手不停，内息果然丰沛，至尊龙将有此修为还不奇怪，毕竟在二十年前，至尊龙将已经几乎没有敌手，而陈信年仅二十余岁，如何能有这种功夫……还似乎渐占上风？

事实上，陈信发现自己腾龙掌威力虽然较大，不过至尊龙将的暴虎爪似乎距离越近越难突破，这也算正常，因为现在内息外溢，掌力击出数公尺外劲力自然逐步减弱，现在两人相距的十五公尺，陈信掌力只能压迫到至尊龙将约五公尺处，便相持不下，不过陈信现在不敢贸然前进，自己的极乐刀劲已消失，长度虽还剩下三公尺，不过对方乾坤剑的剑芒可依然伸缩不定，距离太近说不定会饱受威胁，只好先这样走一步算一步了。

又僵持了片刻，这样下去内息补充不足，难讲谁会先气散功销。陈信心中暗暗担心，因为他发觉至尊龙将的功力虽然未必比自己深厚，不过因为天生气脉贯通内外，在这个星球上与已经通顶的自己比起来，似乎内息补充的还要更迅速。两人为了节省内息，都一手持刀剑、只以一手发出内劲，不过再撑下去陈信似乎还是比较吃亏，陈信盘算片刻，再支持久一些两方主客易势，自己恐怕再难挽回。

果然至尊龙将突然大喝一声，却是他也发觉了这种情形，暴虎爪力道加催，将陈信小有领先的局面又慢慢的扳了回来，还缓缓的向前踏步，想扭转现在兵刃上能守不能攻的劣势。

当然至尊龙将前进之时，一样曾遇到距离越近，陈信掌力劲道越增的状况，所以前进的速度可以说很慢，不过至尊龙将只要每跨出一步，下方万人立即爆出一阵欢呼助威，越是衬托出来丘顶众人颓丧的心情。

陈信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就要糟糕，这时候不能再迟疑，猛然提出内息往外一散，开始聚集了四面八方的能量，这招要是再没有效果，也只有听天由命了。只见陈信全身光华忽起，忽然由四面八方不断出现飘逸的光带向陈信集中，陈信迅速的被里入四面旋绕的发光体之中，神至尊龙将也在这些范围之内。

至尊龙将微微一惊，虽然对手掌力又降一分，不过这不知又是什么功夫，神忙将护体劲力运起，先稳住脚步看看风色。陈信这时不能再迟疑，神忙将内息四面凝聚，集成成锋利的能量劲力，团团围住至尊龙将。由于这每

一道内息都能凝聚操纵更多的外在能量，而四面亮晃晃的掌大光片不下数百面之多，陈信知道自己不能持续多久，这时不再心慈，意念一动，数百股锐利的能量光片同时迅速的向至尊龙将击去，这就是陈信与四婢合创的功夫之一——风刀。

至尊龙将见四面莫名其妙的光片逐渐形成，早知不对，心中已经万分戒备，不过没想到这些蕴含能量极大的锋利物居然同时往自己蜂涌而来，至尊龙将大惊失色，暴虎爪奋力一击即收，忽然往上方直窜，同时将乾坤剑舞出一片约丽的红蓝交织的光芒，团团护住全身，期望能穿出这一大圈包围。

陈信这时功力已经微有浮动之感，见对方劲力一收，神忙将腾龙掌的劲力也收了回来，免的没头没脑的往前方穿出去，无端端的浪费内息，既然对方向上逃，陈信心念电转，将数百风刀光片的联系转由左手控制，同时往上一扬，追袭着至尊龙将，只见锵锵挡挡的响声不断，数百光片部分被乾坤剑击散，部分未能击中，却还是有小部份在至尊龙将身上留下了十来道创痕，这还是至尊龙将功力深厚，勉强将袭至的光片微微震偏，没能直接切入。

不过这一下至尊龙将也受了不小的伤，何况护身真气被击散的七零八落，神忙跃出十数公尺，以乾坤剑支撑着自己受伤的身躯，深深吐纳着内息，这时那十来道分布腿上、手臂、胸背的伤痕才来的及慢慢的渗出血来。

陈信见到生效，右手一挥将极乐也收入胸怀，两手同时操作，光芒微微发散，转眼至尊龙将身旁又围住了百道光片，还不断增加，只待陈信再一下落，至尊龙将恐怕老命不保。

这时场内场外都知道陈信已经大获全胜，至尊龙将插翅难飞，丘上神众随侍在内的数百人已经欢呼起来，下方万人膛目结舌，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陈信与至尊龙将目光对视片刻，见对方不屈不挠坚毅的神态，陈信忽然心生怜悯，对至尊龙将大声说：“林前辈……你何不重新效忠皇上？日后两族公平相待，再也没有不平之事。”

至尊龙将微微一愣，见陈信语出诚恳，不禁有些微微心动，但是目光望见一旁不远的天广皇，又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正迟疑难快的时候，天广皇却眉头一皱大声说：“陈卫国使，下方万名因煽动而盲从的官兵我可以不追究，首犯决不轻饶，还不将林贼就地正法？”

天广皇这么一说，两方再也没有协调的机会，至尊龙将林齐烈忽然扬声大笑说：“小兄弟，我今日艺不如人，无话可说，不过要我再度臣服于刘老贼是万万不能，想林某自从三十年前悟澈体内密奥，从此人族称尊、天下无敌，没想到八十岁约今日却败于你手，投降之事再也休提……”

“林前辈……”陈信这下难办，又不愿出手，又不能当面违抗天广皇。至尊龙将林齐烈忽然大声说：“众贵族将官听令，我已大败，若皇族自此遵守诺言，此后不得再生叛意！”随即将乾坤剑一举，就要饮剑自尽。

“前辈稍后！”陈信忽然传音说：“林前辈，天下何处不可容人？等一下在下的劲力攻至，将在前辈身后留下空隙，望前辈能迅速逃脱，留此有用之身，日后相见有期。”

至尊龙将林齐烈听到传音不由一愣，深深的望了望陈信，点了点头大声说：“好！”

死也要死的轰轰烈烈，陈卫国使，你下手吧！”随即也传音说：“多谢小兄弟，既然如此，我也不会再投北域王，不过刘阅明忌才成性，你日后要多加小心。”

两人目光交会，同时微微点了头，陈信双掌一扬，数百光片翩然而动，只见陈信双掌一挥，光片迅速的四面穿落，往至尊龙将落下，至尊龙将同时迅速往后一穿，果然感觉到光片飞近之时会突然一缓，至尊龙将将乾坤剑迅速的挥动，舞成一片护身光团，迅速的破出一道生路，往丘下迅速的飞了下去，只见数个腾越，越过丘下四面心丧若死的万名军官，疾逾飞鸟的飞逃开去，陈信神忙一领四面的光片，作势要追。

天广皇见至尊龙将居然能逃出生天虽然吃惊，但是陈信这一追去就没了保镳，下方军官万一反悔可就麻烦，神忙大声说：“陈卫国使，莫追了。”陈信一听正中下怀，要是天广皇不叫，自己也会找理由留下来，于是回身对天广皇说：“启禀皇上，在下无能，请皇上责罚。”

天广皇虽然心中暗暗不快，不过这时陈信可得罪不得，神忙微笑说：“卫国使有功无过……今日立此大功必有封赏。”这时右督国王陈密见大势已去，神忙向后一跃想学至尊龙将一般逃窜，不过左督国王徐东平早盯着右督国王的动静，随即挡茗右督国王的方向，两方乒乒乓乓的打了起来。天广皇望向五位呆立着的龙将，微微一笑说：“你们不是首犯可免一死，还不弃械投降，难道认为能在裂地刀之下逃出手去？”

碎宙龙将黄长栖望望四位伙伴，摇头长吁一声，将手中兵刃放下说：“大意如此，夫复何言？”其它几位龙将也将手中兵刃一一放下，任人绑缚。天广皇畴躇满志的对下方叛军说：“今日之事朕不会再行追究，众人各归本位，日后不得再有异动，退下了。”

四面万余官兵面面相觑，现在群龙无首，加上对方又有一个能够呼风唤雨、行雷闪电，功夫比至尊龙将还高的怪物，心意较不坚定的已经偷偷的溜了开去，终于慢慢的风流云散，只留下一堆堆冒着白烟的火堆。

陈信见已经没事，对天广皇说：“启禀皇上，在下担心府中出状况，先回去看看，右督国王陈密说不定是谋害宋副将的凶手，还望皇上细查。”在天广皇领首同意之后，陈信转头对已经跃过来的诸位好友说：“我担心日言他们出事，我先回去看看，你们慢慢来。”随即迅速的往丘下跃，穿过丛生的林木，迅速离开。

陈信现在还不想在天广皇面前显露出自己能够飞行的事情，所以仍然在地面上快速的飞跃，反正现在宫中一片混乱，无人管制，陈信直线飞跃，越房过舍的翻出宫墙，迅速的回到了天降卫国使府。

结果还没进门，就见到两只蝠虎欢啸一声，高兴的下来迎接，陈信心情一松，知道八成没有出事，也不等大门打开，腾身飞跃围墙，见到谢日言与科芙娜两人站在屋前，正迎接着自己，陈信笑笑说：“你们这边没事吧？”

“没事……”谢日言说：“宫中出事了？”

“你怎么知道？”陈信反倒有些意外。

“整个都城都乱了。”科芙娜说：“你们有些声音远远传出，还不把大家都吓傻了？”

刚开始发生事情的时候，天广皇等人就曾运足内息向外发声，都城也没有多大，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然传的老远。“还有你的声音。”谢日言说：“我们才知道神你也需出手，到底是何等大事？”

陈信先问了一下府中状态，知道三百位军官都没有异动，天广皇说这些人的忠诚度足够看来并不虚假，于是开始叙述皇宫中发生的事情，才没说两句，留在府中的小秋和小冬也奔了出来，小冬见陈信一个人回来，别的先

不说，两手叉腰嘟着小嘴说：“公子，你又把小春姊姊和小夏姊姊扔下，自己一个人跑回来了？”

“这……”陈信这才想起来，她们一致认为这是大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还好小秋似乎比较明理，一扯小冬说：“公子已经答应过我们了，这次一定是有急事，小冬你别胡闹。”

“对！有急事……”陈信神忙将没说完的继续说了下去，不过回头又想，自己什么时候答应过了……小秋居然来阴的？不过这时候没时间和她们胡闹，还是先将宫中发生的事情大略的说了一遍。等陈信说到最后还是靠与四婢研究出来的功夫，才击败那位极强的对手，小秋、小冬高兴的跳了起来，神神追问：“公子，你用的是哪一招？”

“风刀。”陈信点头说：“真的很好用。”

“那又是什么招数？”谢日言大感好奇，他还可以想象落雷，毕竟见过陈信降雨，风刀又是什么功夫。“就是这样。”小冬急着现宝，一运劲，只听空中忽然传来琳的一声，地面碎的一声出现了一个十来公分的裂缝，原来四婢出手没有光华，所以只听的到破空的声音，难怪叫风刀。虽然看不见，不过谢日言与科芙娜能感觉到那股能量确实不小，不过全力运劲防范应该挡得住，这样怎能打倒那么强的敌人？

小冬不等两人发问，喜滋滋的说：“小婢能同时操纵十来道风刀，公子可以操纵好多好多……”原来如此，谢日言点点头说：“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却是黄吉的声音，原来他们见右督国王在天广皇以裂地刀相胁之下投降，除了薛干尚与练长风留下来看还有没有其它的事情，众人也先一步离开，省的跟那些急着来示好的皇族交际，所以不久之后也回到府中，只见黄吉接着说：“今天陈信打的真痛快，当场抢下了人族第一高手的称号。”

“什么？”谢日言刚刚没听陈信提到这些，一时有此意外。

“我们也是听那些人说的。”李丽菁说：“他们说至尊龙将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全无敌手，除了幻粹阁阁老也许还勉能比拟，其它的人几乎都挡不过他的暴虎爪，尤其是他内息之悠长最是一绝。”这个陈信可是明白原因，自己还差点落败，自然心中暗暗点头，要不是悟出那套新功夫，今日凶多吉少。

“至尊龙将？”小冬又跳了起来嚷：“那个传奇中的人物？他没死？”

“陈信没说吗？”那雷可夫大声说：“陈信说话总是七折八扒的，来，待我慢慢说来……”

等那雷可夫加油添醋的说完，薛干尚与练长风也回到府中，首先告诉陈信，天广皇要陈信与两人明日参加早朝：不过练长风对于右督国王迟迟不肯招出派谁偷袭宋庭，十分不高兴，恨不得把他捉来亲自通问。

陈信不想让练长风一直处于悲愤的状态，为了转移话题，点点头说：“今天与至尊龙将一战，还有观看幻粹阁老者的表演，我忽然发现了这里功夫的一个窍门。”这话一说，大家的注意力自然集中起来，陈信接着说：“他们在内息往外发出用以移动的时候，似乎会将内息在体外略为凝结。”

“这样不是效果反而变差吗？”黄吉疑惑的说：“何必多此一举？”

要知道用来移动并不同于攻击，重要花流转迅速，而且均匀承受，凝结反而使身体压力较大：变换也慢了些。“这话没错……”陈信一笑说：“可

是这样比较不容易消散。”

正是一言惊酸梦中人，众人正是因为消散而无法飞行，这样虽然仍会消散，而且变换较慢，可是因为省力，众人反而可以飞上一段短距离。陈信接着说：“所以当初我一见天广皇、南角王，左督国王、定盟卫国使等人都能半空减速，我以为大家与他们有一段很大的差距，其实黄吉比定盟卫国使就差不了多少。”陈信想起当日南角城较试，自己见到那五位翩然落下，当场吓了一跳，今日才明白其中玄奥。

不过差距当然还是存在，只是并没有那么离谱，至于南角王、左督国王自然比定盟卫国使又高出不少，天广皇则功力更高。

“这有道理……这有道理……”黄吉大点其头，一面缓缓的试验，身躯也慢慢的浮了起来，随即落下说：“原来在这个星球上功夫的用法要有些不同，其它的说不定也要仔细想想。”

“不过他们不是都到达通顶的阶段了吗？”薛干尚摇头说：“黄吉还没有达到，会和定盟卫国使只差一些吗？”

“这是重点了。”陈信一面思索一面说：“通顶自然会将功力提升，不过当年我通顶的时候，几位长老曾说，通顶与功力高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说不定这里的人已经掌握了通顶的密奥，只要花一定的程度之上，就能够通顶。”事实上除了宇宙洪荒四将之外，龙将与国使级军官的功力似乎有一段距离，说不定正是通顶所造成的，要真是如此，众人多半都有资格了。

众人听的心痒难搔，黄吉对练长风说：“长风，你明儿个问问那个韵儿，看看有没有什么高招？”他早已老实不客气的韵儿、绚儿、蜜儿都照叫了。

“这怎么好意思。”练长风眉头一皱，要自己去问别人的功夫？这可是犯忌的。

“大家仔细想想。”陈信说：“说不定与这个星球的特殊状况又有关系，要真是如此，我们别放过这个机会，有空记得可以试试。”

一晚上就在每人用心体会中过去，外面混乱的都城，也渐渐的安静下来，陈信等人多亏没有带兵，清静了一晚上。

[[梦幻纪元二八一二年二十八日]]

清晨，陈信等人上朝，众人向天广皇问安之后，天广皇百先说：“众卿家，昨日都城大乱终于平定，诸位可知是谁的功劳？”“天降卫国使。”大小官吏神忙识趣的同声回答。

“正是。”天广皇大声说：“今日特册封陈信为天降神王，与两督国王平行，以彰显其功，望神王日后多替朕分忧解劳。”

“多谢皇上。”陈信只好谢恩。天广皇接着说：“天降神王身怀奇术，呼风唤雨、聚电落雷无所不能，实为国之栋梁，虽年仅二十余岁，却能不骄不躁、冲谦自持，若非昨日突生不测，朕尚不知神王之术竟一精至斯，却不知此术何名？”

陈信这时也没空研究好不好听，只好取控制能量之意，临时想了个名口说：“启禀皇上，此为‘御能术’。”

“原来是御能神术！”天广皇点头说：“此术功参造化，神王日后务要慎择博人，却不知诸位神将可有人习得？”

“启禀皇上，此术众神将并未研习。”陈信这算是实话实说，反正天广皇也没问到随侍有没有学。天广皇似乎放了心，点点头说：“日后状还妥仰仗神王。”

“在下必定尽力。”陈信躬身响应。天广皇点点头，对众人说：“奏章后移，先报军情……左督国王徐公请讲。”

左督国王踏步而出说：“启禀皇上，昨夜已送天鹰急报往习回河城，但掳叛贼所言，习回河城阴谋举事亦选昨夜，无论是否沦陷，最快明晨方能得讯，而对方得知都城叛谋失败，当不敢南侵，此因两方交战，北方熊族势必入侵。”天广皇微一凝抑说：“北疆三城谋反已获实证，就算不敢南下，脱也不能装聋作哑，任列祖列宗传下之国土分裂为二。”

右相年逢商出列说：“启禀皇上，都城南护东极、南角，习回河城北援刀轮、北域、宿月三城，以兵力而论，若是习回河城未经交战即落入叛军手中，叛军兵力实较我等为多，若是长征北疆，便算得胜，我族也将元气大伤，熊族顺势入侵，人族危矣。”定盟卫国使刘方大声说：“启禀父皇，若习回河城尚未失守，此仗必胜，便算失守，天降神王神术天下无敌，叛贼必闻风丧胆。”

左相也出声了：“但我等若要挥兵北上，两方相距数千公里，便算是急行军，也约需八日方能抵达习回河城，那时若习回河城已然失守，虽然天降神王神术无敌，但对方若见大势已去，说不定会引熊族人寇，那时北疆关防尽去，熊族长驱直入，万民涂炭，望皇上三思。”天广皇眉头微皱，颇难决则，封左相说：“黄卿认为不应出战，那么难道就此不闻不问？”

左相恭声说：“微臣认为，皇上应发劝降书，对叛贼晓以厉害，若两方交战，徒令外族得益，况林齐烈大败之下应已回逃北疆，对方得知天降神王之事，必定求和，若果不从，那时再作出征计议。”他们自然不知道至尊龙将曾对陈信说过，不会再投北域王，不过陈信自然不能傻傻的自己说出来，反正一定也有其它的人逃回去，消息对方终究会知道。

“但若习回河城尚未沦陷，我们自然必须尽速驰援，不然习回河城虽然足第一大城，仍难拒北疆三城围攻。”左督国王徐东平说。“好。那我们就等晚上的消息，若是习回河城尚未沦陷，立即以急行军出发，若已沦陷，左相明晨修书一封，要求北疆归降。”天广皇作了决定。

薛干尚这时忽然传音对陈信说：“陈信，无论是否沦陷，北疆战云密布，熊族说不定已经开始下移，还是应该先行发兵，若要对方归降，不如兵临城下再谈和议。”“打仗不好吧？”陈信传音回答。

“先安内后攘外。”薛干尚传音说：“不然对方局势稳定之后，人族难以统一，八宝会合之日遥遥无期。”陈信听了一惊，这话有道理。

陈信因对这里的地理不明白，本来对战局不大关心，但薛干尚可不同，早已将这里的人文史地尽量弄明白，这时毕竟是在百官聚集的场合中，薛干尚虽有意见却不适合发言，只好神忙传音给陈信。这时天广皇见无人接口，点点头说：“要是众卿再有心见，各部军旅先行准备，奏章可开始上奏。”

“皇上。”陈信连忙踏步而出：“我有一言上禀。”

“神王请说。”天广皇十分客气。

“启禀皇上。”陈信消化一下薛干尚说的话，恭声说：“习回河城若未沦陷，北方现在必然一片混乱，熊族随时会顺势而入，援军晚到一日危险一日，若习回河城已经沦陷，对方阵脚不稳，就算要对方归降也当大军先发再行修书，一方面以实力胁迫，另一方面万一对方不从，若不趁现在对方民心未定之时出发，日后困难倍增。”

陈信居然支持立即发兵，天广皇微微一征，但细思陈信说的话又不禁

觉得大有道理，天广皇沉默下来，望望四面，见左右两相无话可说，天广皇黜了点头说：“神王之言有理……立即招回定海卫国使，与定盟卫国使一同镇守都城，脱与左督国王、天降裨王亲领大军明晨出发。”

“是！”众臣一体凛遵，之后便是一连串的发布命令、粮草运输、出征留守军伍的分配，陈信依然拒绝带领官兵，天广皇也不十分勉强，不过因为新武器已制成近万把刀剑，将配给那三百位领军级军官率领的前锋部队，并坚持这个部队必须由陈信领军，陈信无法拒绝，只好认命。

回到府中，消息也传了出来，三百位领军高兴的要命，领军一般只能统带十名士兵，现在这一下他们每人统领约三十位官兵，与统领五十名军官的校骑已经相差不远，等于是尚未出征就升了半级，没想到在这里摸了八天武器就能升官，自然兴奋。

众人商量一番，十一人中薛干尚伤势未复，随着陈信指挥大队，其余十人分成五组，各领两千官兵，其中谢日言、科芙娜一组，李丽菁、那雷可夫一组最无争议，其它六人薛干尚考虑半天，才决定练长风、舒红一组，黄吉、许丽英一组，赵可馨、方青芬一组，刚好是五位神将配上五位副将，这样地合乎军队中的编制。

当天下午，近万兵马已经进驻硯改为天降神王府的陈信府中，将刀剑分配起来，一下子人忽然增多，加上暗算薛干尚的对头又已经知道是谁，陈信等人还是迁往后方主屋的房舍居住，想到这件串情，练长风又特地去拜望了一趟定盟卫国使，希望他能从被捉的右督国王及五位龙将口中问出这件事情，定盟卫国使自然保证尽力，练长风这才黯然而返。

当晚，众人都早早歇息，准备明日的出征，四位婢女限于律令所定，不能随军出征，正在和陈信瞎缠，尤其是小冬最爱撒娇，直黏着陈信说：“人家的功夫也不错了，公子……让我们去嘛。”平常小冬撒娇的时候，几个作姊姊的还会帮陈信解一解围，阻拦一下，不过这次大家都想去，干脆就假装看不到陈信求救的眼神。

陈信心里也知道她们的功夫比一般的领军、校骑还要高强，不过自己让她们穿这样出门已经惹人非议，要足员的带她们去可不只是秽乱军纪而已，直闹了半天，陈信才安抚好四位娇娇女，自己一个人坐在房中休息。

陈信思索了一下，虽然现在说是城中叛党已经肃清，加上府中又有万名士兵，应该不会有事，不过陈信还是暗暗担心，缓缓的将能量往外散去，听听四面有没有古怪的声息，不久之后，忽然在副将居住的区域听到了隐隐的辍泣声，陈信知道这是方青芬的哭泣声，方青芬虽然白天脸色平静，不过夜里往往悲从中来，忍不住辍泣。

之前大家都住前方的房舍，陈信就常听到夜里舒红和许丽芙安慰她的声音，现在相隔较远，两人应该听不见她的哭泣声，加上每夜如此，两人也只好随她去了。陈信左思右想，宋庭遇刺自己难辞其咎，乃青芬除了和宋庭出双入对之外，与众人也没什么密切的关系，算起来和自己还较熟，现在她独自一人承受着死别的哀痛，实在令人担心，陈信想了想，忽然穿出窗外，往外飘去。

陈信走到方青芬门前，轻轻敲了敲门，边门服侍的婢女前来应门，见陈信忽然到访，吓了一跳，连忙由侧门进去禀告，不久后方青芬身披简便的素袍，将陈信接入房中，方青芬住的地方可没有内外房之分，床柜桌椅全部在同一间房，只还算够宽敞。

陈信见方青芬泪痕未干，眼睛微微红肿，身形憔悴，心生怜惜的扶着她坐到床沿说：“青芬，你不能一直把这件事挂在心上，日子还是要过的，何况宋庭一定也不希望你这么伤心。”

“我知道。”方青芬低垂着头说：“对不起……吵到你了。”

“你说这是什么话。”陈信坐在一旁笑笑说：“我们认识多久了？有这么生份？”

方青芬点了点头，轻轻的说：“每天……每天大家都在忙，以前我和宋庭都是晚上才有时间聚在一起，现在忽然变成自己一个人，我……我总是会忍不住想起他。”

“青芬……”陈信想想说：“这次出征，说不定又有人出意外，我虽然绝不希望，不过很多事情都难以逆料，很多事都是我们不愿意发生却又无法阻止的，当初我并不赞成你一起来，就是因为会有许多的危险，当然，既然你来了，我会尽力带你和大家平安的回去。”

“都是你……”方青芬忽然倚着陈信的肩胸微微辍泣说：“我本来对你……还不是因为你，我才尝试与宋庭在一起，但是没想到……没想到……”

陈信心里一阵歉疚，乃青芬本对自己有情，自己坚拒之下，她才将一缕情丝转注到宋庭身上，没想到宋庭忽然身亡，反而累的她伤心不已，陈信轻抚方青芬纤细的背说：“确实是我的错……唉……”

“陈信……”方青芬抬起头来，楚楚可怜的说：“你可以借我抱一下吗？”此情此景，陈信如何拒绝，只好任方青芬环抱着自己的脖子，哭了个哀哀欲绝。

陈信轻轻回搂着怀中微微颤抖着的娇躯，却发觉与紧紧贴着自己的方青芬，薄袍之中似乎竟是不着寸缕，想起当日与方青芬拥吻的事情，陈信心里不禁微微一荡，但随即责怪自己胡思乱想，连忙挺直着身躯，不敢乱动。

许久许久，方青芬慢慢的止住了哭泣，却仍搜着陈信不肯放开，不过方青芬虽然停止了哭泣，但身体仍不断的微微抖动，似乎是强忍着泪水，陈信身躯僵硬、动弹不得，又不忍将方青芬推开，只好陪她耗着。终于，方青芬慢慢的抬起头来，吐气如兰的对着陈信轻轻说：“陈信……谢谢你，我觉得好多了。”

陈信望着近在眼前的玉容，有些尴尬的笑了笑说：“没什么。”心想哭完了总该放手了吧？

“陈信……”方青芬迷离的目光望着陈信，轻轻的侧头贴上陈信的左脸，在陈信耳边轻声说：“我虽然与宋庭在一起……但是从没有忘记过你……”

陈信心里一惊，却见方青芬忽然放开了自己，满面通红的坐到一旁，低下头不敢看自己，低声的说：“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的……”陈信见方青芬自责的模样，神忙柔声说：“没有关系的……”但这件事又牵扯到自己，陈信也难措词。

两人沉默了片刻，乃青芬才忽然说：“陈信……我是不是不应该再爱人？”

“当然不是……”陈信回答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以后还有一段好长的人生，何必自限？”

“那……”方青芬说：“当初……你为什么不接受我？”

陈信这下不知该说什么，当初要不是脑海中忽然浮出宋庭，自己说不定已经把持不住，但是自己到底为什么一直不想接受别的感情，足不是始终

无法忘怀林颖雅？陈信思绪纷乱的说：“你说的没错……我没有资格劝你……”方青芬忽然牵着陈信的手，陈信愕然停住，只见方青芬有点害羞的说：“你：老实说，那一天……要不是因为宋庭……你是不是会……”

陈信迟疑半晌，这才艰难的点了点头，方青芬放开陈信的手，面带迷惘的笑笑说：“够了……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我可以再抱抱你吗？”这次方青芬不待陈信回答，已经缓缓的向陈信抱了过去，要是她动作迅速，陈信说不定会闪开，但是这样慢慢的来，陈信实在不忍心，只好回抱着她，两人的唇，自然而然的接触在一起，深深的相吻起来。

终于，两人缓缓的分开，方青芬拉着陈信的手说：“我作了很多无理的要求……”陈信现在脑海中一片混乱，摇摇头说：“不……”

“如果……”方青芬一顿摇头说：“我只希望，你能常常来看看我……”

陈信点点头说：“好……我该回去了。”随即抽出还在方青芬掌中的手，向门外走去，临到门前，陈信忍不住回过头望了一眼，见方青芬正深深的望着自己，陈信只好强笑点点头说：“明天要出发，记得休息。”

“我知道。”方青芬微笑说：“晚安。”

“晚安。”陈信终于迈出房门，向自己的屋中穿去。陈信由窗户穿入房中，就见到小冬正叉腰瞪着由窗户溜进来的自己，自然知道自己偷溜出去被捉到了，一时不禁有些尴尬，而小冬一见陈信回来，轻轻一蹑脚，嘟起嘴转身不理陈信，陈信自觉理亏，缓步走到小冬身旁，忽然弯身将小冬横抱起来，小冬呀的一声，只见她脸上红霞泛出，浑身缩成一团，闭目低声叫：“公子……”

陈信虽然大为心动，还是将小冬送到外房中，将小冬放到她自己的床上。小冬完全不知状况，只感到自己碰到床铺，全身紧张的僵硬起来，陈信帮小冬盖被子，轻轻在她额上轻吻一下说：“小冬乖乖睡，晚安。”随即回到自己房中。

小冬见陈信话说的古怪，而且之后他没声没息，过了片刻才敢睁眼，望望自己居然在外房中，不禁微觉失望，但是想到陈信刚刚在自己额上的一吻，小脸又忍不住红了起来，想到害羞处，小冬忍不住将被子坞住脑袋，怎么能乖乖的睡着？

《星路谜踪》卷六终

第三章 长征北疆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月二日

这次大军远行，陈信也带着两只蝠虎，只是龙马遇到蝠虎难免像老鼠见了猫一般，惊慌失措的只想逃跑，陈信只好要蝠虎在大军外围随行，晚上再回来相聚，至于蝠虎是飞是走，那也不用去多管了。

一路行来，众人知道习回阿城已经沦陷，习回河王刘木被人暗算，身陷囹圄，皇族至宝追风刀自然已经落入了北域王徐石的手里，这些日子众人都是沿着习回河的东脉支流南岸前进，据估计再前行三日当能到达习回河城。

现在日已西沉，不过梦幻星夜间依然清晰可见，所以众人仍在行军，

务求能迅速到达。

天黑后又赶了三个小时，到了十八时，这才开始埋锅造饭，众人进食之后，陈信依惯例带着薛乾尚和练长风参加天广皇举办的会议。

这时天广皇正指着地图说：“明日可达激漉渡口，我们将过河由东面绕往习回河城，这次我们只有先发兵力只有八万，另外东极和南角两城朕只各抽调二万兵马，加上其他市镇再调两万，后面八万军队由东极王领军，应该晚我们最少五天的行程。不过单是习回河城就有十万军队，北疆三城也各抽调了数万兵马支援，估计足有二十万兵马聚集习回河城，据报对方已经在城外布阵，意图以逸代劳打退我们。”

左督国王徐东平较为持重沉吟着说：“劝降书已发，对方置之不理……启禀皇上，我们是不是过河后应先扎营，等东极王前来会合？”

“锐气一失，军心动荡。”陈信摇头说：“启禀皇上，我等可在一日程外略作休息，但绝不可迟滞五日，尚且对方应该也不会将二十万兵马一次派出，正好各别击破。”

这些基本策略，陈信早已与薛乾尚、赵可馨讨论过，当下把结论说出。

天广皇点点头说：“我们务求不战而胜，不然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熊族入侵就麻烦了，这还要倚仗神王。”

陈信点点头说：“自当为皇上效劳，不过明日渡河，对方应该会想办法阻挠，可由先锋部队一万人开路，等在北岸稳住阵脚后，大军后行。”

众人再商讨了一番细节，各自散去之前，天广皇再交代一番，明日可能会碰到敌方的先遣部队，务求大胜，使敌闻风丧胆，日后易于劝降等等，陈信也只好连声应是。

一路回营，练长风忽然说：“陈信……青芬最近似乎常去找你？”

这些日子方青芬有时会在夜间去找陈信请教武学疑问，次数多了难免会被人碰到，慢慢的大家也知道了，陈信虽然无心，不过自己也知道，两人相处久了难免比较亲昵，加上现在宋庭又已经过世，两人都是自由之身，言语行事比较没有顾忌。不过练长风身为宋庭的好友，难免有些看不习惯。

陈信点点头说：“我明白你的意思，青芬只是常来，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

事实上除了那一夜不小心忍不住拥吻之外，其他时间两人还蛮守规矩的，但是相处越来越是愉快也是真的。

练长风望了陈信一眼，有些尴尬的说：“其实就算有什么我也没资格管，不过我只是……唉……真不知该怎么说。”

薛乾尚忽然插口说：“六公主跟你说了什么吗？”

三位公主都没有随军出发，不过以练长风和六公主刘韵的关系来说，临别有些交代也是正常的。

练长风一愣，这才点点头说：“她希望我能帮她七妹、小妹一些忙，我也知道你们好像没有很大的兴趣，不过……”

陈信见练长风这么说，也把在肚子里憋了许久的问题提出：“长风，你真的打算留下来，还是六公主会和我们走？”

练长风望望两人，似乎若有所思的说：“其实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地球上如此纷乱，我们何必去插上一脚？”

薛乾尚眉头微微一皱，摇头说：“长风，你真是这样想？”

“你们觉得呢？”练长风反问两人：“地球有这里好吗？要是我们费尽千

辛万苦横扫牧固图大陆，聚集八宝，这里的人类正可以无忧无虑的过活，那时我们又急急回到纷乱的地球，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陈信望着夜空说：“那里有我的父母、朋友，我很担心纷乱会对他们有影响，总是要回去尽一尽力……长风，若是你要留下我也不勉强，我只能祝福你。”

“你们和两位公主不是处的也不错吗？”练长风望着两人，还不死心。

“我其实一直当蜜儿是小妹妹，我想……她似乎也只当我是大哥哥。”陈信转头望向薛乾尚，看他有没有意见。

“我是为了大局着想。”薛乾尚叹口气说：“我何尝不知这样绚儿会越陷越深，要不是为了避免再生事端，我会和七公主尽早保持距离，这次出征也好，看能不能让她冷静的想想。”

练长风摇摇头不再多说，眼见营区已到，三人微微点了点头，分头回自己的营帐。

陈信一进营帐，就看到方青芬坐在地毡上，正向着自己微笑说：“辛苦了，开会到这么晚？”

陈信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涌起，回到帐中，有人这样问候一声感觉也不错，于是对方青芬笑了笑说：“还没休息？”

“没见到你回来，不大放心。”方青芬说：“明天可能就会遇到敌人了，不是吗？”

“对。”陈信坐下与方青芬扯了几句，忽然聊到：“对了，刚刚长风还有提到你。”

方青芬笑容微收，低下头说：“他说什么？”

“没什么。”陈信故作无事的笑笑说：“他主要是问我和乾尚喜不喜欢那两位公主。”

方青芬望向陈信，看陈信接下来会怎么说，陈信耸耸肩说：“我能说什么？蜜儿只是小妹妹。”

“我呢？”方青芬忽然说：“在他们眼中，我还有没有资格？”

“青芬。”陈信摇头说：“这不是资格的问题，我不会介意你以前的事情，问题在于我……一方面丽芙的事情我也还没处理好，另一方面……唉……”

另一方面陈信觉得自己并没有忘记林颖雅，而与方青芬并不是第一次谈起这个话题，虽然与两人在一起蛮愉快的，不过陈信心里认为，现在与谁在一起都不公平。

方青芬聪明的不再追问，轻轻捉住陈信的手说：“对不起，我不说了。”

陈信心里一阵感激，方青芬确实变了许多，以前骄纵的个性好像真的都消失了，陈信回握住方青芬的手，点点头说：“谢谢你。”

方青芬笑着摇头起身向外走，临出帐门之时忽然回过头说：“可别让我等太久了……”一笑而出。

陈信心头一阵纷乱。除了地球上的林颖雅之外，身旁还有许丽芙的问题，若是许丽芙一直这样下去，陈信实在没有勇气与方青芬在一起，何况陈信虽说不介意方青芬之前的事情，但是心里难免有些觉得对不起死去的宋庭，所以这几天虽与方青芬夜夜都会聊上几句，不过总是守着应有的距离，陈信烦恼的想着……自己这样做会不会自私了些？

梦幻纪元二六一年十月三日

习回河长有三千多公里，其中下游转往东北出海的一千多公里，是人

族与熊族的交界处，转向的地方有一座军事重镇宿月城。再上溯六百公里就到了三道主要支流交会的人族第一大城——习回河城。

习回河城最靠东方的支流上游两日行程有一个渡口叫做激漉渡，现在陈信的先锋部队一万人正在这里砍木造舟，要渡过这宽有七、八公里的河流。

陈信与薛乾尚望着不断工作的官兵，远远眺望着河北面的状况，薛乾尚指着北岸一处距河不远的小森林说：“要是敌军埋伏在那里，我们渡河渡到一半时，他们冲到河边发射火箭，会颇难对付。”

“那里最多只能藏下五千官兵。”陈信点头说：“不过要是真打起来，我们要上岸还真不容易……要不要去看看？”

“看看？”薛乾尚微微一愕，随即会意的点点头说：“我还没坐过它们呢。”

陈信轻轻一啸，虽不大声却远远的外传，旋即两声虎啸应和般的响起，小刚、小柔迅速由后方飞扑过来，陈信也不等两虎下落，拉着薛乾尚向上一腾，两人跃起数公尺高，小刚、小柔分别往俩人跨下一钻，随即拔升而起，往前直飞。

这时后方大营中的天广皇，正远远望着前方飞腾而起的陈信与薛乾尚，回头望望身旁的左督国王，缓缓的坐入龙椅中，没有说话。

而左督国王徐东平也保持着静默，目光从天广皇身上又转往坐着蝠虎往前飞腾的陈信，似乎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陈信与薛乾尚乘着小刚、小柔越过下方的河流，首先就往前方的树林冲过去，果然在树林中见到了一队兵马，身上背着弓箭，跨下骑着龙马，似乎正随时准备往外冲出。

这时有人发现天空中飞行的两人两虎，忍不住大惊小怪起来，领队的军官似乎下了命令，只见一小队约五十人，同时举起弓箭往俩人瞄准，陈信担心蝠虎受伤，要小刚、小柔往上方飞行，弓箭射了上来，已经是强弩之末，蝠虎铜皮铁骨，只当作是在搔痒。

不过正当陈信望着下方的队伍正在开心的时候，薛乾尚忽然传音说：“你看前方。”

陈信抬头一望，却发现在树林后方不到五十公里的丘陵之后，却另还有一群官兵，人数大约两万，这还是两人飞高了才望见的，陈信吃了一惊，只听薛乾尚接着说：“看来前面这五千人只是幌子，与我们纠缠片刻，我们大队开始下河之后，这两万人会迅速冲过来支援，要是他们占着河岸，我们要歼灭这些部队，至少会损失三万以上的部队，就算对方适时退走，我们损失也会不少。”

“我们可不能任他们在岸上攻击。”陈信说：“不然我聚雷轰下去，把他们赶走？”

“不大好。”薛乾尚想想说：“这个方法不适合常用，不然对方早晚会发现你的雷电是不分敌我的，最好是在习回河城决胜战的时候再用来逼对方投降。”

对方这时十几万军力大部分集中在习回河城外，北域王一定也在那里，薛乾尚认为那时候才应该用出这一招。

“那……”陈信迟疑的问：“我们该怎么渡河？”自己一行人可是前锋，要死也是死的最多。

“再看看吧。”薛乾尚说：“我们回去再商量。”

薛乾尚与陈信又观察了一番，确定只有两队敌军，总共两万五千人，对方因为在树林中只能埋伏五千多人，所以故意分成两批，等五千人与先头部队缠上之后，两万人的部队能在一小时内赶到。

两人回到部队，陈信见部队砍下的树木已经足够，正在捆绑，练长风这时走过来问：“对岸有敌军吗？”

陈信将对岸的状况说了一遍，练长风疑惑的说：“他们何不干脆在对岸布阵，现在的方式那五千人的牺牲不是比较大？”

“没错。”薛乾尚说：“不过要是我们不知道，对方出击时我方河面上的部队必然心慌，不攻自乱，等到我们以为对方只有五千人，全力抢滩的时候，两万大军已经赶到，虽然那五千人必定死伤惨重，不过那时上岸的部队，八成会全军覆没，而河面上军队的若是不退，也绝无生机，对方大胜之余，说不定后援继续开拔过来，变成在这里决胜，我们要等援兵，可要等上五天。”

“那现在该怎么办？”练长风吃惊的问，而这时黄吉等人也已经过来，听听新的状况。

薛乾尚胸有成竹的说：“我们现在自然该传令下去，对岸有敌踪，木筏上必须架设挡板，虽然会慢上一倍的时间，不过这样可以使渡河的损失减到最低……而第一批五千人过去必须是精锐，其中携带盾牌的必须走前面……我看就由长风、日言两队，加上黄吉先领一千人过去，剩下一千人由丽芙率领，跟可馨、丽菁的两队一起过去，对方不知道我们的武器威力极大，我们当可在那两万人赶到之前消灭这五千人，等那两万人赶到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已经整队完毕，那两万人不会是我们一万人的敌手。”

李丽菁出战的时候都背着小毛莉，薛乾尚自然将他们往后排。

黄吉知道自己打先锋，高兴的冲出去准备，同时传令木筏上必须多一大块挡板，而且每艘木筏在挡板后的数人都是刀盾手，避免弓箭穿过木板，射到部队的身上，其他的众人也依言而行。

陈信一直没有说话，见大家分头动手之后，才对薛乾尚低声说：“乾尚……那两万五千人……”

“唉……”薛乾尚叹了一口气说：“陈信，若是为了对岸两万五千名部队的性命而用上雷电，我担心在习回河城外我们会全军覆没，两边将一共损失大约二十万军队，熊族入侵之祸又难以避免……这是没有办法的。”

陈信何尝不知道薛乾尚所说是正确的，不过对方就算是敌人，陈信非不得已也不愿意如此，何况自己部队虽然武器精良、占有绝对优势，不过难免还是会有损伤，但是陈信左思右想，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摇摇头坐下不再说话。

薛乾尚望望陈信忽然说：“阿信，你要是真不想杀人，这一仗一打完，我们可以立刻离开，大家一起回地球，不然日后四面出征强取八宝，敌我之间，死的会更多。”

陈信心里一凉，薛乾尚说的确实没错，为了无祖的一句话跑来已经够傻了，还要杀害千万生灵……陈信开始仔细的思索值不值得。

不过无论值不值得，这场仗还是非打不可。

陈信叹口气说：“打完这一场再说吧……我和第一批一起出发，乾尚你留在第二批。”

薛乾尚面色一变，摇摇头说：“我的伤其实已好了差不多，主将该在第二批……”

“毕竟还没完全好。”陈信挥挥手止住薛乾尚的话，豪气飞扬的说：“何况也应该没有人伤的了，不是吗？”

“这……”薛乾尚还是不大愿意。

“就这样了。”陈信结束对话，走到一旁安排别的事情。

既然对方非杀不可，自己干脆也下去帮忙，自己这一边也少损失一些，陈信除了感情上有些难以抉择之外，并不是一个提不起放不下的人，当初为了地底城陈信就曾连杀了数百名特殊部队，事件发生的时候，孰重孰轻陈信分的清楚。

又过了两个小时，第一批五千人开始搭乘木筏，陈信与黄吉在一起，率领着数百艘粗糙的木筏，缓缓的向对岸移动，这个激漉渡口虽然并不甚宽，但却十分深，所以水流十分平静，船上的军官操桨同时往前滑，估计大约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对岸。

前行不到十分钟，果然由对岸后方的树林中穿出一队军马，拉弓挽箭迅速的往岸边冲来，部队早已得到通知，同时将挡板扬起，竖立在前面，刀盾手立即将精钢研制的大盾挡在挡板之后，继续往前进。

对方刚刚见到怪物载着人飞过头顶，虽然知道可能已被发现，仍然将一枝枝里着火油布的箭射来，不过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挡板烧掉。

对方的将领由服饰看来似乎也是龙将，身旁一面大旗写着“银”，看来是习回河城的银镖龙将徐文海，正是右督国王陈密的女婿，也就是徐龙田的父亲，徐龙田在都城随着右督国王一起被擒，当时就知道他的父亲应该也会同时叛变，说不定就是此人暗算习回河王的。

这时银镖龙将正呼喝着部队后退五百公尺，到一处小斜坡上集合，看样子是退而求其次，要等众人上岸再攻击。

对方这一进一退，这一面的五千名先锋官兵一直努力的往前方划行，眼见只剩下不到两公里，陈信远远望着对方整齐的军容，一排将近两百人，二十多排整整齐齐的往后排开，最后站着十来人，银镖龙将身旁站着两位副将，其他应该都是管带，看来对方是打算先以弓箭攻击，再以阵势对付残余的部队。

随着木筏逐渐往前移动，眼见距河岸不到五百公尺，陈信忽然心中起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反正对方两万人至少还要五十分钟后才能赶到，陈信越想越对，转头对一旁已经拔出刀来，蠢蠢欲动的黄吉说：“黄吉，我先去一步，你们跟着来。”

“什么？”黄吉不知道陈信在胡说八道什么，才一回头，陈信已经忽然跃起，足点水面，一跃数十公尺的往前方直扑，随即四面光华同时聚集，越冲越快，越跳越远，最后一百公尺简直是飞略而过，转眼间已经上岸。

银镖龙将大吃一惊，虽然早已准备发令，但是估计还有一、两分钟对方才会上岸，怎么忽然有个发光的人，不知是飞是跳的跃上岸来，连忙大声的发令：“弓箭……射、发射。”

对岸的薛乾尚见状也大吃一惊，早就说主帅不该第一批过去，陈信不但在第一批居然还跑第一个？他就是不按牌理出牌，薛乾尚见状除了顿脚也不知该说什么。

这时数千枝弓箭同时往陈信冲来，陈信身周光华忽然同时往前涌，在陈信前方两公尺出现一片圆锥形的光芒，将后方的陈信完全遮掩住，而所有

的弓箭居然都射不入这一片光华。

银镖龙将不敢相信眼见是真，弓箭力可穿石，没有任何一种内劲能同时抵挡数百枝弓箭的袭击，这到底是什么功夫？

他却不知，固然没有一种功夫能抵挡数以千计的弓箭汇集，不过陈信却能将超过自己本身内息许多的外在能量，同时聚集在自己前方，就算是穿入数十公分，也击不中在后方两公尺的陈信，何况圆锥形又能适度的将弓箭的力道往两旁散开，陈信迅速的跃过五百公尺，直往队伍中。

“换刀剑。”银镖龙将徐文海大呼：“队伍别乱！”

但怎么能不乱，早就有消息传来，都城的大举是被一个会妖术的怪物所破坏，那个怪物力挡万名部队，还打败人族第一高手至尊龙将，早已被街头巷尾轰传成三头六臂，而这团光球弓箭难伤，岂不也是妖术，当然是那个怪物来了！

官兵虽然听话的换上刀剑，但是首当其冲的士兵不由得手脚发软，浑身颤抖。

陈信眼见就要与敌方遭遇，忽然提气飞身，飞越过下方二十几排的人墙，直线冲往银镖龙将，银镖龙将眼见在劫难逃，两掌同时用尽全力往前轰出，希望能将这个怪物阻上一阻，再想办法逃命。

其他的副将、管带也乱成一塌糊涂，出掌的出掌、拔剑的拔剑，但是现在勉强能与陈信过招的，至少也是国使级以上的人物，这些人算什么？

陈信光华四面一散，将各股击来的掌力散化掉，忽然间已经站在银镖龙将身旁，右手中探出一公尺的极乐锋刃，恰好搁在银镖龙将的脖子上。

银镖龙将只觉得自己全力一掌居然无声无息的消散了，而后身旁忽然多了个人影，一道光华闪闪的锐利物同时比着自己的咽喉，只听那人冷冷的说：“银镖龙将，你投不投降？”

银镖龙将一征之下全身僵住，四面拿着各式武器的副将、管带也同时呆住，所有人都望着最高处的银镖龙将，和现在才显现出身形来的陈信。

银镖龙将一阵迟疑，还没回答，陈信眼看下方部队就快靠岸了，一皱眉说：“我数三声，一、二、三。”

陈信知道这时慈悲不得，银镖龙将是非死不可，极乐一刺穿过银镖龙将咽喉，放开了尸身。

四面一愣，这人这么不好说话？不过银镖龙将既然已死，众人再无顾忌，悲愤的大吼一声，往陈信拥了过来，哪知陈信一闪一转，又捉住一名副将，同样将极乐比在他的咽喉。

四面又是一呆，这人到底是不是人，龙将、副将完全没有抵抗的余地？

只听陈信冷冷的说：“你投不投降？我数三声，一、二、三。”又是一刺结束了这人的性命。

好冷酷的杀人法……这时不知谁先发喊一声，忽然都往下方逃去，陈信再一旋身，拉住那名残存的副将，缓缓的说：“投不投降……我数三声……”

“投降！投降！”那人几乎已经完全崩溃，陈信喊到三声自己就得当场死亡，死亡的阴影笼罩上来，陈信还没开始数，那人就连忙大叫投降，四面数千军官，同时听到这声惨烈的呼叫，那些向四面逃跑的管带也不禁回过头来，看陈信是不是依然数三声又结束一个人。

只见陈信忽然一笑，将极乐收回，对那人说：“既然投降，依我命令行

事。”

“是……是。”那人自份必死无疑，没想到陈信居然不杀？自然连声应是。

“我说一句，你跟着大声说一句。”陈信冷冷的说：“所有部队……放下武器……”

那人连忙照念：“所有部队……放下武器……”这句命令一出，四面官兵同时愕然，这人现在是最高长官，按理应该听命，不过放下武器……这个……

只见二位管带忽然大声说：“别放下……呃……”他喊到一半，陈信腾龙指立即发出，一道柱状光华转眼飞射十公尺，穿过那人的额头，那人也不用再说，砰然往后倒下，第一个放下武器。

陈信冷冷的望着其他九名管带，这九人只觉一阵寒意涌上，不知道是谁先将手中的剑往下一扔，只听铛的一声，这声音似乎会感染，立即铛铛作响，五千官兵的刀剑丢了一地，就算有人略有迟疑，陈信的目光一扫过来，手也不敢不松开。

陈信接着说：“双手抱头，向下走……好，蹲下。”这时已经不需要经过那位副将的口了，陈信一说所有人立即照作，不过那位副将依然声音颤抖的照念不误。

五千官兵走下斜坡，蹲下后，黄吉等五千官兵已经赶到，官兵们见陈信单枪匹马冲入敌阵，直取敌方魁首，自然都兴奋不已，天降神王果然功高盖世、天下无敌。

不过黄吉等五人见状，心中却都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涌起，不过也不需陈信吩咐，自然叫官兵将这些人绑缚集合往一旁送，等天广皇到了再做处理。

这时木筏又往回送，迎接下一批队伍，黄吉、练长风、舒红、谢日言、科芙娜五人分头派军队收拾一地的刀剑、弓箭，随即缓缓的走到陈信的身边，见陈信正在凝望着躺在地上的三具死尸，沉默不语，五人面面相觑，却是谁也说不出来。

过了片刻，还是黄吉先说话：“陈信……我们应该高兴的。”

陈信没理会黄吉，忽然伸出一掌向下劈，只见光华一闪，轰然一声破出一个大坑，将三人的尸首推入，随即又将暴起的土堆盖上，将三具尸体掩埋起来。

一切完成之后，陈信才抬起头来说：“乾尚他们也快到了……下一战就没这么轻松了，这里地势较高，该让部队上来布防。”随即缓缓的往上坡走去。

谢日言忽然叹了一口气，摇摇头，下去吩咐官兵，科芙娜也只好跟着下去，练长风与舒红对视一眼，也摇头说：“黄吉，我们也下去吧。”三人在谢日言夫妻之后，也跟着下了山坡。

六人间的气氛这么奇怪，是因为大家都与陈信很熟，知道陈信决不愿意随便杀人，这次这么冷血的屠杀，只是为了使双方的伤亡减到最少，虽然成功了应该高兴，不过大家都知道陈信的心情一定十分不舒服，也都想不出该如何安慰，只好看着陈信落寞的往坡上走，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陈信第一次有悲痛的感受，是在雾灵谷中对数百巨鸟的大屠杀，第一次亲手杀人是假扮特殊部队，对付精擅雪舞心法的严碧雪，在交战过程中击中对方；而后逼不得已，暗算特殊部队近两百人、被发现后又被百余人围攻，自己在九死一生之际才勉强存活下来。但这次感受完全不同，这三人与自己

相比，等于是完全没有抗拒的能力，自己就这样随手杀了对方，他们的亲朋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恨透了自己？

陈信一个人走到斜坡高处，上坡之后地势较为平缓，又向前走了一阵子，终于见到数十公里外一队兵马正绕过前方的丘陵奔驰而来。这个部队有两万余人，陈信绝没有办法飞身冲入，也就是说，刚刚那招不能用了，陈信呆呆的望着，眼看对方越来越近，心里想着等一下会杀多少人？一路往习回河城、刀轮城、北域城、宿月城攻过去，又一共要杀多少人？会有多少人阵亡？

“阿信。”薛乾尚的声音忽然由陈信身后传出：“我再说一次，若是真要回地球，就算这场仗不打了，现在抽身也可以。”

陈信回过头来望向已经上来布阵的一万军官，摇摇头说：“怎么能弃他们而去？”

“那就别伤感了。”薛乾尚走过来拍拍陈信的肩说：“这两万部队不能用你刚刚的方法，所以非杀不可，以后才不会一股一股的派来，这样才能在习回河城做一个大结算，那时再用雷电攻击，想办法不战而胜。”

陈信点点头，用力的叹了一口气，叹出心里的郁闷，随薛乾尚走向临时搭建的指挥中心小高台。

这时众人也聚集在指挥中心，都有些担心的望着陈信，陈信见状心里有些惭愧，对众人说：“我一时有些感伤，让大家担心了。”

“没事就好。”谢日言点点头说：“战争本就残酷。”

“好！”陈信勉强振作起来，大声说：“乾尚，吩咐吧。”两军对面交战，陈信可没辄了，自然叫薛乾尚想办法。

薛乾尚也不客气，迅速的说：“对方在二十分钟之后就会抵达，我们五队分由五色旗帜指挥，之前已经演练过了，记得随时注意这里的旗号，我们不只要坚守这里，最好能大胜，对方两万兵马，依一般的军队配置来说，最多只有两、三位龙将，五、六位副将级的军官，决不是我们的敌手，一交战起来，记得兵对兵、将对将，这样我们的伤损才会降低。”

众人同声应是，这可是第一次带兵，别让人瞧扁了。

不久之后，对方距离部队不足五公里，发现占据高坡的不是自己军队，忽然止住冲势，对这里观望起来。观望片刻，派出三队各约三千余人，成三个方向往这里攻来，剩下一万人在后压阵。

薛乾尚迅速的说：“五队各领两千人，黄吉从中间偏右面穿入、长风从中间偏左面穿入、丽菁往右外侧绕走、可馨往左外侧绕走，日言坚守正面，陈信和我随时助阵。”

十人同时依原先的分配，分头领军，只见四队迅速的往三股敌军产生的四条通路前进，还没接触，两边箭如飞蝗的已经互射起来，不过因为目标众多，这样反而不易受伤。

对方见四股兵马由中间穿来，居然没有一队要正面厮杀？一声号令之下，左右两部同时往内夹击，要夹住黄吉、许丽芙以及练长风、舒红的部队，中间部队完全不作理会，继续往陈信的指挥中心直冲。

这时中间两军已经与对方杀声震天的交战起来，薛乾尚大声说：“青、黑向北，红往东、白往西，日言，放箭！”

一旁的旗手立刻将手中的大旗挥舞起来，青、黑正是练长风、黄吉两军，见旗号如此指示，只好全力向北冲杀，两人功力仅次于陈信，尤其手中

的刀剑更是遇刀刀断、遇剑剑折，这一向北突围，对方自然拦不住，而且左右两侧赵可馨与李丽菁的部队也向中间夹击过来，阵脚一松动，黄吉与练长风的四千人迅速的穿出对方的包围。

同时谢日言领军的两千人弓箭同时往正前方直射过去，对方虽然仍往前冲，不过速度难免缓上一些，薛乾尚立刻呼叫：“五队同围、缩小包围。”

五位旗手同时大画圈圈，将讯息传递出去。

这个号令是指已经将对方包围住了，五队开始绕着对方逆时针运行，收缩包围圈剿灭对方，到了这种情形，对方因为大部分的军队反而被自己人所包围，会被我军由外围慢慢的蚕食殆尽。

黄吉、练长风等人远远看见号令，微微吃了一惊，怎么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将对方包住了，连忙开始顺着外围绕行，一面往对方砍杀过去。

对方莫名其妙的被包围住，八、九千人被挤在中间互相践踏，一面应付外面敌军的攻击，一面又不断的被里面的人推挤，眨眼间死了一、两千人，眼看越来越乱，对方将领一看不妙，号令又起，通知被围部队全力往北冲杀，在北方停下脚步的万余部队这时又派出了五千人往南面冲来支援。

这时北面的正是李丽菁与谢日言两队，薛乾尚连忙叫：“黄往北北东、白往北北西，其他三色内缩。”

旗号一展，原本在战场偏东北面的谢日言与科芙娜立即往北北东方向斜冲，李丽菁与那雷可夫也带着队伍冲往北北西，准备应付对方的援军，这一下北方开了一个口，这些被四面砍杀的乱七八糟的部队立即逃命般的往北冲，练长风、赵可馨、黄吉三队立即往中间夹击，追杀跌跌撞撞的敌军，这下更是轻松，在后面追赶犹如切菜斩瓜一般。

对方五千名援军往南直冲，忽见敌军往两面散开，正要分向两面迎敌的时候，忽见一队军马往自己冲了过来，仔细一看原来是友军，正要发号施令整队，却没想到这些人现在一团混乱，只顾逃命，管你是不是友军，一下子混冲入这五千名援军之中，使的这一大队也跟着大乱。

这时薛乾尚的号令又变，往北面冲的谢日言与李丽菁两队又向回冲了过来，练长风、赵可馨、黄吉三队先是顺着对方乱军冲入的势子往前冲，随即领命又往外兜，转眼又将对方团团包住，围杀了起来。

这时对方无须号令，全队都往北面突围，但是五队围绕在外一圈圈的冲杀，也顺着对方的势子向北前进，对方始终脱不出包围，远远的五千多名敌军望而生寒，眼看包围圈中的部队已经不到七千人，圈子正越缩越小，圈中的人自己挤自己，死亡人数中有一半是被自己人践踏而死，这五千人投入八成也是肉包子打狗，领军当机立断，缓缓的向后撤退。

薛乾尚不再理会那些部队，眼见被包围的敌军已经无从抵抗，现在剩下不到五千人，自己队伍只损伤不到千人，一下号令，炮声响起，旗号齐作，五队同时往外撤退十余公尺，围住这些胆颤心惊的部队。

薛乾尚向陈信点点头说：“陈信，该你了。”

陈信会意，站起大声说：“我是天降神王陈信！投降着免死，刀剑放下，双手抱头，向南走。”

这时对方再无选择，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放下刀剑往南走，由这时在南方的赵可馨部队受降。

这一战杀敌近万，其中一半是自相残杀而死，草原上死尸遍野，陈信等人收兵救死扶伤，整理队伍，各队死伤仅八百余人，算是一次辉煌的胜利，

天广皇部队到达北岸，对陈信劝勉有加，并将讯息快传回都城，全队士气高昂，深信这一战必定能轻取对方。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月七日

余下的路程缓慢前行，一方面为了等待后方援军到达，一方面因为越靠近习回河城，零星的骚扰就越多，原本两天可以赶到的路程，足足花了四天，眼看再越过一百余公里，就可以抵达习回河城。

这时薛乾尚与陈信乘坐着蝠虎飞在天空，最后这两天，两人几乎都是坐在蝠虎上，主要是为了观察地形与敌情。

两人昨日就曾前飞到接近习回河城，见敌方军队布于城外足有近二十万，分成三个区域扎营，四面再也没有伏兵，看来是知道众人能由天空观察，所以决定堂堂正正的以多吃少，硬碰天广皇的八万大军。

陈信见对方再无埋伏，与薛乾尚飞回部队，在空中随着部队一起前进，一面走，薛乾尚一面问陈信，到底雷云可以遍及多远的范围？

陈信沉吟一下，想想说：“要是在地球，千百公里都能包含在范围之内，这里数十公里我应该还能办到，不过不但慢多了，而且距离越远，能支持的时间就越短。”

“我看最好能先轰一阵子。”薛乾尚忽然说：“然后大军才抵达，不然对方要是不怕死的忽然冲出来，两方交战起来，可不知道会轰到谁。”

“嗯……”陈信点点头说：“对方没有在城内布阵，就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打算一决雌雄，这很有可能……那，乾尚，你先去向天广皇报告一声，我先走一步。”

“等一下。”薛乾尚忽然叫住陈信说：“对方首脑不会随便出来，你可不要又冲下去想来个擒贼先擒王。”

“我知道了。”陈信挥挥手，往前方加速飞去。

小刚载着薛乾尚往回飞，飞到天广皇大营之前，薛乾尚微微一跃，落下地面，小刚在空中一转，追往陈信的方向去了。

天广皇一面前行，早见薛乾尚乘着蝠虎往自己飞来，等薛乾尚参见之后，天广皇首先说：“薛神将，神王呢？”

“启禀皇上。”薛乾尚说：“神王决定先行一步，准备行云落雷，务求对方投降，估计在大队到达之前，对方伤损必多。”

天广皇远远望去，果然见到天边这时正聚起了一片乌云，而且范围似乎正越来越大，天广皇微微一笑说：“那大军是不是应该加快几步，好欣赏神王的神术？”

“不。”薛乾尚低声说：“曾向皇上报告过，此术敌友不分，神王正是想在大军未至之前可以放手施为。”

“好吧。”天广皇说：“我们就依计划前进，大约再两个小时就能到达习回河城。”

这时陈信在三个军营的上方，缓缓的降低了高度，对方十数万的军马已经准备完毕，只等天广皇大军到达时冲出。

陈信缓缓的在前方聚集了雨云，虽然这次不需要下雨，可是仍必须藉助水滴的分布分离电荷，所以仍然是一片乌云，过了一个小时，乌云越聚越大，团团笼罩住习回河城城外的三处军营。

这时城外军营一片混乱，看来南方传来的消息果然不假，确实由天上下来一个会妖术的人，有一些眼尖的人已经望见数百公尺的高空中，有人骑

在一只巨型异兽身上，看来就是传说中受封为天降神王的陈信。

北域王徐石这时手持追风刀站在军营中，远远望着天上的陈信，心中大为愤恨，不知从哪里冒出这样的一个人物，坏了自己计划了二十余年的大事，本来对方之前遇到前置部队并没有施术，虽然功力与战术也是极不可忽视，不过北域王徐石却是心安了一半，对方能行云布雨、聚雷落电的消息恐怕是误传，没想到今天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眼见是实，对方确实具有这种功夫。

一旁的宿月王陈广焦急的说：“王上，这该怎么办？”

北域王还没敢即帝位，只自称众王之王而已，所以宿月王也称他王上。

北域王徐石哼了一声说：“避雷铁装上了没有？”众人翻遍典籍，才找出传说中避雷铁的安装方式。

“禀王上，已经装了。”一旁的莽古龙将徐固连忙回答。

“看看有没有效吧。”北域王徐石轻叹一口气说：“至尊龙将明明已经逃脱，却一直没有回到北疆，不然我们又多一个好手。”

“可是……”宿月王陈广迟疑的说：“就算避雷铁有效，可是我们迎敌的时候怎么办？”出击可不能背着避雷铁打仗。

北域王不理睬宿月王，仰头望天，看陈信到底会不会真的落下雷来，传说中的避雷铁又有没有效？之后的事，之后再说。

而天上的陈信见聚集的差不多了，后方大军不到一个小时就会抵达，于是不再迟疑，将乌云缓缓下降，地面生出感应，忽然间电光乍起，轰隆雷声传出，数道电光首先下落，却都劈在四面已经装置好的所谓避雷铁上，一下子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陈信这才发现，对方居然已经装上了避雷针，他们不是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吗？这下雷攻失效，莫非真要与对方大军碰上一碰？

第三二章 香消玉殒

这时陈信大惊失色，对方找出防御的方法？只见一道道电光劈下，对方却不为所动。

陈信心里一发狠，全力运劲，将整片雨云往下方迅速下降，简直就要压到房舍之上，只见千百道电光同时轰然而起，这时因为距离过近，避雷针也失去效用，这般轰击片刻，陈信连忙将乌云往天空中上升，只见下方一片惨状，营舍崩毁燃烧，地面土焦石烂，遍地是焦黑的尸首，惨叫的伤患，陈信见状不知该喜还是该愁，只有庆幸对方在城外扎营，不然这次要是往城内轰，城内百万居民岂不是糟糕？

陈信落下数百公尺，停在一百公尺高处，大声说：“北域王徐石，你还不出来？”

北域王徐石等人一见避雷铁没用，连忙躲进早已预备好的地下石室中，这时听到陈信的呼唤，低声对众人说：“此人无法力敌……我们诈降，你们将所有龙将、副将、管带集合，现在已经走到绝路……我们只好聚集一队精锐，等一下突袭天广皇军营，他们的好手只剩刘开明和徐东平，我和宿月王、刀轮王三个人一起动手，看能不能捉住天广皇，逼他和谈，另外将残余部队

整理起来，也一起向外走，在我呼唤下一起发动。”随即又交代了一下作法。

众人会意，各自分头散开，此时陈信依然在上面呼唤，这时正叫着：“北域王，你再不出来我就只有落雷了，你何苦牵连无辜？”

“本人在此。”北域王徐石不得不走出屋外，对天上的陈信说：“阁下就是天降神王陈信？”

“在下正是陈信。”陈信见对方手中霞光隐隐的宝刀，接着说：“阁下就是北域王徐石？”

北域王徐石点点头说：“天降神王，阁下足以力挡百万人，为何愚昧替刘开明效力？”

“我只希望两方停战而已。”陈信说：“阁下贵为一城之尊，为什么还要阴谋叛乱？”

“既然希望两方停战，我又未曾南侵，阁下大军北犯是何用意？”北域王徐石说。

“这……”陈信愣了一下，总不能说自己有求于天广皇，想了想说：“人族势力已经较弱，合则昌旺、分则两灭，我既已到此，自不能撒手不管，阁下现在立即交出兵刃投降，否则天雷再度击发，殊为不智。”

北域王早就准备好要投降了，刚刚的对话其实也只是装装样子，顺便拖一拖时间，于是点点头说：“既然如此……请稍待片刻，我率领将领出来投降。”

这时天广皇的大军已经赶到，一路前行的时候，听到前方数千百道雷电同时炸起的声威，所有人都不自禁的加快了步伐，只见前方乌云直压下对方军营，陈信的声音已远远的传来。等到北域王与陈信对话时，军队已经在军营外布下阵势，排最前面的当然是那一万先锋部队。

天广皇听到消息，北域王决定带同将领出来投降，高兴的命令座车前进，要看看北域王倒霉的样子。

过了好一阵子之后，北域王、刀轮王、宿月王、二十余名龙将、五十余位副将、三百余位全部换上士兵服色的管带，一共四百余人身子僵直、手中空空，由三面军营垂头丧气的走出，随即聚在一起往前方走。

陈信见对方出来投降，不过依然不敢掉以轻心，仍然飞在半空中，却儿后面还有一队队的部队要出来投降。陈信心想，刚刚虽然轰死不少，对方人数应该还是比较多，要是忽然反悔这就难办，于是大声的说：“后面的人不用再出来了，等一下听到呼唤再一队队出来。”

首先出来的部队自然是精锐，几乎全部都是由校骑组成，一共近四千人，也大半假扮成士兵，一位留在后面的龙将听到陈信这样说不由的一愣；但若是不听陈信的话硬要出来，两方立刻就要翻脸，这人连忙望向北域王，看是不是要立即发难。

北域王权衡一下，头也不回的继续往前走，这位龙将见状知道北域王打算孤注一掷，于是只好乖乖的留下来，不敢踏出营门。

北域王众人一直向前，沿路数万枝弓箭都指着众人，一直走到先锋部队的前面，薛乾尚一声令下，要黄吉与许丽芙的部队将对方绑缚起来。

这几天他们已经绑过好几次对方的官兵了，这次只有四百人，黄吉与许丽芙率队前进，指挥手下的五百位士兵将对方绑缚，其他一千五百人在一旁监视。

这时天广皇的车驾也到了先锋部队的后方，望着北域王呵呵笑说：“徐

石，你好大的胆子……”

北域王见不能更接近了，而且天广皇不知死活的又跑到百公尺外，忽然大喝一声，将身上的外袍撕去，取下绑在身后的追风刀，只见寒光一闪，前来绑缚的五名官兵人头落地，北域王腾空而起，往前方的天广皇冲去。

北域王一声大喝之下，四百人同时将暗藏在衣底的武器抽出，就算是本来用长枪大戟的人也改藏刀剑，全部取出往前冲杀，黄吉、许丽芙同时一惊，马上拔出刀剑冲入战团，薛乾尚也立即下令其他四队兵马围了上去。

但是这些人果然并非易与，龙将副将就有七十余位，两千人马上去掉一半，黄吉与许丽芙也被卷入了战团中，一下子不见踪影。不过对方也没想到这一万人这么难缠，自己四百精锐居然冲不过去？

这一边军营见北域王发难，也同时大喝一声往外冲出，陈信见状连忙将乌云迅速下压，雷声乍响，千百道电光将这四千人轰的哭爹叫娘，连滚带爬的逃回军营，只有一两百人来的及冲出。

不过陈信也不敢分身追赶，控制着乌云不上不下，反正这些人出来也没什么作用，一边分心观望着那一边的战况。见到黄吉与许丽芙两人消失了踪影，陈信不禁大为心急。

薛乾尚也知道状况，当后方的军队将这四百人团团围住的时候，薛乾尚下令四队由四个方向斜斜切入战团，主要目的不在激战，是希望能将被里住的人带出战团。

不过这四百人虽然被围，但是谁也拦不住北域王、刀轮王、宿月王，三人几乎都能御风一直线的飞出近百公尺，这时正同时往天广皇冲去，因为已经切入部队中，四队谁也不敢放箭，护驾的声音连声响起，天广皇的车驾也向后而退，四面部队同时向内拥。

但是北域王的追风刀谁能抵挡？何况本属天广皇直辖的宇宙洪荒四将又早已反叛。

不过天广皇却是不惊，他虽然不敢对付至尊龙将，但是不会怕北域王，大叫一声：“徐石由朕亲自捉拿。”拔出裂地刀，往北域王迎了过去。

右督国王也一挥剑往刀轮王攻击，两人刀来剑往的互相攻击起来，宿月王可高兴了，对方已无好手，于是立刻往天广皇的另一侧进袭，准备与北域王合力拿下天广皇。

其实，若不是宿月王的功力足够，也不敢靠近天广皇、北域王两把神刀及掌风交织的战团，不过宿月王这一加入，天广皇立即左支右绌，往后闪避，北域王哈哈一笑大声说：“刘开明，你干脆投降吧，我保证饶你一死，你弟弟刘木我也没杀他。”

陈信远远见到这边的状况，心急如焚，天广皇的状态自己还不是很介意，黄吉等人不知生死如何，却让他很是担心。这时己方数万部队已经拥到，将二个营舍出入口团团包围，弓箭伸的笔直挡住对方冲出，陈信这才连忙叫蝠虎转头往回冲。

薛乾尚这时声音传到：“陈信，大家都退出来了。”

陈信急急一望下方，下面还是一团混乱，不过薛乾尚既然这么说就大概没事，于是陈信继续往前，打算帮天广皇一臂之力。

这时天广皇被北域王、宿月王逼的直往后退，眼看就要糟糕，陈信又没法及时赶到，忽然由四面同时传出一股巨力，向北域王与宿月王集中，两人猝不及防，被八道掌力击得结结实实，内腑同受巨创，吐出一口鲜血，面

色大变的停住了身形。

陈信一见大吃一惊，迅速的落下地来，只见天广皇哈哈大笑说：“你们想的可天真，朕御驾亲征岂会没有准备？”随即对陈信说：“神王，让你担心了。”

陈信仔细一看，这才发现天广皇身旁居然站了四位老者，这不就是所谓的幻粹阁阁老？难怪天广皇不急着叫自己回来，却是早有准备，于是陈信躬身说：“皇上明见万里，陈信自感不如。”

“神王谦虚了。”天广皇大笑说：“今日一战神王还是位居首功……”

“陈信快来……”忽然前方传出黄吉的叫声，声音交杂着惊恐，陈信从没听过黄吉叫成这样，面色一变，天广皇听到也是一惊，对陈信说：“神王你去忙吧，这里交给四位阁老可以了。”

陈信巴不得天广皇这样说，拔身越过人堆，往前方掠去。

这时几位好友已经聚集在外，那些顽抗的数百人仍在跟四面八方涌来的部队拼命，不过也已经是强弩之末，陈信迅速的往浑身沾满鲜血的众人掠去，却见黄吉扶着许丽芙还在狂叫：“陈信……陈信……”

陈信一到，惊见许丽芙居然前胸后背穿了一个孔，呼吸已停，血液正泊泊的流出，流速已经变慢。

陈信大惊失色，狂喊一声：“丽芙……”连忙冲过去由黄吉手上接过许丽芙，手忙脚乱的要帮许丽芙止血，一面将所有的真气同时往许丽芙体内灌入，要强提许丽芙的生机。

不过陈信越灌越是吃惊，这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武器所伤，不过已经穿过了心脉，陈信运起强大的内息勉强堵住内外所有的伤口，表皮、心脉血管、肺叶、气管，并将许丽芙的体内积血缓缓炼化，一面运劲推动着心脏、横隔膜，使许丽芙的心脏又缓缓的跳动，跟着开始缓缓的呼吸。

不过陈信知道这只是饮鸩止渴，自己内息一撤，许丽芙血液外涌，终究还是会死，就算内息不撤，她的鲜血不断的慢慢在体内渗出，也支持不了多久，但陈信只能强忍着心中悲痛，拖得一时是一时。

这时许丽芙慢慢的苏醒，望着眼前的陈信手正贴着自己前胸，有点意外，又有点害羞，不过身子微一挪动，却发现自己的身体被陈信的劲力团团里住，也想起自己失去意识前的事情，许丽芙是大家的医生，自然知道自己的状况，微微一笑说：“大哥……没用的……”

陈信不知道该说什么……目中含泪，只能断断续续的说：“丽芙……丽芙……”

这边正紧张，忽然黄吉大叫一声：“练长风，纳命来……”激光斩忽然聚集，往练长风没头没脑的劈了过去。

练长风虽然不及黄吉，不过也不是省油的灯，何况黄吉已先大叫一声，练长风连忙退开两步，才心想黄吉在骂什么？没想到黄吉二话不说，激光斩已经向自己连续劈了过来。

练长风身型展开急急闪过两掌，第三掌才来的及拔剑将黄吉的劲力击散，一面大骂：“黄吉你疯了？”

“我才没疯……”黄吉见激光斩无效，拔出大刀扑过去，一面大喊说：“我明明看到是烈阳剑飞射穿过丽芙，你还想狡辩？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黄吉一面嚷，一面迅疾无比的挥刀攻击。

众人闻声愕然，宋庭已毙，烈阳剑确实只有练长风会使，而陈信当初

也有教过练长风飞射烈阳剑的办法，虽然没人见过练长风施展，不过他自然能够使用，黄吉虽然爱闹，这种话当不会乱说，众人同时不可置信的望着练长风。

练长风功力不及黄吉，越来越难抵挡，只有忽然施出裂阳剑，黄吉见练长风劲力忽涨，知道练长风的独门绝技施出，将刀一转闪过这一剑说：“你终于用出来了，我就是看到这一剑穿过丽芙的背心，你还敢不认？”随即右挥大刀，左施激光斩的与练长风纠缠起来。

四面官兵见到两位神将忽然打起来，天降神王又抽不开身阻止，何况两人功力深厚，打起来土石翻飞、劲流激荡，连忙都向后退远了些。

陈信虽然一直抱着许丽芙，不过其中可听的明明白白，不禁怒目瞪着练长风，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要不是自己必须抱着许丽芙，陈信一出手练长风就在劫难逃。

这时许丽芙却轻轻的说：“大哥……叫黄吉大哥别胡闹……”

陈信悲痛的说：“丽芙……黄吉在替你报仇。”

“不是长风……”许丽芙轻声的说：“我受伤时，长风在我的前方……我明明看到的……不会是他。”

这时一旁的舒红听到许丽芙这么说，也连忙说：“对呀，我刚刚一直与长风在一起，他明明没用过烈阳剑……”舒红与练长风是同一队的正副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陈信又是悲痛，又是糊涂，只好大吼一声说：“黄吉，不是长风，回来！”

黄吉一愣，手脚一慢，往后退了两步，练长风连忙飞退数步，大骂说：“混老头，跟我拼什么命？”

黄吉一瞪目说：“可是那明明是烈阳剑。”烈阳剑不但光华灿烂，而且凝聚作剑型，确实是不能仿冒。

“丽芙说当时看到长风在他前面，不会是长风。”陈信只好这样说。

“那……”黄吉愕然：“难道有鬼？”

“不。”薛乾尚忽然说：“烈阳剑不只一个人会！”

什么？众人的目光集中到薛乾尚身上，那雷可夫大声叫：“陈信当然也会，不过这不可能！”

陈信能施出众人的功夫大家都知道，不过陈信那时才由前方飞来，自然不可能，而且陈信要杀许丽芙也不用等这种时候。

“当然不是陈信。”薛乾尚说：“你还要装吗……方青芬？”

只听锵的一声，方青芬拔剑与身旁的赵可馨对了一剑，两人同时往后弹了两步，赵可馨微微一笑说：“乾尚将你、我分在一组，早就提醒过我注意了，何况我对你也早生疑心……刚刚那一剑……想抓我做入质是不是？”

众人见状虽然心中吃惊，不过方青芬确实是一副作贼心虚的模样，于是将方青芬团团围住，那雷可夫一面傻傻的问：“乾尚……她怎么会烈阳剑？”

薛乾尚悠悠的说：“当然，除了长风之外，圣殿中修炼气剑的这一脉武学，学过的只有她了。”

练长风恍然大悟说：“对……宋庭有教她，不过她……功夫有到这种程度吗？”

“她结合了陈信的功夫与圣殿的功夫，现在功力已经不下于我们，陈信跟我说过好几次了……”薛乾尚继续说。

黄吉大吼一声说：“方青芬，真的是你？”

方青界面色铁青的望着四面聚集的众人，沉默不语，黄吉忍不住接着大叫：“丽芙人这么好……你怎么下的了这种毒手？”

黄吉一向有点像父兄一样的关爱许丽芙，这时候气的快说不出话来了。

见方青芬仍然不回答，陈信也痛苦的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方青芬忽然一咬牙，疯了也似的大叫：“还不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她，你不就和我在一起了？”

“你……”陈信气急了，这是什么理论？

薛乾尚摇摇头说：“你杀宋庭也是同样的理由吗？”这话一说，众人同时大哗，宋庭也是她杀的？

练长风双目圆睁的说：“你说什么……？”

“没错！”方青芬自份必死，索性豁开来说：“要不是宋庭，陈信也不会拒绝我……我当初本来就是藉着宋庭上卓能的，没想到陈信居然因为他而不要我，我当然要想办法除掉他。”

“乾尚……你早知道为什么不说？”练长风全身发出光华，怒目瞪视着方青芬，咬牙切齿的问。

“我本来只是怀疑。”薛乾尚说：“宋庭身上检查不出麻醉药的痕迹，除了药性特殊检查不出来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我一直没提，就是她杀了宋庭之后才离开，之后可没有人进去过那间屋子。”

众人这才想通……可是之前从没人怀疑过方青芬，李丽菁难以置信的说：“她……她不是和宋庭很好吗？”

“之前太冷，后来忽然太好，不是很奇怪吗？”薛乾尚说：“何况当时医官说宋庭死了六、七个小时，算起来她也是这个时候离开的，我本就怀疑她，不过她戏也做的十足，这次出征我只能请可馨盯着她，没想到今天一乱之下……唉……要不是今天她对丽芙出手，我还不揭穿，只是丽芙……”

“果然不愧是军师……”方青芬冷笑一下说：“我以为两件事都做的干干净净，没想到却是破绽处处。”

薛乾尚说：“不过我还是不知道宋庭你是怎么下手的。”

宋庭临死前完全没有运劲防备，当时也是因此才一直认为是麻醉药物。

“你们猜吧……”方青芬有些歇斯底里的笑着：“我永远不会说出来。”

“杀宋庭是在我被暗算的时候，可以嫁祸给那些人，杀丽芙，是在今天这种大乱的时候，还特意用烈阳剑嫁祸给长风。”薛乾尚说：“你也是用心良苦了……”

“方青芬！”练长风大叫：“你还有什么话说？”

练长风的烈阳剑由左手伸出，遥指着方青芬，黄吉的激光斩也凝聚好劲力，前面众人同时提起劲力散出光华，今天绝不能让方青芬逃脱。

方青芬冷冷一笑，将剑举到自己的颈部，大声的说：“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来……我只还有一句话……陈信……”

陈信想着宋庭与许丽芙等于是因自己而死，早已痛苦的低下头来，这时听到方青芬的叫声，陈信愕然抬头，却见方青芬横剑颈前，温柔地说：“陈信，你喜不喜欢我？”

陈信痛苦的说：“你居然做出这种事……现在居然还问出这种话？”

“假如我没做呢？”方青芬缓缓的问：“你会不会蛮喜欢我的……我是不

是已经改了很多……”

陈信只好痛苦的点点头，缓缓的说：“你确实是改了很多……”

方青芬温柔的一笑，接着说：“当时我没有让宋庭去见我父亲……他老人家并不知道我跟你们来了，陈信……请你别告诉他……”

方青芬随即缓缓的将长剑划过自己的颈部，只见血液一面激射，她一面将手放下，不过她的目光依然一直望着陈信，过了片刻，终于直挺挺的往后而倒，但眼睛依然温柔直视正前方的天空。

陈信悲痛欲绝，这是第三条人命了……还要死多少人？

“大哥……大哥……”许丽芙忽然悠悠的说。

“我在这里。”陈信强忍着悲痛说：“丽芙，你会不会痛……”

“不……”许丽芙说：“只是一阵一阵的……大哥，你别责怪自己。”

“我……都是我的错……”陈信怎能不怪自己？

“不……我还满羡慕青芬……要不是她也杀了宋庭，我会求你们放过她的。”许丽芙轻声的说：“大哥……你知不知道……我是为了你练功，为了你才参加这次远行的……只要能见到你开心……我就比什么都开心……”

“我知道、我知道……”陈信泪水已经滴了出来。

“我不喜欢伤人……我喜欢救人……你还记不记得在白马星……你问过我不敢……敢帮你治伤……我当然敢……不过……没机会了……”

“丽芙……”陈信知道骗不了许丽芙，只好说：“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你……要不是在这个鬼地方，我能帮你内造肌血……可是……”

现在也没办法进行元素转换，陈信就算不顾一切全力制造，就算是耗尽功力也只能补住一点伤口。

“没关系……”许丽芙失血过多，眼神有些涣散的说：“大哥……你记不得，第一次亲我的额头……是在蓝奇河边，那里好美好美……第一次吻我的唇，是什地底城……”

“我记得……”一幕幕的往事迅速的在陈信的脑海中闪过，甜蜜的过去现在却变成锥心的痛苦。

“大哥……抱抱我……”许丽芙梦幻般的说：“趁我还有知觉……别管伤口了，抱抱我……好……不好？”

“丽芙……”陈信知道手一离开伤口，许丽芙血液渗出立即毙命，不过现在眼看也支持不下去了，到底该怎么办？

“抱我……哥……我已经……看……不到你了……”许丽芙瞳孔渐渐放大，声音越来越断断续续。

陈信终于将手一放，紧紧的抱着许丽芙，呜咽的说：“丽芙，大哥抱着你了，大哥抱着你了……丽芙……丽芙……”

许丽芙却再也没有回话，永远没有人知道，她临死之前到底有没有感受到陈信的拥抱。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北域王等人被顺利击毙，北疆三城的叛乱也风消云散，之后接管的事无须陈信再操心。

陈信在习回河城外，将许丽芙、方青芬的尸体化成骨灰，准备分别带回凤凰星与地球。这件事情过后，陈信一直郁郁寡欢，天广皇知道陈信痛失好友，也不打扰陈信，只有下旨劝慰。

由于这次算是解决的迅速，所以北疆的熊族并没有顺势入侵，加上其

实每一个部族在邻国都派有潜伏的奸细，各以天鹰互传讯息，对方也许也知道人族中出了个天降神王，更是不敢轻举妄动。

陈信的先锋部队与北疆四百精锐激战之后，剩下的不到二千人，而在陈信雷电轰击之下，在三座军营中也搜出了万余具焦黑的尸体，不过总合起来，这次南北激战，人族官兵居然损失不到三万人，对整体战力并没有大幅的影响，天广皇已经极为满意，对陈信赏赠有加，除了已经升无可升，其他几乎是有求必应。

在北疆呆了数天，安置好每一座城池的代理将领与部队之后，大军这才缓缓返回都城。过了二十余日之后，现在大军距离都城还有一百公里路程，已经能望见都城北面的都玉山。

陈信等二千名先锋部队，在前方开道，天广皇座驾在后跟随，左督国王、幻粹阁四老左右护驾，铁甲卫士数万相随于后，正是意气风发，凯旋而归。

一路上除了陈信等人心情不佳之外，二千位先锋部队倒是十分高兴，这一次虽然死伤不少袍泽，不过这批部队所有官兵薪赏加倍，官升一级，还被任命为神王府中首批部队，这次返都，一定被捧成破敌英雄，这还不兴奋？

又走了将近一个多小时，这里是一片平野，已能远远望见都城，只见都城附近万头钻动，人山人海，一队数百人的军马正迅速的往这里奔驰而来，众人知道这是都城派来迎接的部队，八成是定盟卫国使亲自出迎，于是将队伍往两边散开，准备让这些人直接迎向天广皇。

距离渐渐接近，只见为首的两骑都身着卫国使的服色，其中一人果然是定盟卫国使刘方，另一人想必是二皇子定海卫国使刘正，两人骑向正随队步行的陈信，在数十步同时跃下龙马，同陈信奔来说：“天降神王力敌万人、威镇天下、刘方携弟刘正见过神王。”

陈信知道对方是客气，虽然自己的职位比这两位高，不过对方毕竟是皇子，于是陈信点点头说：“大皇子、二皇子太客气了，这次多亏皇上算无遗策、明见千里，贼首才能一举伏法，陈信有何功可言？”

“神王果然十分谦虚。”定海卫国使刘正比哥哥刘方年轻些，与刘正长的蛮像的，这时正大声说：“早闻神王神威，今日方得一见，足慰平生。”

“神王，我兄弟先去拜见父皇，再与神王叙话……对了，韵儿、约儿、蜜儿已经在神王府中引颈企盼，神王可快走两步。”定盟卫国使刘方说。

“多谢两位。”陈信点点头，却是提不大起兴致，近日陈信虽然终于不再镇日伤痛，不过说笑的心情毕竟比较少。

两人也没察觉不对劲，快步的往数百公尺后方的天广皇行去。

再往前行，都城外欢迎的人足足排出十余公里，十余万人夹道欢迎，文武百官罗列于前，薛乾尚见陈信埋头向前走，只好踏前两步低声说：“陈信，我们该让天广皇先走。”

“哦？”陈信一忙会过意来，自己先进去不是抢了天广皇的风头？点点头缓下脚步，将二千部队在离欢迎人群数百公尺处分散列队起来。

天广皇车驾不久就穿过部队，见陈信等人在前恭候，不禁高兴的大笑说：“神王与朕同行。”随即跃下车驾，与陈信携手缓步往欢迎的人群中走去，左督国王、定盟、定海卫国使、幻粹阁老在后跟随，薛乾尚、黄吉等人又落在更后方，而部队也跟着散开两旁护卫。

两人一入人群，只听城头炮声大作，四面香花彩纸纷飞、欢呼声震天

地，天广皇对陈信说：“神王，今夜都城开禁，全城欢庆大捷，晚上可以四处逛逛，明日的早朝可别忘了……呵呵……”

“皇上说笑了。”陈信敷衍着说。

“日后收纳八宝，场面当比今日更为盛大……”天广皇志得意满的说。“年仅二十余，尚有百年富贵可享，朕倒有些羡慕了。”

陈信心里大摇其头，这场战役自己已经几乎无法承受，还要四面征战，要用别的办法解决。

天广皇见陈信没答话，望望陈信，却见陈信似乎在沉思着什么，于是疑惑的问：“神王可是有心事？”

“不……”陈信回过神来，对天广皇强笑一下说：“多谢皇上关心，不过陈信没事。”

“方儿说蜜儿在神王府中等候，难怪神王心神不定。”天广皇会错意的笑说：“神王，我可是最疼这个小女儿，你可别欺负她。”

“这个……是……是……”陈信觉得自己再说只会越描越黑，干脆不再答话。

回到府中，陈信七早八早的将小公主刘蜜赶回皇宫，自己一个人回到房中泡个热水澡，好好休息一下，等陈信出浴室，见春、夏、秋、冬四婢同在房中，陈信不禁有些意外的说：“你们不都是两个两个轮流吗，怎么都不去休息？”

“还不是小冬。”小春一撇嘴说：“公子宠坏了小冬、小秋，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哪有……”小秋急急分辩说：“小秋只是不想休息……这么多天没见公子了。”

“明天就轮你们了。”小春又说：“要是明天没精神怎么办？”

“明天公子又会大半天在宫中……”小冬嘟着嘴委屈说：“小春姐自己不挑明天……”

“小冬！”小春脸红起来，半怒半骂的说：“你再乱说……”

“好了……”陈信连忙制止说：“别争了……你们的小脑袋在想什么？”

“公子……”只见四婢一起娇唤，陈信只好说：“你们一起陪我聊聊，明天谁累的受不了就自己去休息就是了。”

“才不会呢。”小冬得意的说：“学公子教的功夫，我们的精神越来越好，晚上又可以休息，怎么会没精神？”

这也是实话，陈信晚上又用不着她们侍寝，晚上她们也只好休息。

“公子您糟糕了……”小夏忽然抿嘴直笑：“您这样一说，以后谁肯轮班？”

“啊！”陈信一愕，难不成以后都是四个跟着自己？

这时铃声忽响，小秋下去应门，原来是薛乾尚来了，陈信下去迎接薛乾尚，一见到薛乾尚，陈信就说：“你也扔下七公主了！”

“别说的这么难听。”薛乾尚摇摇头说：“这些日子也够累了，回来当然要先好好休息。”

陈信叹一口气说：“说的也是……这些日子也发生了许多事情……”

薛乾尚不想再提令人难过的事情，对陈信说：“陈信，之后呢……打算怎么办？我觉得你好像心里有什么计划。”

薛乾尚是陈信多年老友，感觉陈信似乎有话没对大家说出来，回到都

城之后才找到机会来问陈信。

陈信知道瞒不过薛乾尚，笑了笑说：“就是瞒不过你……”

“可馨也看得出来。”薛乾尚说：“你不会又想做什么危险的事了吧！当初在大草原的时候，你就是这副德性。”

薛乾尚指当时陈信奉密令准备作卧底的事情。

“乾尚……”陈信忽然意有所指的说：“你也是和我一起去看史前记载的，你觉不觉得其实每一个种族，为了集合八宝打来打去很傻？”

“是很傻……”薛乾尚疑惑着望着陈信说：“不过你的意思是……”

陈信一本正经的说：“你看嘛，祖先的遗命如果都一样，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聚集八宝，不是抢到八宝，以现花牧冈图大陆的状况来说，各族根本不需要互相攻击不休，要是八族放弃成见，同时将宝物拿出来，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天广皇不是说过，谁也不会愿意拿出来，万一没有达成遗命，反而被骗失去宝物，不就变成民族罪人。”薛乾尚眉头越皱越严重，陈信心里到底打什么主意？

“我有办法。”陈信说：“乾尚……你还记不记得，除了鳞身族之外，其他五族有一个共同的界线？”

“布尔山？”薛乾尚不禁有些好笑的说：“你倒记的清楚。”

“对，就是布尔山。”陈信说：“要是跟每一族说，五族携带宝物，同登布尔山顶，将携宝会聚，那里谁也不能先做手脚，而且遗命又说只要先把五宝聚集就可以了，这不是天造地设的地方吗？”

“确实……”薛乾尚点头说：“要是想先登山顶弄鬼，其他四族一定会发现，不过谁去通知另外四族……不会是你吧？”

“答对了！”陈信拍掌大笑说：“知我者乾尚是也。”

第三十三章 携美同行

“去你的！”薛乾尚又好气又好笑的说：“你怎么去？不被围攻才怪，就算你真的天下无敌，你与对方语言不通，谈都别谈。”

“你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陈信得意的说：“我早就打听过了，大部分的种族首脑都会说其他种族的话，尤其是人族的语言最容易学，大不了……我请天广皇派个翻译跟我去就是了。”

“那个翻译还要不怕死！”薛乾尚瞪着陈信说：“你别再想这种事了，就算你和翻译藉着蝠虎飞到对方的中心地区，你要怎么找对方的头头，还不是要一路打过去？我们在南角城还不是打了起来才见到南角王的，这还多亏了我们是人类……”

薛乾尚还要再说，陈信忽然摇摇头恳切的说：“乾尚……要是真的一路东征西讨，先不提六族会死多少人，我们还有几人能回到地球？何况这根本是一场不必要的战役……我已经决定了，我要不是先走一趟，绝不愿意就这样贸贸然的往外攻击。”

陈信这些日子见多了尸体，实在不愿意再见到了。

“公子……”四婢终于听懂陈信在说什么，忍不住叫了起来。

薛乾尚望着四婢说：“你看，你知道这样做会有多少人担心？”

“拜托了。”陈信嘻皮笑脸的说：“你没看上次我说要走，大家那副模样，别又来一次了吧。”

“这……唉……”薛乾尚长嘘一口气，对陈信无可奈何，只好认命的与陈信商量起细节来了。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第二天，在百官歌功颂德声中结束了早朝，陈信让薛乾尚与练长风先回府，又对宫中侍卫表达晋见天广皇的意思。

陈信现在可是家喻户晓的大英雄，侍卫自然急急忙忙的向天广皇报告，不久后传回讯息，天广皇在偏厅接见天降神王，与神王共进午餐。

陈信不在乎吃不吃午餐，能见面就好，于是随着侍銜又往宫中前进。

到了偏厅不久，天广皇也到了，一进来天广皇就笑着说：“神王是打算让朕请客，还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偷偷告诉朕？”

“启禀皇上。”陈信说：“陈信想对皇上报告有关聚集八宝之事。”

“哦？”天广皇摇摇头说：“神王真是公忠体国，回来才一天就担心起这件大事了……好吧，我们一面吃，一面说。”

见天广皇起了兴趣，陈信于是一五一十的将自己的计划说出，只要约个时间，每个部族各带五百士兵，由各自的国境往布尔山攀爬，到了山腰之后，各族只能有十人携宝上山，然后再将五宝聚合，当能够达成聚集八宝的古训，这些自然是薛乾尚提供的办法。

陈信一面解释：“指定十人是因为其他的种族一般比我族强悍，但是我族顶尖之士却未必弱于对方，所以人数越少，对我族越为有利。”

天广皇越听越有道理，点点头说：“但是又回到老问题了……”

“皇上是指通知各族的事情吗？”陈信说：“陈信愿意负担此一任务，只求皇上选出一位精通各族语言的军官，陈信可与此人乘坐蝠虎直达对方首都，与对方一谈。”

“就两人？”天广皇疑惑的说：“神王，此为十分危险的认务，两人可足够？”

陈信恭声说：“启禀皇上，人数再多也未必能一路杀到对方首都，陈信倚赖的是飞行的蝠虎，这样将可避免掉不必要的争斗。”

“好吧……”天废皇点头说：“我当然也不愿意兵祸连结，要是能这样解决的话当然最好。”

“多谢皇上。”陈信感激的说：“陈信必全力以赴……还要请皇上对外先不要透露此事，以避免残余叛党生侥幸之心，重起炉灶。”

陈信是想在自己离开之前不要让朋友们知道，天广皇却想到负伤逃走的至尊龙将，自然连连点头说好。

两人商议已定，天广皇点点头说：“既然如此，朕会立即物色翻译的人选，不过……一般人大多只学几种比较易学的语言，像熊族、翼云族、鳞身族这三族就比较好学，木族和海吐族就只有皇族会学了……也没几个人学的好……”

陈信想想说：“皇上，不然我就多跑两趟，先带一位会熊族、翼云族、鳞身族语言的翻译，最好对他们的主要状态、生活习惯也有了解的人，这段时间皇上再替在下找其他两种语言的翻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一、两天之内出发。”

“一、两天……”天广皇开始沉吟，别族学会人族语言的倒不少，人族学会别族语言的却不多，当然这与人族中又分四族有关系，其实主要有机会学的大都是皇族、贵族，而上族几乎都各有职司，临时要抽调一位语言高手还真不容易。

“父皇。”小公主刘蜜忽然由厅后的屏风闪出说：“蜜儿愿意去。”

陈信与天广皇都吓了一跳，陈信虽然知道有人在那里站着，不过却没想到会是小公主，而天广皇却早知道小公主在那里等陈信，不过这个时候冲出来自荐也是天广皇料想不到的。

天广皇眉头一皱说：“蜜儿，你胡说什么？”

小公主刘蜜奔过去拉着天广皇的衣袖说：“父皇……我的语言与地理最好，您又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天广皇脸板起来说：“……这又不是去玩？”

“我也不是想去玩啊。”小公主刘蜜不怕老爸，拉着天广皇长长的衣袖甩来甩去。

“你这孩子……”天广皇一面说一面望向陈信，想知道陈信的意思。

陈信见天广皇似乎有些动摇，大惊失色，连忙对天广皇偷偷摇头，小公主看见陈信的表情，睁着大眼向陈信委屈的叫：“陈信！你什么意思？”

“这……”陈信苦着脸说：“蜜儿，你才十八岁，而且要是出事……”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小公主刘蜜大有好心没好报的感觉说：“难道你不信我……”

“不是……唉……”陈信只好说：“皇上会不放心的。”陈信没办法只好抬出天广皇。

天广皇见小公主瞪回自己，只好说：“蜜儿……你去问北妃，要是她同意再说。”

北妃陈通雅是小公主的生母，是天广皇最后收纳也最疼爱的妃子，现今年仅四十五，正是绮丽年华，陈信在皇族大会上见过，长的与小公主颇像，不过因为年纪较长，甜中还带着媚态，难怪天广皇最为宠爱。

“父皇自己说的喔……”小公主高兴的跳了起来叫：“我去问。”一面急急忙忙的往殿内走。

“皇上……”陈信一脸惨相的说：“此事万万不可。”

“这……神王。”天广皇脸色也不见得多好看：“蜜儿其实一向少跟我胡闹，不过胡闹起来我却……”

陈信想起小公主确实告诉过自己，她对语言与地理最拿手，没想到今日居然来凑这个热闹？陈信忍不住对天广皇说：“皇上……蜜儿怎么会在这儿？”

“这……”天广皇有些尴尬的说：“蜜儿说昨天神王精神不佳，所以想在后面听听神王的状况，朕没想到神王有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奏，更没想到蜜儿会自作主张的要跟去……”

昨天赶小公主回去的报应到了，陈信头大的说：“皇上，北妃不会答应吧？”

天广皇看起来倒是较为放心的说：“北妃虽然也很疼蜜儿，不过对蜜儿一向管的很紧，应该是不会答应……”

“这样就好。”陈信点点头说：“那……陈信就先告退了。”

天广皇正要点头，忽然殿后的随侍呼叫起来：“北妃驾到……”

“神王稍候。”天广皇眼见有变，连忙叫住陈信说：“万一有个不对劲，你也要说上几句话。”

不会吧……陈信疑惑的望向天广皇，没想到堂堂的皇上居然有些惧内？只见这时北妃与小公主缓步而入，对天广皇行礼之后，随即转过头望着陈信说：“神王，月余不见，一切可好？”

“陈信参见北妃。”陈信行礼说：“多蒙北妃关心，陈信十分感激。”

“皇上。”北妃转向天广皇说：“蜜儿说您不肯让她和神王出去，还要我答应才算数，不知是什么事情？”

这话虽然说的客气，不过骨子里的味道可不大对劲。天广皇连忙解释说：“神王要去做一件极危险的事情，蜜儿一定没告诉你，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跟去？”

“哦？”北妃似乎真的不知道，望向小公主说：“蜜儿，你不是这样说的。”

小公主刘蜜这时嘟着嘴说：“又不是出去打架……不过是去送讯息嘛。”

“到底怎么回事？”北妃蛾眉微蹙的说。

天广皇这才将这件事情说了出来，还交代北妃与小公主别再向外人说，北妃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后，脸沉下来对小公主说：“蜜儿，你越来越大胆了！”

“人家……人家想去嘛……”小公主刘蜜小嘴一扁，眼睛红了起来。

“不准。”北妃说：“这是军国大事，你什么都还不懂，去干什么？”

“可是……可是……”小公主刘蜜红红的大眼望着陈信说：“陈信……你真的不要我去……是不是因为我是公主？”

“不是不要你去……”陈信叹气说：“蜜儿……说老实话，我自己都不是很把握全身而返，就算你不是公主，这件事也不该由你去，你还太小了。”

“你又有多大？”小公主刘蜜听到这句话不服气的说：“好，父皇，人族中谁的语言能力比我好的？要是真有就算了，不然这种大事，我身为皇族的一分子，自然也该尽点力。”

这顶大帽子一扣，众人一时还都说不出话来，北妃生气的说：“好，皇上，您就找一个更适合的翻译出来，让这个野丫头心服口服。”

只见天广皇面色微变，眉头皱了起来，北妃还来不及反应，小公主刘蜜已经大声的叫了起来说：“父皇您听到了喔，说过了可不能不算。”

北妃疑惑的问：“皇上……？”

“唉……”天广皇苦着脸的说：“你怎么答应她这种事？”

“怎么？”北妃不可置信，人族中找不到一个语言高手？北妃不知道，其实各族语言一般人根本用不着，虽然专门有训练各语言的老师，不过皇族学生中一向少有同时精通各族语一言，就算有，离开训练之后一直没用，也慢慢的忘了。而小公主对于语言却莫名其妙的不但有天分还有兴趣，加上现在刚好到达最巅峰的状态，临时要找一个人把小公主比下去可并不容易。

不过天广皇早已招认对付不了小公主，本想依靠北妃打消小公主的念头，结果北妃一时失言，现在两人骑虎难下，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陈信望着天广皇和北妃愕然相对的目光，心中大觉不妙，连忙恐吓小公主说：“蜜儿，你上次不是吓的不敢再骑小刚、小柔，这次飞更远，你一定受不了。”

“不……不会！”小公主虽然咬着牙故作坚定的回答，不过还是有点心虚的模样。

“不会？”陈信面露恐怖的表情说：“上次还算慢的，要是再飞远一点，它们会更快喔……”陈信说的其实也不算夸张，蝠虎确实越加速会越快。

“陈信……你……不要吓我。”小公主刘蜜微微迟疑一下，随即又提起勇气的说：“和你在一起，蜜儿不怕！”

天广皇与北妃对视一眼，没想到小公主对陈信这么的痴心，北妃露出怜爱的表情看着小公主，转头对陈信说：“神王……蜜儿这样对你，你要好好照顾蜜儿。”

“阿雅……”天广皇讶异之下叫着北妃的小名。

“女大不中留……”北妃有些黯然的对天广皇微笑说：“皇上，您就让蜜儿掌握自己的幸福吧。”

“娘……”蜜儿整个脸红透起来，一跺脚逃出殿外。

陈信可也不好过，脸上也一阵窘红，看也不敢看两人。头低下来，心里大叫完蛋。

“神王……”天广皇声音传来，陈信只好抬头，只见天广皇说：“朕和北妃的宝贝就交付给你了……任务不打紧，要小心蜜儿的安危。”

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陈信愕然的说：“回禀皇上……我本将生死置之度外，想完成此事，这样一来……难道真的没有更适合的人选吗？”

天广皇对陈信摇摇头说：“蜜儿对语言可算是天赋异禀……除非，神王放弃这件事情，我们整军一年，日后大军齐发，以武力抢回八宝，这也未尝不可。”

“这……”陈信当然不能点头，只好躬身说：“既然如此，陈信尽力保护小公主平安归来……”

“皇上。”北妃忽然说：“既然要将蜜儿托付给神王，是不是该先将……名分定下来？或者……干脆就先将蜜儿过门。”不然孤男寡女千里远行，作娘的可不放心。

天广皇两眼一亮望向陈信说：“好主意，神王意下如何？”

这下越来越离谱，陈信连忙说：“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小公主年纪尚小，加上与在下认识也不深，千万不可贸然从事，若真要如此，为避免闲话，陈信只好自己一人远行。”陈信心想，真的没办法就自己去了。

天广皇与北妃相顾愕然，没想到陈信回答的这么坚决，天广皇只好点点头说：“此事本当秘密进行，闲话可不必担心，婚姻大事倒确实并非儿戏……这件事就等神王与蜜儿回来之后再详加计议。”

“多谢皇上。”陈信大为感激的说：“陈信明晚出发，到时与蝠虎来迎接小公主……陈信告退。”陈信急急忙忙的逃了出去。

“皇上……”陈信一出去，北妃的媚态就出现了，这时正微微扭腰顿足的说：“您不怕女儿吃亏啊……”

“朕本来也不愿的……两人千里远行，不吃亏也难……”天广皇面色忽然凝重了起来说：“不过陈信实在值得拢络，就算只有一丝希望……哼……要是回来之后，他还不愿成为朕的女婿……”

“皇上……？”北妃吓了一跳，原来天广皇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决定让蜜儿一起去，那……刚刚是作戏？

“阿雅……”天广皇沉声说：“若是不想让女儿吃亏，今明两天好好教教蜜儿，怎么绑住男人的心。”

“臣妾遵旨。”北妃虽受宠信，但见天广皇面色一沉，也不敢乱说话，只

好应声退下。

只见天广皇喃喃的说：“陈信啊陈信……朕这次可是下了重注……可别让朕失望了。”

往宫门走的陈信自然不知道天广皇心中打什么主意，陈信正在自怨自哀，虽然逃过被逼婚的命运，不过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居然要带小公主出远门，要是小公主出什么纰漏，天广皇不找自己算帐才怪……

陈信走出宫门，四婢已经在一旁等候，昨日陈信失言之后，四婢就决定同进同出，跟定了陈信，陈信心想，反正自己留在都城的时间也不久，就随她们去了。

回到王府，薛乾尚早就等在前庭，随即与陈信一起到达后宅，薛乾尚这才对陈信问起：“怎么样……天广皇怎么说？”

“本来是没什么问题的。”陈信苦着脸说：“只是出了一件意外。”

“怎么说？”

“没想到翻译居然是蜜儿。”陈信摇头说：“这下完蛋了，又要应付各族的敌意，又要顾及蜜儿的安危。”

“小公主……”薛乾尚也吃了一惊，紧接着说：“天广皇怎么会让她去？”

陈信将经过说了一遍，摇头叹息说：“没想到蜜儿年纪轻轻，语言和地理居然是人族的第一把交椅？”

“这未免太奇怪了。”薛乾尚摇摇头说：“人族的人才这么少吗？就算是真的不好找，想找个差不多的应该也不是这么困难……何况，天广皇不像是惧内的人。”

“那你说是为什么？”陈信虽然一向相信薛乾尚，不过事实明明摆在眼前。

“我不知道。”薛乾尚顿了顿说：“你先别烦恼这些事，平安回来再说吧。”

“好吧。”陈信说：“预计明天出发，你看要先去哪一个种族？”

“翼云族。”薛乾尚早有定见的说：“四族中熊族与人族时有征战，该算是敌意最深的，木族与海吐族现在正对鳞身族用兵，此时自顾不暇，今天左督国王在殿上不是说过，鳞身族内乱已经稳定，哲索斯复辟成功，正向木族与海吐族反扑，木族和海吐族彼此牵制，加上见攻入首都买雅无望，正且战且走，往后退回。”

“对……”陈信点头说：“两族将已占领的地方放弃，就是因为目的是鳞身族的宝物，既然无望，土地再大也没用，干脆退兵。”

“所以第一个目标该是翼云族，然后连结翼云族迫使熊族同意，再来是海吐族，最后才是木族，先连结较远、敌意较小的种族，再藉着大家的力量迫使敌意较大的种族同意，这才是上策。”薛乾尚说。

“翼云族……”陈信说：“就是听说像鸟一样的部族？”

“对。”薛乾尚说：“听说翼云族手脚似人，背生双翼，嘴部无齿带喙，眼如铜铃，视力佳，掌成鸟爪，擅抓举、不擅制造物品，全身覆羽，卵生，成年人展翅足有四公尺宽，多不用武器……牧固图大陆上会用武器的只有人族、鳞身族、熊族而已，其中以人族武器最优，至于木族、海吐族与翼云族不用武器而能独霸一方，可见战斗能力惊人。”

“这么说来……”陈信说：“他们也会飞了……这样不是更危险？要逃都没处逃……为什么不先去海吐族？”

“海吐族与人族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过，传闻是居住在水中的种族，而且他们的语言最为困难，何况翼云族战斗能力虽强，可是千百年来仅御外侮，向少外侵，就算是与海吐族交战也是抗拒多于反击，可见秉性和善，若是能先与翼云族结而为友，说不定能请他们也派人与蝠虎同行，如此则事半功倍。”薛乾尚有条理的说。

“我明白了。”陈信点头说：“你们在这里要小心……乾尚，七公主的事情你也要妥善处理。”

“你才要小心。”薛乾尚笑笑说：“你身旁多带了小公主，我可多操了一份心，可别把持不住，真要留下来作驸马。”

“去你的。”陈信虽然笑骂薛乾尚，其实心里也暗暗担心，这件事自己可真要小心了。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次日，陈信与薛乾尚道别，在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乘着蝠虎离开开王府，到了皇宫中将小公主刘蜜接出。

临行前天广皇交代，回来后一定要先到宫中报告，两人领命之后，一起直往西方前进，陈信将许丽芙留下的长剑交给小公主使用，总算是多安全一些。

小刚、小柔听陈信的指示，飞到数千公尺的空中加速前进，主要是怕飞到一半被对方拦截，既然翼云族也会飞，不知道飞行的能力如何，还是小心一点为是。

据小公主说，翼云族的首都阿德城在人族都城的西北西方向，越过西塔蓝山、布尔山的人族、木族交界线之后，就进入了翼云族的范围，空中的距离大约是九千多公里，因为毕竟载着小公主，速度基本上保持在每小时五百公里以下，所以陈信决定过了布尔山之后，先休息一晚，明日再往阿德城前进。

还好小公主虽然功夫不及陈信甚远，不过这种速度与温度还能承受个几小时，要是陈信真的决定飞行一整天，小公主只怕要冻僵了。

飞过布尔山已经过了一半的路程，夕阳落下，陈信与小公主缓缓的下落，一面张望有没有翼云族的哨兵。眼看四面重山峻岭，渺无人迹，这里还是布尔山脉群峰的范围，所以地势都十分高，温度也十分低，四面山头顶端终年积雪、白雪霭霭。

还好两人运气似乎不错，顺利的找到了一个小山谷，不过虽说是山谷，其实最低处也有海拔两千余公尺，不过现在算是夏初，这里的夜间只是略有凉意。

这个山谷似乎千万年来从未有人涉足，谷内四面都是原始的古林，由四面山顶融化的雪水在谷底冲刷出一条小河，流过小山谷之后又顺着山石的缝隙流出，只在崖边有一个小小的水池，里面似乎并没有鱼类生存。

小刚、小柔落在水池旁，两人一下蝠虎，小公主忙不迭的全身活动了起来，一面嘟嘴说：“上面好冷好冷……陈信……我们一定要飞那么高啊？”

陈信正在思索着一件事情，听到小公主在叫，这才回过神来：“什么事？”

“不说了。”小公主反正也只是发牢骚，走到一旁生火、架石，取出几个大小不等的碗状金属容器，煮起开水来了。

陈信见到小公主一副贤慧的样子，忍不住好笑的说：“你还会这些事

啊？”

陈信没想到小公主的行囊中准备的这么充分。

“当然罗。”小公主刘蜜开心的直笑，得意的说：“要不是没时间捉野兽，就让你见识见识蜜儿烹调山产的手艺。”

“吼……”小刚忽然轻吼一声往外跃，一下子不见踪影。

陈信先是一愣，但见小柔不在乎的在地上打滚，知道没什么事情，也没多注意，没想到过不多久，小公主那碗水还没有烧开，小刚忽然由古林中跃出，嘴上还叼着一只半个人大的独角野兽，蓦的扔在小公主脚前，又轻吼了一声。

“哎呀……”小公主先吓了一跳，看清楚才拍拍小刚说：“小刚去打猎啊？好乖……”

那只咽喉已断的独角小兽似羊似鹿，陈信也不认得，看来刚刚小刚听小公主夸口，想试试小公主的手艺，蝠虎与人相处久了，虽然进食不多，不过每次都是熟食，也吃习惯了。

“要不要我帮忙？”陈信对小公主说。

“不用了。”小公主的功夫对付敌人不算十分有用，但是对付起食物可是轻松自在，先多生了一堆火，然后再将这只小兽放血、剥皮、肢解、烧烤起来，一面说：“今天先试试简单的烧烤，下次有时间，再请你们吃别的做法。”

小公主算是对陈信、小刚、小柔一起说。

过了片刻，小公主将一些带来的调味料洒上，顺着四溢的肉香往外直散，陈信闻了闻，食欲微动，走过去说：“好了吗？”

“别急……快好了。”小公主刘蜜一面将陈信按到火旁坐好，一面说：“陈信你坐着，我会拿给你。”

陈信只好坐下，望望蜜儿一会儿弄弄这个，一会儿弄弄那个。过了片刻，这才笑咪咪的送上食物，也准备好蝠虎需要的份量，然后才自己取了一小块，偎着陈信坐下，甜蜜蜜的吃起来。

算起来还真是不错，陈信虽然吃的不多，但也吃的颇为满意，正赞不绝口的说：“蜜儿不简单呢……”

小公主笑着不说话，斜斜靠着陈信，一脸幸福的模样，陈信胸前承受着蜜儿的身躯，心里不禁有些动摇，又有些紧张。

现在四下无人，自己要是兽性大发，小公主绝对难以拒绝，加上小公主也是一副无所顾忌的模样，对陈信却又是更大的诱惑，春夏秋冬四婢至少还有些像小孩，陈信是疼惜多于爱欲，所以总能把持的住，不过小公主却是青春年华、含苞待放，刚成长不久的稚气配上已经发育完成的体态，在梦幻般的夜光下，对着陈信轻言软语，这种气氛让陈信脑中一直静不下来。

陈信心中不断的思考着，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离开地球之后总是不敢接受感情？以前好像有理由，怎么一时居然就是想不起来，陈信思索片刻，却忽然察觉到小公主一直没说话，陈信低下头来望着自己胸前的小公主，却看见她正睁着大眼睛望着自己，脸上微带一丝红霞，正露出一些期待夹杂着几许疑惑的表情。

陈信僵笑一下，将头稍微后仰数寸，不然呼吸间都是小公主的芳香，自己不好说话，只见小公主一直望着自己不开口，陈信忍不住问：“蜜儿，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小公主刘蜜靠在陈信胸前的小脑袋微微摇了摇。

陈信心想这样接触下去凶多吉少，不过总不能将小公主一把推开，只好没话找话的说：“你怎么了，这么安静？”

“陈信……”小公主刘蜜忽然说：“你觉得我和我娘谁比较漂亮？”

“跟自己母亲有什么好比的？”陈信拒绝作答。

“你不说我也知道。”小公主轻轻的说：“我娘比较漂亮……”

陈信见小公主这样说，心里其实也是赞同，不是小公主不好看，而是北妃除了甜美之外，还多了一种娇媚，小公主的女人味就难免较为不足，不过这是站在欣赏的角度来看，以陈信现在的年纪来说，见到那样的女人，直觉上就知道是长辈，自然只有欣赏的份。

小公主见陈信不说话，先是微微嘟起了嘴，随即又是微微一笑，将头又低了下去。

今天的小公主十分奇怪，陈信心中虽然不断警惕自己，不过却觉得小公主越看越是可爱，尤其今天话似乎特别少，只是乖乖的依偎在自己的怀中，让陈信有一种极为舒适的感觉。

“蜜儿。”陈信终于忍不住又开口：“你这次出来，皇上和北妃有没有说什么？”

陈信心中暗骂，他们居然把女儿就这样丢给一个青年男子，还真是放心。

没想到小公主小脸马上红了起来，整个头钻到陈信的胸怀，唔了两声却不肯说话。

小公主这一扭捏起来，陈信想起天广皇曾说要将小公主许给自己，心里忍不住微微一荡，终于轻轻搂着小公主的肩，不知道该说什么。

直到火堆逐渐的熄灭，四周也暗了一些，不知是寻找温暖、还是慰藉，两人的身躯自然而然越靠越近，就在陈信越来越想搂紧小公主的时候，小公主望着苍穹，忽然出声说：“陈信……你在地球……是不是有心爱的人？”

陈信心里一惊，冷汗忽然冒了出来，连忙松开小公主的香肩，却见小公主依然望着天空，接着又说：“娘说你要不是有心爱的人，就是在感情上受过伤，可是娘又说……要是我问你这个问题，蜜儿就是个小傻瓜……可是人家还是想问，就算我是傻瓜好了……”

原来北妃果然对小公主面授机宜，针对陈信的个性作了一番指示，眼看有可能达成任务，却没想到小公主最后还是不听劝戒，将不该问的话问了出来，使得陈信忽然回过神。

不过陈信听到小公主的这番话，对小公主却又颇生敬意，陈信思索一下说：“蜜儿，你不是傻瓜，你是个好女孩……我以前也认识几个好女孩……”

于是陈信对蜜儿说起自己与林颖雅、赵可馨、许丽芙四人间的往事，四人分分合合、离而后聚、聚而又离，一连串的错综复杂，陈信自己也算是自从与林颖雅决裂之后，首度将往事好好的整理了一漏。不过陈信自然没说出其中两位随自己离开地球，只提到为了完成任务，终于与林颖雅分手为止。

小公主听的张大了口，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时陈信正提到：“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和她会分开，我觉得我真的不懂她，只是为了我又将离开地球，她就必须说出这样的话吗？逼我在早已答应的承诺和她之间作一个选择？还告诉我就算回去也不要找她？”

陈信有些愤愤不平。

“那……那先前的两位……后来呢？”小公主刘蜜没头没脑的忽然问。

“后来……”陈信一阵心虚，只好说：“她们我就知道了，后来没再见面了。”

“嗯……”小公主刘蜜一皱眉，摇摇头说：“那蜜儿就不明白了。”

“什么意思？”陈信自己说话不够实在，连忙追问。

“蜜儿是想……”小公主刘蜜缓缓的说：“要是那两位也有来，她这样说也许就有道理了。”

“为什么？”陈信大为紧张，问题是赵可馨与许丽芙还真的有来，为什么小公主会认为这样就有道理？

“反正她们又没来。”小公主刘蜜奇怪的望着陈信说：“你怎么了？”

“你说说看嘛。”陈信连哄带骗的说：“要是有的话有什么道理，我……看看你的想法。”

小公主忽然低下头，缓缓的说：“蜜儿是想……既然她是因为放心不下母亲，不能随着你走，你又是去做一件这么危险的事情，最好是让你死心，一方面你不会有牵挂，另一方面……你也不用顾忌她，那两位就能好好的照顾你……”

陈信听了愣在那里，真的是这样吗？颖雅真是这样想吗？

小公主看陈信发起呆来，轻轻一推陈信说：“陈信你干么了，她们又没来，这又作不得准……”

“是……是……”陈信还有些失魂落魄。

“要是蜜儿……就会这样做……”

耳中忽然听见小公主刘蜜说了这一句话，陈信心中一震，回过神来望着小公主，却见小公主痴痴的望着自己，星眸中满是无奈，陈信这才察觉，小公主虽然一直像是个小妹妹般黏着自己，但这只是她不懂得如何表达感情，其实她似乎对自己已经用情颇深。

“蜜儿……”陈信决定招认：“其实她们俩个有来。”刚刚陈信说的时候自然没用她们的原名。

“噢……是哪两位？”

这下轮小公主吃一惊，陈信这才将后来的事情说了出来，一面对小公主说：“我刚刚骗了你……是因为我实在不想提起丽芙……”

小公主自然知道许丽芙死亡的事情，不禁握着陈信的手说：“陈信……对不起……”

陈信摇摇头说：“是我对不起丽芙……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一直沉浸在悲伤中的人……你不用道歉……”

小公主看得出来，陈信说归说，心情还是有些郁闷，转念又想起林颖雅的事情，忍不住试探的说：“陈信……你真的一定要回地球？”

陈信望着小公主期待的眼睛，当然知道她希望听见的答案，但是陈信也只能说：“就算不是为了颖雅……我本来就决定回去的，何况……”

陈信毋庸再说，小公主刚刚这么一说，使陈信更想回去问清楚林颖雅。

两人沉默下来，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天空中忽然传来破空的声音，陈信首先站起，小刚、小柔也同时站了起来，望着天空微微的咆啸，两人往上望，只见天空中两道身影忽然由南往北一面下落，一面咻的冲过去。

这两道身影速度太快，小公主一时看不清楚，于是讶然的轻声说：“大

鸟？还是……”

“鸟人。”陈信可看的明白，那正是一极形体似人、背生双翼的生物，于是点点头小声说：“应该就是翼云族！”

还好这时火堆已灭，不然不是被捉个正着？

“飞的这么急？”小公主说：“根据纪录，他们平时的速度没有这么快，应该是有事发生了……要不要跟过去看看？”

“不用了。”陈信说：“免得多生事端。”

两人经过翼云族的打岔，这时自然而然的分开坐下，陈信心里满怀心事，小公主又何尝不是心事满怀，两人都没再说话，各自发愣起来。

忽然破空声又远远的传来，陈信又抬起头向上望，但是这一次却没有见到人影飞过，陈信一愣，却看到由山头缓缓飘出两个翼云族的人影，目光正看着自己，陈信这才一惊，破空声不是消失，是对方已经先行减速，慢了下来，看来是针对自己。

果然那两名翼云族人对视一眼，忽然一敛翅，两掌的乌爪一展，由上而下的往陈信与刘蜜冲了下来。

第三十四章 思多战士

陈信自己还无所谓，不过小公主可挡不了这一抓，陈信连忙闪到小公主身前，准备挡住这两人，但这时小刚、小柔忽然同时长啸一声，雳的往上飞起，朝着对方迎了过去，那两位翼云族人见蝠虎来势汹汹，将翅尖微微一擦，一瞬间在天空划了一个弧线，又折而往上，随即往左右飘开。

小刚、小柔可不想放过对方，继续折向加速迫击，陈信连忙大声说：“小刚、小柔，不可伤人，回来。”一面对小公主说：“蜜儿，告诉他们我们没有恶意，能不能下来谈谈。”

这时小刚、小柔听见陈信叫声，一个折向飞回陈信身前，小公主适时的大声叫了起来，陈信只见小公主咽揪呀咕了半天，对方却忽然呀然一声长鸣，陈信连忙说：“怎么了？”

“他们不理我……”小公主一跌脚说：“在叫人来帮忙了。”

“啊？”要是来十来个就麻烦了，陈信连忙说：“我们先上蝠虎再说，他们不下来谈，我们上去谈。”

陈信将小公主扶好在小刚背上，一面对小刚嘱咐说：“小刚，蜜儿功夫不够，有危险的话你一定要先带她跑，我不会有事，知不知道？”

见到小刚不甘不愿的缓缓点头，陈信才上了小柔的背上，又加了一句：“小刚你这次一定要听话！我们上去吧，到他们附近停下来。”

两虎缓缓的上升，对方似乎是惊异莫名，毕竟没见识过这种生物，连忙也缓缓的往旁飞，小公主连忙又大声呼叫，对方这才在相隔十余公尺处停了下来。

小公主随即又是一连串的啁啾呀咕，只见对方回了数句，小公主眉头也皱了起来，一面摇头一面说个不停，这时由西方又飞来了叫、五个翼云族人的身影，眼看越来越近，陈信连忙对小公主说：“怎么了？你们说什么？”

“我说我们是人族皇上派来的使者，要见他们的首领，他们却要我们先放下兵刃受缚，这怎么可能？”小公主刘蜜急急的说。

要是只有陈信一人，被绑还没啥关系，不过现在有小公主在，这可不大妥当，何况就算愿意被绑也不能在这里，陈信心想，这里离对方的首都阿德城还有四千多公里，让对方绑着去不知道要多久？眼见对方的援手快要赶到，陈信对蝠虎与小公主传音说：“蜜儿捉稳了，小刚、小柔……我们溜。”

两虎载着两人同时往上方冲，对方展翅就追，陈信一面回头观察，对方似乎也有御气的能力，不过毕竟也有消散，主要还是靠展翅飞行，下降说不定还勉强可追，但是上升转眼就被蝠虎甩掉，蝠虎又腾上了两、三千公尺，随即迅速的往西方加速冲去。

这里的高度是有五千公尺，加上又是夜间，小公主紧紧抱着蝠虎，皱眉闭目运功抗寒，陈信看了于心不忍，想了想将能量集中在自己身上，忽然飘离小柔的身体，往小刚身上掠去，一面由后方将小公主轻轻搂住，一面传音说：“蜜儿，我过来了。”

小公主忽然感到身后伸出一双手，不禁吓了一跳，但随即听见陈信的声音，回头一望，只见陈信全身里在光华之中，正坐在自己身后，小公主心安下来，一顽皮，放松小刚，扭腰转身回搂着陈信脖子，身子随即一腾，却是连下半身也换了一个方向，与陈信面面对。

陈信忽然间软玉温香抱满怀，眉头一皱，将里着自己的能量稍稍扩散，合住小公主，一面缓缓提高能量团的温度，让小公主不用再这么辛苦，而且事实上，陈信几乎是以自己控制的能量御使着两人前进，所以虽然两人这时都在小刚身上，小刚反而更轻松，小刚觉得奇怪，大头回过来望了陈信两眼，似乎是想不通。

小公主只觉越来越温暖，连呼呼的风声也听不见了，以为已经停了下来，睁眼一看，才知道自己与陈信同时被一圈光雾笼罩着，而且这圈光雾似乎不惧寒风激吹，稳稳罩着两人在蝠虎身上前进，小刚、小柔这时无须顾忌小公主，越飞越快，速度已经接近音速，等于比之前快了一倍。

只不过陈信心想在云雾之上看不清楚下方的状态，还是先别飞的太快比较好，于是两虎别再加速，只维持这样的速度，然后三不五时往下方一探，看看地形，一面要小公主指示着方向，面往西北西的阿德城飞去。

梦幻纪元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两人两兽以这样的速度前进，日光升起的时候已经到达阿德城上空。不过一出布尔山区，整片翼云族的范围几乎都是广大的草原，虽然阿德城就在下面，为了避免被发现，陈信只敢由云端向下探头。只见所谓的城市，其实是由一个个大石块所堆叠起来，大石长宽都将近三公尺，高仅一公尺，一块块的往上叠，变成一根根石柱，最上面一块略为下凹，草木丛集，似乎就是翼云族的居所，柱顶上端无遮无棚，任烈日曝晒、风吹雨淋，万余支石柱虽然高低不同，但都紧靠在一起，成为一个大方阵。

四面边缘的石柱较矮，约有十余公尺，越近中间的越高，在中央附近有个最高的石柱，看来大约有五十余公尺高，也许就是首领所居住的地方，远远望过去，整个方阵颇有正方形金字塔的味道，只是没这么整齐，凹面都有些参差不齐。

翼云族的巢穴居住了数万名的翼云族人，大大小小腾起下降，有些在巢中蹈伏着，两翼后收，将身子密密的盖住，似乎正歪着头睡觉，有些半大

不小似乎未成年的小翼云族人正在空中翻腾、嬉闹，似乎在玩着捉迷藏一类的游戏，四面数百公里几乎都有翼云族飞翔腾起的身影，似乎正在外围广大的草原中觅食。

大方阵长宽只约半公里，不过在距方阵五公里处外围，围起了一个类似城墙的建筑，是用同样的大石所建，不过却只有一块块倒立连接起来，算是比起住宅矮了许多。在墙与住宅区之间是一片二十余平方公里的沃野，中间还有小河通过，里面有许多小型动物活动其间，包括陈信与小公主昨日所吃的小兽。

陈信不敢多看，与小柔上升穿到云上，对小公主皱眉说：“蜜儿，我们白天来错了，这样一下去……恐怕会有成千成万的翼云族人冲过来。”

小公主刘蜜摇摇头说：“晚上也是一样的……翼云族眼睛特别好，不然昨晚我们也不会被发现。”

陈信这下困扰了，没想到翼云族与人类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又不能想办法潜进去内部，又不能强攻而入，自己可不是来打架的，那该怎么办？

陈信想想问小公主说：“蜜儿，翼云族有什么生活习惯？”

小公主刘蜜想想说：“每一天的日落之前，百公里内的翼云族会聚集回巢，在日落的那一刹那再向外四散，好像有些类似宗教的仪式……这有没有用？”

“还有呢？”陈信感觉好像没用。

“还有……与禽鸟能够沟通……”小公主肠思枯竭的说：“还有……是肉食生物，外围城墙中的动物是用来吃的……”

“算了……”陈信挥挥手说：“好像都没用，我看还是只有冲下去了，蜜儿，你和小刚躲在上面别动，我下去就好了。”

“不行。”小公主刘蜜瞪眼说：“我是翻译耶……你又不会说？”

“他们的首领应该会说吧？”陈信说：“人族的语言不是最好学吗？”

“万一不会呢？”小公主不肯放弃的说：“万一不会你就糟糕了，不就白下去了？”

“下面好几万人总有人会吧？”陈信不在意的说：“要是真不能沟通，我再溜上来跟你会合。”

“好吧……”小公主不甘不愿的说：“有危险你一定要上来喔。”

陈信点点头，向小刚又交代了下，与小柔一起穿出云层，往下方中心最高的鸟巢穿去。

陈信全身一穿出，立刻吸引了对方的注意，下方忽然一阵紊乱，数千位翼云族的战士向上直迎了过来，而在正中央的族王忽然长鸣一声，只见这数千名战士忽然往四面散开，只剩数百人等在自己的前面，其他有的往回飞，有的向四面绕开，看来是准备断了自己的后路。

陈信见已经吸引了对方全族的注意，与小柔缓缓的下降，陈信一面放声呼唤说：“人族天降神王陈信，奉天广皇之命携带国书求见翼云族王，请翼云族王赐见。”

这时陈信已经被千名翼云族人上下围住，与陈信相距只有数十公尺，一对对明亮的鹰目都瞪视着陈信，目光中合杂着惊讶与不信的光彩。

陈信见对方似乎不愿意随自己下落，只好要小柔静止悬在空中五百余公尺处，一面等候对方的回应。

过了一阵子，底下忽然飞出一位较为年经的翼云族人，除了头部羽毛

色作深黄之外，全身的羽毛都是白色的，不过边缘却有一圈金色，头部如同白鹰，全身覆羽，四肢上粗下细，钢爪闪闪发亮，身后的白翼正在微微的煽动，对着陈信大声说：“你是天降神王？”声音聒然，颇为难听，不过毕竟是听的懂。

陈信高兴的说：“在下正是，不知阁下是哪位？”

“我是族王之子库帕贾，你来做什么？”库帕贾大声说。

陈信见对方似乎不习惯使用敬语，也不客气的说：“库帕贾，你可知道八宝的事情？”

“八宝？”库帕贾疑惑了一下，似乎不是很明白陈信的话。

“就是每一族都有一个宝物，祖先有遗命聚集那八件宝物，翼云族可有这个传说？”陈信见对方不了解，连忙解释。

库帕贾鹰喙一张，大声怒骂了一句陈信听不懂的话，然后才说：“你来抢我们的宝物？找死！”

四面的翼云族人听到库帕贾的骂声，同时振翅缩紧了包围圈，似乎就要向陈信扑来。

陈信见状迎忙摇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能不能让我见一见族王？”

“先抓住你再说！”库帕贾长鸣一声，忽然往陈信面扑过来。

小柔见状往旁闪过，微微一扭就往库帕贾扑去，库帕贾见小柔也是四趾鹰爪，不禁有些讶异，但是这时没空发问，忽然一爪推出，爪尖忽然各射出一股锐利的劲力往蝠虎射来，小柔见状一止身形，蕴含先天真气之鹰爪迅速的一抽，将这股劲力震散，不过却也不敢贸然靠近对方。

这时四面各种嘎鸣声传来，陈信虽然听不懂，想也知道自己在挨骂。

库帕贾大声说：“你靠这只奇怪……异兽，就想来翼云族胡闹？太……太天真了。”

陈信见对方爪尖射出劲力也有些讶异，看来各族皆有秘传，功夫各有所长，不然也不会需要八族合力才能打胜妖魔鬼怪……不过还好对方似乎劲力也有散溢的情形，不然小柔这一下没这么轻松，于是陈信说：“库帕贾，我不是来打架的，我是来说道理的，你到底听不听我说？”

“有什么好说？”库帕贾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翼云族虽然不去抢宝物，但也不愿意将宝物送给人。”

“我没有要你们交出宝物。”陈信耐心的解释说：“人族中有先祖的记载，其中提到后人需将八宝汇聚，你们是不是也有这个记载？”

库帕贾听了微微一愣，一时忙住没有说话。

“没错。”下方忽然传出声音，又是一人飞了上来，对陈信说：“这件事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人族中知道的也不多，你怎么知道？”

陈信望向此人，头部的羽毛渐趋乳白，知道这人年纪较长，不过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刚刚在下方见到的翼云族王。

在陈信的眼中看来，其实每一位翼云族人都长的差不多，于是陈信微微躬身说：“人族天广皇让我看过记载，我认为大家一起拿出宝物聚集，完成祖先的遗言，不应该以战争的方式获得……不知道您是……？”

“我是翼云族王占先。”那位老者不太客气的说：“我族不愿以战争方式抢得宝物，所以一向与世无争，大陆南端的鳞身族、木族、海吐族正打个不停……你为何不先问他们？”

陈信连忙将国书取出，将自己的计划简单的说了出来，一面说：“要是翼云族王认为我说的没错，我们就该这样做。我们大家的祖先原来是好朋友，见到后人这样争斗，一定也觉得不好。族王认为我说的可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六百年多前……”翼云族王古先将国书交还陈信，忽然缓缓的说：“我族也做过一样的事情……”

陈信一阵意外，翼云族也做过这种事情，确实没话说，六族中有能力飞度万里关山的也只有翼云族……那为什么现在还是八宝分开来，未能汇聚？

只听翼云族王占先接着说：“当时的族王派出五位族中高手，分向五族前进，结果只有一位返回，这件事情自然失败了……你们派出多少人作这件事情？”

陈信愕然的说：“就是在下一人……”

“简直是开玩笑。”翼云族王占先声带吴鸣的笑着说：“你靠着这双异兽飞度万里，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到达阿德城确实不容易，不过就算我现在答应你，怎么知道到时候布尔山上会不会有人？何况你还要我派人与你同行……真是异想天开。”

翼云族主人族语言越说越顺畅，还带上了几句成语。

“这……”陈信愕然不知该说什么。

“别说了。”翼云族王占先说：“只找五族也是对的……要是其他三族你都说的通，你再来告诉我，我会参加的。”翼云族王心想，说不定当年翼云族就是一次找六族才会失败。

其实这已经是算好的结果了，虽然没有办法藉翼云族人之力，不过对方至少答应到时出现在布尔山，陈信也算达成一半的任务。

这时族王之子库帕贾，忽然对翼云族王凋啾呀咕的说起话来，两人似乎是争辩不已，陈信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就此告辞，又担心两父子吵的事情和自己有关，加上还没有与对方约时间，陈信只好耐着性子等候着。

忽然间，由上方远远传来一声虎啸，却是小刚的叫声，陈信一惊之下，连忙往上冲，却见到四面的翼云族人却是挡在自己身前，似乎不让自己过去。

陈信不想与对方冲突，远远的往上传音：“小刚，下来。”一面将知觉往上延伸，感受上方数千公尺的状况。

果然四面的翼云族人似乎只是想把小刚逼下来，而小刚听见陈信的呼叫，于是穿过云层，向陈信这里飞来，围住陈信的众翼云族人闪开一条道路，让载着小公主的蝠虎小刚迅速的穿入。

陈信知道，要是小刚愿意跑，一定跑的成，只是小刚不愿意走，这才会被包围住，不然以蝠虎灵敏的感觉，早在数公里外就能感觉到对方的包围，哪里会被拦住？不禁瞪了小刚一眼，轻轻哼了一声。

蝠虎是闻声知意的生物，陈信虽然只哼了一声，小刚已经知道陈信看出自己没跑，正责怪自己，微微缩头轻鸣一声，一副怕挨骂的模样，却又让陈信觉得颇为好笑，小刚因为体型较小柔小些，所以陈信都是骑乘小柔，而蝠虎中似乎是以雌性为一家之主，所以小柔比较稳重，而小刚比较顽皮，陈信心想，看来下次要留小柔在后面比较稳当。

小公主这时到了陈信身边，见陈信没事先放了一大半心，见到正在争论的翼云族王父子，注意力却被吸引了过去，好奇的倾听了起来。

陈信见到小公主的神态，连忙偷偷的问：“蜜儿，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说……那位年轻的翼云族说……他应该去，那位长辈说他……乱说话。”

小公主刘蜜不知道前言后语，一时不明白对方说什么。

陈信倒是有些明白，莫非库帕贾想与自己同行？这个是大好消息，陈信连忙注意听翼云族王父子的对话，却还是一个字也听不懂。

这时翼云族王占先忽然对陈信一挥手说：“你们走吧，决定了时间通知我声就是了。”

“不……”库帕贾大声说：“我们既然觉得这件事情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出一份力，人族的，我要跟你去。”

“库帕贾！”翼云族王占先又嚷了好一阵子，库帕贾却不断的争辩，两人又争执了一会儿，翼云族王忽然敛翅，向下飞了下去，随即一声长鸣传出，四面的翼云族战士迅速的散了开去，不再阻拦陈信。

陈信见前方只剩库帕贾一人，库帕贾却望着飞下去的翼云族王沉思着，陈信只好望望小公主，看小公主听不听的懂。

小公主儿到陈信的眼神，于是低声的说：“他们为了该不该去吵了半天，最后那位长者说除非你们能不伤人的挡住、逃出……什么的围攻，才让他参加。”

“库帕贾……”陈信忍不住问起库帕贾。

库帕贾望着陈信有些迟疑的说：“你……”

“我叫陈信，她是蜜儿。”陈信连忙再一次自我介绍。

“我刚好不久前才蒙父亲准许观看记载。”库帕真有些迟疑的说：“我认为你们的想法很对，所以我也想去帮忙，要是人族与翼云族一起去说服熊族，熊族也不敢不从。”

陈信连连点头，等库帕贾继续说。

只见库帕贾有些迟疑的说：“可是父亲认为这一趟会很危险，不让我去，他认为我们到时候……会不知道在哪里不见了，人族不会肯与翼云族一起出兵复仇，所以，他要我们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怎样才算有保护自己的能力？”陈信疑惑的问。

“我们族中，有十五位功夫非常强的战士，叫做思多战士……思多就是没有敌手的意思，现在有七位思多战士在南方与海吐族纠缠，都城还有八位，我父亲要我们不藉着你的异兽，在思多战士的围攻之下逃出，还不能伤了思多战士，这样我才能陪你去……这是不可能的，你又不大会飞，怎么逃的出去？我大概是帮不上忙了。”库帕贾缓缓的说完。

陈信这才了解，翼云族王是爱子心切，故意想一个难题让库帕贾无法解决，这样他就不会随自己走。

小公主刘蜜听了大感不平，嘟嘴对陈信说：“他们怎么这么没诚意……？”

陈信倒是燃起一线希望，对库帕贾说：“不知道怎样才算逃出去？”

库帕贾没想到陈信还有兴趣，有些索然的说：“父亲说，因为你们本来下一站是熊族，所以可以让你的异兽，在我们与熊族交界的卡轮多山脉主峰等候，只要我们二人能够在不伤思多战士的情况之上逃到卡轮多山，我父亲就没话说了……可是我们的疆域中，地面不但没路而且野兽众多，距离总共有将近……六千公里，人族要用走的至少也要八、九天，还有些河川、沼泽，人族怎么逃的过？”

陈信想想忽然说：“能不能改个比法……蜜儿和两只蝠虎先去卡轮多山脉等，我和你闯闯看？”

库帕贾一阵意外，却看到陈信忽然身上聚集着光华，由蝠虎身上缓缓的浮起，咻的飘出数十公尺，又顺畅的飘回来，一面说：“六千公里……我应该还飞的到。”

库帕贾啊了一声，说了一串自己的语言，小公主刘蜜连忙翻译：“陈信，他说快坐回去……你……你怎么会飞？”

后一句却是小公主自己的疑惑，陈信看来实在不像是短暂的御气而行，仿佛站在云堆上面飘。

库帕贾经小公主提醒，跟着用人族的语言说：“对，快坐回去，别让我爸瞧见了……这下就有指望了……嘎嘎。”

最后两声似乎是笑声，陈信也不大确定，只见库帕贾接着说：“你有把握飞六千公里？我最多飞……二千公里就必须休息了，先不谈这个，我们快下去，别让我父亲反悔了。”

库帕贾带着两人往下飞到外围的城墙上休息，自己一个人又飞上去找翼云族王谈了起来，过了片刻，翼云族王与库帕贾一起飞了过来，翼云族王占先对陈信说：“你真的要试？思多战士下手可不会容情，死在这里，还不如先去熊族试试看。”

“翼云族王。”陈信正色说：“我实在需要库帕贾的帮助，这样去熊族的成功机会大增。”

陈信不是要库帕贾帮自己打架，而是要让熊族明白人族与翼云族都已经同意了。

“那也要你们能活着逃出来才行。”翼云族王占先说：“要是熊族杀了你们，然后说你们已经离开，去木族、海吐族了，我们要去哪里找人？”

“这……”陈信想想翼云族王说的也有道理，一时还不知道该说什么。

“要是我是熊族，翻脸的时候一定先对付这两只异兽……所以若是你们能不藉助异兽逃出思多战士的拦截，我就相信你们要是遇到熊族翻脸，也该能顺利的逃出，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不要这位帮忙？”翼云族王指的是小公主。

陈信一笑说：“蜜儿只是翻译，因为我不会说各族的话，万一遇到不会说人族语言的，必须由蜜儿替我说明。”

“原来是这样。”翼云族王占先点点头说：“好吧，既然你坚持要试，明天就让她和两只蝠虎先出发，我会和他们一起去边境，两天之后你们两个再出发。”翼云族王到边境也需要两天的时间。

还真是明快，看来这里虽然也有阶级制度，不过并没有许多繁文缚节，陈信无话可说，不过阿德城中并没有留客的地方，陈信只好和小公主在大草原上与蝠虎挨过一夜，再看明天的状况。

这时的人族都城，薛乾尚正向大家解释陈信离开的原因，大家知道之后自然是一团混乱，忍不住责怪起陈信和薛乾尚来。

薛乾尚只好摇手说：“这也不是我愿意的，陈信的个性大家他知道，有的时候倔起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帮不上忙。”

众人也沉默下来，大家一起来是想帮陈信的忙，没想到在许多地方好像还拖累了陈信，那雷可夫叹一口气说：“我忽然好想回地球……”

“对啊。”李丽菁附和的说：“我们一直监督改造兵器，这种无趣的工作不知道要做多久。”

“我只能这样说。”薛乾尚说：“也许这件事我们帮不上忙，不过既然一时没事，我们应该想办法提升功力，这样日后回地球的时候，若是地球还没平定下来，我们就应该帮的上忙。”

众人的精神又振作起来，回到地球的话，不会因为不能飞而哪里都不能去，大家的功夫虽然不算是顶尖的，不过这段时间刚好补强。

既然知道该做什么，众人又四面散去。

练长风却留下来，望着薛乾尚说：“乾尚……回去的话，你们有什么打算？”

“长风。”薛乾尚却反问练长风：“你还要回去吗？”

“我……”练长风想起六公主，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陈信也说过。”薛乾尚说：“他说你要是决定不回去，本来是无所谓，不过不知道怎么跟武士长交代。”

练长风忽然摇摇头说：“我父亲也知道……我本来就没打算回去。”

“什么？”薛乾尚倒是一阵意外。

“没什么。”练长风似乎是自觉失言，摇摇头离开了大厅。

薛乾尚望着向外走的练长风，心里满是问号，若说是因为这趟旅程十分危险，所以练长风没有抱着回去的想法是可以解释，不过这时的练长风，却给薛乾尚一种因为不打算回去，所以才接纳了六公主的感觉，薛乾尚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只好暂时按下了这个疑惑。

梦幻纪元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次日，六公主与七公主又连袂来访，六公主已经无须通传，熟门熟路的直接去找练长风，这是因为练长风早已吩咐过了，而七公主可没有这么方便，依然必须等总管通知薛乾尚出来见面。

七公主在大厅等候的时候，忽然由厅后转出一个人，一见到七公主随即行礼说：“七公主您好。”

“赵神将好。”七公主刘约微笑点头，来人正是赵可馨。

“七公主是来找乾尚的？”赵可馨礼貌的问，一面往外走。

“对呀……”七公主刘约见赵可馨要出去，连忙说：“赵神将，你忙吗？可以坐一下吗？”

赵可馨一愣回头，想了想微笑的说：“我也没什么事，本来只是想去看看那雷可夫夫妻忙的怎么样了，七公主有事吗？”随即在七公主的下首坐了下来。

“也……也没有什么。”七公主刘约有些害羞的说：“你们一起从地球来，彼此应该都很了解吧？”

赵可馨一笑接着说：“七公主想知道乾尚什么事情？”

“这……”七公主刘约没想到赵可馨这么开门见山，想了想才说：“他……以前有没有过对象？”

“我是没听说过。”赵可馨说：“七公主怎么不自己问他？乾尚一定会告诉你的。”

“这种事情……”七公主刘约对赵可馨摇摇头，有些害羞的笑说：“怎么好意思问？”

赵可馨微一迟疑，七公主刘约又连忙问：“赵神将，乾尚他是不是很聪

明？”

“对啊。”这个毫无疑问，赵可馨爽快的说：“乾尚的才智不凡，闻一知十，所以最好不要骗他。”

“可是我不会很聪明……”七公主刘约又些担心的说：“他会不会讨厌像我这样的女孩？”

“七公主一切都很好。”赵可馨说：“不过感情的事我可不敢替您打包票，还是要看乾尚的感觉了。”

薛乾尚得到消息出来，这时走到大厅之外，听到赵可馨这么说，不禁停住了脚步，只听到七公主刘约迟疑的说：“我已经够明显了……他却总是冷冷淡淡，我毕竟是女孩子，难道要我……”

“感情是要培养的……”赵可馨说：“七公主不必太担心，并不是一定要付出什么才算表达。”

“你也这么觉得？”七公主刘约说。

“是的。”赵可馨说：“乾尚毕竟聪明，他会懂得你的、别担心的。”

“谢谢你。”七公主刘约对赵可馨颇为感激。

赵可馨一笑起身说：“那……七公主，我先告退了。”

“你忙吧。”七公主点点头，目送着赵可馨离去。

这时薛乾尚才敢出来，见七公主正望着走向门外的赵可馨，只好乾咳了一声说：“约儿，你来了？”

七公主见到薛乾尚出来，高兴的说：“乾尚，这两天休息够了吗，精神有没好一些？”

薛乾尚点点头还没说话，七公主刘约又接着开心的说：“我刚刚遇到赵神将了，她说你才智不凡，闻一知十，还说最好不要骗你呢。”她见别人称赞薛乾尚，比称赞自己还高兴。

“可馨其实并不比我差。”薛乾尚面色不变的说：“约儿，这两天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

薛乾尚无须上朝，也不知道四面的动态，只好问七公主。

“你别一见人家就问公事嘛……”七公主刘约撅起嘴说：“我们两天没见面了呀。”

薛乾尚只好转个话题说：“那……你这两天都在做什么？”

“练功夫啊！”七公主刘约笑咪咪的说：“下次大军出征，我也要随军出发，要趁这些日子好好加强自己的功夫……对了，神王呢？”

“神王……”薛乾尚知道陈信的去向是机密，只好说：“似乎皇上有特殊的任命，前天就离开了。”

“是吗？”七公主刘约神秘的一笑说：“别骗我了，蜜儿也不见了二天，他们俩是不是偷偷去哪里玩了？”

“如果真是这样……皇上一定知道，你还不如去问皇上。”薛乾尚耸耸肩说。

“不说就算了。”七公主刘约面色微沉，低下头说：“六姐、蜜儿都这么顺心，就我一个人悬在半空中……”

薛乾尚皱起眉头不接话，只见七公主刘约摇摇头，闷闷的说：“你……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在这里聊？你是神将，又不是没有待客的地方。”

薛乾尚明白，七公主是气自己总不帶她到自己的房舍，不过薛乾尚自然也有苦衷，在大厅中见面人来人往的虽然比较有顾忌，但也比较不会引来

闲话，不过连续几次之后，七公主终于忍不住说话了。

只见薛乾尚忽然站起转身，轻轻叹了一口气，七公主见到微微一惊，迟疑的说：“乾尚……你生气了？”

薛乾尚回过头来，对七公主微微一笑说：“不是想去看看我的屋子，还坐着？”

七公主心里大喜，跳到薛乾尚身旁，搂着薛乾尚的手臂笑说：“人家可没逼你喔……”

“是、是，请问七公主可愿光临寒舍？”薛乾尚半假半真的开玩笑，但是心里却是不断的思考着。

“你……走了啦！”七公主刘约一拉薛乾尚，两人往内舍走去。

这时赵可馨却又由门外走入，望望向内走的两人，坐到一旁的椅子上沉思起来，面上的神色看不出是喜是愁，过了一阵子，赵可馨皱皱眉，也跟着往内舍走去。

七公主与薛乾尚不久后就到达薛乾尚居住的地方，那是一间独栋两层的小型房舍，两人在一楼的客厅坐下，七公主刘约四面打量说：“跟一般的神将住的地方差不多嘛，我还以为你住的地方会有什么古怪呢……怎么不布置一下？”

“又不会呆很久，有什么好布置的？”薛乾尚漫不经心的回答。

“什么？”七公主刘约喜悦的心情忽然消失，望着薛乾尚：“为什么不会呆很久？”

“约儿。”薛乾尚表情严肃起来，对七公主说：“我终究要回地球的，这也是我一直不敢跟你太接近的原因之一。”

七公主低下头来，望着地面怔忡半晌，才抬起头来说：“这是原因之一……还有呢？”

薛乾尚避开七公主的目光，叹口气说：“我已经……心有所属。”

这好像一盆冷水浇到七公主的头上，七公主刘约挣扎片刻，这才吐出一句话说：“要是……要是我愿意随你去呢？”

薛乾尚转回头来望着七公主，摇摇头说：“约儿，你不会随我回去的，我们就做个好朋友，好不好？”

七公主刘约迟疑了一下，随即瞪着薛乾尚大声说：“不要！我不要只作朋友！”

“你愿意离开这个星球吗？”薛乾尚迅速的问：“从此见不到这里的任何人，从此没有人服侍，不再是公主？”

“反正人家不要嘛……”七公主刘约的坚强逐渐崩解，已经快要哭出来，但仍然强忍着泪水，说：“你就不肯为了人家留下来……”

“约儿……”薛乾尚叹口气说：“我们都有自己的愿望，要是都不勉强自己改变，不是能开开心心的交朋友吗？”

“你告诉我……”七公主刘约说：“你们怎么回去？要是真的没办法回去，你……还是不要我？”

“总有办法回去的。”薛乾尚温和的说：“约儿，我们不要聊这些好不好？”

七公主望着薛乾尚好一阵子，两人谁也没说话，七公主终于一咬牙说：“我明白了……”霍然转身向门外走去，一面僵硬的说：“打扰了。”随即头也不回的往外走去。

薛乾尚见七公主往外走，长叹一声坐下，低下头思索起来，但是随即见到门前出现了一道人影，薛乾尚抬起头来，却见到赵可馨的身影，薛乾尚强笑一下说：“你也听到了？”

赵可馨点点头，沉吟一下说：“你这样问是因为刚刚我和她说话时，你已经听到了？”

见薛乾尚也点了点头，赵可馨叹口气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信这一去不管是否成功，我们都应该会离开的。”薛乾尚说：“陈信不会愿意四面强盗式的征战，要是他这次去四族联系的事情失败，我会全力劝他离开，所以……我也没有必要与七公主纠缠了，这样对她也不公平。”

“这个我明白……”赵可馨望着薛乾尚说：“我问的是……你难道没有一点喜欢她？”

薛乾尚沉默片刻，忽然望着赵可馨说：“我喜欢谁……你应该明白。”

“这……”赵可馨一阵迟疑的说：“你知道这不会有好处的。”

“所以我在等，”薛乾尚爽朗的说：“我在等变因过去再看结果，我一点也不急。”

“我明白了……祝福你……”赵可馨也浅浅的笑了笑，一面转身一面说：“那……我先回去练功了。”

薛乾尚望着离去的赵可馨，抬头望着屋顶的横梁，喃喃的说：“阿信，你可要平安的回来……”

第三十五章 草原鹰扬

这时翼云族的大草原上，陈信与库帕贾两人已经离开阿德城，正迅速的向北北东方飞去，卡轮多山距离将近六十公里远，以库帕贾的速度来说，至少要两天到三天的时间。

两人飘离地面之后已经飞了一个多小时，库帕贾一直望着陈信，见陈信下半身笼罩在一团浓浓的光雾中，涌着陈信在自己身旁迅速的飞行，终于忍不住说：“陈信，你这种功夫我从没听说过，这叫什么功夫？”

“御能神术。”陈信笑笑说：“控制一些宇宙中的能量，算是一种旁门的技巧。”

库帕贾说：“听你说……你是由地球来的，是不是地球上的人族都会这种功夫？”

“应该不是吧……”陈信说：“这是因为这里的状况特殊，我才创出这种功夫。”

陈信忽然想到，这种方式虽然速度较慢，不过却能控制比自己体内内息还大数倍的能量，回到地球说不定也有用，不禁也有些得意。

“原来是你自创的……”库帕贾点点头说：“真是不简单，我实在想不通，祖先怎么能离开自己的地方到这里来……我只能飞到十来公里高就逐渐受不了了，我们真的差祖先这么多吗？”

好像只有蝠虎不会受影响，当时薛乾尚曾经说过，不要对这里的人说出这个星球外的状态，以免产生不好的反应，所以陈信不知道该不该说出这个星球的奇怪之处，望望库帕贾烦恼的模样，陈信只好说：“也许有别的原

因吧……”

“还是你们人族厉害。”库帕贾说：“居然能制造出长程飞行的东西，由故乡跑来，以前都没听说过哪一族有人来……就算在牧固图大陆上，人族的奇怪东西也是最多的。”

陈信知道翼云族似乎仍是部落社会，因为四肢就是坚实的武器，所以反而不够灵巧，自然对于制造器物并不灵光，于是陈信说：“要是这次事件解决了，以后六族不用互相攻击，大家和乐相处，人族的东西你们也可以使用，这样不是很好吗？”

库帕贾笑了笑说：“你说的对！……对了，我们也要小心那七位思多战士，他们早两天就出发了，不知道在哪里埋伏着……”

“七位？”陈信说：“你不是说留在都城的有八位？”

库帕贾用力一振翅说：“我不算在内，自然只剩七位。”

“原来你也是思多战士……”陈信啧啧有声的说：“果然厉害。”

“我只算是普通的。”库帕贾面色凝重的说：“七位之中就有两位是我远远不是对手的，其他的战士至少也与我差不多，这次我们的唯一的胜算，就是他们恐怕不知道你会飞……不然父亲要他们一起在空中拦截，我们就糟糕了。”

“你是说他们可能只注意地面？”陈信说。

“对……所以要是看到他们，我们最好远远的避开。”库帕贾说。

“要是他们知道我会飞呢？”陈信说。

“那……那就完蛋了。”库帕贾说：“那他们就会估计出我们的速度，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拦截。”

“我觉得没这么美满。”陈信说：“你们翼云族的眼力这么好，不大可能看不到。”

库帕贾一愣望向陈信说：“你……你也这么想？这下糟了……这下糟了。”

“别自己吓自己。”陈信说：“库帕贾，你的眼力比较好，多注意看看……大不了躲到云里去，看他们怎么找。”

库帕贾摇摇头说：“云里分辨不了方向，无法前进，终究还是要出来的……”

“库帕贾。”陈信见库帕贾开始紧张，于是转移话题说：“你的人族语说的很好呢。”

“还好。”库帕贾仍然四面张望，深怕有族人忽然由云中窜出，一面回答陈信的话说：“六族中，蛇族和我们的语言能力最强，我日后又必须继承为族王，自然各族的语言都要会。”

“各族的你都会？”陈信讶然问。

“对啊。”库帕贾点点头说：“大都还能沟通……”

陈信忽然沉默下来，这样要是能得库帕贾同行，岂不是可以叫小公主先回去？

可是她会不会不肯回去？还有库帕贾到底能不能完全信任也还不得而知，只好先保留这个想法，也将知觉向外延伸，感应起附近的状况。

过了数个小时，两人见一直没有出现敌踪，库帕贾有些放心的说：“要是今天没有遇到敌人，就是一开始就甩开了一批……也就是他们不知道你能飞，这样我们进行的速度与他们估计的不一样，他们就来不及反应。”

陈信忽然说：“别忘了才不到半天……库帕贾，我们是不是该休息一下了？”

“你累了吗？”库帕贾说：“我们赶的越远，他们越难追上我们……”

“我是还好。”陈信说：“可是你不是说，你最多只能飞行个十几个小时，要是遇到敌人的时候没力了怎么办？”

“喔……好吧。”库帕贾点头收翼，迅速的向下冲，陈信紧随在后，只见库帕贾一落地就钻到一处树荫下，翅膀后敛蹲伏而下说：“我就先补充一下体力，你也休息一下。”看来这种蹲伏的姿势是他们修练的方式。

陈信四面了望，这个大草原上的树木不多，几乎只有零散的分布，大部分的地方也许好几公里才有一株树，不过这一株树还算不小，树荫足以让两人遮蔽，这样要是上方有敌人经过，也应该不会一下就会发现两人的行迹，于是陈信安心的坐了下来，也略作休息。

现在时近中午，烈日当空，四面一片死寂，四面的动物们似乎都在休息，陈信想着自己离开都城前看过的地图。

六族之中，翼云族与熊族所占的疆域算是最大的，人族与木族最小，算起来只有翼云族或熊族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以这四族来说，木族在丛山之间，人族山水交错，地形复杂，熊族多是丘陵地形，处处是大片大片的古林，而翼云族却是一大片广阔的草原，这看来跟每一族的生活方式有关，翼云族不愧为草原之王，因为草原之上少有遮蔽，翼云族由高空俯冲而下，确实极难抵挡，不过到了森林或是障碍较多的地方，翼云族的威力难免打个折扣。

过了一个小时，库帕贾站了起来，对陈信说：“要走了吗？”

“好。”陈信凝聚了光云飘起，库帕贾却是猛然一蹬跃起数公尺高，在冲势未尽之前巨翅展开，风声响起，迅速的向空中飞行，比起陈信的威势要大多了。

陈信配合着库帕贾，斜斜往上方飞去，就在这时，库帕贾忽然一顿说：“糟了……”随即转头四面而望，这时陈信也听到由三个方向同时传来破风声，陈信点头说：“三个人。”

库帕贾有些意外的望着陈信，似乎没想到陈信也这么快就看出来，于是对陈信说：“三个战士我们还可一拼，他们应该也不会伤我，不过你要小心了。”

“我明白了。”陈信说：“……既然不能伤人，我们就要且战且走，再想办法把他们甩掉。”

“好。”库帕贾见事到临头，担心也没用，猛然振翅往前方拦路的翼云族战士冲去，一面扬声咕咕叫了起来，也许是叫对方让路，反正陈信也听不懂。

三方来的敌人本来是同距离的，不过在两人往前直冲的状况下，一左一右斜前方的两位敌手就与两人接近的较快。只见那两位战士身上的羽毛也是一片白，不过和库帕贾不同之处在没有金边，还好是这样，不然混战一起，陈信分不出谁是库帕贾，那不就麻烦了？

眼看就要接近，陈信与库帕贾左右一分，分头向两位战士迎了过去，只见陈信前方的一位，四爪同时向陈信抓来，飞行的速度配上蕴含的能量，这一下挨上了可不好受。

陈信双掌泛出一片光华击向对方，只见对方不闪不避，四爪劲力将陈信的掌力破开，同时传出一阵气流割裂声，继续往陈信冲来。

陈信早有准备，刚刚只是试试对方的能力，这时候心里已经有了概念，阴阳回旋掌忽然击出，只见两道掌力与对方的爪端相遇，将对方带的回旋了起来，远远的往旁边一出，随即将劲力收回，免的对方受不了爆击。

不过这时后方那位也已经到达，舍弃了与一名战士相击的库帕贾，往陈信的背后扑来，同时嘎然长鸣，似乎要陈信注意自己的攻击。

陈信空中转身，却见对方双手钢爪射出劲流，共分八道向自己袭来，这不能用回旋掌力对付，陈信连点八指，八道光华分头而出，将对方的劲流震散，对方怡然不惧，忽然一个折身往下一勾，冲向陈信的腿部，这一抓要是抓实，不掉一大块肉才怪。

不过这时陈信的下半身正笼罩在光雾之中，陈信心念一动，迅速的将光雾凝实，那人双爪虽然抓入，不过进入光雾半公尺后就无以为继，无法再穿入，只听那人惊叫一声，全身劲力一扬，迅速的往后退。

这一下对方不只是振翅而已，是御气而退，陈信也不易拦住对方，眼看先前一人又已扑来，陈信将云雾状能量一振，顺势将此人震退，另一面右手的腾龙掌忽然挥出，往又扑来的一人攻去。

腾龙掌一出，沉雷般的震响随之而起，一道光柱矫腾如龙的往对方扑去，那人猝不及防，只能四爪一聚抵住这一掌，但是仍被这股劲力向外远远的击出，陈信劲力一收，只见被击中的那人似乎失去了知觉，成一道弧线在空中翻腾的往下落。

余下的两人惊叫一声，同时放弃了陈信与库帕贾，急急往那人追去，不然摔下去可不是好玩的，库帕贾也连忙往陈信飞来，一面紧张的说：“陈信，不是说不能伤人吗？”

“放心。”陈信点头说：“我劲力含而未放，只是将他逼昏了而已，我们趁这个机会快走。”

要是陈信劲力外放，击中之时会产生巨大的爆响，不过反而会比较省力，现在陈信腾龙指、掌都能随心所欲的控制力道，不再像以前一样，一击就是全力以赴，所以陈信才敢以这种功夫应敌，要是谢日言等人，还不敢随便使用这种功夫。

“好！”库帕贾这时明白陈信比自己高明多多，连忙振翅急飞，向前方冲去，陈信光雾罩着自己的身子，紧紧跟着库帕贾，两人依然往北东北的方向迅速飞去。

一面飞，库帕贾一面说：“看来他们真的知道你会飞，下一批该是四个战士，其中还有两位特别强的……”

陈信估计一下行程说：“我们不能全力的飞行，所以下一次该是七个对手都会到齐……不只四个。”

晚上一休息，那三人不就赶过去了？

“你说的对。”库帕贾担心的说：“你再厉害也对付不了七人围攻……”

“应该明天才会遇到敌人。”陈信说：“库帕贾，你看晚上在哪里休息比较安全？”

“以前知道的地方都不安全了。”库帕贾说：“临时再找看看。”

库帕贾知道的地方那些战士自然也知道，反而危险。

两人每飞上五、六个小时就休息一次，一直飞到半夜，库帕贾望着四面发急说：“怎么办？找不到一块安全的遮蔽处。”

陈信望望十余公里远的右后方，有一小片十来棵树木群聚的地方说：

“那里不行吗？”

“那里是数百公里内最合适的地方。”库帕贾说：“一定会被发现，要是忽然被围住了，逃都没处逃。”

“这样……”陈信说：“不然就别找什么遮蔽处，在草原上休息吧……”

“这里……野兽很多……”库帕贾似乎有些迟疑，想了想说：“好吧，也只能这样。”

两人同时往下降，却见一群似豹的生物正争食着一只倒下的巨兽，两人对望一眼，摇摇头，再往前方数公里处才落了下来。

库帕贾打开绑在腿部的兽皮包里，对陈信说：“要不要吃乾肉？”随即取出一块块硬梆梆的肉块，向陈信送来。

陈信接过一块，只见库帕贾自己咬住一块，随即头向上一仰，将肉块吞咽下去，反正翼云族也没有牙齿，自然是嚼也不嚼，陈信将肉块撕开，却见上面的肥油精光闪亮，陈信忍不住问：“这……是生的吗？”

“什么？”库帕贾不明白陈信的意思。

“有用火烤过或熏过吗？”陈信换一种问法。

“哦……没有，这是将一块块的肉晒乾，就可以当作乾粮了。”库帕贾回答。

“那就是生的……”陈信想起雪舞心法的冰寒掌力的原理，体内内息微作分配，逆其道而行，拿着肉块的右掌忽然透出一股淡淡的高热红光，没片刻，肉香四溢，陈信劲力一收，见肉果然已经熟透，就是较硬了一些，试咬一口……还不错。

“陈信，那是在干什么？”翼云族一向生食，库帕贾不明白陈信的动作。

“这是在加热……”陈信说：“可以杀掉一些不干净的细菌或是寄生虫，而且还能去除一些异味，你要不要试试看？”陈信将肉块送回去。

“不用了。”库帕贾敬谢不敏的说：“我不习惯吃这么热，刚杀的也不过温温的……你们人族的习惯好奇怪。”这种硬梆梆的乾肉，库帕贾已经不大爱吃，陈信居然还把肉再烤一烤弄得更乾，库帕贾完全无法想像。

好像也有几分道理，确实没什么天然的食物温度这么高的，陈信也不再说，自顾自的吃了起来，吃饱后两人各自休息，还好没有什么野兽前来侵扰，看来这附近是刚刚那群野兽的范围，大概是吃饱了，陈信与库帕贾休息一夜，相安无事。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人族都城的清晨，练长风忽然来拜访薛乾尚，薛乾尚将练长风迎进客厅，一面说：“长风，怎么想到来找我？”

“没什么。”练长风笑笑说：“陈信离开了几天，大家都好像提不大起劲，各忙各的，今天我有空就到处看看，所以先来看你，不知道你要不要一起走走。”

“也好……”薛乾尚点头说：“不过黄吉、日言、科芙娜和可馨都是昨日开始闭关，舒红陪着那雷可夫夫妻在前院，可以去看看他们。”

练长风没想到昨天就有四人闭关，愣了一下才说：“他们闭关了？”

“对……”薛乾尚解释说：“你昨天蛮晚回来……他们就先告诉我。”

练长风昨日是与六公主出游，没想到一回来大家都闭关了，练长风脸色有些惭愧的说：“大家都苦练不辍……”

“我本来也要去找你的，等一下我也要闭关了……”薛乾尚忽然说：“陈

信说这里适合修炼通顶，我觉得应该有些道理，也想试试，那雷可夫那里还要麻烦你多照应。”

“这是当然……”练长风迟疑的说：“你打算要闭关多久？”

“十来天吧。”薛乾尚说：“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去看看那雷可夫吧。”

两人同时向外走去。

练长风一面走，一面有些迟疑的说：“这……我本来还有一件事想问你……”

练长风似乎不知该不该说。

“是七公主的事吧？”薛乾尚笑笑说：“六公主拜托你说，你就说吧，我也不会不肯听。”

“你知道就好了。”练长风无奈的说：“我知道你们与我的想法不同，不过我也是尽我的能力，乾尚，你是不是喜欢可馨？”

“不关可馨的事情。”薛乾尚轻轻的说：“既然我非回地球不可，本来就不应该和七公主扯不清。”

“那……”练长风搞不清楚薛乾尚的心态，思考片刻说：“其实……韵儿告诉我，要是我们非走不可，天广皇希望能借种……”

“什么？”薛乾尚真的有些意外了，摇摇头说：“长风，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练长风苦笑的说：“这可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答应转达而已。”

薛乾尚皱眉说：“这种事我做不出来……我们当中……你问问看黄吉大哥好了，其他人不用想了。”

单身汉只有薛乾尚、练长风、黄吉、陈信，除练长风之外，唯一的希望自然是黄吉。

“黄吉？”练长风叹口气说：“等他出关之后我再问他吧……这话有时还真难启齿。”

“你不该答应替他们问这种事的。”薛乾尚有些担心的说：“长风，你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

“我……谢谢，我知道了。”练长风不再提此事，两人往前庭广场走去。

到了前院，一进入那间打通的房舍，那雷可夫就大叫说：“哇……两个大忙人一起来，真是蓬华生辉啊。”

“别开玩笑。”薛乾尚说：“你们才真的最忙，我们忙什么？”

“谈情说爱啊？”李丽菁接口说：“今天同时有空，真不简单。”

练长风脸上一阵红一阵白，颇为招架不住，舒红对那雷可夫和李丽菁微笑说：“别开他们玩笑了……等一下乾尚又把七公主气跑了，七公主来找你们算帐就惨了。”

练长风只好苦笑摇头说：“乾尚前两天就又把七公主气跑了，还等今天？”

“真的？”那雷可夫等人不知道这个消息，连忙凑了过来问：“乾尚，你真不想做驸马？”

“不说这个。”薛乾尚转过话题说：“那雷可夫，这边的状况怎么样？”

“现在是比较轻松了。”那雷可夫叹气说：“可是轻松不了多久，我老婆打算抛夫弃女修炼去了……”

“那雷可夫！”李丽菁骂开了：“别说的这么难听行不行？”

舒红忍不住笑着说：“丽菁，你不怕那雷可夫偷腥？”

“他敢？”李丽菁一瞪眼说：“那雷可夫……你要是敢偷腥，小心我切了你！尤其是那些婢女，你可别找机会动手动脚。”

“还说我说话难听？”那雷可夫脸一苦说：“哪有比这句难听的？”

这时练长风忽然望望薛乾尚，薛乾尚连忙轻轻摇头，练长风迟疑一下点点头，似乎同意薛乾尚的看法。

两人才刚取得共识，李丽菁却看了直皱眉说：“你们两个怎么了，又点头又摇头的，有话就说啊？”

“没什么。”薛乾尚抢着说：“长风也想修练，我不赞成，长风同意了。”

“这样？”李丽菁才一撇嘴说：“长风舍得六公主？我才不信。”

薛乾尚松了一口气，练长风刚刚想到借种的事情，薛乾尚连忙阻止练长风，不然不知道李丽菁会如何发火，还临时编了个理由出来搪塞。

“对了。”舒红忽然说：“乾尚，你昨天不是说今天也要闭关？”

薛乾尚点点头说：“对，不过如果丽菁也要闭关，这里就只有那雷可夫和舒红了，我比较不放心……”

“我不会再出去的。”练长风不好意思的说：“乾尚你放心吧。”

“那就要麻烦你了。”薛乾尚说：“还有其他驻守在神王府的官兵也必须管束一下，免的出了什么事情。”现在府内有二千多名的士兵驻守，有时难免会有事情。

“我知道了。”练长风点点头说。

“那就这样吧。”薛乾尚说：“我先回去，差不多该开始了。”随即别过众人，回房去静坐修练不提。

练长风看看没有别的事情，与那雷可夫等人又叙话片刻，不久也告辞而去。

这时西方数千公里外才刚天亮，陈信与库帕贾开始继续向轮多山飞行，要是途中再无障碍，下午应该可以到达。不过自然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陈信相信对方这时七人已经会聚，只是不知道选择在哪里埋伏。

一路前行，忽然间天空逐渐累积了云层，库帕贾对陈信说：“等一下恐怕会下雨，我们必须找一个地方躲雨。”

“这里的云怎么这么大片？”陈信望向天上无边无际的云，对库帕贾说：“看来不躲不行了，飞上去也看不到下面的状况。”

“整个阿蓝河流域都是这样的。”库帕贾说：“不下雨便罢，一下雨就是整个平原被笼罩住，根本无法行动。”

“哪有避雨的地方？”陈信一面与库帕贾下降，一面皱着眉望着地面的大草原。

“只有呆一阵子了。”库帕贾说：“草原的骤雨来的快去的也快，晚一个小时出发就是了。”

“好吧……”陈信忽然发现后方有一块小池，四周都是林木围绕，林木的范围大约有数公里宽，于是对库帕贾说：“没想到大草原中也有小森林？”

陈信颇为意外。

库帕贾摇摇头说：“所有的森林都有风险，那和昨晚的数十株树木聚集不一样，里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翼云族向来不喜欢进入森林，那里不

易振翅飞掠，有状况时比较危险。”

“我明白了。”陈信点头说：“还是由你找地方吧。”

库帕贾点点头继续往前掠，正在徘徊的时候，陈信忽然说：“等一下，也许我们可以继续走。”

库帕贾望望天色说：“陈信，就快下雨了呢。”

“没关系。”陈信说：“继续飞，我有办法……最好这时候那些思多战士也在躲雨。”

库帕贾看其实也没什么好的地方，大不了落雨的时候再避下来就是了，于是点点头，随陈信又往空中飞起。

果然不到十几分钟，豆大的雨滴就开始滴了下来，没到几秒钟就哗啦啦的倾盆而落。

库帕贾一顿正要落下躲雨，翼云族在大雨中必须赶快蹲伏起来，以巨翅遮掩住身体，否则在雨中展翅飞行一阵子之后，雨水渗入羽毛，那可能就飞不起来了。

不过库帕贾忽然觉得奇怪，四面的雨下成这样，怎么自己却没有被雨打在自己身上的感觉，往陈信一望，陈信笑笑指指天空，库帕贾这才发现两人上方正隐隐发光，一片长宽数十公尺的范围雨滴不透，雨正顺着四面流下，在四面仿佛一条条小瀑布一般。

原来是陈信搞鬼，两人相对一笑继续前进，却立刻又停下了，原来刚刚停下还无所谓，一前进就冲入正前方的雨中，上方的遮挡不够，库帕贾抖抖雨水叫说：“陈信，不行啦。”

“我知道……不好意思，再等一下。”陈信加运功力，聚合能量，将上方的屏障持续的往前延伸，向前方及两侧一开，两人这才继续往前飞，这下就没有问题了，屏障随着两人前进而前进，事先已经将前方的雨挡开，这样不用担心雨淋，行程就不会受到阻滞。

“陈信，你的御能神术真的很好用。”库帕贾忍不住说：“要是他们预备在这里埋伏，绝对不敢出来的。可惜雨只会下一阵子，要是一直下到晚上，我们就飞到了。”

“其实要一直下雨也行。”陈信说：“只是前进的速度会太慢了。”陈信自己要是制造一大片雨云，可没有办法以这种速度前进。

库帕贾以惊讶的神情望着陈信，似乎觉得陈信在吹牛，陈信也不多做解释，继续与库帕贾前进，不久之后，雨渐渐变小，陈信将光罩一收，与库帕贾迅速的前进。

今天两人不打算休息，一直到到达之前，库帕贾都应该不至于力竭，所以两人不用再为了歇息处伤脑筋，速度也一直不减。忽然间，远远的传来一声枭鸣，随即四面传来应和声，库帕贾吃了一惊，急急对陈信说：“被发现了。”

陈信倒是没有十分紧张，对库帕贾说：“既然被找到了，那就拼拼看吧。”陈信心想，要是像昨天的三个人，来上七个自己应该也能对付。

“你不明白的。”库帕贾明白陈信的想法，大声说：“栋鹄和朗图功夫比其他的思多战士高太多了，跟我们完全不能相比。”

陈信这才有些担心，对库帕贾说：“真有这么厉害？”

“栋鹄、朗图和姬秋是思多战士中的前辈，除了姬秋在寂浪河对付海吐族，都城中就是栋鹄和朗图两人最高明，他们每一个都能挡住三到五个思多

战士，你说厉不厉害？”库帕贾丧气的说。

这时紧张也没用了，四面的思多战士已经逐渐的围住两人，七人中果然有两位似乎特别壮硕，看来就是所谓的栋鹄和朗图了。

这时库帕贾似乎仍期望说服对方，不过与对方说了半天，对方却是不断的摇头，陈信眼看是说不成了，打断库帕贾的话说：“库帕贾，帮忙介绍一下哪位是栋鹄、哪位是朗图？”

“我是栋鹄。”“我是朗图。”两位翼云族的战士对陈信点点头。

栋鹄与朗图在陈信的眼中与其他的翼云族并无多大不同，除了身型较为魁梧之外，硬要再找出不同之处，只有两人的头部羽毛色泽较淡，所以应该年纪比库帕贾还长一些，另外栋鹄的前胸有一块大伤疤，虽然早就好了，不过因为羽毛似乎不会再长出来，所以特别明显。

栋鹄似乎是这群人的领袖，这时对陈信说：“你就是陈信？”

“我是陈信。”陈信点头说：“您的大名我曾听库帕贾提起。”

陈信想对方会说自己的语言已经不简单，那些阁下、在下的称呼还是省掉比较好。

“也不要浪费时间了。”栋鹄说：“我们不想伤了库帕贾，这样吧，我们退出一位与库帕贾差不多的战士，库帕贾也退出，要是你对付了我们六人，我们就输了。”

“好。”陈信其实也有些担心库帕贾出意外，对方这样说正合己意。

朗图咕嘎一阵，七人中忽然退出一人，往地面落下，而库帕贾望望陈信，似乎有些迟疑，陈信挥挥手说：“放心啦，真的打不过就认输嘛……”

“对。”栋鹄说：“要是受不了，你就认输，我们也就会停手，说实在话，我个人颇欣赏你的勇气。”

“谢了。”陈信这两天与库帕贾相处，觉得翼云族人直来直往的颇好相处，比起人族社会简单多了，难怪过了数千年还是这么纯朴的样子。

库帕贾这时只好退下去，不过事实上这样有个坏处，两人不能找到空隙就跑，陈信还真的必须真刀真枪的与对方拼个输赢出来。

不过其实陈信心里也是在想，翼云族王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涉足危险的地方也有道理，所谓愿赌服输，陈信也不想取巧，不然陈信大可聚集能量罩着库帕贾，一起全速前进，只怕谁也追不上两人，不过既然条件是这样，那大家就拼上一拼，也不伤和气。

这时六人围困住陈信，正好各占据东、南、西、北、上、下六个方位，只见栋鹄一声呼啸，六人开始迅速的往陈信扑击过来，陈信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迅速的往斜上方穿去，两道光华由掌中冲出，向着阻住自己去路的两人攻击。

原来陈信想重施故技，先震昏一两个再说，不过对方似乎已经学到教训，不再硬拼，运劲护身，斜擦过陈信的掌力，虽然仍被震开，不过并没有晕过去。

而另一掌对付的却正是朗图，只见朗图不愧是思多战士中的佼佼者，只见他两爪聚力一冲，居然抵住了腾龙掌，下肢的两爪却又射出数道劲力往陈信飘来，其他四位更是同时往陈信身后冲来。

陈信见状知道不能太客气，含而不放的腾龙掌忽然劲力一放，只听忽然一声爆响，朗图猝不及防，被轰的向后飘退，不过却是没什么大碍，果然能力不凡，陈信心里暗想，要不是在这个星球上，这人已经比的过当年的尤

嘎了。

而这时陈信眼见数道劲力四面八方射来，灵机一动，极乐忽然冲出，转眼变成一团圆形的棍棒，左打右挑的护住全身，将所有的劲力击散。

陈信知道不能伤人，要是极乐以刀状出现，不小心说不定会伤人，不过现在以棍型施出，却能运用极乐的增幅效果节省劲力，同时又不容易误伤对方。

只不过陈信毕竟是第一次将极乐形成棍状，难免有些粗细不大均匀，还不好仔细看倒是看不出来。

只见陈信棍状极乐四面一挥，对方六人飘然后退数公尺，似乎对陈信忽然冒出武器有些意外，陈信呵呵一笑说：“对不住了，限制实在太多，我只好用武器了。”

“没关系。”栋鹄说：“我们六人围攻已十分丢脸，你用武器我们也觉得好过一些。”

“好……来吧。”陈信挥动着长棍，将自己与六人的距离拉开，但是又不能伤人，有时击中一两个人顶多是下落个数公尺，随即又飞了上来，虽然对方也不能接近自己，不过这样下去可没完没了。

陈信还拿不出办法的时候，却发现栋鹄与朗图两人速度越来越快，劲力越来越大，极乐逐渐无法有效的阻挡对方的攻击，看来刚刚这两人并没有拿出实力，挥动长棍的陈信越来越是难以应付，逐渐地让两人接近，长棍的威力也越来越小，对方的爪劲也逐渐迫使陈信必须小心地闪避，还不慎中了几招，幸好陈信的护体劲力现在一大半是由外部能量聚集的，一时还不至于消耗光。

陈信一面加运劲力，一面深感头大，自己又不能用威力极大的攻击方式，或是以极乐刀攻击，不然刚刚击中对方数次，至少也除去了两、三个对手，现在这样只能试试看别的方法了，陈信一面抵挡，一面将能量开始从四面凝结，准备以御能神术对付敌人。

下方的库帕贾一直担心望着上方的陈信，一旁的另一位翼云族人叫做伦多，对库帕贾用翼云族的语言说：“库帕贾，他不可能获胜的。”

“伦多。”库帕贾说：“这件事既然是应该做的，我们就应该帮忙不是吗？”

“我明白。”伦多点点头说：“可是这毕竟危险，族王不放心你去是正常的。”

“我前一阵子才明白，八族在牧固图大陆上互相攻击是不应该的……”库帕贾说：“陈信说的很对，我们既然不能忽视祖先的遗言，就应该尽一份力。”

“也许……”伦多迟疑的说：“也许该等你继承为族王之后，再考虑这件事情。”

“到时候人族说不定又失去这个念头了。”库帕贾焦急的说：“能有两族同时这么想，这件事已经成功了一大半，南方就是木族与海吐族两方各有私心，才会拿不下鳞身族，要是熊族不合作，我们与人族一起出兵，熊族必灭，他们怎敢不听？”

“这……”

伦多叹口气说：“我不能多说什么，毕竟你身为继承人，身犯险境总是不对，族王应该有其他的想法。”

“等一下……”库帕贾见到陈信四周开始有光华流转，高兴的说：“陈信还有御能神术……”

栋鹄与朗图见到四面忽然围绕起许多的光带，不禁有些吃惊，也加紧了对陈信的攻击，而陈信分神对付四面的敌人，凝聚的速度也慢了下来，不过四面的光带还是越来越多。陈信知道现在不能用风刀，一用风刀无效便罢，只要中了对方便非死即伤，心念一转，决定改用另一个招式——旋流。

第三十六章 北疆奇兽

既然越来越难应付，陈信终于开始控制着四面的劲力能量，一片片的带着大量的空气以自己为中心开始旋转起来，影响的范围将进一千公尺。随着光带四面飞旋的越来越快，也迅速带着周遭的空气旋动，慢慢的，只听草原上风声呼呼，越来越是迅速。

这时陈信忽然想到库帕贾还在下方，连忙大声说：“库帕贾，快飞到一公里外。”

库帕贾听到一愣，回问：“为什么？”

“别问那么多。”陈信叫：“飞出去就是了。”

库帕贾见状，起身飞起，一面对伦多说：“伦多，你要不要一起去？”

“不用了。”伦多说：“我又不是监视你，我下来只是代表公平而已，又不会加入，何必飞到一公里外？”

“那……我自己先走一步。”库帕贾觉得听陈信的话比较好。

伦多不在乎的说：“不然你先去找族王好了……我们抓住陈信之后也会一起去的。”

库帕贾不再多说，往外飞出数公里，再回过头来望着战团，翼云族视力极佳，库帕贾见到气流旋动越来越是激烈，围攻的六人已经不能靠翅膀稳住身形，这时候还勉强御气停在空中，一面加紧了对陈信的攻击。

栋鹄自然已经发觉异常，连忙在稳住身形的时候，全力施出爪劲轰向陈信，陈信一面勉力抵挡着对方的攻击，一面稳稳的停留在旋流中央，那里有两三公尺的范围内风平浪静，要是这时候被逼出圈外，连自己也会被卷入，还好陈信有极乐帮忙，不然单凭肉掌恐怕支持不了这么久。

这时除了栋鹄与朗图之外，另外四名翼云族人已经稳不住身形，开始在旋风之中随着风势而转动，连刚刚待在下面的伦多也被卷了起来，地面的草丛被连根拔起，四面飞沙走石，整个气旋连同卷起的砂石，成为一条灰色的巨龙，将一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完全破坏。

栋鹄与朗图不敢久呆，这时连族人的招呼声都听不到了，四面一片灰雾，因为两人勉强不随气流而动，反而不断的受到砂石的轰击，两人越往外围飞行，体内的劲力越来越是消退，终于还是无法抗拒这种威势，被旋风卷入内部，随着风势不断的旋动。

陈信这时往天上飞出数百公尺，从天上往下望，只见旋风不断将地面的草石、砂石卷起，然后旋到顶端再向四面抛射出去，翼云族人因为身体较重，反而一时之间没有立刻被送到顶端，陈信不再观察，但仍然控制着气流

的旋转，一面飞落在库帕贾的身边说：“这样应该可以了。”

库帕贾见到陈信忽然落下，然后回头望望眼前出现的天地异象，张口结舌说：“这……这是你弄的？”

陈信点点头说：“也差不多了。”随即将劲力一散，四面能量立刻向外飞射消失，只留下几股能量微微托着那七人落下。

这时除了栋鸠与朗图之外，其他的思多战士都昏昏沉沉、全身无力，栋鸠和朗图毕竟是其中的领导人物，气流一散立即振翅而起，看看其他五人没什么大碍，只是劲力全失，无法动弹，转过头看到陈信与库帕贾正往自己飞来，库帕贾急急飞落看着萎顿在地的五人说：“你们……你们没事吧？”

陈信对栋鸠与朗图一拱手说：“两位前辈……陈信得罪了。”

栋鸠摇摇头说：“你……人族什么时候练出这种功夫？”

人族人口已经是最多，要是再多出几个这种人，岂不是可以横扫天下？

陈信摇摇头说：“前辈别担心这个，刚刚无奈之下用这种功夫，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损伤？”

栋鸠望望地上已经勉强蹲伏起来的五人说：“他们没什么事，只是力竭而已，休息一晚就没事了，我们已经输了，你要是急着去卡多伦山可以先去。”

“大家一起去吧。”陈信望望库帕贾说：“不急这一天。”

库帕贾自然同意，大家就留在此地就地歇息，栋鸠和朗图虽然并无大碍，不过毕竟也是耗掉极多的能量，于是也各自休息起来，至于陈信也需要略作休养，最有精神的反而是库帕贾。

到了日落时分，陈信、栋鸠和朗图已经完全恢复体力，与库帕贾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库帕贾正在问：“陈信，你中午从哪里冒出来一只棍子的？”

朗图点点头说：“对了，那个棍子好像还会变软……”

朗图记忆中似乎有抓到过几次，不过那棍子居然跟蛇一样的溜出自己的爪中。

“那是我的武器。”陈信说：“叫做极乐，以前是我的好朋友，后来知觉丧失了，变成由我控制。”

“你的好朋友知觉丧失了……”库帕贾不明白的问：“所以他的武器变成你的武器？”

“不……”陈信一时不知怎么解释，什么人工智能、元素转换，说了他们肯定不懂，只好摇摇头说：“那是地球的发明，我只知道这一个……咦，奇怪……”

“怎么？”坐在一旁休息的栋鸠忽然睁眼问。

“四面有声息……”

陈信听到两三公里内，周围有窸窣窸窣的声音，翼云族眼力很好，但是听力未必多灵光，还没发现异状，不过听到陈信这么说，三人也都向四面观察起来。

过了片刻，栋鸠忽然说：“确实不对劲……四面的草微微分开又合起来，有动物向我们靠近。”随即微一振翅，往天空巡行片刻，即迅速的下落说：“糟糕，是鬣獭？”

朗图与库帕贾同时站起，紧张的四面张望，陈信连忙问道：“什么是鬣獭？”

库帕贾急急的说：“草原北方最难缠的动物，我们现在五个飞不起来，

这下麻烦了。”

这时一公里外站起了一只只的四足动物，色作铁灰，身长约一公尺半，高约一公尺，不算大型的动物，不过身形矫健，爪牙尖利，除此之外，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陈信不禁疑惑的问：“这东西很厉害吗？”

“鬃獠行动迅捷、皮坚肉厚，很难让它们受伤，而且一来就是近百只……就是因为鬃獠，所以熊族从不敢由北面入侵……”库帕贾急急的说：“而我们只能从天空对付它们，现在……”

“现在只有四个人死守在四个方向……”栋鸠说：“再撑两个小时他们应该就能飞远了。”

连伦多再内的五个人不是不能动，只是现在飞不出数公里，鬃獠转眼追上，一样难逃一死，陈信等四人这时立即聚集起来，将伦多等四人围住，一方面注意着外围的环境，就在这时四面的鬃獠越来越多，竟然有两三百只，栋鸠愕然地说：“怎么这么多只……那……那是……居然有那么大的鬃獠王？”

只见前方忽然冒出一只长近三公尺、高近一公尺半的鬃獠，体积足有一般鬃獠的数倍大，凝望众人片刻之后，忽然大吼一声，四面的鬃獠同时应声而啸，迅速的向众人扑来。

鬃獠奔驰的速度极快，一公里只要二十来秒，四面十来只先到的鬃獠在三、四公尺外即一跃而起，向着四人咽喉、手脚扑来。

栋鸠等三位翼云族人为了节省劲力，都不将劲力外发，只是迅速以刚爪将扑来的鬃獠抓开，刚爪挥动之下，这些鬃獠居然只有一些皮肉之伤，翻了一个身之后，凶性更发，立即又扑了上来。

至于陈信这一面，陈信见对方扑来不禁有些心惊，在十公尺外即射出腾龙指攻击，只见光柱向外激发，数只鬃獠脑袋受击，向下一翻撞到几只随后扑来的鬃獠，随即昏昏沉沉的站了起来，头部受击之处虽然血肉模糊，但是不过片刻就能够行动，陈信不禁暗暗心惊，这些家伙的皮肉是自己见过最坚硬的，还好攻击能力还算普通，不然岂非天下无敌？

当年的尤嘎在猝不及防下，也抵挡不了陈信的腾龙指——虽然刚刚自己并没有全力以赴，但是这些生物又不像是有气劲护体，只是纯粹的筋肉坚硬，有点像凤凰星上的火龙，陈信不禁暗骂，这些生物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完全不像是血肉之躯！但是这时没空深究，他将极乐分左右手窜出，各化为长约一公尺半的刀形，眼看又有七、八只蜂拥而来，陈信极乐刀芒闪动，转眼又将这几只击退，总算是能够劈伤对方，不过想要一刀两段必须耗费不少的力道。

僵持半刻，四人中还是以陈信这一面最为轻松，毕竟陈信极乐双刀加上刀芒，范围五公尺内没有一只鬃獠能侵入，翼云族就比较辛苦一些，至少要等到对方接近了才能攻击。过了十几分钟，四面的鬃獠受伤的也有三、五十只，不过完全失去战斗力的看来不到几只，这是因为陈信认为既然只需要撑过两小时，那就无须大开杀戒，只尽责的将对方劈开，要是陈信全力出手，这些鬃獠就有些糟糕了。

不过，这时库帕贾却已逐渐无法支持，差点被一只鬃獠咬住手臂，陈信感觉到状况，暗骂自己糊涂，连忙大声说：“这方面由我来，库帕贾，你先休息一下。”再玩下去，只怕搞到两个小时之后，库帕贾也飞不起来了。

库帕贾自然知道状况，见陈信似乎游刃有余，于是在将两只鬃獠远远

推开之后，随即往后退了一步，陈信劲力加催，将半面的騶獡都挡在极乐造成的光圈之外，光华四面飞射，这一面的騶獡只觉得前方眼花撩乱，反而有些迟疑不敢前进。

但是这样一来，栋鸠和朗图的压力就忽然变大，騶獡居然大多绕向两人看守的方向攻击，还好两人功力深厚，加上并无后顾之忧，何况騶獡再多也没办法数百只一拥而上，还是只有最近的十来只能凑的上来，所以一时还应付的来。

而退入圈内的库帕贾这时才有时间四面张望，却见到陈信又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两把会发光的刀子，不禁摇头苦笑，还好翼云族没跟人族交恶，不然人族奇怪的本领似乎层出不穷，叫翼云族如何应付，却不知道与人族交战千年的熊族是如何抵抗的？

四面的騶獡虽然奋勇而上，但是始终攻不进来，陈信这时候已经将两把极乐刀挥成一大团光球，实实在在的遮蔽住这半面，大部分的騶獡都是绕过这一面光球攻向栋鸠和朗图，偶而有几只不知死活的騶獡向光球扑上，立刻被极乐刀扫了出去。

过了大约半小时，站在一百公尺外，始终冷冷望着战团的巨型騶獡王，忽然又长啸一声，啸声一起，四面的騶獡马上迅速的退了下去，除了几只受伤较重的还躺在地上，其他的騶獡全部退到百公尺外。

栋鸠和朗图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是仍不敢放松戒备，只一面好好的运气调养，以他们的经验来说，騶獡不会就这样退去。

这时陈信忽然发声问：“库帕贾，你们常跟騶獡拼命吗？”

“騶獡跟我们一样是肉食性动物。”库帕贾说：“本来一在天、一在地，两方没有冲突的机会，我们大多也不会没事跑来骚扰它们，这次是我们自己跑到它们的地盘，才被它们当成猎物。”

“那只騶獡王恐怕要上了。”栋鸠忽然沉声说：“要是騶獡王刚刚和其他騶獡一起扑上来，我们就没什么机会了……库帕贾，要是真不行了，你和陈信身负重任，你们先走……”

栋鸠言下之意，是指他和朗图那一面可能挡不住騶獡王，而且这时透露出来，栋鸠似乎也颇赞成陈信的看法。

“那就不和它们玩了……”陈信心想，要是玩出毛病就遭了，于是将极乐一收，忽然间又开始汇聚四面的能量，光华又开始在陈信的周身集中。

“你要用那种功夫……？”栋鸠不禁有些迟疑，陈信旋流一出，四面一公里内都被卷动，騶獡是绝对不能靠近，不过这种功夫陈信可以撑上一个多小时吗？

“不是……”陈信摇摇头，要是用旋流，搞不好连大家都会被卷进去，只见陈信与在内圈调息的五人都被淡淡德光雾笼罩住，光雾的亮度还不断的在加强。

这时百公尺外的騶獡王忽然一声嘶吼，猛然的往众人冲来，四面的騶獡同时应和，重新展开了一波攻势，騶獡王的速度比起一般的騶獡还要快，转眼已经接近众人，陈信眼看来不及，腾龙掌忽然出手，轰然一声将騶獡王震的向后翻了个身，陈信随即大喝一声：“起！”

只见陈信控制着光雾向上腾起，连着调息的五人也跟着冉冉上升，栋鸠、朗图、库帕贾连忙又惊又喜的跟着跃起，随着陈信向上飞，库帕贾一片大叫：“好个陈信，你怎不早点这样做？”

这时下方的鬃獠王已经毫发无伤的翻身而起，怒极大吼一声，却见陈信等人已经腾空，猛然一跃直扑已经升到五、六公尺高的众人，目标正是陈信。

陈信呵呵一笑说：“不用送了。”又是一掌劈下，将鬃獠王轰到地面。

陈信控制着能量，载御着众人一起往上飞，栋鸠、朗图、库帕贾高兴的跟在一旁，飞到空中数十公尺高，才开始往前方直射。

一面飞，栋鸠已经忍不住念道：“早知道你能带人，我们刚刚一人带一个不就好了？”

陈信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谁叫自己天生就是得过且过，刚刚听他们说只要休息一晚就好，他也就不再去思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这时他见栋鸠虽然心里高兴，但又有些责怪，也只好笑笑不好意思说话。

库帕贾忽然说：“那些鬃獠追来了，好像不肯放弃。”

众人向下一望，果然鬃獠王领着三百只鬃獠紧追着空中的众人，居然不比众人慢上多少，众人逐渐的加速，时速已经超过了两百公里，鬃獠毕竟不能长时间快速的奔跑，除了那只鬃獠王仍然紧追不舍外，部分的鬃獠已经逐渐慢了下来。

飞出足足有两、三个小时，这时那几位调息的已经可以飞行，也展翅高飞起来，陈信有事没事就望望下面，却发现那只鬃獠王居然还在千公尺下方的草原上追，其他的鬃獠早已被抛到数百公里外了，看来这只鬃獠王以前大概是没吃过亏，所以恨透了自己，非追上不可。

陈信望望下方的巨型鬃獠，童心忽起，对众人说：“我下去陪他玩玩，你们别落地，等我一等。”随即往下方飘落，要见识见识鬃獠王到底有多厉害。

众人吓了一跳，陈信在胡闹什么？连忙往下方追了下去，可是陈信的速度奇快，一转眼已经落到地面，等着数百公尺外的鬃獠王。

鬃獠王见到目标忽然出现在眼前，也不禁吓了一跳，随即放慢了脚步，一步步的往陈信走来，一面在鼻息间急速的喘着气，目露凶光的瞪视着陈信。

陈信笑笑说：“别急，休息一下再来。”

也不知道鬃獠王听不听的懂，还真的稳定下来连连喘气，不到片刻，气息已经平定，似乎又恢复了精力。陈信有些意外的说：“你恢复的还真快？”

鬃獠王大吼一声，猛然向陈信扑来，陈信也不用极乐，眼见鬃獠的巨口瞄准了自己咽喉，两爪自己的肩头猛抓，陈信劲力内蕴，忽然迅速捉住鬃獠王的前肢，往后方猛力一甩，将鬃獠王整个抛到十来公尺外。

鬃獠王在空中一翻，一落地就向陈信扑来，陈信翻身一踹落地面，随即又跃出数公尺，望着鬃獠王说：“你应该跟蝠虎玩玩，差不多势均力敌。”

这只鬃獠王虽没有蝠虎灵活，不过却是铜筋铁骨兼力大无穷，要真是和蝠虎打起来不知道鹿死谁手。

鬃獠王不管陈信说什么，继续扑向陈信，问题是陈信的力道不弱于鬃獠王，速度又比较快，鬃獠王连续的追扑都只是灰头土脸，但是鬃獠王似乎有无限的精力，依然不死心的追扑，只见一人一兽翻来腾去，陈信拍打到鬃獠王身上的力道逐渐增大，铜筋铁骨的鬃獠王却也还承受的起。

库帕贾见状忍不住大叫：“陈信，别玩了，我们走吧。”

“库帕贾……”栋鸠忽然说：“陈信不像在玩……由他去吧。”

栋鸠这么一说，众人自然不敢再多说，只好看着陈信与鬲犛王玩的兴高采烈，扑打嘶吼之声不绝于耳。

又过了好一会儿，陈信的掌力越来越强，光华总是在击中鬲犛王的时候才突然出现，这样完全没有溢散，每一下都是结结实实的击中，鬲犛王终于受不了，再又被陈信一掌打翻的时候，忽然鸣了两声，延迟了起来，不敢再往前扑。

陈信见状往鬲犛王慢慢的走过去，一面说：“你究竟听不听的懂我说的话？”

鬲犛王又鸣了一声，向后挪动了一步，见陈信越靠越近，又是一声大吼，向陈信扑来，陈信这时对鬲犛王的动作已经十分清楚，闪身由侧面再轰出一掌，将鬲犛王击飞的老远，鬲犛王缓缓的站起，目光中凶光已褪，却流露出怯意，迟疑了片刻，见陈信又往自己走来，终于匍伏在地，不敢再动。

“噢……”栋鸠忽然说：“这是两批鬲犛相遇时，其中一方称臣的动作……这只该是附近数千公里的至尊，这个动作想来还是第一次摆出来。”

“我觉得你听的懂我说的话。”陈信站在鬲犛王之前，望着鬲犛王说。

鬲犛王又鸣了两声，陈信指着空中的翼云族人接着说：“你猎食其他的动物我不管，以后那种人不准再侵犯，懂不懂？”

这时鬲犛王居然顺着陈信的指示望着天空，又鸣了数声，站起来望着陈信，目光中已经只剩驯服的神色，陈信点点头说：“如果你懂了，就去吧。”

鬲犛王望望陈信，又大吼一声，蓦然转身往原路奔去，只见他迅捷的身影迅速的越过草原，不断的向南方奔行，陈信向上飘起，与翼云族人一起望着迅速奔出数公里外的鬲犛王。

这时库帕贾才知道陈信的用意，对陈信说：“陈信，他们听的懂你说的话吗？”

“我也不知道。”陈信说：“我只是觉得他们有些反应与蝠虎蛮像的，所以试试看。”

陈信在刚刚鬲犛王靠近地面上的众人时，感觉到鬲犛似乎知道众人在说什么，所以才会大胆一试，也不知道有没有效。

这时鬲犛王忽然停在一个小丘上，又回头望向这一面，看着在天空的陈信，片刻之后，鬲犛王洪洪发发的吼声忽然声震千里的往外轰传，这一声与之前的叫声又颇有不同，只听这一声叫出之后，十余公里内也传出其他鬲犛的叫声，彼此应和的将声音越传越远，这时原来就追随这只鬲犛王的那大批鬲犛终于赶到。

但是四面的鬲犛叫声居然仍未止歇，众人这时已经不想走了，决定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奇事出现，只见那个小丘上的鬲犛越聚越多，这时已经有数千只的鬲犛由四面八方冲来，库帕贾不禁对陈信说：“这下麻烦了，它叫来这么多救兵，等一下追着我们，我们也不能一直飞呀？”

“不……”栋鸠说：“这是鬲犛王臣服的仪式，一只鬲犛王臣服于另一只鬲犛王时，必须将所有服从它的部众集合，告诉他们谁是新的鬲犛王……陈信，看来他是要将王位让给你了。”

不会吧？陈信愕然的说：“我又不是鬲犛……栋鸠前辈，你怎么那么清楚？”

“我年轻的时候对鬲犛颇有兴趣，在北境草原呆了整整三年。”栋鸠回答：“我胸口的伤就是被一只鬲犛王咬伤的……不过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盛大的臣

服仪式……这只鬃狼王看来是整个草原的王中之王了。”

“难不成他们会跟着我跑？”陈信说：“我可没法带这一群。”

“不会……”栋鸠摇摇头说：“通常鬃狼王都是一群中的首领，与另一群相遇之后只决定谁是主、谁是臣，然后各走各路，只是认输的那一群所属的所有鬃狼，日后也都会服从新的王，所以必须将所属集合，告知整群现在都要服从新的王者。”

这时下方的鬃狼已经聚集了将近万只，正对着丘顶上方的那只鬃狼王匍伏下来，那只鬃狼转头望着陈信，又是一声长啸。

栋鸠对陈信说：“这时候你该下去，然后也发出你的啸声让他们认得，以后只要你在大草原上呼唤他们，所有的鬃狼都会应命集合。”

“我要这样做……？”陈信大觉古怪。

“对。”栋鸠说：“不然这些鬃狼不会散去，会有什么后果谁都不知道……你还是去吧。”

陈信只好往那个小丘飘落，陈信逐渐接近的时候，四面的鬃狼似乎十分意外，开始有些骚动，丘顶上的鬃狼王一声大吼，四面又安静下来，陈信这时可以确定，鬃狼之间必定可以沟通，只是还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不适合蝙蝠一样懂得人言。

陈信终于落下，只见这只鬃狼王忽然一声低吼，四面的鬃狼同时站起，一起望着丘上的陈信，这时鬃狼王忽然又是一声低啸，对着陈信匍伏卧下，四面的鬃狼一见同时发出啸声，又对着陈信匍伏下来。

这时空中的栋鸠传声过来说：“陈信，该你发出啸声了，大声一点。”

陈信不再客气，深深吸了一口气，发出一声宏大的长啸声，向着四面八方轰传而出，再由天空反震回来，声音交叠起来更是惊人，四面的万余只鬃狼动也不动的匍伏着，有些还微微的颤抖着。

而空中的八位翼云族人也差点被震落下来，只听陈信啸声逐渐变成隆隆雷声，由四面八方轰传回来，忍不住相顾愕然，他们不知道雷声本就是闪电使空气热膨胀时的爆震声，再经过大气与地面的反射才变成隆隆声，陈信的啸声现在正是由天地间反射回来，交叠起来自然也变成隆隆声。

陈信啸了片刻才停下声音，这时空中还在传来隆隆的回音，陈信望着下方的鬃狼群，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好一面指着天上的众人，一面尝试着大声说：“以后与翼云族和平相处……散去吧！”

众鬃狼听见陈信的话声，望望天上的众人，同时大吼一声，分向四面八方散去，只剩原本那批与陈信缠斗的鬃狼，陈信望望那只巨大的鬃狼王，点点头说：“你去吧。”

鬃狼王望着陈信片刻，终于大吼一声，带着三百多只鬃狼往丘下冲去。

陈信望着鬃狼王奔驰的身影，忽然有一种彼此相知的感觉，没想到遽然在这场战斗中交到一个朋友。他相信与鬃狼相处就像与蝙蝠相处一般，只不过因为自己有事要办，没有时间与他多相处，下次要是有机会，应该再来找这只鬃狼，不过这次任务结束，自己也要回地球了，梦幻星来回一趟至少六年半，应该是不会再过来，从此也可能不会再见了。

库帕贾等人往陈信落下，见陈信似乎有些怅然，库帕贾说：“陈信，走吧。”

陈信回过神来点点头说：“好……走吧。”腾身向天空飞起，往北方的卡多伦山飞去。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过了那么久，天色渐亮，四面的彩光逐渐的消失，众人也逐渐的接近卡多伦山，眼看再一个小时内就能到达，栋鸠忽然对陈信说：“陈信，若是騶獠从此不再侵犯在草原中休息的翼云族，那就都是你的功劳了。”

“没有……”陈信说：“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搞懂了没有……”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栋鸠说：“騶獠的智力虽然没有六族高，但是也是动物中十分聪明的，反而应该会死守诺言……要是熊族不听你的，就算单以你的能力，再多带这一万只騶獠一起去，熊族一定完蛋，也不用人族与翼云族合力逼迫了。”

“不……”陈信摇头说：“他们对这件事情没有付出的义务，何况我也不打算去打仗，这次希望库帕贾一起去，就是希望能说服熊族，以武力解决是最后的选择。”

片刻后，终于到了卡多伦山，这时翼云族王率领着十余名翼云族人往前迎了上来，小公主刘密与两只蝠虎本来在后方，这时冲到前方迎接陈信。

翼云族王见到九人一起到，心想一定是陈信终于认输，正高兴的飞过来，没想到库帕贾已经嚷了起来，虽然他的语言陈信不懂，不过陈信也知道他在嚷什么，果然小公主刘密一过来就高兴的说：“陈信，你赢了？”

“运气好。”陈信一面回答，小柔已经钻到陈信的跨下，将陈信载了起来，他们虽然不会说话，不过却听的懂库帕贾在说什么，似乎也颇为兴奋。

翼云族王看看陈信，似乎有点难相信，这时栋鸠已经上前请罪，与翼云族王又唧唧咕咕起来，库帕贾在一旁兴奋的补充，小公主听了片刻，皱眉对陈信说：“陈信……他们说你会刮风？还跟……什么东西打架……騶獠？”

“别想这么多了。”陈信说：“反正一切顺利。”

这时众人已经落到地面，翼云族王古先跃了过来，对陈信说：“我真的没想到你具有这样的能力，看来八宝合聚真的不是梦想。”

“还要你的帮忙。”陈信说：“征战毕竟不是好事，六族鲜血洒遍大陆更不可能是祖先所愿，要是能顺利的解决，我也能放心的回去地球。”

“地球……”翼云族王忽然若有所思的说：“不知道我们祖先是来自哪里……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能回祖先来的地方看看。”

陈信不好回答，那雷可夫也不明白机械文明制造飞行器的方法，就算知道，这里又没有能源，用什么当燃料，木柴吗？

翼云族王回过神来，对陈信点头说：“既然你具有这种能力，此行的希望大增，要是熊族不识抬举，你不用客气，刮大风吓吓他们，然后库帕贾以族王之子的身分宣战，他们不答应也要答应。”他不知道陈信的招数多了，下雨、打雷、闪电、刮风，每一样都可以唬人。

陈信听翼云族王这样说，高兴的说：“族王是允许库帕贾去了？”

翼云族王点点头说：“不只如此，栋鸠和朗图也去，你有没有预定什么时候会聚布尔山？”

陈信一怔，惭愧的囁囁说：“还没有……我本想与族王商议的……”

翼云族长古先沉吟说：“去熊族都城就要两天，去木族中间又会经过人族……算五天好了，再去海吐族又要两天，单是路程就要十天左右了，还必须与对方谈，这又会花时间，你来我这就花了……几天？”

陈信算一算，离开都城是十七号，今天是二十三号，于是对翼云族长

说：“今天是第七天了……”

“七天的时间，多花了五天……这样海吐族得到消息的时候应该快一个月之后了……”翼云族王古先说：“算宽裕一点，三个月后的正午，五族会聚于布尔山，你觉得怎么样？”

陈信暗自盘算，觉得翼云族长计算的颇为合理，还考虑到其他种族移动的速度没有翼云族快，于是点点头皱眉计算说：“那也就是……十四月二十三日？”

陈信其实对现在的历法还不是很清楚，说的有点心虚。

“以你们的历法来说，那是十四月二十三日没错。”翼云族王反而比陈信清楚，他思考一下忽然说：“陈信，我有个建议……”

“族王请说。”陈信连忙回答。

“熊族之事结束后，往木族的路程会经过人族，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去吧，库帕贾、栋鸠和朗图都能当翻译。”翼云族王说。

陈信与小公主同时一愣，小公主睁大眼睛望向陈信，陈信也呆呆的望着小公主，没想到翼云族王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虽然陈信这两天曾经动过这个念头，却没想到会是由翼云族王说出来，一时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才对。

只听翼云族王古先接着说：“据我观察，你这两只异兽的能力很强，似乎不弱于库帕贾，要不是这个小女孩，你们的行动会更为方便，战斗力也会更强……比如说，要是今天我拿这个小女孩威胁你，你怎么办？”

陈信说不出话来，只好望着小公主。

小公主望着陈信，想到这几天焦急的等待，没想到高兴之后却听到这样的言语，转念又想，陈信到底还是要回地球，地球上又有一个林颖雅在等他，他与自己终究是没有结果，但是只要他没有离开，自己就希望能一直陪着他……

不过翼云族王说的也对，当时在翼云族首都阿德城，自己就一点忙都帮不上，还被翼云族人逼下云端，自己似乎真的是个负担，成了陈信的包袱……可是好不容易才有机会与陈信单独相处，那时在那个山谷，两人依偎在一起的感觉不是很好吗……陈信喜不喜欢呢？

小公主沉默片刻，仍然望着陈信，心想，要是陈信希望自己跟去，一定会说的，但是等了又等，陈信终于还是没说话，小公主刘蜜的心也慢慢凉了下來，知道陈信的心里，也是想把自己送回去，她终于点点头对陈信说：“陈信……既然这样，我就回去吧……”

陈信没想到小公主会自己这样说，刚刚自己心中所想的都是小公主会如何撒娇、纠缠，自己应该如何劝解，没想到小公主居然这样说？陈信忍不住将手放在小公主单薄的肩头上，温柔的说：“蜜儿……”

小公主刘蜜依依的说：“我知道……我也不希望成为你的负担……”她忽然摇摇头笑了一下，目光望着地面，将头轻轻顶在陈信的胸前说道：“反正要先去熊族，还要好几天才会回都城，到时候再跟你说……这几天可不准欺负我……”

“一定。”陈信轻轻摸了摸小公主头上的秀发，心里不禁感慨，若非小公主提醒自己林颖雅的事情，自己说不定真的会喜欢上她，忍不住轻声的说：

“你……你真是小傻瓜……”

小公主抬起头望着陈信，这句话场中只有小公主一人听的懂，小公主终于明白，陈信毕竟还是有些喜欢自己，眼睛一红，转头向一旁奔开，望着

北方的一片山峦，泪珠终于掉了下来。

翼云族王看不懂人族的感情关系，翼云族互相顺眼就是伴侣，没这么复杂，反正他明白小公主已经愿意回去，于是点点头对陈信说：“这样最好……我已经将国书准备好了，你们随时可以出发。”

“族王……？”陈信有些意外，没想到翼云族王这么有诚意，当时还要自己通知了三族再来通知他，现在不到几天，怎么连国书也准备好了？

翼云族王点点头说：“我跟库帕贾争执半天，没想到……最后还是觉得他对，这次若是你们失败，我本就打算让栋鸠和朗图陪你去，只是没想到你居然赢了，只好让库帕贾也跑这一趟……”

库帕贾听了一阵惊讶，咕咕嘎嘎起来，翼云族王颇为严厉地回应了几句，似乎是先将库帕贾训了一遍，这才对陈信说：“这次熊族之行我还会担心，木族应该也没有问题，就是海吐族的问题比较大，到时候库帕贾是你们当中能力最差的，还要请你多照应一下。”

“我自然会全力维护库帕贾，不过……”陈信疑惑的说：“却不知为什么海吐族有问题？”

以陈信的想法来说，这算是互利的事情，何况去海吐族之时，自己等于是已经得到四族同意，海吐族怎么敢不答应？

翼云族王有些意外的望望陈信，随即恍然而悟的点头说：“你毕竟才来不久，加上人族与海吐族没有接触，所以你不清楚……海吐族本是生活在水中的种族，离开水中战斗力就消退不少，加上他们又颇为好战，现在正对我们和鳞身族两面用兵……你要他们上布尔山巅，那里离最近的水源也有数百公里，他们怎么可能同意？”

陈信瞠目结舌，这件事连薛乾尚都不知道，不然当初他一定会先提醒自己，现在该怎么办？

第三十七章 秘谋暗算

反倒是翼云族王定的下心，对陈信说：“先别担心这么多，走一步算一步，现在我会先让在寂浪河防守海吐族的族人慢慢撤回，算是表示善意，到时候要是遇到最不好的情况……只好由我们四族合力……灭了海吐族。”

陈信这可不点头，乾笑了两声说：“到时候我会尽力而为。”

翼云族王望着远方，忽然充满豪气的说：“这件大事经过了三千多年，终于有望完成，我有幸身为当代的翼云族之王，不过……无论是否达成，陈信，你都是翼云族的朋友。”

陈信望着翼云族王，心里不禁感佩，薛乾尚要自己先来翼云族，毕竟是正确的，翼云族果然是比较爱好和平，不过就算是如此，翼云族王仍然说的出灭掉海吐族的话来，想来就算是八宝齐聚，种族与种族之间年深日久的仇恨也未必能在短短的时间中去除，日后的牧固图大陆又会如何？

对于这件事，陈信也只有先不去想它了，反正要是有事，也不该是这一代的事了，后代会如何，也不是现在的自己该担心的，陈信反而有些担心都城中的众人，这时薛乾尚等人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状况，离开前薛乾尚告诉自己，他将会劝大家修练，可是自己不在都城，不知道大家练功会不会遇到

问题？现在又练到什么状况了。自己远在异乡，什么忙都帮不上，陈信只能在心中暗暗的期待，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而这时东南方万里外的人族都城，薛乾街已经闭关一整天了，全身气脉正循环不休，不过一直没有突破，虽然已经进入定静的状态，但是过了一天仍一点端倪也没有，薛乾尚开始思索了起来。

薛乾尚想到，陈信曾说到这里的状况，说不定反而适合通顶，这其实有些矛盾，这里会将气劲消融掉，而且吸纳功力的速度变慢许多，而通顶的目的在于与外界的能量结合，使得大量的能量能够更换一种方式涌入体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身体也会产生一些变化，使得体内能量使用更有效率，这两点哪里有共通的地方？

薛乾尚换一个角度想，陈信描述过当初通顶的过程，是由头顶将内息往外散发，据说必须支持好些天，才说不定会与外界能量结合，而当初陈信是在就快要功力散尽的时候才成功，而且在过程中，想由头顶透出内息就不是容易的事情，薛乾尚昨天自然没试——在梦幻星，大家只有想尽办法不让内息散溢，哪里会没事送出大量内息试试看？

薛乾尚又思索了一下，忽然有个大胆的念头出现，但是这与他一向的作风不大合，薛乾尚考虑了数个小时，最后想到陈信能有今天，也是一连串的乱来，自己的方法就算是无效，想来也不会有大碍，才终于决定实行。

只见薛乾尚开始将光焰在全身流转，开始往头顶透了上去，一往上冲，薛乾尚察觉果然不是很容易，费了半天劲，另在顶心处突出一个小孔，让内息往外散，内息一出体外，果然如薛乾尚所预料的立刻消散无踪。

薛乾尚毫不气馁，就算是只有一个小孔、内息一出即散，薛乾尚还是决定，这次要将内息尽量由头顶散出，就算是事后必须修练个数日也算值得，至少可以搞清楚陈信之前通顶的方法，在这个星球到底能不能用。

薛乾尚不断的送出内息，却发现虽然一开始通出并不容易，但是却因为外界的特殊情形，通出后向外送却不会十分费力，于是薛乾尚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将内息不断往外送出。

直到送出大半的时候，薛乾尚才忽然发现送出的内息虽然已经消散，不过仍然存在一点点的联系，也就是说，虽然大部分的内息已经消失无踪，不过还是有一些些的内息残留在体外，也就是因为太少了，所以薛乾尚直到送出大半内息之后才发觉。

发现了这个现象，薛乾尚十分高兴，这代表说往外散不算徒劳无功，当然，到底有没有效还要看最后的结果，薛乾尚继续将内息外散，一面控制着那些还有联系的内息往四面送出去，透出窗户、房舍，一直往无限的虚空发散。

薛乾尚已经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只知道自己体内只留下不到十分之一的内息，而散出去的残余能量现在都在四面似有若无的晃动，过了许久毕竟还是会逐渐消失，眼看内息越来越少，成功的机会越形渺茫，而且这次失败，自己至少要修练个三天以上才补的回散失的内息，薛乾尚不禁有些灰心，但是又想到当初陈信说过，他也是心中已经认为失败的时候才忽然成功的，薛乾尚只好继续坚持下去，索性连最后的残余劲力也散了出去，这还是在梦幻星才容易做到，要是在地球上，外界缺乏吸引力，最后的一点内息，不容易由头顶送出。

就当薛乾尚将所有内息外送，全身尽空，与那些残余内息的联系逐渐

失去的时候，薛乾尚心中暗暗吃惊，自己这次完全散功，又没有人护法，散功之后会昏迷一段时间，要是没有人发现，自己恐怕会凶多吉少，急忙想将外界劲力收回，但在这时，他这才发现已经力有未逮，梦幻星虽然没有将所有的内息消融掉，而且还能略为控制感应，但是已经牢牢的纠结在虚空之中，自己现在是收不回来的。

事已至此，薛乾尚索性让那些已经不听话的内息到处乱跑，能撑一日就撑一日，眼看着与内息的联系越来越是断断续续，薛乾尚的神智也接近昏迷，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股能量逆向整理着薛乾尚在外界的内息，他神智一清，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却感受到那股能量顺着自己的内息走向，回溯顶门，将头顶供内息出入的小孔忽然扩大，整个能量往自己的身体冲了进来。

薛乾尚心中大喜，这不正是所谓通顶的状况吗？总算是成功了，但是薛乾尚随即发现不对，当初陈信通顶有圣殿中三位长老以全力护法，可是现在自己全身毫无设防，薛乾尚还来不及去想后果，能量汹涌冲入，上下巨震之下，当场昏了过去。

薛乾尚房舍旁也有数间独立百小型院落的房舍，其中一间就是赵可馨的居所，这时赵可馨正好收功，这几天她将体内的主要经脉又凝练了一次，虽然没时间将全身内息完全凝练，不过已经七、八天不问外事，她也不大放心，于是在告一个段落的时候，起身向外走出。

门外的婢女见到赵可馨出现，高兴的施礼说：“赵神将出关了？”

赵可馨点点头说：“今天是几号了。”

“十二月一号。”婢女说：“神将闭关九天了。”

“嗯……”赵可馨接着问：“其他的神将、副将怎么样了。”

赵可馨闭关前就交代婢女要弄清楚宅中的状况，自己出关就要立刻知道。

“黄神将、薛神将、李神将还在闭关，谢神将夫妻前日已经出关。”婢女打听的清楚，“至于练神将……六公主常来与练神将相聚，舒红、那雷可夫两位副将已经不需要管理那些士兵，前些日子天天来探问几位神将出关了没有，还有……”

婢女开始叙述官兵的状态、几位总管的状态，一连串的说下去。

待婢女禀告了一个段落，赵可馨这才点点头说：“好……我梳洗一下，你先去禀告谢神将，我等一下会去拜访他们。”

“是，小婢遵命。”婢女自己去忙了，反正赵可馨梳洗一向不让人服侍。

赵可馨梳洗过后，前往谢日言夫妻居住的房舍走去。

谢日言、科芙娜、那雷可夫、舒红这时都在一楼厅中，小毛莉正摇摇晃晃的走来走去，众人见到赵可馨都十分高兴，科芙娜首先迎了出来说：“可馨，那雷可夫和舒红刚好过来，除了长风之外，没闭关的都在这里了。”与赵可馨携手而进。

“长风不在……”赵可馨眉头微皱的说：“六公主又来了？”

“刚出关就知道了……”那雷可夫瞪眼说：“你闭关修炼天眼通啊？”

“要是真的你怕不怕？”赵可馨微笑的说：“有件亏心事吗？”

“别……别开玩笑。”那雷可夫有些尴尬的说：“到底是什么功夫？”

“没什么，练练内息罢了。”赵可馨说：“日言你们呢？”

谢日言还没说话，那雷可夫已经抢着叫：“日吉他们可厉害了，创了一

招威力足以震天动地的阴阳回旋腾龙掌。”

这么长的名字？八成是那雷可夫的主意……赵可馨微微皱眉望向谢日言。

谢日言点头说：“其实也并无创新，只是两人合力运使腾龙掌，一人施阴、一人施阳，自然产生回旋效力，威力应可增大数倍。”

这么一说赵可馨就懂了，点点头说：“确实也只有你们夫妻容易修练……不过有关出掌的身法和默契是其中比较麻烦的地方，你们默契自然没问题，身法……”

科芙娜与谢日言从小修习的基本功法不尽相同，要配合可不容易。

“刚好在圣殿中我们是同一位长老传授功夫。”科芙娜说：“当时有一套较为简便的身法，供我们修练剑法运用，虽然用来防身并无大用，不过拿来配合这种功夫却是不错。”

“那我懂了……”赵可馨转头对那雷可夫说：“你和丽菁也可以试试看，不过最好是你学丽菁的身法。”那雷可夫的身法自然不如李丽菁。

“别说了。”那雷可夫连连摇手说：“到时候丽菁又追着我练，那就麻烦了。”

小毛莉听见自己父母的名字，呻呻呀呀的叫了起来，众人看了正开心，忽然见到门外总管得安急匆匆的冲过来，远远望见众人就开始叫：“公子……公子回来了。”

陈信回来了？众人大喜，连忙随着得安往前厅奔去，到了大厅，只见陈信坐在厅中，蝠虎伏于两旁，定盟卫国使刘方也坐在一旁，还有三个鸟头人身、背生双翼的怪人蹲伏于地面，三双铜铃大眼正滑溜溜的转，望着奔进来的众人。

那雷可夫首先大叫：“陈信……不，神王，才十天你就办好了？”

有外人在场，还是叫神王比较妥当。

“哪有这么快？”陈信说：“只办妥了翼云族和熊族，今天是先送小公主回都城，顺便带这三位翼云族的朋友来玩玩，我们大概只呆两天。”

“只呆两天？”赵可馨皱眉说：“乾尚他们都在闭关呢……”

“没关系……”陈信说：“反正找他只是回来看看，要是去木族和海吐族顺利的话，再土来天我就回来了。”

“神王……”一旁又冲出了两人，却是练长风与六公主刘韵。

陈信点头说：“长风，六公主……”

“这三位是……”六公主刘韵见到三位翼云族人好奇心大起。

“翼云族王之子库帕贾，还有两位首席战士栋鸠、朗图。”陈信将翼云族人介绍给大家认识。

三人巨翅微扬，站起身对众人略作招呼，陈信接着说：“他们不习惯坐椅子，所以直接坐在地面上……得安，安排好了三位贵宾的住处吗？”

“回禀神王，小人将三位安置在西楼，那是专用来待客的地方。”

答。”好了。“总管俯下去。这时 t 退。”六/。点。代：向，虽，，看光的正使说：：不公、况，不。正国“陈信然意外盟卫国主见状，头交不过刘方，特殊说 一至也”翼云族人一二位翼云族人寒“神王远行归来好再留，随着 t 生食闪闪，在下盟卫”总管得安回你们准备活的小兽送去就是钢爪，也不敢多说，连忙吩咐打忧神王的休息了，就此告使退了出去。

众人再叙话片刻之后，陈信亲自送库帕贾等人歇息，这才回到自己的

屋中，赵可馨、练长风等人自然随着过来，这时春、夏、秋、冬四婢已经得到消息，就站在楼前迎接陈信，一见到陈信忍不住都聚了过来，一个个望着陈信说不出话。

陈信见小冬目光隐泛泪光，轻轻拍了拍小冬的肩说：“小冬……见到我不高兴啊？”

“公子……”小冬嘟着小嘴撒起娇来了。

“好……”陈信不再开玩笑，回头说：“长风……大家进来坐。”

众人随陈信就坐后，那雷可夫首先翻旧帐说：“陈信，你太不够意思了，说溜就溜？”

“对嘛……”舒红说：“乾尚说的时候我们还不相信呢……”

刚刚有外人在不好说，现在都憋不住了。

只听赵可馨悠悠的说：“不带我们去就算了，居然带小公主去？唉……”

“可馨……”陈信见到四婢瞪着自己的目光，连忙解释：“小公主是去做翻译……这次回来，我就是送她回来的。”

“我是开玩笑的……”赵可馨一皱眉说：“把小公主送回来……谁当翻译？”

“栋鸠、库帕贾他们都精通人族语言，没问题的。”陈信说：“不然小公主连自保都不容易，我带着她也是提心吊胆的。”

“这样也对。”科芙娜说：“那几位想来功夫都很不错……”

“栋鸠与朗图几乎可以与诸王相较……”陈信点头说：“就算是库帕贾也可以对付国使级以上的将领，何况他们又会飞，威力又大了不少……其实我这次去翼云族与熊族感受最大的不是将领……他们只要是成年人，就有一定水准的能力，与我们需要修练不同，当然，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也是经过修练而来，不过以平均能力与人族相较，说他们可以一当十不算夸大。”

“这么厉害？”那雷可夫紧张的问。

“不过这是指我们不用武器的状况。”陈信说：“各族的武器制造水准都低于人族不少，何况我们又将人族的武器提升一个层次，至少自保没有问题了。”

“不对……”赵可馨忽然说：“陈信……小公主随你去的时候，天广皇有没说什么？”

“什么？”陈信又开始装聋作哑。

赵可馨一瞪陈信说：“刚刚呢？天广皇怎么说？”

“也没什么啊……”陈信说：“天广皇本来就不放心小公主，我送回来他正高兴。”

赵可馨望望练长风，没再说话，忽然起身说：“好吧……陈信奔波了十来天，也该稍作休息，等一下我们再过来好了。”

赵可馨这话说的有道理，众人虽然有些不舍得，也只好先告退，陈信连忙约定了晚餐大家一起进食，众人这才一个个退去。

陈信终于没事，自然先去泡泡澡，换掉一身脏。依着老规矩，依然是在陈信洗澡的时候，会有婢女将乾净的衣服送入，这次是小秋，陈信慢慢的也习惯了，反正自己在澡盆里面，加上四婢对自己从来不避忌，陈信也不想太过做作。

这时小秋将陈信脱下衣服中的物品取出，一面放入新衣的衣袋中，一

面对陈信说：“公子……您这次能住多久……”

以前这几位帮陈信换衣服的时候都不大说话，所以陈信有些意外的转头说：“两天……怎么了？”

小秋的脸马上愁了起来，轻轻的说：“原来……刚刚听到的消息是真的……”

“也是十几天就回来了嘛。”陈信说：“小秋，你们不要这样嘛……”

小秋不像小冬，比较能克制自己的情感，低头岔开话题说：“公子……这透明的球好漂亮，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是由地球带来的吗？”

“什么球？”陈信疑惑起来。

“每次帮您收到内袋的三颗透明小球啊……”小秋举起来让陈信看。

陈信这才想起，那是当初在凤凰星遇到虎王、虎后时合力对付的黑雾怪物，当时得到七个，虎王、虎后、小刚、小柔各吃一颗，还有三颗留在自己身上，原来小秋她们觉得这是重要物品，每次都帮陈信收到内袋中，陈信从没拿出来过，已经忘了这件事情，这次小秋为了转移话题，反而提醒了陈信这件事情。

陈信也不是十分在意这东西，笑笑说：“小秋，你喜欢就拿一个去吧……”

小秋脸一红说：“公子……您别这样，要是我收了，春姐、夏姐和小冬会忌妒死的。”

陈信一皱眉，这种球只有三个，又不能一人一个，于是陈信笑笑说：“没关系的……不然你收着别让她们看到。”

小秋怔了半晌，才摇摇头低声说：“公子有这个心，小秋已经十分感激……不过我们都知道公子有三个这种东西，以后变成两个，公子多有不便……”

陈信明白小秋的意思，要是少了一个，下一个帮陈信整理衣服的忍不住问起，陈信岂不是要撒谎？只好叹口气说：“好吧……以后找四人份的东西再送你们。”

这时小秋已经整理完毕，同陈信告退往外走，忽然在门口止步说：“公子……”

“怎……怎么？”

陈信本来等小秋出去正要起身，没想到站到一半小秋忽然停了下来，连忙又坐到水里，还好动作迅速，在小秋转头之前已经坐入水中，不过溅起大片水花却是在所难免。

“小秋以前……”小秋迟疑一下，似乎鼓起勇气说：“以为公子最喜欢小冬，现在才知道，公子真的很疼我们。”随即面色泛红，紧紧抱着陈信换下的衣裤往外直跑。

坐在水中的陈信一忙，本来以为只有小冬比较严重，没想到小秋也是一般，看来平时她们只是比较懂事，所以才比较少逾矩的言行。

陈信感叹片刻，起身着服，从腰侧内袋中取出那三颗怪球，望了片刻将球收起，这才察觉内袋中还有两样东西，取出一瞧，一个是合成人送自己的通讯器，反正现在也没有用，陈信依然收好，另一个却是一串项练，上面铺刻着“心柑”两字，正是数年前赵可馨在白马星送给自己的定情物，现在两人早已转变为友情，不过看到这个，陈信也忍不住回想起当初首次离开地球的往事。

晚餐时分，众人汇聚陈信屋中，进食之后，四婢将食贝撤去，奉上茶水，众人闲聊起来，聊到谢日言与科芙娜所创的功夫，陈信点点头说：“对了，我曾用两指施过这种功夫……那是在北极对付逃走的议市长冯协能。”

原来陈信已经用过，众人有些意外，问起细节，陈信略为述说一下之后，对赵可馨说：“可馨，我想去看看黄吉、乾尚和丽菁。”

“他们不是还在闭关吗？”那雷可夫说。

“没关系。”陈信起身说：“我到门外看看就好了。”

门外？虽然不知道陈信在说什么，不过众人见陈信已经向外走，只好跟着一起往神将居住区走，陈信首先到了李丽菁的门外，站了数分钟之后回头说：“可馨，丽菁现在作的事与你之前作的差不多……大概明天就会出关了，我还来的及见她一面。”

“真的？”那雷可夫高兴的说。

众人这才知道陈信在作什么，陈信只要距离够近，自然能够感觉到众人气息的状态，这还是因为在梦幻星，不然陈信根本不用出来。

到了黄吉的屋前，陈信观望片刻，皱眉说：“黄吉，出来吧。”

“陈信……”原来黄吉刚好收功，没想到却听到陈信的声音，连忙冲出门外，大叫大嚷起来。

陈信望着眼前的黄吉，摇头说：“黄吉，我不是说过，这样风险太大吗？”

黄吉搔搔头说：“不曾啦……我好不容易才找出方法，一时兴奋就……”

“你还是先找通顶的方法才安全……”陈信有点忧愁的望向薛乾尚居住的方向，忽然一惊说：“这……这是……”他忽然拔身飘起，往薛乾尚的居所迅速飞去。

众人一阵紧张，连忙跟着奔去，那雷可夫匆忙间还问了黄吉一句：“黄吉，你练什么功夫？”

黄吉作了个鬼脸说：“多辟气海啊。”

“那陈信怎么会不高兴？”那雷可夫接着问。

“我才一次弄了两个，他当初还一次多弄五个呢。”黄吉似乎也觉得有些委屈。

“啥……一次多弄两个？”那雷可夫说：“陈信不是说危险吗？”

“别说了……”黄吉见已经到了薛乾尚屋前，似乎也有种奇怪的感觉出现，也不理会那雷可夫了。

陈信早已到了屋前，正闭目感受着四面的状态，发现刚刚的感觉并没有错，确实有能量不断的往这里涌入，陈信观察内部的薛乾尚，发现这时薛乾尚的体内正被外来的能量加以改造，陈信高兴的大叫一声：“好小子，乾尚在通顶了……”

“什么？”众人不禁一起叫了起来，薛乾尚找到方法了？

“回去吧……”陈信说：“这里汇集能量的速度没有地球快，乾尚还要在里面呆个好几天，他不像我一样迷糊，你们到时候问问乾尚是怎么办到的，相信大家都可以试试。”

陈信自然高兴，这样也不用担心黄吉伤损经脉了，只要通顶，体内的异状大都可以解决，除非是与经脉无关的筋骨伤损，内息灌入之时才不去理会，不过以后恢复速度也会提升。

众人一连串的问题又出来了，其中以练长风最为懊悔，这下眼看薛乾尚马上就要超越自己，自己还整天和六公主刘韵鬼混，这样下去会越来越落后，练长风终于决定，就算暂时不闭关，也要好好的修练。

陈信与众人回屋闲聊，这一下直聊到大半夜，众人才各自歇息。

梦幻纪元二六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前一日，陈信带着库帕贾等人逛了逛都玉四景，当晚李丽菁便即出关，自然又有一番热闹。今天午后，陈信与众人辞行之后，又开始与三位翼云族人往木族飞去，库帕贾等人在前引路，而陈信依然骑在小柔身上，与小刚并肩飞行。

地上送行的除了陈信府中众人，还有定盟卫国使刘方、六公主刘韵，小公主刘蜜，至于七公主刘约，在与薛乾尚翻脸之后就不大愿意出宫，自然没有出现。

目送陈信离去，练长风对身旁的人公主说：“韵儿，我也该练练功夫了。”

“这是应该的……”六公主点点头，含情的说：“我们这些日子确实荒废了不少课业，你觉得呢……我应该多久来找你一次？”

“由你决定吧……”练长风牵着六公主的手，温柔的说：“反正乾尚还没出关之前我也不能闭关，其实你随时都能来找我的。”

“我知道了。”六公主刘韵说：“我两、三天去看你一次，好不好？”

小公主在一旁见到两人的模样，低下了头想心事，六公主注意到，对练长风使个眼色，往小公主走去说：“蜜儿，怎么了……舍不得神王啊？”

小公主刘蜜轻轻踢了踢地面的石块，摇摇头说：“才没有……”

六公主刘韵笑笑说：“好了……神王也是为你好，皇兄，我们回去吧。”

“我们告辞了。”定盟卫国使刘方与练长风等人打个招呼，带着两个妹妹离开。

这时春、夏、秋、冬四婢也退了下去，一个个面色哀戚不舍，小冬更是眼中含泪，黄吉看在眼里，忍不住又手肘推推那雷可夫说：“那雷可夫，你看陈信是不是与那几个婢女特别好？”

那雷可夫目光一转，也低声的说：“黄吉，你的意思是……”

黄吉表情怪异的点了点头，那雷可夫恍然大悟、表情严肃的说：“嗯，确实有可能。”

“什么有可能？”李丽菁的目光横了过来。

“这……没什么。”那雷可夫尴尬的笑了笑。

“什么没什么？”李丽菁低声骂：“以为我没听到？”

“这……”那雷可夫只好说：“确实是有可能嘛……又不是我说的……”

回头一望，黄吉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李丽菁劈头就是一掌，仍然放低了声音说：“陈信才不会做这种事情，你以为他像你一样？”

李丽菁不想让别的婢女听到，所以声音才会这么低。

那雷可夫这就无话可说，当年陈信与许丽芙、赵可馨虽打的火热，但就是不及于乱，那雷可夫却最后让李丽菁大着肚子回地球，这叫做铁的证据，李丽菁怪那雷可夫已经不只一次了。

那雷可夫只好期期艾艾的说：“这……这种事也不能全怪我。”

“难道还怪我？”李丽菁勃然大怒，长剑拔了出来，就要往那雷可夫挥

过去。

“不……”那雷可夫连忙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是因为你太迷人了，陈信说不定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这个……那个……”

这句话比较顺耳，李丽菁一收长剑，瞪了一眼那雷可夫，这才气消，回头自己想想，却也点头说：“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吧。”黄吉却不知道又从哪里冒了出来，正大点其头。

“黄吉……”那雷可夫可不高兴了：“你太没义气了……”刚刚需要他的时候怎么不见了？

黄吉连忙传音说：“你的老婆还是自己应付，我可不是怕她，伤了她可是你心疼。”这句话自然必须用传音说，不然李丽菁八成会翻脸。

那雷可夫觉得黄吉说的也正确，只好摇摇头认了，却看到李丽菁已经跑去与谢日言、科芙娜、赵可馨谈起此事，那雷可夫不禁叹气的想，丽菁心意变化的还真快，还好自己反应敏捷，不然现在老婆功力又进，这一出手没轻没重的，自己可就倒楣了。

这时皇宫中，天广皇与左督国王徐东平正在偏殿中商议，除了宫中内侍总领徐赳仍在旁伺候，其他的左右随侍都被屏退，天广皇看看天色，对左督国王说：“徐公，神王应该已经起程了。”

“皇上所言正是。”左督国王徐东平说：“属下昨日才得知，原来皇上与神王决定如此行事，倘能避去战祸，皇上果真是泽及万民，若是木族与海吐族两族神王也能顺利成功，这件大事就算是由皇上手中所完成的，先祖地下有灵，必然也会认同皇上圣明。”

“此事自然值得庆贺。”天广皇面色不变的说：“不过，徐公，你对神王有何看法？”

左督国王徐东平面色微变，他与天广皇相处数十年，怎会不知道天广皇的意思，但是仍然硬着头皮说：“回禀皇上……神王功高盖世，实为国之栋梁，可惜的是一心想回地球，日后恐怕不能将他久留。”

天广皇冷笑一声，转头对内侍总领说：“徐总领，神王你也见过，你觉得呢？”

这位内侍总领，就是当初被天广皇派来传旨，想纠正陈信的用词，却被陈信顶回去的那位。

内侍总领徐赳面色微沉的说：“启禀皇上，微臣与神王并无多少来往，不过以臣观之，此人言语无礼，目无君上，恐难久屈于下。”

左督国王徐东平自然知道，这其实是天广皇的意思，只是藉着内侍总领的口说出，但是仍躬身禀奏说：“启禀皇上，神王尝与臣言，其故土并无此习惯，故言语间虽偶有冲犯，但事实上却心存敬意，况且若是日后终会离开人族，更无久屈于下之难。”

“皇上。”内侍总领徐赳说：“神王曾言，其飞行用具已损，数十年间难以返回，倘日后心意改变，以其天下无敌之能，若是心有异谋，实难防范，况且如今神王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拥兵马，如今又立此大功，皇上赏无可赏、赐无可赐，神王日后难免不生异心。”

天广皇点了点头，望向左督国王说：“徐公，不妨有话直说。”

左督国王是天广皇现在最重要的臂膀，所以天广皇也希望能说服左督国王。

左督国王徐东平迟疑一下说：“皇上，神王近日与小公主颇为亲近……”

日后结为亲家，是为驸马，当不至萌生反意。”

天广皇叹了一口气说：“徐公，此事朕何尝不知，士余日前，朕让蜜儿与神王同行，就为促成其事，没想到神王前日居然将蜜儿送回……朕问过北妃，他两人独处也非一日，神王对蜜儿居然秋毫无犯，岂有心与朕结亲？”

“这……”左督国王徐东平知道，若非天广皇已下定决心要除去陈信，岂会对自己说出这么丢脸的事情，左督国王只好说：“皇上，微臣并非不知有其风险，不过神王能呼风唤雨、功参造化，擅行雷闪电、威震三军，能以一人之力迫北疆二十万兵马投降，若无万全之策……臣担心当年至尊龙将之事重演，而祸将不只于此，况至尊龙将尚未捕获，若他日卷土重来，神王已伏，是时无人能当，恐难善罢。”

这等于是挖天广皇的疮疤了，天广皇面色微微一变，但是终于还是没有翻脸，只有哼声说：“当日朕早已察觉神王有心纵敌，若非如此，林贼岂能脱逃，如今林贼下落不明，皇族至宝乾坤剑不知去向，若他日林贼与神王陈信勾结，岂非为祸更甚？林贼重来尚有幻粹阁老可御，而神王所部诸将武艺精熟、智谋不凡，战阵决胜、变化万千，当日歼敌近万、仅自损八百，神王若叛，谁人能当？”

天广皇当日见到至尊龙将逃脱，对陈信已生疑忌，后来见到陈信更以万余先锋部队，大败叛军两万五千兵马，心中更是担忧。

左督国王也知道天广皇说的有道理，加上当时至尊龙将脱逃之事确有疑点，只好不再说话，天广皇见似乎已经说服左督国王，点点头说：“所以徐公也同意除去天降神王，只是担心万一，朕今日就是请徐公与朕商议……看看何以万全？”

左督国王徐东平惶恐的说：“皇上明鉴，今日便算幻粹阁八老同时以皇族至宝出手，臣亦担心不能拿下神王，微臣……实不知有何良策。”

“徐公、徐总领。”天广皇温声的对两人说：“此事谨记心中，旦夕思量，唯不可宣之于口……其实朕已有腹案，虽可万全，但实为下策，若徐公有其他良策，还望早日与朕商议。”

左督国王虽不明白，既可以万无一失，为何又是下策？但左督国王也听的出来，天广皇这时还不想告诉自己，只好恭声说：“微臣遵旨。”心中百感交集、感慨万千的退了下去。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二月九日

过了六天，陈信顺利的拿到了木族的同意国书，与库帕贾等人携着四族国书飞抵海吐族境内中心的山颠——豚射山。

据库帕贾等人所言，豚射山高七十余公尺，山颠终年积雪，海吐族几乎不曾上来，所以虽然离海吐族首都古独城只有将近四百公里，却是海吐族全境最安全的地方。

不过陈信安心歇息的峙候却也心生烦恼，豚射山七十多公尺海吐族就上不来，布尔山高有八十多公尺，海吐族更是不可能去，这一次几乎是肯定没望，难道真的要联合四族攻击海吐族？

在熊族与木族的时候，为了避免他们反悔已经先说好，到时五族中哪一族不到，其他四族将合力攻击，将四宝携至被灭种族的首都会聚，海吐族到底能不能免去这场劫难？

望望库帕贾等人正在歇息，陈信心念一转，又想起都城中的朋友，薛乾尚既然已经通顶，功力应该已经直追卫国使，也就是说……与练武士长差

不多了，黄吉若是也能通顶，更是与诸王差不甚远，到了地球已经可以与普通的圣殿长老抗衡，不过像柳清旋长老之类的颠峰首脑，黄吉就还是有一段距离，恐怕还是自己才能应付……

想到这里，陈信悚然而惊，自己不知不觉间，将众人与圣殿中人比较，莫非自己下意识中，已经准备回去对抗圣殿？

这时的陈信当然不知薛乾尚已经在四日前出关，其他众人得知薛乾问的方法，也紧接着闭关修练，众人的能力必然可以迅速的提升到一个程度。

陈信想到刚刚经过数千公里海吐族的领地，全境几乎都是湖泊、运河、沼泽、水洼，果然不愧是依水维生的种族。不过有件事十分奇怪，一路过来虽然四面生机蓬勃，不过陈信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出来哪里有族群、部落的感觉，不要说城市了，连村庄也没有，到现在连所谓的海吐族人也没见过。

不过陈信转念又想，要是栋鸠他们不说，自己说不定也看不出来。

比如说熊族的人一个个身如巨龙，全身灰毛，力大无穷，总算因为熊族这两个字，陈信还猜的出来应该就是这种生物，不过木族就特殊了，站着不动根本就是一株大树，可能是植物进化而来，无须进食，只需要日光、空气和水、土，就能不断的生长，难怪当初在南角城出海口远远的望见木族人，身上似乎披着一块块的长型盔甲，其实那根本不是盔甲，是他们的皮肤，当时在木族的丛山峻岭之中，要不是栋鸠忽然与一株树说起话来，陈信还没想到木族居然会是这副德性。

陈信思量片刻，向栋鸠走去说：“栋鸠，海吐族长的是个什么样子。”陈信这次决定先问清楚。

栋鸠迟疑一会，整理一下用词，这才说：“就是全身光滑浑圆、长约一公尺半的鱼状生物，鳍十分坚硬，无论背鳍、胸鳍、尾鳍、腹鳍都能用来攻击，而且胸鳍、尾鳍特别发达，胸鳍斜张若翼，宽达两公尺，以时速接近百公里的速度斜冲出水面，再加上御气的能力，可以藉此滑翔两、三百公尺，也可以藉着胸鳍、尾鳍在陆地上腾跃，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种由口部发出的气性威力最大，与我们的四爪合劲差不多。”

超大型的飞鱼？好像不容易对付……陈信点点头说：“不过怎么一路行来，都没看到？连城镇也没有。”

栋鸠摇头说：“当然见不到，海吐族的城市都是建在水里，我们不敢入水。”

啥？水里面？还要自己一个人去？陈信这下可愣住了，果然这次并不容易，看来翼云族王答应自己也未必是想藉此灭了他们的天敌——海吐族。

“III‘坦 W 水中，难纯粹样、、概怪、吐出，我就有这次我一个海自善意念了：不能随你族都没见大有可能。”

第三十八章 举族迁移

陈信脸色不好看，栋鸠自然看得出来，于是对陈信说：“其实不只是我们，任何一族进入水中都不是海吐族的对手，就像在空中不是我们的对手一样，而我们的羽毛尤其惧怕被水整个浸湿，要是这样，我们飞不了一千公尺。”

陈信知道栋鸪说的是真的，在自己还没能悟通御能神术的时候，最多也只能御气飞行数百公尺，不过现在自己应该怎么办？陈信迟疑片刻，对栋鸪说：“要是我就这样冲下去，海吐族会不会听不懂我的话？”

“海吐族说的能力不强，但理解的能力很强……”栋鸪有些迟疑的说：“应该听的懂，但是受到发音器官所限，恐怕不会说……”

陈信皱眉说：“那我怎么知道他们想说什么？”

“只要想办法让他们肯上来谈，我们就会想办法说服他们……”栋鸪叹口气说：“真的说不通……那就只有分头通知四族，联军剿灭海吐族。”

“小刚、小柔也不怕水……”陈信望着蝠虎说：“倒是可以陪我去。”

蝠虎能量无虞匮乏，不吃不喝不呼吸都可以过日子，自然不怕下水，顶多是水中的阻力较大，移动的速度较慢而已，当年在凤凰星对付黑雾怪物，还不是都在水中。

“我陪你去。”库帕贾忽然说。

“什么？”栋鸪转头说：“库帕贾，你一下去就飞不起来了，我们最多只能在正上方飞行，等陈信把他们弄上来。”

这些日子翼云族为了表示诚意，在陈信面前都以人族语言交谈。

“没关系……”库帕贾说：“要是小刚、小柔愿意，我可以乘坐他们下去。”

这倒也是个方法，蝠虎可不会因为泡泡水就飞不起来，自然能带着库帕贾下去，不过这时栋鸪嚷了起来：“库帕贾你在说什么，到水底你怎么说话？”

这句话反而提醒了陈信，自己在水里不是也不能说话？若是想说话必须以气劲发出，并使水不至侵入口鼻，想到这里，陈信暗骂自己糊涂，自己下去本就是要藉着御能神术，只多带库帕贾一人应该没有问题，于是点点头说：“我有办法了。”

库帕贾与栋鸪停止了争论，同时转头望向陈信，陈信走到库帕贾身旁说：“库帕贾，你别动……”随即四面开始凝聚了能量，光带又开始绕旋了起来。

栋鸪与库帕贾都不是第一次见识御能伸术，知道陈信的这种功夫匪夷所思，也真的都安静下来看着，过了片刻，光华越来越是凝结，将陈信与库帕贾密密的裹起，四面的光焰旋绕动荡不停，不过陈信的光华有个特色，虽然明亮却不会刺眼，只见陈信与库帕贾两人在那一大团光球之中，缓缓的向上浮了起来，随即在空中迅速的绕了一圈，陈信在光球中笑着说：“这样水应该透不进来了……我只要让能量壁随着音波内外震荡，栋鸪你们就应该听的到我的声音。”

栋鸪确实听到了陈信的声音，连忙说：“真的……我听的到。”

“我们也听的到你的声音。”库帕贾高兴的说：“陈信……这样就没问题了。”

“等一下。”一直没说话的朗图忽然说：“我们在河面上就试试能不能叫他们出来谈，真的不行再决定要不要下去，不然数以万计的海吐族气性同时轰来，你的御能神术虽然很强，还是有风险。”

“朗图说的对。”栋鸪说：“我们与他们谈判都是一在天、一在水，其实海吐族在陆地上也能移动，不过行动速度、支持时间都比较短，而且一离水，似乎能量补充的速度就更慢，最多只能连续跃起个几次，就非休息不可，所以根本不大可能去布尔山。”

陈信心里更是烦恼，这样岂不是自来了？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反正无论如何还是要试试看，清晨，众人往数百公里外的跃浪河飞去，海吐族的首都古独城就在河底，一路上栋鸠告诉陈信，海吐族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漫无目的的往两族交界寂浪河攻过来，因为翼云族会飞，其实海吐族不大可能抢到翼云族的宝物，他们似乎只是为了拿下寂浪河流域，事实上海吐族境内的两大流域已经足够海吐族生存，这种举动只能以海吐族好战来解释而已。

其实海吐族要是只侵扰寂浪河流域，翼云族还无可奈何，但是海吐族却以气劲不断的在寂浪河附近向北开凿运河、水塘，是可忍孰不可忍？翼云族就由四面不断的搬运石块将海吐族开凿的地区堵塞起来。双方你来我往的已经持续了将近五百多年，而一方不愿意下水，一方不愿意离水，真正交战的机会其实不大，只有偶而翼云族飞的较低时，海吐族会跃起攻击，那时才会互相在空中迅速的交战片刻，当某一方略为落后，翼云族只要向上飞、海吐族只要向下沉，彼此都无可奈何。

陈信等人飞到海吐族的首都古独城上方，陈信将内息运起，以强烈的能量传下声音说：“海吐族主，人族、翼云族、熊族、木族四族同上国书，希望予以接见。”

声音震荡下去，连河面都泛出了波纹，但是过了片刻，却一点回音也没有，陈信与库帕贾等人对视片刻，陈信又说了一遍，但是依然完全没有回音。

栋鸠见状，忽然也运起能量，尖起喉咙发出一连串尖锐的声音，库帕贾在一旁解释说：“海吐族的声音很高，不容易说。”

陈信这才见识到了所谓的海吐族语言，心想人族语言不通，试试海吐族话也不错，没想到居然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四人面面相觑，陈信自然是没有概念，却看到栋鸠他们似乎也有些意外，好像这是件颇不可解的事情。

陈信忍不住问：“到底是怎么了？”

“这……”栋鸠迟疑一下说：“海吐族一向好强，不大可能不出来答话，我本来只担心说不到两句他们就翻脸，不过……怎么会没有回音？而且水面下几乎都没有海吐族踪影。”

“那……我下去看看吧。”陈信只好这样说。

“我也去。”库帕贾连忙说。

“好。”

陈信不再迟疑，飘离了小柔的身上，将能量开始在两人周身汇聚，片刻之后，能量已经聚合完毕，库帕贾也无需再鼓翼停于空中，便与陈信并肩立于光球中。

陈信对一旁的两人说：“栋鸠、朗图，有问题我们会立刻土来的。”

“小心一点。”栋鸠交代。

陈信点点头，将光球缓缓向下方的河面飘落，同时仍然不断的凝聚光球外的能量作防护，免的被敌人一偷袭就散开，那样就要泡水了，陈信还没落到河面，小刚、小柔已经先往河面冲下去，只听哗啦一声，两兽率先没入水中。

陈信有些担心，毕竟从未见过对手，于是也稍稍加快速度，在两兽之后也往水中沉下。

一入水陈信就感到浮力涌来，这是因为要造成两人足以容身的大光球体积未免大了一些，浮力也就是排开的液体重，光球越大，浮力自然越强，还好陈信还能应付，继续控制着光球下沉。

入水不久，因为陈信光华照射之下，两人可以看到大约在六、七百公尺深的底部，这里的河底不知道是天生如此还是海吐族造成的，底部又宽又深，中间有一座长、宽、高都大约五百余公尺的圆柱状建筑物，看来应该就是所谓的古独城。

古独城的四面与顶端，都是一个个密密麻麻、各个相连的孔穴，每个孔穴径约半公尺，位置正好在水底激流冲过的地方，水流由北而南穿过无数个孔洞，顺畅无比，洞中似乎有些小鱼在出出入入，不过四面完全没有所谓海吐族的踪迹，陈信与库帕贾两人相视愕然，海吐族的首都居然没有人迹？

陈信又运劲叫了几声，除了吓出一堆莫名其妙的生物之外还是没有回应，蝠虎也在陈信的光球旁浮浮沉沉，似乎对眼前的现象也颇为不解，陈信无奈之下，对库帕贾说：“他们是不是都搬走了，这下要到哪里去找？”

库帕贾还不死心，瞪着大眼四面打量，不过就算翼云族人眼力再好，还是看不到任何海吐族人的身影，库帕贾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下闹了笑话，四族就算要联兵攻击海吐族，也不知道对方跑哪去了，这样要如何聚集五宝？

陈信与库帕贾呆了半天，终于还是死心的往上浮。一出水面，与栋鸠和朗图商议起来，两人也是人感意外，海吐族的根据地一直是古独城，怎么会全部的人都不见了？

四人这时候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又呆了片刻，栋鸠只好说：“我们在这里傻想也不是办法，还是先到豚射山吧。”

陈信也没有意见，于是四人与两虎往豚射山飞行，一路上陈信一直闷闷不乐，库帕贾见状便安慰陈信说：“陈信，大不了我们四族会聚之后去向鳞身族要宝物，也能聚集五宝。”

陈信摇摇头苦笑说：“要进犯鳞身族，人族与熊族就要向木族借道，木族未必会安心的让人族与熊族的大军经过，而四族同时攻击也是最不好的办法，万一某族有私心，想先取得两宝，这样又会彼此防范，岂不是又会降低攻击的效果……何况鳞身族何罪，我们怎能说灭就灭？”

库帕贾不知该说什么，没有接话，栋鸠在一旁说：“陈信，海吐族也不会就这样不见了，说不定全族移到哪里去了……我族四面飞掠，总会有消息的。”

陈信虽然只能点点头，但是心中想到十四月二十三日转眼即至，能在那个日子来。

百公里的距离，翼云族人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两人一到，自然立刻向众人招呼。陈信可傻眼了，这两人好像认识自己，自己却分不出对方是谁，只听两人叽叽聒聒一阵，库帕贾等人面色微变，他只能在一旁傻眼，反正自己听不懂。

过了片刻，库帕贾才对陈信说：“果然是海吐族的消息，我们知道他们全族去哪了。”

“哪里？”陈信高兴的问。

库帕贾的表情却没有多好看，沉声说：“海吐族王……趁我们示好后撤

的时候，率领全族北犯寂浪河，现在寂浪河战况十分吃紧，我们必须立刻回去。”

陈信听了可愣住了，这下不知道该喜该忧，海吐族是有毛病吗，扔下自己原来的基业，千里迢迢的北犯翼云族？

栋鸠接着说：“我们自然绝不能任他们胡来，陈信，你要一起去吗？”

“当然……”陈信点头说：“我要弄清楚他们在想什么，要是他们真是这么胡来的种族，灭了他们也不冤了。”

陈信有些生气，这些海吐族的大鱼什么日子不选，找这种时候发神经？

“好！”栋鸠自然高兴，陈信要是相助，说不定不用等四族联军，乾脆就先把海吐族灭了，不过这时来传讯的两人已经十分疲累，众人只好休息到晚上再动身，以翼云族的速度来说，再怎么快也要两天，陈信自然不好意思一个人先走，也只好耗上这两天了。

梦幻纪元二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经过了两天的飞行，终于在三日后的清晨到达交战最为激烈的寂浪河中游，远远的就能看到数万翼云族人在数十公里范围内的整个天际翻翔，两族正在日以继夜互相干扰着，数万海吐族不断的以劲力击碎北边的河岸，扩大河岸、制造新的河流，更向下深挖并且不断的将巨石粉碎，让水流带走，而翼云族也聚集了数万族人，不断的搬运巨石下砸，将海吐族挖开的地方又埋了起来。

陈信一到，乍看之下觉得有点颇似儿戏，仔细一望，才注意到，若是有一任位置之翼云族人不慎降低，四面又没有其他族人相护的话，往往会忽然冲出数名海吐族人，向上激飞数十公尺，同时往翼云族人攻击，翼云族人只要被击的失去平衡，一落水就再也浮不起来。

而有时翼云族人也会故意诱敌，当海吐族人见到似乎有将近力竭的翼云族人靠近河面，正协力向上冲的时候，这位翼云族人可能忽然一转身向上冲，四面却同时飞来数位翼云族人，认准了一名海吐族人同伸钢爪，将海吐族人远远的往空中带起，看来也是凶多吉少。

有时两方都心中有备，一沾即走，谁也占不到便宜，但也有时两方都已经准备好援手，于是忽然间数十名的海吐族人与翼云族人，就在河面数十公尺上下的范围内交击起来。

翼云族的眼力独到，海吐族想要找麻烦并不容易，所以事实上翼云族并不容易中伏，反倒是诱敌出水决战居多，不过翼云族万一落水，身上羽毛一湿，全身多重了一倍多，而且无法振翅、无从借力，在水中被围攻自是死多活少，海吐族被抓上空，却往往因为鳞坚皮滑，在挣动中扭出海吐族的钢爪，宛如飞翅的胸鳍一张，只要离水还不甚远，多半能逃回水中，所以双方各有死伤，没有哪一方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不过仔细的注意，就可以发现翼云族人似乎数目较少，河岸正缓缓的向两方拓展，下方的河水已经完全混浊，看来都是海吐族击散的细碎砂石。

众人远远的由上空飞到，翼云族王占先首先率众迎了过来，远远的就对陈信叫：“陈信，扑了个空对不对？”

“确实扑了个空。”陈信点头说：“族王怎么知道的？”

“这还不简单？”翼云族王有气的望望下面说：“海吐族趁着我传令暂不交战的时候，全族十之八九都过来了，这片河域之中现在几乎都是海吐族的人，真是弄不懂他们，我们又不能完全不管北面，只能先调了将近三分之二

的人力过来，这还是因为你降服了鬍獠，不然我也不敢让北疆的族人南调支援。”

“他们全过来了？”栋鸠大奇说：“要是这时候东南端的鳞身族入侵，他们的两大河域不是会全部沦陷……海吐族王奇兹怎么会这样做？”

“真不知道奇兹这只大笨鱼在想什么！”翼云族王占先口不择言的说：“好像除非我们让开寂浪河流域给他们，不然他们宁愿和我们拼个同归于尽……可是我怎么能忍的下这口气？”

众人现在都以人族的语言对谈，足见尊重陈信。

“禀告族王。”朗图忽然说：“一路飞来，思坦河的中下游还没有与寂浪河建立起通路，难道所有的海吐族都是由海口进入的？”

“没错……”一位身材壮硕、翅缘带红的翼云族人接口说：“他们要是由思坦河而来，我们就不会几天前才知道，不过这一次他们全族居然还是由海口进来，确实有些古怪……”

栋鸠说：“姬秋，你说他们全族由海口进来？”

原来这一位就是另一位思多战士的首脑姬狹，在翼云族北疆时库帕贾曾告诉陈信，思多战士中最高明的就是栋鸠、朗图、姬秋三人。

姬秋点点头说：“没有错，其实像他们这样全族来攻，由思坦河辟出运河攻来远比较快，不明白为什么要绕远路出海。”

“而且一直没有往南通的打算……”栋鸠说：“这可有些奇怪。”

翼云族王占先也疑惑的说：“以他们现在的强大兵力来说，应该先建立往南的通道，为什么一直往北岸拓展？要是想往回走，岂不是又要重出海口……难道奇兹决定丢掉那两块河域，全族移居到寂浪河？”

“族王……”朗图又说：“会不会海吐族知道了四族联合的消息，决定先下手为强……可是没有退路也还是蛮奇怪的。”朗图说了说又觉得自己的推论不能完全解释。

栋鸠望望下方交战的十分激烈，摇摇头说：“无论如何，我们先去帮帮忙，族王等一下若是有事再呼唤我们。”当先就往其中一处激战起来的地方冲去，朗图、姬秋也紧随于后，这三人同行，海吐族遇上的就有些糟糕了。

翼云族王占先见状说：“陈信，我们到那里休息一下吧。”一转身，落在北岸一公里外的一处数百公尺高的大岩山，许多需要休息或是受伤的翼云族人也都聚集在那里。

大岩山后面是一串低矮的山脊，不知道是北面卡多伦山脉还是东面布尔山的余脉，也是翼云族挖取石块的地方，陈信与蝠虎这时也不知应不应该插手，只好先随着翼云族王斜斜下落，停留在大岩山的最高处。

休息了片刻时间，陈信心里一直想不通海吐族为什么会放弃基业，跃浪河的古独城可是经过了两千多年的经营才有现在的局面，于是忍不住对翼云族王说：“族王，你没有问问海吐族王为什么会跑来？”

“早就问过了。”翼云族王气呼呼的说：“他们也不跟我谈，奇兹只撂下一句话：寂浪河他们住定了。然后转身就走，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那时我族已经向后撤，没想到他们忽然全族攻来，在一夜之间让他们将河加深到足以容身的地步，不然现在哪会这么累？”

这样说来自己好像是有些责任了……陈信想了想说：“不过他们应该还是有理由的，不然南边住的好好的……”

“当然有理由……”翼云族王打断陈信的话瞪眼说：“他们来找死！”

“族王……”陈信忍不住叹气来说：“我们不是在追求和平吗？”

“这……”翼云族王也知道自己似乎火气大了些，点点头说：“不然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再去问一次？难道要我再被奇兹那条大笨鱼奚落一次？”

“族王再试一次，若是海吐族再不回覆，陈信愿助翼云族一臂之力。”陈信保证的说。

陈信的能耐翼云族王还没亲眼见过，不过既然能毫发不伤的大败栋鸠等人自然非同凡响，翼云族王听到陈信这句话，只沉吟了一下，立即点头说：“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再问一次。”随即对陈信招呼一声，两人又往河面飞去。

到了河面，四面数万的翼云族正此起彼落不断砸下巨石，栋鸠等人正住意哪里有海吐族探出头来，随时往下扑击过去。翼云族王飞到河面，对着水面以人族语言大声说：“海吐族王奇兹，我们暂时停战，出来说话！”

四面的翼云族人听到翼云族王这样大叫，也都往两旁退开，库帕贾见到自己父亲与陈信过来，也跟着飞到一旁观望着，而河中的海吐族人果然都听得懂人族语言，见翼云族停止了动作，也蛮有道义的停在水中，一位海吐族人将头探出水面，尖声的叫了几声，海吐族王叫了起来：“你少罗唆，我有事情要问奇兹。”

库帕贾在一旁对陈信解释：“那是海吐族的大将，在问我父亲想做什么。”

因为所有的翼云族已经先散开，所以这还是陈信第一次清清楚楚见到面对自己的海吐族人，却看到海吐族并不完全与自己想像一样，前半段头口的部位有些像豚、鲸，其他部分造型却颇似鳐、鲨，一点也不像飞鱼的模样，不过身上所有的鳍却又十分发达，除了木族之外，这是与人类的外型最不相同的种族。

这时那位海吐族人已经向下潜，而所谓的海吐族王还没上来，库帕贾对陈信低声说：“陈信，海吐族听力奇佳，要是有什么话想私下说，至少要距离一、两百公尺远小声讲。”

“这么厉害啊？”陈信有些诧异：“每一个都行吗？”

“一百公尺还算短的。”库帕贾说：“他们功夫较高的，还能听出数公里外的声音。”

陈信心想，虽然自己也能做到，不过以一般人来说自然是远远不如，于是传音对库帕贾说：“这样他们应该就听不到了吧？”

库帕贾只觉得这话声音似乎不大，但却清晰异常，疑惑的说：“够远就听不到啦……”

陈信吃了一惊，以内息将声音送入耳里深处震动耳膜还必须距离远？连忙追问，两人弄了半天这才明白，原来翼云族不会这种传音的办法。

陈信这才知道，人族虽然比这些种族差上一截，必须修炼方有所成，不过这些种族不能自由的控制体内能量的状态，比如说翼云族，除了将这些能量用来防身、御气、攻击之外，想向外发似乎只有爪端有办法，还有口部有一些些微弱的气劲散出，但是在这个星球中是不足以传音的，所以像陈信修炼到这种程度，反而能够十分灵活的运用自己的能量。

库帕贾还在佩服陈信的时候，水中陡然冒出了一个海吐族的头，对着上方的翼云族王发出一连串尖锐的声音，翼云族王古先大声说：“奇兹，你知不知道人族、翼云族、熊族、木族已经联合起来停止战争，只有你们还在

无理取闹？”

海吐族王奇兹似乎微微一惊，随即又吐出急促的声音，翼云族王占先说：“你别不信，我身旁这位就是人族的代表，他身上怀有四族的国书，我们协议已定，若是还有种族胡来，四族将合力共灭，你要是不想灭族，快快滚回你们的地区。”

海吐族王奇兹连声尖啸，似乎就要转头潜入水中，库帕买连忙对陈信解释，奇兹刚刚居然说反正都是灭族，四族他也不怕。

同时翼云族王也急急的说：“等一下……奇兹，你能不能说说为什么非要来与我们一拼，难道是为了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宝物吗？”

根据库帕贾的转述，海吐族王奇兹现在居然说：“宝物谁稀罕？我们反正非来不可，我们也不会再往阿蓝何侵入，要是南边的地方你喜欢，我们不要了，跟你们换这条河。”

“你们不是为了祖先遗命？”翼云族王占先疑惑的说：“那你们这几百年在做什么？”

“你管这么多？”海吐族王奇兹喷出一股水柱说。

“不然……”翼云族王占先沉吟一下说：“既然你不在乎宝物，你们的宝物能不能给我们？这样也许我会考虑交换地域的条件。”

海吐族王奇兹迟疑一下说：“我不需要这样，现在我们已经将河床挖的够深了，不管你愿不愿意，寂浪河我是非住不可的，你要是给我们住，大家和平共处我也愿意，要不然……你要拼就拼吧。”

话一说完，海吐族王低头就住水里钻，而海吐族王的话当然都是库帕贾译出来的。

翼云族王占先大叫：“说清楚了再走……”却看到海吐族王已经没入水中，忍不住破口大骂：“奇兹你这条大笨鱼！”

陈信在旁一直插不上话，这时才对翼云族王说：“族王，他们似乎有苦衷……”

“我也看得出来……”翼云族王恨恨的望着河面骂：“奇兹的脑袋是河底的大石头做的，又硬又不肯动。”看来他有把握海吐族王听的到，才故意大声骂。

这时河底又开始震动，才清澈不久的寂浪河又逐渐的污浊起来，显见河底的海吐族人又开始动作起来，四面的翼云族人不得翼云族王吩咐，又爪抓大石地往这里飞来，陈信见又要再起战端，连忙对翼云族王说：“族王，能不能让我试试看？”

“当然可以。”翼云族王说：“只是不大好意思，这算是我们国内的事情。”

陈信眼看大石已经往下如雨一般的坠落，连忙说：“牵涉到八宝，我就该帮忙，麻烦族王请族人先退开。”

陈信心念电转，在御能神术的几种方法之间选择一种最适当的，想来想去，似乎还是旋流比较有用。

“退开？”翼云族王有些讶异。

“对。”陈信说：“而且我尚未与对方谈妥时，请翼云族人先不要动手。”

“他为什么会和你谈？”翼云族王更是莫名其妙，奇兹与自己至少算是老冤家，但却不认识陈信，陈信凭什么认为对方会和他谈？

库帕贾想起陈信那次在草原上叫自己先走的事情，连忙说：“固父，最好听陈信的。”

翼云族人称自己的父亲固父，母亲称固布。

翼云族王古先望了望库帕贾，才对陈信点点头说：“就让你试试看，他要是肯谈我们就动手了。”随即向外一声泉鸣，四面的翼云族人闻声愕然，望了望翼云族王，这才向四面散开。

库帕贾连忙紧张的问：“陈信，父亲和我要不要也退开？”

翼云族王在一旁听的目瞪口呆，库帕贾在胡说什么？

“这倒不用了……”陈信说：“飞的比我高一些就可以了。”陈信虽即一面往上飘，一面开始集合能量，在四面聚集起一通道飘逝的光带，还延伸到水面下去。

这时栋鸠、朗图、姬秋正向上飞，想问问翼云族王为什么忽然下令暂停攻击，没想到却看到眼前出现了一道道的光带，栋鸠、朗图可是吃过亏，连忙折翼迴飞，闪出光带的范围，一面对姬秋嚷：“姬秋，别往那里飞，绕过来。”

姬秋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不过平常也听惯了栋鸠的话，也顺从的随着栋鸠两人折向绕往光华的上方。

陈信这次聚集能量的范围与上次不同，上次是宽而矮，这次是瘦而高，范围缩至八百余公尺，高度却延伸到两千公尺，其中在河面上的就有一千四百多公尺，一直延伸到现在大约五百多公尺深的河底，而中间的空间却将近十公尺宽。

自然海吐族中也有人察觉到河中忽然出现了奇怪的光带，而翼云族却居然反常的下令停止进攻，于是纷纷的往河面上冒起，看看翼云族到底在搞什么鬼，不过海吐族毕竟小心，河面现在宽有数十公里，自然不会冒冒失失的往光圈中间跑，不过看了半天看不出有什么玄机，部分的海吐族人又沉下去干活，留在河面上观望的不到数百人。

陈信这次凝结的时间花了好几分钟，虽然没有以前几次大范围的云层久，不过还是等了一段时间，陈信不禁有些烦恼的想，这种功夫威力固然极大，但是却必须长时间准备，毕竟难以两全，还好要是对付的人少，范围较小，自然时间就会减短，不然当初也没办法藉此对付至尊龙将。

在上方数万翼云族的讶然观望之下，光带终于开始绕行起来，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不到十人，只见闪亮的光带迅速的绕着同一个方向回旋，一圈圈不断的绕行，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连带着受影响的空气与河水也跟着旋动起来，不到片刻，空气虽然还不是以造成强烈的旋风，不过河水已经激烈的旋动起来，一个见所未见的大漩涡慢慢的出现，数百公尺深的河水开始逐渐的盘旋上涌，连带着数公里宽的河水也产生了极大的动荡。

海吐族这时已经察觉不对，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有一个个潜伏在河底，希望怪浪早些过去，却没想到不但是水回旋起来，连上面的空气也跟着绕动，而且因为带动空气比带动水容易多了，气流的速度迅速的超过了水流，呼啸的空气卷成一个大气柱，开始将下方的河水往上虹吸了起来，整个气柱带着四面喷洒飞散的河水，吓的远远观望的翼云族人全部都飞到两千公尺以上。

这时风声呼啸，水涌如龙，大雨四面飞洒，一颗颗如箭矢般的往河面穿入，周围数公里内已经没有一处地方平静，无论是翼云族还是海吐族，全部拚命般的往四面飞逃，此时陈信正下方的河水已经完全往外甩开，一个中空的大洞直穿入河中心，陈信向下一望，却赫然见到部分圆城，原来海吐族

已经开始建城了，看来确实有久居的打算。

现在附近数公里内，整个水流不断的回旋流往中心粗大上腾的水柱，随势上涌之后又迅疾的飞洒而出，当然难免有几位大胆的海吐族人倒楣的被吸入，在头昏脑转之间被卷上了近千公尺的高空，然后蓦然被甩出来，摔入外围的水中。

陈信本来就是担心这种时候翼云族会想捡便宜，所以刚刚才告诉翼云王约束所部，没想到这时四面的水简直是大片大片的往外冲，没有一个翼云族人敢靠近，倒是白担心了。

过了数十分钟，陈信才将回旋的光带逐渐减慢了速度，速度一慢下来，半空中的河水猛然下落，大浪往四面散开，陈信随即将光带散去，只见风流云散，水面逐渐稳定，陈信往下飘到一百公尺高处大声说：“我是人族陈信，请见海吐族王！”

过了片刻，海中冒出一个鱼头，一连串尖锐的声音传出，翼云族王与库帕贾连忙飞来，对陈信说：“他问你想做什么？”

“这是海吐族王吗？”陈信问。

“对。”库帕贾说：“他头上有一道伤疤，确实是海吐族王奇兹。”

“好……”陈信转头对海吐族王奇兹说：“我们为了牧固图大陆的和平，希望能将八宝聚集，贵族既然不是为了宝物，为何前来此处生事？”

海吐族王的回答自然是由库帕贾转译，只听库帕贾说：“他说他有不得不得来的原因，八宝聚集是祖先的事情，他不在乎，但是就算将宝物交出，也不能保证和平能持续多久。”

“可是我们要是将八宝聚集，其他地区应该……不会再有战事。”其实陈信说的有些迟疑，既然海吐族王对宝物没兴趣为什么又要北侵？难道真的有些种族是一味的好战吗？只好说：“还有……不得不得来的原因又是什么？”

“他……”库帕贾听了海吐族王的话，对陈信说：“他说他不信任你，不能说。”

陈信听了大为无力，一旁的翼云族王占先大声说：“奇兹，你难道还看不出来，陈信一人就足以让你们灭族，现在会与你们谈就是因为不想杀光你们，你难道不以族人的生命为念？”

海吐族王奇兹停顿了好一阵子，刚刚陈信要是支持久一点，或是将水柱四面移动，自己的族人确实会死伤众多，但是他确实也有苦衷，要是将自己的原因说出，日后万一两边反面成仇，自己族人的弱点就被人捉住了，那时也是非灭族不可。

海吐族王考虑良久，才说了一串话，意思是：“我要是将宝物交出，翼云族能保证不再攻击我们吗？……南边的疆土我们不要了，跟你们换。”

陈信望向翼云族王，却见翼云族王占先有些迟疑的说：“奇兹，我们也不是有什么大仇，不过你要是不说出为什么北迁，那里我们也不敢要，说的难听一点，南疆除了豚射山周围数百公里，其他的地方都被你们建立起无数的沟渠、水塘，你们要是反扑回去，我们也守不住那个地方……其实要不是你们到处挖，弄成这样，我们两族一在天、一在水，我们何必阻止你们住？别说是寂浪河了，就算阿德城旁的阿蓝河你们要住也没人管你们。”

海吐族王奇兹似乎有些生气，如金属摩擦一般的发出一连串的声音，库帕贾还来不及翻译，翼云族王已经嚷了起来：“我们什么时候侵略了，是鳞身族和木族吧？还有，这几百年还不是你们北侵？”

海吐族王顿了顿似乎说不出话来，库帕贾才来的及说：“刚刚他说他们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不然有人攻击的话，他们没有办法赶走敌人……不过确实我们几乎没有主动南侵过。”

只见海吐族王微一迟疑，又说了一串话，这时翼云族王反而不说话了，库帕贾对陈信说：“海吐族王问你，要是他交出宝物，而且在寂浪河中不往北拓展水域，是不是人族就不会再管海吐族的事情？”看来海吐族王毕竟还是惧怕陈信的能力，所以做了让步。

陈信还没回答，翼云族王占先摇摇头说：“奇兹，我们自然可以不管你，不过你们那大片土地要是被鳞身族占据了，他们往北侵的时候，你们也守不住寂浪河。”

事实上海吐族最大的敌人反而是鳞身族，鳞身族入水后的灵活度不输海吐族多少。

陈信想想说：“要是你的宝物交出，我绝不会再为难海吐族，至于人族……我只能说现在应该没有其他人懂得刚刚我用的方法，而且要是八宝合一，人族应该也不需要向外拓展，但是翼云族王说的也有道理，住在寂浪河你们没法自保，四面建筑水道却又让翼云族不安，您能不能说说看南疆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帮忙。”

陈信心想，也不能自己能拿到宝物就不管了，要是海吐族没事迁到这里来，整个牧固图南大陆的各族区域大乱，以后只怕也会有争执。

海吐族王听见陈信这样说，望望翼云族王似乎也十分诚恳，终于尖声的说了一长串的话，将离开居住了两千余年的跃浪河的原因缓缓的道了出来。

第三十九章 身陷图圈

原来海吐族一向对于八宝聚集不是很关心，不过为了避免四面的外敌侵入，加上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数千年来将整个牧固图大陆西南部分到处开凿，将跃浪河、思坦河等河流贯穿，目的也只是为了自保。

不过在七百多年前，思坦河上游突然出现了一种条状的红色生物，海吐族人称这种动物叫血螭，血螭体积大约只有人族的手指大小，专门吸食较大动物的血液，而且繁殖的速度奇快，不到数年，因为思坦河与跃浪河互通的关系，两流域中较大的鱼类几乎已经死亡殆尽，海吐族却变成这种动物的主要猎物。

还好海吐族不久就发现血螭不靠近河面、不会下潜到一百公尺以下，也不会出海，所以深在河底的城市还能幸免于难，不过这样一来，当有部族来犯的时候，海吐族不只要迎敌，还必须全力运动护助自己的身躯，也因此不能久战，难免许多的族人与敌方交战身疲落水时，被一拥而上的血螭吸乾血液而死。

于是五百年前，海吐族分别往两边用兵，也不敢再将思坦河的渠道开凿到寂浪河，不过随着时间的过去，血螭越潜越深，范围已经接近数百公尺，除了主流的部分河道底部之外，其他的地方海吐族已经不敢久待，而未成年

的海吐族更是无法离开首都古独城，眼看不知还有多久血螳就会侵到河底，加上这次寂浪河翼云族忽然撤兵，海吐族见机不可失，乾脆全族冲来，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占据住寂浪河。

“真的对付不了它们吗？它们到底有多少条？”翼云族王古先问，心中一面想着，不知这些血螳对翼云族的血有没有兴趣，还是少惹为妙。

海吐族王的回答是：“在水中劲力小了几成，我们轰不死血螳，不过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血螳出海即死，所以要是我族在出海口附近被吸附上，只有在力尽之前冲出海外才有一线希望，这些血螳至少也有数十万条……”

“海吐族王。”陈信听了库帕贾的翻译之后说：“你们为何不定居海中呢？”

“深海中凶猛巨物太多……”海吐族说：“这些只有我们海吐族才知道，那里不适合久居。”

陈信一直在想解决的办法，最好是海吐族能回去安居乐业，于是低声思索自语说：“有没有办法将这些血螳聚集起来……这样也不行，就算除去这些，它们幼虫也杀不乾淨……”

不过海吐族王耳力奇佳，却是听的清楚，忽然大声的叫了起来，库帕贾连忙说：“陈信，他说血螳没有幼虫或卵，聚集却很容易，问你有什么方法。”

没有幼虫？陈信倒是颇为意外的笑笑说：“要是能聚集还不简单，我用御能术将它们通通送到外海去，不就全死光？不过……它们是怎么繁殖的？”

数十万条聚集起来不过是一个数百公尺直径的大球，陈信还对付的来。

海吐族王似乎十分兴奋，对库帕贾一连串的说话，等了好一阵子海吐族王才说完，库帕贾转头对陈信说：“海吐族王说血螳是无性生殖，长到二十公分长就分裂为两条，所以没有幼虫，血螳的嗅觉奇佳，只要海吐族的味道出现，血螳就会全部拥上来，现在两个流域找不到海吐族人，只要海吐族的味道出现，血螳就会全部拥上来，现在两个流域找不到海吐族人，血螳应该有可能在他们离开的思坦河出海口等候，只要随便一位海吐族人由海口游入数公里，所有血螳都会一整团的拥过来。”

一顿又说：“他还说，要是你能除去所有血螳，他们先祖相传的宝物一定送给你，而且日后不再游出跃浪河、思坦河流域。”

“不再游出倒是不用。”陈信说：“只要目的不是战争，与各种族做做朋友应该也没有关系……不过这样一来，必须要有海吐族人随的走一趟，不然只怕吸引不了血螳。”

这自然更不是问题了，海吐族王愿意直接领着所有的族人撤回，陈信虽然嫌这样一定会比较慢，不过这更表示海吐族王的诚意，而且翼云族也会更放心，于是也只好点头答应。

两方大战止息，陈信准备到思坦河口等候，库帕贾对陈信已经十分钦佩外加崇拜，见状自然要跟，陈信心想自己与海吐族无法沟通，确实需要库帕贾的帮忙，在徵得翼云族王古先的同意后，他与翼云族人送走了往下游离去的数万海吐族人。翼云族王邀请陈信到南端的重镇沽葛城休息了三天，陈信与库帕贾两人与蝠虎这才往西南方的思坦河出海口飞去。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天后陈信顺利的到达，而所有的海吐族人却足足游了五天，比陈信

还晚到一天，直到十八号的下午才抵达。

陈信花了两个小时，才顺利的以御能神术凝聚了足够的能量，将所有被引来的血蝗以一大团数百公尺宽的能量光球包裹住，缓缓的贴着海面送出海外，血蝗虽坚韧不易受伤，不过却没有很大的力道，无法突破陈信设置的屏障，所以陈信还算是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一出海外，果然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血蝗挣扎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死亡，让附近海域的各种鱼类好好的饱餐了一顿。这时陈信正在狐疑，海吐族又不穿衣服，海吐族王会从哪里拿出宝物，却看到海吐族王居然由口中吐出一个光芒四射、眼珠大小的红色珠子，随着气劲鼓送，向陈信吐了过来。

陈信接到手里，只觉得粘粘的颇为难受，问清楚可以碰水，连忙先洗个乾淨，才收到自己的内袋中，与那三颗透明珠子放在一起，再与海吐族王叙话片刻，海吐族王感动万分，对于陈信保证日后若是有种族违诺，需要联合攻击的时候海吐族也会出一份力。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切处理完毕天色已经微明，陈信别过海吐族王，一面向上升，一面又与库帕贾约定，十四月二十三日于布尔山巅再见，两人这才各自认定了一个方向，分头返回自己的种族。

这时陈信无须顾忌库帕贾的速度，坐在蝠虎身上，任蝠虎展开全速往东北方的都城飞，虽煞直线距离将近九千公里，不过蝠虎很快的提高到将近六、七倍音速，不到两、三个小时就赶到都城，恰好是早朝结束时间。

陈信望着越来越近的都城，心想天广皇当时一直交代，自己回来之后先去皇宫报告，何况自己带着海吐族的宝物跑来跑去也不好，于是对蝠虎说：“小刚、小柔，你们先回屋子休息，我去一趟皇宫。”

这不是陈信第一次自己去皇宫，小刚、小柔明白那里自己不适合去，于是带陈信到皇宫上方后，轻吼一声，待陈信聚能飘起后，即听话的往天降神王府飞回，陈信也迅速的落到宫门外一队侍卫的前方。

宫门侍卫忽然发现有人从天而降，吓了一跳，拔出刀剑才发现原来是陈信，连忙对陈信施礼说：“参见天降神王。”

“不用多礼。”陈信说：“麻烦通报皇上，陈信顺利完成任务，回来晋见皇上。”

侍卫连忙应声说：“是、是，神王请稍后。”随即一名侍卫立即转身往内行去。

讯息由宫门外的侍卫内传，不久之后，内侍总领徐趟亲自出来迎接，他一出来就笑着说：“神王终于回来了，皇上等神王的好消息等的望眼欲穿，神王快随我来。”

陈信说：“徐总领好久不见了。”却看见内侍总领一面急匆匆的往内走，陈信不禁有些讶异，记得内侍总领似乎不喜欢自己说话太直接，今天却一点也不客套，反正陈信也蛮喜欢这种明快的作风，立即随着加快步伐的内侍总领往内走去。

两人走了好一阵子，陈信越发奇怪，以前见天广皇一向在外殿，这次怎么会一直往内带？在内侍总领终于踏入内殿区域的时候，陈信忍不住说：

“徐总领，皇上不是说这里一向不准人进入？”

“是的。”内侍总领徐趟回头说：“不过皇上说，这次有件关于史前记载的事情，要与神王商量，所以直接将神王请入寝殿。”

原来如此……陈信点点头没再说话，史前记载一向放在天广皇寝殿底部的密室中，难怪天广皇会将自己叫进去，却不知史前记载又有什么问题？

不需要疑惑太久，很快的内侍总领与陈信就到了天广皇的寝殿之外，内侍总领徐赳恭声对屋内说：“启奏皇上，神王到。”

只见门向两旁打开，天广皇踏出屋外呵呵笑说：“神王终于回来了，刚听随侍禀报神王说一切顺利，果然不愧为国之栋梁。”

这时身后传出苍老的声息：“参见皇上。”

“诸位阁老来的正好。”天广皇点头说：“神王，诸位阁老你也见过。”

陈信回头一望，见到四名身着蓝色袍服的幻粹阁阁老，于是施礼说：“陈信见过诸位阁老。”

四位一起回礼，其中一位说：“神王不必多礼，我们在宫中只是闲职，论职位较神王还低，该由我等向神王请安。”

“不、不……”陈信连忙谦声说：“诸位都是长辈，该由陈信见礼。”

“大家别客气了。”天广皇说：“一起到里面坐。”率先走入房中。

这时内侍总领已经退去，五人揖让片刻，阁老始终不肯走在陈信前面，陈信懒得再说，终于还是先踏入房中，四位幻粹阁阁老相随于后。

一进门，天广皇就对陈信说：“神王一路辛苦，这些日子的状况如何？”

陈信说：“启禀皇上，我与三位翼云族的朋友顺利的说服了木族，到海吐族的时候虽然遇到一点困扰，不过还好都顺利的解决了，到时候布尔山上应该能顺利的聚集五宝，还请皇上放心。”

至于翼云族与熊族的事情，陈信上次送小公主回来的时候就报告过了，自然不用再提。

“哦？”天广皇高兴的说：“那五族的国书呢？”

“都在这里。”陈信将翼云族、熊族、木族及人族的书信取出，然后伸手到内袋掏出那颗红色的珠子说：“海吐族不传国书，直接将宝物交出，要我替他们带到布尔山巅。”

天广皇吃了一惊，大声说：“真有此事？”

天广皇将红珠接过细细观看，只见红色的光华向四面流转，仿佛是一重重的红雾散出，这与一般的发光物完全不同，天广皇点头说：“果然是海吐族持有的宝物……”

陈信颇为疑惑：“皇上知道海吐族宝物的模样？”陈信心里还有点担心海吐族骗人呢。

天广皇自觉失态，将红珠与四族国书在身上收好，对陈信笑笑说：“其实还有一块石板记载着八宝的模样，当时一时疏忽，朕没有拿给你们看。”

陈信虽然不大相信，不过心想天广皇不说也算正常，于是不在意的转过话题说：“刚刚内侍总领有提到……”

“对了。”天广皇连忙接口说：“密室中有一块石板，数千年来总是没有人弄得懂内容，朕想请神王和四位阁老参详参详，看能不能找出原因。”

原来如此，陈信心想难怪把四位幻粹阁阁老找来，这么说是有关武学的事情了，难不成又是无祖留下的？陈信颇为兴奋的连声说：“多谢皇上，陈信自当尽力。”

“好。”天广皇转身飘到那块大石桌上，只见大石桌如同上次逐渐的升高，过不多久，在气劲一冲之下，那个石柱轰隆倒了下来，向旁滚了开去，看来天广皇已经先将石桌机关旋动好了。

陈信这次看的明白，原来石柱中间似乎有足以穿透劲力的气缝，天广皇将全身的能量往缝中挤去，使得下方洞中充满外绷的能量，终于将这块大石柱缓缓的挤了上来，要知道这块大石柱虽然奇重，但是以众人功夫来说，终究还是搬的动，麻烦的是没有着力的地方，所以后来定盟卫国使虽能将大石搬回，当时却无法将石柱举起。

天广皇一落地就对陈信说：“朕已经看了不下数十次，神王和阁老去看吧。”

“皇上……”陈信有些疑惑的说：“密室中石皮不是很多块吗……？”陈信言下之意，天广皇不说，谁知道是哪一块？

“神王放心。”天广皇顿了一顿说：“那块石皮我已经放在密室的正中央，一看就知道。”

“原来……”陈信点点头，放心的对四位幻粹阁阁老说：“诸位先请。”

“神王先请。”四位阁老依然坚持陈信先行，陈信不想像刚刚进门一样推让半天，便不再客气，轻轻的飘下洞中，落到底部再向侧面的横洞飘入，随即站定在石洞中，这时陈信忽然感觉到上面天广皇与幻粹阁阁老同时提起全身功力，这五人是人族中顶尖高手，这一同时提起劲力，威势非同凡响。

陈信心里一惊，莫非幻粹阁阁老心有异议，而天广皇适时发现？虽然天广皇身配裂地刀，也不一定对付的了四位阁老，何况自己也不能在里面看戏，所以陈信不再迟疑，立即往外冲出。

陈信一冲入横洞，只见前方忽然一黑，到最前端抬头一看，只见那块大石柱已经轰然压了下来，陈信心里一紧，连忙运起全部功力，两手齐出腾龙掌，倏的往上一轰，只听轰然一阵爆响，气流在洞穴内激荡，但陈信虽然将石柱的冲劲一阻，不过意外的是石柱居然毫无损害，看来这里的石质果然宝刃难伤，不过……这是怎么回事，石柱为什么掉下来？

陈信全力运劲，四面光焰充斥在地道底部，但是居然仍挡不住石柱缓缓下压的劲道，陈信这时已经感应到，天广皇与四位阁老居然同时在石柱的顶端，正全力向下压，原来是想暗算自己？

陈信火大起来，全身气劲不断涌出，但是终究还抵不住五人合力，石柱一顿之后依然迅速的落下。陈信无可奈何抽身退入横洞，谁知这时四方形的横洞居然也逐渐的合拢，陈信再落入密室，只听最后是喀喀数声，机关又锁死了起来。陈信只好望着眼前完全密闭起来的洞口顿足一叹，御能神术毕竟太费时间，不然凝聚起能量对付，自己未必会输。

就在这时，两只不声不响溜回陈信屋中的蝠虎，同时感觉到陈信的劲力忽然爆起，小刚、小柔同时明白陈信遇敌，立刻一声大吼，猛然跃出窗外往皇宫赶去，啸声震动全城、划过长空，转眼就直接飞到天广皇的寝殿，直接往天广皇的房中冲去。

而天广皇听见虎啸，知道不妙，却见两头蝠虎不用多久就已冲到，同时张牙舞爪的破门而入，往五人冲来，这时四面的侍卫自然早被天广皇遣退，四位阁老见到两兽冲来，不禁唬了一跳，同时聚集内息出掌，八道劲流同时汹涌冲出，只听轰然一声，小刚、小柔虽然以钢爪划开了部分劲力，不过仍被余劲震的向后一个翻身，似乎受到不小的创伤，要知道这几位阁老虽然不及陈信，但也几乎都有与陈信一拼的能力，小刚、小柔怎么会是对手？

还好这里是梦幻星，只有小刚、小柔的先天能量无虞匮乏，劲力不断的涌入身躯，迅速治疗体内的伤势，加上对方远距离攻击劲力又会消退，伤

势也还不算太重，两虎随即又往前扑，四老一阵讶异，八掌再推，又将小刚、小柔震退，不过两虎好像打不死一样，在门外喘息片刻就又继续往内冲。

天广皇眼见数掌过去，小刚、小柔是越战越勇，但是四位阁老的掌力却有逐渐不足的感觉，连忙叫：“阁老请退，朕亲来对付。”

天广皇将腰间的裂地刀拔出，一股沉凝厚实的刀气蓦然涌出，小刚、小柔一惊，微微一顿，不敢冒然扑入。

就在这时，两只蝠虎耳中忽然听见陈信的声音说：“小刚、小柔，别打了，你们先跟着乾尚，听乾尚的话，我会再想办法与你们见面。”

小刚、小柔对望一眼，同时长啸一声，翻身飞腾回神王府找薛乾尚了。

原来刚刚陈信被关入地底密室中，正火大的时候，忽然感应到蝠虎与幻粹阁老打起来的能量，他想到小刚、小柔对付不了素称皇族至宝的裂地刀，于是凝聚劲力穿过石壁传音，叫小刚、小柔回去，反正就算它们打赢了，也没法将自己放出来，何况根本打不赢。

两兽这次还算听话，因为在梦幻星，陈信若未鼓起内息，小刚、小柔根本不知道陈信还在这里，刚刚只是因为陈信内息一涨即收，而且与陈信内息对抗的确实就是这五人的内息，小刚、小柔自然会攻击天广皇等人。

两兽一走，陈信放了一半的心，这时才有时间打量密室，却看到地面的石板都已经被搬空，天广皇果然是存心把自己关在这里，他到底想做什么？陈信能量外放，将心神凝聚在上方的屋中，看看天广皇会说什么，只听天广皇大声说：“徐总领！”

内侍总领徐趟的声音传来：“臣在。”

“立刻通知方儿依计行事，别让一个人跑了……还有，寝殿周围一公里内不准有人停留。”天广皇下令说。

“属下遵旨。”内侍总领立即快步离去。

“启禀皇上，若无别事，老臣等告退。”似乎是某位幻粹阁老在说话。

“诸老辛苦了。”天广皇说：“可先去休息。”

陈信心中疑惑大起，天广皇要定盟卫国使依什么计行事，莫非是要把自己的朋友全抓起来？这下可麻烦了，陈信用劲往石室顶端劈出一掌，只听一声巨响，石室依然无损，天广皇察觉脚底地面微微震动，知道陈信有办法听到上面的声音，呵呵一笑说：“神王，别枉费心思了……”

“天广皇，你到底想做什么？”陈信恨恨的往上传音说。

“没什么。”天广皇说：“等你的那些朋友全部就擒之后，朕再与你谈条件。”

果然是要找薛乾尚他们的麻烦，陈信不再理会天广皇，想办法将内息往外送，但是天降神王府有数公里远，现在的状况之下，陈信内息勉强可以送到那里，但是无法传音这么远，那又该怎么办？陈信心急如焚，但又无力可施。

而这时的神王府内，分住在四面的众人自然皆已出关，忽然听见蝠虎的长啸，第一个念头就是陈信回来了，但是随即发觉小刚、小柔的啸声不对劲，众人又一阵糊涂，薛乾尚听到两虎的啸声划空，似乎是由后方陈信的居所往皇宫飞去，心中微惊，首先就往陈信居所跑。

而陈信屋前的庭园，黄吉已经先冲到，正嚷着：“陈信……是不是回来了？”

而春、夏、秋、冬四婢也奔了出来，望着黄吉发愣，小春摇摇头说：

“没……没有看到公子。”

“咦……”黄吉疑惑的说：“那不是蝠虎的声音？”

“对。”薛乾尚已经赶到接口：“那该是蝠虎的声音没错……不过……”

一旁忽然有声音发出：“像是遇到敌人的声音。”

薛乾尚转头一望，却是赵可馨也来了。

今天六公主也恰好没来找练长风，所以练长风也迅速的到达现场，一面冲来一面说：“发生什么事了？”

薛乾尚望向赵可馨，两人目光对视都没有说话，但是脸上都是担心的神色，这时谢日言夫妻、那雷可夫夫妻也奔了过来，舒红算是最后一个到达，不过距蝠虎声音发出也还不到一分钟，薛乾尚对四婢问：“陈信没回来过……蝠虎呢？”

四婢面面相觑，小春微皱眉头说：“小婢等人确实是听到公子的小刚、小柔在一楼大吼……不过却不知道蝠虎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四婢的房间都在三楼，现在陈信又不在，一楼厅堂自然没人。

“蝠虎像是飞去皇宫。”谢日言忽然说：“陈信一定也在宫中。”

众人疑惑不了多久，却见小刚、小柔又忽然冲了回来，两哭见到众人都在眼前，小刚、小柔跑到薛乾尚眼前不断的轻啸，似乎极为烦躁的前后挪步，两颗大头却是望定了薛乾尚。

薛乾尚知道状况不对，两只蝠虎虽然认得自己，可是也没有多亲近，这时候明摆着要对自己传递讯息，一定是陈信嘱咐的，薛乾尚连忙说：“小刚、小柔，陈信出事了？”

两虎同时呜呜连声，连连点头，薛乾尚紧接着说：“他受伤了吗？”陈信现在要是正与人打斗，都城哪里会这么安静？

小刚、小柔似乎思索了一下……却又同时摇头。

薛乾尚一顿，赵可馨向前一踏步说：“陈信是不是被困住了？”赵可馨以前的身份是陈信女友，与两兽反而熟络。

小刚、小柔大点其头，陈信虽然传音给两兽语焉不详，不过两兽闻声知意，已经感觉到陈信虽没受伤，但现在处于被囚禁的状态，但是又不知道陈信的位置，只好听话的回来找薛乾尚。

黄吉见到两兽点头，大吃一惊，嚷起来：“天下哪里困得住陈信？”

“有一个地方。”薛乾尚望向练长风迅速的说：“天广皇的寝殿密室。”那地方只有薛乾尚与练长风随陈信去过，那时就见识过密室的古怪石质。

练长风面色大变，迟疑的说：“难道……天广皇暗算陈信？”

“没错……”薛乾尚一跃而起，御气直上二十余公尺，随即迅速落下说：“四面兵马正在合围，还有数条街的距离，我们必须立刻突围。”

众人通顶之后多多少少都能御气飞行一段距离，飞上二十公尺自然不是难事。

众人听见兵马合围声，同时一惊，背着小毛莉的那雷可夫瞠目结舌的说：“那……怎么办？”

“怎么办？”黄吉大声嚷说：“杀到皇宫去，救陈信出来。”小刚、小柔高兴的一跃，就要当先锋。

“等一下……”赵可馨拦住黄吉大声说：“我们这样冲过去是送死，天广皇一定早有布置。”

练长风迟疑一下说：“乾尚，我们应该回南角城海底的卓能。”

练长风话一出口，李丽菁忍不住开骂：“你什么意思……不管陈信了？”

黄吉也听不顺耳，也瞪着练长风说：“你想回去就自己回去吧。”要是黄吉反对，还没有人能进去卓能，陈信现在被困，能够解除卓能的防卫系统的只有黄吉。

练长风见众人反对，一时说不出话来，薛乾尚却忽然说：“我赞成长风的意见，不过我们却要藉卓能来救陈信……长风，可是你真的要随我们去吗？你留下来应该没事的……”

众人这才想起来六公主的事情，练长风该是最不愿意离开的人，黄吉与李丽菁都是直肠直肚的，马上都对练长风致歉，练长风脸上的神色虽煞不大好看，还是一咬牙说：“我们一起走……”

“好。”薛乾尚当机立断：“说走就走，你们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带出来？”

众人来此除了武器之外也没有什么东西，重要的零碎物件婢女又会替众人收到内袋中，所以这时都摇了摇头，示意随时都可走，薛乾尚点点头说：“好，我们全力突围……”

这时总管得安已经赶到，薛乾尚转头对总管说：“得安，立刻通知所有侍从先散了，不然只怕他们迁怒你们……”

现在这里还是帝制，搞不好来个满门抄斩也不一定，得安听到薛乾尚这样说，吓的连忙去前面传达消息，整个神王府马上喧闹起来。

这时一旁的春、夏、秋、冬四婢听的呆了，小秋忽然问：“薛神将……我们呢？”

“你们？”薛乾尚一愣回头说：“你们也快逃啊。”

“小冬跟你们去……”小冬睁着大眼说：“小冬也要帮公子忙。”

“我们都要去。”小春、小夏、小秋也叫了起来。

薛乾尚有些迟疑，皱起眉头不大愿意，但是黄吉忽然点头说：“带她们走吧，不然陈信出来以后会怪我们。”

黄吉始终认为陈信和她们有一腿，见黄吉这么一说，那雷可夫、李丽菁、科芙娜等人居然也点头同意，心想要是陈信与她们真有关系，自然应该带她们走。

赵可馨有些迟疑的说：“可是……我们都未必能安全的冲出，她们……”

小春连忙说：“我们可以自保的。”随即运起内息，在自己周身聚集能量，缓缓的飘了起来，她们内息不如陈信甚远，但是因为天生体质不同，聚集起能量不会比陈信慢，何况这段时间没事就在练习操控能量，其实要是不比快，四婢以御能神术飞行，会比起薛乾尚等人飞的远许多。

薛乾尚知道现在不能为了这种事情争论，点点头说：“好……”立即动身往后墙绕去，众人随即腾起光焰紧随在后，同时取出武器，准备拼出一条生路。

四婢随在众人身后，同时轻飘飘的浮起，居然速度没有比众人慢多少，众人跃出后墙，薛乾尚略一盘算，众人功力大进，十余公尺高的城墙难不倒众人，皇城在都城的东侧，自然是往东走比较容易出困，于是低声说：“他们应该不知道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先绕向东出城，再转往南方。”

片刻后，定盟卫国使刘方已经到达神王府，见居然无人应门，里面却

似乎是一团混乱，只剩那两、三千名士兵一个个不知如何是好，定盟卫国使知道事机败露，连忙大声说：“神王叛乱，众军官不知情者无罪，立刻放下武器。”

众士兵群龙无首，加上又是皇储亲来，自然不敢反抗。

定盟卫国使随即四面传令，大搜皇城，这下化暗为明，四面铁骑齐出，整个皇城都喧闹起来，沿街士兵大叫：“神王府叛乱，皇上下令所有叛逃者一体缉拿。”

都城中人听得此言，不禁震动起来，天降神王的能力举世同钦，这下叛乱还得了？只见所有市集收摊、商家全部关起大门，转眼间没有人敢在街上活动。

定盟卫国使见人心惶惶，知道弄巧成拙，连忙再换一种方式传令，士兵改成大叫：“天降神王已擒，活捉任一神将赏金两千，尸体一千。”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众官兵当即奋勇搜寻，四面疾驰。

薛乾尚等人迅速的绕过皇宫往东行，终于在转过一个巷口的时候，被一队五十余人的骑队遇见，那名领队的校骑见到薛乾尚等人连忙命令吹响号，一面大叫：“在这里了，放箭！”众人的功夫高强大家都知道，这位校骑不敢妄想捉活的。

一排箭雨洒过来，薛乾尚、黄吉、练长风当先开路，两剑一刀光华泛起，眨眼就激飞箭雨冲进人堆，区区五十人还不是砍菜切瓜的转眼杀出一条血路，众人继续往东南赶，要由东南的角落出城。

不过这时候号角声已经传出，四面的军队蜂拥过来，也知道众人的目标似乎是东方，众人又遇到了两、三起官兵，依然是顺利的冲过，眼看只要再转一个巷口就可望见城墙，薛乾尚与黄吉一探头，前面一排箭雨射了过来，两人连忙闪身退回，只见数百支铁翎箭穿刺在巷口，黄吉咋舌嚷着：“上千人守着，乾尚，要不要换个方向？”

“现在来不及了……”薛乾尚颇为苦恼，速度越慢敌人越多，现在已经聚集了数千人，再换个方位岂不是要聚集近万人？

“现在怎么办？”断后的谢日言夫妻奔过来问。

薛乾尚说：“这里距离对方只有二十几公尺，要是对方一乱就好了……”

二十公尺众人自然转眼间就能杀进去，问题是怎么让对方乱。

小刚、小柔低声一吼，跃跃欲试，薛乾尚摇摇头说：“你们不行，只有这样了……我们以绝招强轰对方，只要两人出手，然后坐蝠虎逃，我一个，还有……日言好了。”

现在众人已经通顶，气脉归元的速度提升了不少，但是以绝招出手毕竟比较耗费功力，所以必须功夫较强的人，而黄吉身负先锋的重任，练长风的烈阳剑又不适合对付众人，排过来就是薛乾尚与谢日言了，于是薛乾尚这样建议。

“乾尚。”科芙娜忽然说：“我和日言一起出手。”

那雷可夫想起来，嚷嚷说：“你们夫妻新创的功夫，阴阳回旋腾龙掌。”

“什么掌？”黄吉完全不知此事，这么长的名字居然没有经过自己润色，那雷可夫就独立完成？实在是太不应该，管他命在旦夕，黄吉马上与那雷可夫争论起来。

谢日言与科芙娜不理睬胡扯的两人，收回长剑同时站到巷口准备，那

一端是旋风龙将徐裕和骤雨龙将徐茂，其中骤雨龙将徐茂是左督国王的儿子，这时正大声说：“皇上开恩下旨，只要投降一律免死，诸位还不抛下兵刃投降？”

谢日言与科芙娜凝聚了内劲，对望一眼，同时闪出巷口并肩各击一掌，一左一右两道光柱并排冲出，而且忽然交缠起来，往前直穿，腾龙掌劲速度极快，四面箭雨还来不及射来，正前方的数十名官兵已经被轰的一塌糊涂，而且劲力旋绕范围越来越大，蓦然一声爆响，近百名官兵向四面炸散，整个队伍已经混乱起来。

蝠虎无须吩咐，已经将谢日言与科芙娜载了起来，众人不再迟疑，立即挥动刀剑往外冲，薛乾尚大声说：“黄吉，断后。”与练长风领头前冲。

“好！”黄吉应声后撤，等中间的四婢、赵可馨、舒红和那雷可夫夫妻通过，这才举起大刀跟着。

四面一乱弓箭已经没用，数百名官兵立即拔出刀剑涌上，不过哪里拦得住众人？要知道除了四婢之外，众人只怕都不弱于卫国使，黄吉自然不用说，连练长风、薛乾尚两人与定盟卫国使刘方相较都还有过之，这两位龙将根本不是对手，旋风龙将被薛乾尚削断武器还附送一条手臂，骤雨龙将徐茂更是倒楣，被练长风拦腰斩过，在地下惨呼片刻才断气。

而四婢虽然功力较弱，不过四婢同时运起御能神术，攻击时无须与敌接触，官兵在七、八公尺之外就被盘旋来去、看不见的风刃杀的呼爹喊娘，反而帮了薛乾尚等人不小的忙。

众人越过皇城城墙，这里距离都城的东墙只有两公里，算是最近的方向，天广皇没料到众人居然都已能飞跃城墙，而且本来没想到薛乾尚等人会及时察觉，所以大部分的兵马都聚集在四面城门，所以被众人轻易的跃出皇城城墙。

一出皇城就是都城，都城中人口众多，而且现在正是市集的热闹时间，这里的人可没有皇城中那么守规矩，依然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加上范围极大，反而不易围捕。

不过众人带着蝠虎目标未免太过明显，还是由四面不断的听到指示方向的号角声，众人闪闪躲躲的直往东墙，还好都城的城墙没有南角城高，众人再向上一跃而出，转向往南，越野急走。

不过跃出城墙自然会被发现，过不了多久，东城大军齐出，向众人追击，轰隆隆的龙马震地声不断的传来，尤其左督国王徐东平本来不是全力相图，但知道自己独生子徐茂被杀后怒火攻心，亲自领着数万兵马由东门冲出，遍野侦骑四出，寻找脱逃出城的薛乾尚一群人，反正他们人生地不熟，想来也逃不出多远。

第四十章 全力突围

在密室中的陈信心急不已，呼唤上方的天广皇又没有回应，等了好一会，忽然感受到谢日言与科芙娜的腾龙掌力，陈信马上知道那是他们夫妻俩新创的功夫，估计距离是在皇城城墙边了，这就是说他们应该已经开始突围，

陈信心里略为放心，薛乾尚等人毕竟机灵，不容易中计，但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安全的逃出大军追捕？

陈信心里又担心起来。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过了两天，陈信一直没有再感受到众人聚集极大的能量出手，也就是施展所谓的绝招，这是说众人至少没有在都城附近被捉，不过都城到南角城，若是依赖龙马也要十来天，众人的速度自然比龙马快，但是却未必能长久奔驰，另外虽然有蝠虎在身旁，不过蝠虎最多也只能载两人，依然没有大用。

陈信待在石穴中烦恼了两天，一直仔细的观察着四方的能量状态，直到今天才肯定薛乾尚等人应该已经离开都城。他转念又想，既然天广皇说，要等捉到薛乾尚等人再和自己谈条件，也就是说万一捉到也会让自己知道，只好将这件事情先搁一边了。

于是陈信东敲西打的想找出路，但却是枉费心力，看来天广皇早已预备好了，不但将密室中的所有物品搬出，而且还打扫了一番，陈信无可奈何下东张西望，想到关了两天不觉气闷，应该是有通气的孔道，找了半天，陈信另在墙顶找到一丝细缝，也不知道是通到哪里，连极乐都钻不进去。

陈信摇摇头跌坐于地，心想这次真是无路可逃，当年祖先不知道如何做出这种东西，现在居然用来关后世子孙？看来天广皇大概是深怕杀不了自己，所以才干脆用这种方法把自己关起来，难道是想把自己活活饿死？

陈信想到这里，开始觉得肚子有些饥意，因为在梦幻星上，陈信两、三天还是必须吃一点东西、喝一些水，要是完全不吃，也不知道能支持多久，想来会慢慢的无力，到时候说不定天广皇另有毒辣的手段对付自己。陈信想到自己已经三天不饮不食，心里不禁有些焦急，还好他终于想到赵可馨送自己的项练，当初她曾说过这足以支持十日，以自己现在的能力来说，至少可以藉此支持一个月，于是陈信先安了一半的心，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形下用到这个东西。

陈信撕开项练，吞了一个浓缩胶囊，只觉得胶囊一到胃中，遇酸立即破开一个小孔，缓缓流出的液体逐渐膨胀为原来的体积，然后经过各种肠道吸收，首先就补充了足够的水分，陈信正在高兴，忽然听到上方传来天广皇的声音：“神王，一切还好吗？”

陈信一时不知道该不该发火，闭上嘴懒得理会天广皇。

天广皇等了片刻，接着又说：“神王，密室中无水无食，你功夫再高也终究支持不住，难道神王不好奇，为什么朕会恩将仇报、出此下策？”

他倒好意思自己说出“恩将仇报”……陈信终究忍不住说：“天广皇，你究竟想做什么？”

“神王。”天广皇声音十分的诚恳：“朕为了维系皇室的安全，任何可能动摇祖先基业的危险都必须先行除去，但朕也知道神王功勋卓著，所以这令朕十分为难。”

陈信哼了一声，天广皇大兜圈子还不是想骗自己，却不知道他到底想骗什么东西？

天广皇见陈信没有答话，以为陈信意动，高兴的说：“所以朕想到一个两全其美之策，若是神王合作，朕自然会放出神王，日后荣华富贵仍然享用不尽。”

“你到底想说什么？”陈信耐不住天广皇一串废话，传声发问。

天广皇得意的说：“朕知道，神王的功夫其实并未高于朕或是幻粹阁阁老多少，神王之所以天下无敌，主要是掌握了御能神术的奇妙诀窍，若是神王将御能神术的修炼方法告知朕，朕岂非无需再担心神王作乱？自然会放出神王。”

陈信忍不住好笑，天广皇倒是说的头头是道，但是自己就算教会天广皇，也不是在十天半个月他就能练成，要是等练成了才能安心的放自己出来，自己岂不是已经饿死？可见天广皇完全没有诚意。

只听天广皇接着说：“相信神王已经有些饥饿，以神王的功夫来说，最多也只能支持二十天，希望神王不要想岔了，一意孤行，那朕只好将此穴封住数年，日后再移出神王的尸体。”

陈信懒得与天广皇对答，一提劲力，在数公尺上方的地面凝聚起能量，天广皇发现不对，大吃一惊，连忙跃开数步说：“神王你若是铤而走险，难道不担心诸位神将的性命？”

陈信心想要是天广皇真捉到薛乾尚等人，一定会带来胁迫自己，现在不用埋他，干脆先给他一点教训让他难看，于是陈信将能量不断的外散，一片片的风刀已经聚集起来，数十公尺的范围都是亮晃晃的掌天光片。

天广皇心惊之下只好迅速的离开，并且聪明的降低散发的能量，窜到数百公尺外，陈信便感应不到天广皇的踪迹。

陈信知道自己虽能感应数公里内的状况，不过却不像地球上能同时察觉，必须将心神集中到某些预定的空间，所以天广皇一快速移动，陈信很快的就失去天广皇的位置，他索性将风刀四面狂扫，将上方的寝殿破坏的七零八落，过了片刻知道风刀的范围有限，于是转变能量的状态，让数百公尺范围布满光带，随即迅速的旋动起来。

天广皇这时已经退出甚远，却发现陈信的光片变成光带，背着风力逐渐旋转起来，速度越来越快，首先是庭园花草以及已经被破坏成零零落落的寝殿器物，开始随风乱滚，慢慢的四面的房舍开始动摇，整个旋流已经出现，范围逐渐扩大到一公里，陈信再缓缓的移动旋流四面移动，将心里记忆所及的皇宫范围整个破坏殆尽。

其间天广皇不断的传音要陈信住手，还加上一大段的威迫利诱，不过陈信毫不理会，只要一感应到天广皇的位置，马上将整个急旋的气柱往天广皇冲去，天广皇越奔越远，当然这时所有的皇宫中人也都已经连滚带爬的逃出宫外。

这时所有都城人都察觉到皇城中的变化，皇城中人更是看的清楚，只见一个奇大的气柱在皇宫中滚来滚去，所到之处房舍摧枯拉朽的被夷为平地，毕竟这里还是以木造房子为主，遇到这龙卷风一般的气柱，怎么挡得住它向上拉拔的力道。

皇城中的百官知道宫中出现巨变，一个个拥来护驾，众人看着皇宫中一道宽达一公里的大气柱四面移动，无不吓的目瞪口呆。

天广皇一人站在西角，四面众人慢慢的靠近，谁不知道天广皇昨日忽然下令捉拿神王府中大将，有些知道陈信能呼风唤雨的人，见到这场龙卷风来的莫名其妙又瞄准目标，心里已经开始暗暗担心陈信并未被捉，尤其是当初北征的数万军队，除了部分追击薛乾尚等人之外，都城中还有数万人，这些人想到陈信雷劈二十万大军的往事，不禁心里喘喘不安。

过不久，龙卷风将皇宫破坏殆尽，每个地方都缓缓绕了两圈之后才忽

然消失，四面有些未及逃出的仆役被埋在断木残垣中，已经是死多活少，这还是陈信故意慢慢的加大范围，缓缓移动，不然死伤将会更为惨重。

这时天广皇身后已聚集了许多的大臣、随侍、侍卫，其中最急的是小公主刘蜜，一待风势止歇，立即望空大叫：“陈信……陈信……”

“别叫了。”天广皇皱眉大声说。

“父皇……”小公主刘蜜大声道：“您不是说陈信叛逃未归，所以才捉薛神将他们？这又是怎么回事？”看来这是天广皇前两天对小公主说的理由。

天广皇脸一沉说：“不许多嘴！退下！”

小公主吓了一大跳，天广皇对小公主向少如此疾言厉色，小公主惊急之间眼一红，扑到一旁仓皇逃出、发鬓散乱的北妃怀中，呜咽了起来。

这时左督国王与定盟卫国使都已经出城追捕薛乾尚等人，右相与左相对望一眼，见到天广皇一向最疼爱的小公主也碰了个大钉子，两人心里都是同一个念头，现在谁说话谁倒楣，不过都没人说话也是不行，于是右相年冯商只好硬着头皮说：“启奏皇上，天灾肆虐，是不是暂时移驾，待此处清理完成之后再行整建？”

天广皇面色铁青，一句话也不吭，仿佛没听到右相的话，右相愣在那里一时进退两难，却听到身后忽然传来喧哗声，隐隐听的是：“看天空……看天空……”

听到的人自然而然抬起头来，却都望着天空愣住了，只见上方一片漆黑沉重的乌云正逐渐的变大，范围已经逐渐的扩大到整个皇宫，这片乌云如此厚实却又滴雨不洒，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那片乌云缓缓的下降，忽然间电光划空，数道雷轰击到碎木上，轰然数声之后已经燃起火光，乌云却又缓缓的上升数尺，又开始逐渐的扩大。

四面的众人心惊胆颤，直想往外跑，但是天广皇没动谁敢动？一些刚刚急着表现自己护主的人不禁开始后悔，现在要是还在自己家中，偷偷溜出城外也没人知道，现在天广皇不知道发什么疯，居然假装大胆，动也不动。

却不知天广皇这时已经气急，没想到陈信被关入密室中居然还能控制能量，天广皇本来认为御能神术应该像普通功夫一样，怎么打也打不出密室，他却没想到御能神术内息散出就像传音一般，不一定需要花空气中传递，就算是中间有物质依然可以做适当的联系，最多是又慢了一些而已。

天广皇望着已经成为一片瓦砾的皇宫，对陈信简直是又怒又怕、又气又恨，回头瞪向不知趣说话的右相，一时却说不出话来。

右相见到天广皇红丝满布的双眼，心知天广皇现在随时会翻脸，斟酌了半天才说：“启奏皇上，此处容易惊扰圣驾，是不是应该暂时移驾？”

天广皇两眼一瞪，正想找右相的麻烦，空中忽然传出陈信的声音，响遍整个都城：“天广皇！现在放我出来，我既往不究，两小时后，若不将我放出，所有居民最好自行撤离都城，莫谓陈信言之不豫。”

随即又是一阵雷轰，这次距离众人又近了些，连天广皇也不由自主的退了两步，所有人的目光一时都望定了天广皇。

天广皇自然不肯放陈信，何况陈信的口气如此张狂，要是放出来不知道自己会死的多惨，但现在实在没办法逞强，天广皇只好承认失败的说：“暂时……暂时退出都城。”

天广皇一下命令，所有的人自然开始分头传令，天广皇及众妃的车驾已经全毁，只好骑乘龙马往东方田城，都城东门被官兵管制住，其他三个城

门人民携家带着、收拾细软、蜂拥而出，谁没听说过天降神王陈信的事迹？自然非跑不可，但现在又限制了两个小时，将近八十万的人民如何撤的出城？只将三面城门挤的满满的，如潮水般的往外流出。

其实陈信是故意的，陈信想让天广皇以为自己孤注一掷，反正天广皇一定不会将自己放出，只要二十来天之后自己再将空中的乌云散去，到时候天广皇一定以为自己已经饿的全身无力，说不定就会打开洞穴，不然无论自己说不说出御能神术的修练方法，天广皇一定都不会放过自己。

这时薛乾尚等人已经折往南逃，薛乾尚领着众人，一出城就往东直窜，要让官兵以为众人想逃出海外，过了整整一天，又遇到了几小队官兵之后才忽而折向往南，猛然转向自然无路可走，一路只有披荆斩棘，还要小心别留下线索，速度当然变的缓慢下来，所以现在才刚抵达东极河。

众人既然想折往南方，就必须度过都城南方的东极河，但是东极河中游河宽足有二十余公里，虽然河岸旁都是密密丛生的草本植物，不过接近河岸一看，河面上不断约有船在来回巡逻，薛乾尚回头叫众人先稍作休息，在离河岸十余公尺高的长草中清出一块空地，让众人围坐起来商量对策。

薛乾尚等众人坐定之后首先说：“现在河面上大概每一段迴流处都有官兵把守，刚刚我看到这段河面长约十五公里，只有两艘船不断的来回，每艘船大约五十余人。”

“那好对付嘛。”黄吉瞪眼说：“区区五十多人能拿我们怎么样？”

“不……”薛乾尚摇头说：“要是我们能不惊动他们越过东极河，抵达南角城之前的风险可能会大幅的减少，他们说说不定以为我们往东出海了。”

“原来如此……”那雷可夫点头说：“所以该怎么办？”

反正自己不负责出主意，只负责问问题。

“可馨你说呢？”薛乾尚转头问赵可馨。

赵可馨思索片刻微微摇头说：“梦幻星日夜都很明亮，就算用蝠虎飞，也很难不被发现……”

“我也是在烦恼这件事情，”薛乾尚说：“要是真的硬闯过去自然没有问题，不过之后南行的路途上困扰会很多。”

众人面面相觑，李丽菁睁大眼睛说：“你们俩都想不出来就别指望我们了。”

薛乾尚话锋忽然一转说：“这一趟路小毛莉都没有哭叫，还真不容易。”

小毛莉以地球算法，差不多快满一足岁，要不是高速时间压缩的关系，现在应该已经四岁了，也就是说，地球上的人都比众人多活了三年，不过梦幻星的时间速率好像又快的大不对劲，回去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年代。

提到女儿李丽菁就得意，高兴的说：“小毛莉只有闲闲没事才哭，只要速度一快、动作一大，似乎就高兴起来。”

自从北疆一役李丽菁全程将小毛莉背在背上，小毛莉就习惯被母亲背着打逗。

“这么说……”薛乾尚沉吟的说：“慢慢的走就有可能哭了……”

“什么意思？”舒红疑惑的说：“我们等一下要慢慢走吗？”

薛乾尚转头望向四婢说：“要是小春你们有办法制造云雾的话，我们说不定可以过的去。”

四婢随着众人一直没说话，见薛乾尚忽然提到自己，小春连忙说：“禀告神将……”

“等一下！”黄吉忽然打岔说：“拜托别再神来神去了，我们都逃出来了，还叫什么神将？就叫乾尚……薛大哥就好了。”

小春连忙低头说：“小婢不敢……那小婢称呼各位公子、小姐。”

“先别管称呼。”薛乾尚说：“你们行不行？”

“薛公子，小婢等人当然能制造云雾，不过没有办法将河面都笼罩住。”小春乖乖的回答。

“范围多大？能维持多久？”薛乾尚紧接着问。

“七、八公尺总可以吧，时间倒是没什么问题……”小春有点惭愧的说：“不过还不能造成雷电。”

小春她们还只能停留在一些攻击的招数，雷电牵扯到更复杂的细节变化，而且体积一定不能小，陈信虽然解释过了，但是她们一时还无法做到，另外因为不需攻击耗劲，所以可以支持满久的。

“我明白了，小春，你试试在这里凝一块三公尺方圆的雾团。”薛乾尚点头说。

“是。”小春缓缓吐纳劲力，将外散的劲力凝聚着四面的能量，再将空气中四面的水气不断的吸收，过了片刻，众人上方已经凝聚了一团还算浓密的雾气，并且还在继续的增加含水量。

“这样就可以了。”薛乾尚说：“你能控制雾气多远？试试看。”

小春领命将这团雾气往空中送出二十余公尺，缓缓的向西飘，又飘出将近二十公尺，这才向薛乾尚摇摇头说：“薛公子，只能到这么远了。”

“好！尽快拉回来。”薛乾尚点头说。

小巷随即拉回，但是最快也要五、六秒，也就是说比起一般人大步走快不了多少。

薛乾尚皱着眉头思索起来。

赵可馨盘算片刻忽然说：“一趟要一个半小时，不能用蝠虎，来回四趟最少要十二个小时。”

“对。”薛乾尚点点头说：“用木筏，我们必须回到两公里外的林地，砍一些树木带回来。”

虽然听不懂，但众人已经懒的发问，反正薛乾尚和赵可馨都赞成的事情还没出错过。

众人往北方的树林急进，没片刻就到了林缘，黄吉抡起大刀，就要劈下去的时候，薛乾尚忽然说：“等一下，这里并无樵夫，会留下痕迹……再往前走到小径边就可以了。”

黄吉心里发急，一面往前走一面不耐烦的低声说：“乾尚，你们说要赶回卓能，那怎么救陈信？”

“我们到了卓能之后可以藉卓能沿海北上，然后进入东极河，就能停泊在都城南面的渡口河底。”薛乾尚说：“这样我们能藉收发机与陈信联络，才知道应该怎么帮助他，要不然就算我们一头冲进皇宫，也唯死而已。”

除非在极深的地底，不然收发机与卓能只要距离在数百公里之内就能彼此通讯。

“会不会来不及？”李丽菁也有些担心的说：“我们一去一回至少还要一个多。”

“只能尽力而为了。”薛乾尚说：“这是唯一的机会，与盲目的扑回去比起来，还有一线生机。”

众人不再多说，继续往前走，薛乾尚面色虽然不变，不过心里却在隐隐担忧，他知道密室中无食无水，这一个多月陈信不知道能不能支持下去，而赵可馨却不知道密室的结构，所以也不知道薛乾尚在担心这件事情。

众人往小径急走，前方的练长风忽然轻轻一弹指，转到一个草丛中伏下，众人知道有警，全部各找掩护伏下，这时前方小径似乎传来许多足踏草茎的摩擦声，看来是有一队兵马正巡行通过这条道路，众人一口大气也不敢吐，因为昨天薛乾尚就百般交代，众人转而向南之后尽量不要与官兵接触，不然行迹一露，往南角城的路途就艰辛了。

其实薛乾尚最大的顾忌是人生地不熟，众人往南只能依着当初北来的大道附近行走，若是被官兵发觉众人南行，这条南北大道上必然全是官兵，众人只要一被发现，逃逃杀杀的逃到丛林中，先不论会不会迷途，单是在茂密的古林中穿行，三个月都到不了南角城。要知道都城到南角城空中虽只要三千多公里，在大道上走就将近六千公里，穿林而走加上走走停停，还包括走冤枉路的可能性，怕不要一、两万公里？

但是想不被发觉简直是不可能，薛乾尚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越晚被发觉，走的冤枉路会越少。

不久之后，巡行的士兵已经通过，黄吉回过头说：“乾尚，这里可以砍了吧？”

薛乾尚微一迟疑，赵可馨开口说：“乾尚，这里既然有士兵巡行，不可能不被发现的，刀剑劈砍与以斧破木的痕迹不同，要完全不被发现只有穿到古林深处，反而更慢了。”

薛乾尚点点头说：“好，大家动手，小声些……还有，断面别切的太光滑了。”

以众人的功夫，连劲于自己的利器，还不是刀过树断，只见数人一组，截断了数株腰粗树木，将四面的横枝削去，一人扛一根的往南跑，连四婢都合扛了一根。

到了离岸不远处，众人取刀剑剥下树皮，将十株木干粗略的捆绑起来，薛乾尚让大家不必急，反正到了晚上才能过河，开始将四面的碎散物收集销毁，部分不易销毁的东西捆成一束，准备带到河对岸埋起。

一切完成，众人躲在将近人高的草中，谢日言忽然说：“乾尚，此处数十公里都是大片长草，食水无虑，我们何不暂在此处稍歇数日，然后想办法回都城探听消息？”

薛乾尚摇摇头说：“我们的速度他们估计的出来，东极城应该已经接到消息，由东方包围过来，明天都城的大军就会开始南北分道，清剿四乡，这种地方正是重点，而且皇族与其他的种族大为不同，我们也没办法混入乡村，只能有多远逃多远。”

众人见薛乾尚说的有理，都沉默下来，练长风忽然说：“我有一句话你们听了可能不舒服，我们当然该救陈信，不过要是到时候斟酌情形还是无力可施，我们就应该回地球了。”

众人与陈信交情俱非泛泛，听练长风这样说忍不住都露出不悦神色，薛乾尚连忙说：“你们别急，长风会这样说是原因的，要是陈信真被关在密室中，我们除非活捉天广皇，否则没有人打的开密室，而我实在想不出来，除了密室还有哪里困得住陈信。”一面将密室的情形诉说了一下。

众人想起当时皇族大会贵族反叛，也是为了追问天广皇密室的开启方

法才暂停攻击，要不然那时陈信也没时间聚云成雷。众人现在功夫虽然已经不错，不过说要活擒有裂地刀在手的天广皇简直是说笑，何况天广皇四周侍卫众多，幻粹阁阁老除了黄吉也许勉可一搏外，众人又大都不是对手，想到这里，众人不禁有些丧气。

薛乾尚虽然替练长风解释，心里却微微有些疑惑，练长风前一阵子不是一直想留下来，却不知道为何作此转变？莫非是既然与六公主没法相聚，也失去了留下来的念头？

小冬忧愁的说：“薛公子求求你，一定要救出我们公子……”她听薛乾尚说的十分困难，心里忍不住发急。

“我们会尽力而为。”薛乾尚说：“没想到陈信教你们功夫，反而帮了我们不少忙。”

“这是小婢们该做的。”小春也可怜兮兮的说：“可是一定要救出公子……”

“要是真的救不出陈信，我也不回去了。”黄吉忽然说：“你们要回去自己回去。”

“现在别说这些了。”赵可馨摇摇头说：“说这些徒乱人意，我们先把自己能做的尽量做好，再看结果。”

众人不再多言，闷闷的等着日落，直到天色又转为七彩，薛乾尚一蹦而起，对四婢说：“你们分站四面，聚集雾气把木筏的四面包裹住，我们过河。”

众人同时明白，这样远远看起来只是一片雾气，连忙同时忙碌起来，不久，一片十余公尺宽的雾气缓缓的飘过河面，因为天色虽然并不灰暗，但也不是十分明亮，所以光线并不会透过雾气，众人缓缓的滑水南移，也不能太快，不然四婢的雾气没办法跟上。

过了将近两个小时，十三个人与两只蝠虎顺利的抵达南岸，众人一登岸，雾气渐散，连忙将木筏拆散，藏在河岸的密草中，随即转向西南，快速奔驰，要回到南方大道的附近。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过了两日，众人躲躲藏藏的奔行数百里，终于接近西南的大道，薛乾尚不敢骑蝠虎高飞探路，怕被人发现南向的痕迹，让众人在东方的树林中开始转向南行，一路疾行，穿林越野，忽然间身后传出了尖锐的哨音，薛乾尚一惊，这是军队中传讯的用具，连忙说：“糟糕，还是被发现了，转向！”立即转往东南。

但是四面的哨声越来越多，四面大军趋驰的声音逐渐出现，远远的开始传出叫声：“天降府余孽，投降免死。”

“怎么还是被拦住了？”舒红焦急的问。

“应该没有露出痕迹，可能他们猜出我们会向南行。”薛乾尚迅速的说：“现在只好往密林中走了。”

众人不知，左督国王徐东平自从接到东极城的回音，心想众人要是往东走一定难逃东极王与定海卫国使之手，于是立即兵分两路，让定盟卫国使留守都城，四面搜寻，左督国王自己立即越过东极河，率领大军快速奔驰，左督国王心想薛乾尚等人除非往南行大道逃，其他的地方众人茫然不识也不远，而且西南方离国境最近，说不定众人想逃到木族，于是先赶了一天越过东极河数百公里，然后将整个大军散开大道四面，算定了薛乾尚等人要是

南行绝对还来不及过河。

左督国王其实不算猜出薛乾尚等人的动向，不过却恰好的在众人之前拦截，左督国王选择了适当的地形，立刻先派出了数千人四面埋伏，分散监视大道四周数十公里内的动静，各组各自换班，言明监视十日，全无敌踪再回部队。

薛乾尚等人茫然无知的闯入天罗地网，马上被埋伏不动的暗兵发现，这些人不动手，却不断的藉信号通知众人的所在处，暗号一出，四面兵马齐动，左督国王大喜，连忙实行起先前准备好的计划。

而林中的薛乾尚等人左兜右转，还是绕不出四面兵马包围，只见西方、南方各有一队约千人的兵马往众人冲来，众人只好折而向东，奔出片刻，前方的薛乾尚倒抽一口凉气，叹人说：“我们中计了。”

原来东方不远就已出林，要是众人越野而走更容易被追上，薛乾尚只好回头说：“我们地势不熟……既然这样只好折往西南，突破那两队。”

“前面虽然是原野，不过现在并没有敌军……”练长风皱眉说：“我们的速度比起龙马快，说不定能甩掉他们。”

“不可能。”薛乾尚说：“对方既然由西、南逼来，就是要逼我们往东走，那一片丘陵之后一定有大军埋伏。”

“这……”练长风因为毕竟还是中伏，对薛乾尚的信心不禁打了点折扣，但觉得薛乾尚说的似乎还是有道理，只好点点头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在林木中我们应该冲的出那两千官兵……走吧。”薛乾尚心里十分担心，既然被对方遇到了，而且对方似乎用兵老到，众人想安全脱出几乎是不可能的。

众人一起往西南冲，对方两队也夹了过来，黄吉憋了数天，这时一声大喊，第一个拔刀往人群中冲进去，对方同时一涌，刀剑齐施，转眼裹住黄吉，黄吉大喊一声，刀芒四面一绕，四面惨叫声大起，兵刃肢体四散，而这时大家也已经冲到，薛乾尚大叫一声：“黄吉，别被冲散了，慢些 1。”

而四婢无须吩咐，风刀同时展开，四面飞旋，遇者不死即伤，众人左右无须担心，全力前冲，谢日言夫妻在后面轻轻松松的跟着，蝠虎跟在黄吉后方，偶而大吼一声吓的龙马四面奔逃，众人摧枯拉朽的冲出人群，正庆幸的时候，却发现后方号角一响，前方的山林居然燃烧起来，而且火光同时由南方、西方冲起数十道。

众人一愣止住脚步，这时刚刚被冲散的千多位官兵已经整军，同时往西方撤退，薛乾尚跌脚一叹说：“这两千人是为了牵制我们的……”

“有什么关系？”黄吉一挥大刀，刀上官兵的血往前方地面一洒，大声说：“有这四个小女孩在，我们现在千军万马也冲的过去。”

黄吉最为得意的就是一力支持带四婢走，没想到官兵完全没有办法防范四婢的风刀，只要靠到数公尺内就会受伤，万一有些漏网之鱼靠近，自然敌不过舒红、李丽菁、那雷可夫、赵可馨的同时攻击。这次众人一时冲动带了四婢，没想到反而大有帮助，不然众人就算未必会受伤被捉，想来现在应该已经被冲散。

薛乾尚摇摇头说：“对方不会再派人接近我们了，我们已经被火焰包围，现在必须往东退出林外，那片原野必定已经埋伏好上万的弓箭手……”

众人听到弓箭同时一惊，这才知为什么薛乾尚一直带大家走山林，都

城现在将领不多，除非几位幻粹阁老被派出来，不然以众人之力还没有什么人拦得住，不过弓箭又是不同，数千百支箭钻射过来，铁打的金刚地无法逃出。

“那……现在该怎么办？”那雷可夫连忙问。

“能拖得一时是一时……”薛乾尚迅速的说：“趁火还没烧到，我们分成两队，开一段防火巷，围住东角数百公尺，看能不能不被逼出去，要是晚上变天，刮风下雨……我们才有一线生机。”

众人同时动手，分往两方绕着弧形而走，其实树木比起官兵还好对付，不过一路开过去也终究费了不少劲，众人一个小时后集结，一个个坐下来略作休息，火焰也逐渐的绕过来，热气浓烟随风过来颇为难受。

练长风与薛乾尚两人勉强提起精神往外探，只见这时东面原野上的大军已经出现，一万官兵未骑龙马，距离这被人四面包围的树林大约一百五十公尺远，同时拉弓搭箭的指向树林，领头的正是左督国王。

练长风看到外面的状况，摇头说：“完了，他们只要同时射火箭进来就死定了。”

薛乾尚叹口气说：“对方想活捉我们……不然早就射了。”

“活捉？”练长风说：“为什么？”

“威胁陈信。”薛乾尚说：“他们应该真的是将陈信关在密室中，陈信虽然逃不出来，但他们也拿他没办法，除非捉住我们还有可能让陈信投降。”

两人同时往回走，对众人说了说外面的状况，众人知道大势已去，不禁都颇为难过，黄古愤愤的念道：“早知道当时就直接杀入皇宫。”

“那我们当时就被捉了。”赵可馨一笑说：“我们多逃了两天，陈信应该已经把都城闹得天翻地覆了，也算是出口气。”

“陈信不是被捉了吗……”舒红问：“怎么闹？”

赵可馨说：“如果真像乾尚说的情形，陈信还是可以雷轰都城，要是我们没逃出来，陈信恐怕不敢动手。”

赵可馨不愧是了解陈信，现在都城已经被轰的不成模样，可惜众人已经逃到数百公里外，听不到都城的状况。

“所以他们更会想活擒我们。”薛乾尚说：“我们千万不能分开，任何一个人被捉都会使陈信有顾忌。”

众人想到都城八成已经糟糕，不禁十分开心，一时斗志又起，薛乾尚说：“不过对方不敢派人入林送死，最后还是会先火攻逼出我们，再以弓箭攻击，顶多是已中箭的人就不再射而已，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大概只有受伤被捉了。”

赵可馨望望天色说：“夏季有时候会下雷阵雨，这两天都没下，不知道晚上会不会下雨。”

“这片大火一烧……最迟明天非下不可。”薛乾尚望着天色说：“所以等一下他们发现火烧不过来，恐怕就会逼我们出去了。”

“那怎么办？”黄吉看薛乾尚还好整以暇的，忍不住急急的问。

“我们要是真的无路可走……”薛乾尚说：“黄吉和长风就坐着蝠虎飞到南角城去吧，你们两个到卓能上闭关个一年，卓能应该就能带你们回地球了。”

四婢听的一愣一愣，这两天听卓能两个字听多了，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原来还可以带众人回地球？

不过黄吉听了大怒说：“乾尚，你开什么玩笑？”

“不是开玩笑。”薛乾尚微笑说：“能解除卓能防卫系统的只有你，能操作飞行的只有长风 and 科芙娜，既然蝠虎只能两个人坐，我想日言夫妻八成不愿分开，我就自做主张这样决定了。”

“乾尚，你不愧是陈信的好友……决定的对。”科芙娜笑笑握着谢日言的手，两人对视着说：“我们夫妻当然不能分开。”

“我才不干。”黄吉一跃而起，望着林外说：“我这样回去会被我老爸打死。”

“黄吉……”薛乾尚还要说。

“别说了。”黄吉说：“要是大家都能回去，我还会先去解除了，再留下来帮陈信——就两人回去，算了。”

而一旁的练长风颇为尴尬，闭着嘴不说话，说好也不是，说不好也不是。

薛乾尚还要劝，忽然外面一阵喧嚣，数十枝着火的箭矢飞了进来，原来外面大军终于发现这里没有燃烧，弓箭还射的挺准的，射到南、西两面，还是要逼众人往东面走。

四面的火光已现，哗哗剥剥的木材燃烧声不断的传来，一出林又是面对万余拉弓搭箭的士兵，这可真的是无路可走了。

第四十一章 误入绝境

火光熊熊、烈焰逼人，众人站到林缘，薛乾尚叹了一口气，低声自语说：“这次要不是对路程完全不熟悉，也不会迷迷糊糊的撞入陷阱，既然天意如此，夫复何言？”

“别想太多了。”赵可馨在一旁轻声说：“你已经尽力了……”

薛乾尚目光一凝望向赵可馨，一时却沉默着没有说话，赵可馨见到薛乾尚的神色，却忽然一低头说：“别……别说……”

“我不想被擒。”薛乾尚缓缓说：“更不愿意被利用来威胁陈信……虽然死不足惜，不过有件事一直没弄清楚，实在有些不甘。”

赵可馨神色忽白忽红，似乎有些忧伤又有些欢喜，迟疑片刻才轻轻的说：“你……你还想知道吗？”

薛乾尚摇摇头笑说：“不用了，这不是适合的时机，而且……也未必需要知道了。”

“这……”赵可馨欲言又止，紧咬着嘴唇，目光盯着自己的足尖，最后还是沉默下来。

两人这时的言语都是以极低的音量对谈，加上四面的呼喊声、燃烧声，众人虽然知道两人在对话却听不清两人说什么，那雷可夫见两人似乎谈到一个段落，连忙急急的问：“干尚，你们商量出办法了吗？”

“没办法了。”薛乾尚摇摇头说：“现在除非对方队伍大乱，我们才有机会冲过大军到东南面的树林，可是……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在弓箭发射前越过这一百五十公尺。”

“蝠虎的速度不是极快吗？”练长风说：“两、三倍音速以上对方就应该来不及察觉了。”

众人一听高兴起来，飞到数倍音速对蝠虎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蝠虎要是冲入人群中当然足以造成混乱。

“你忘了来梦幻星之前我们也能这样飞？”薛乾尚苦笑着说：“蝠虎不过是未降低能力，不过毕竟还是与当初的我们一样，御气而进的速度是逐渐提升的，不是一瞬间就能这么快。”

众人的心又冷了下来，薛乾尚接着说：“除了投降，现在只有最后一个方法……五人先冲出作箭靶，若是勉强冲到二十公尺内，再以全力出掌攻击，当能造成混乱，其它八人应该可以趁乱冲入……但这五个人也是非死不可，小春她们功力不够，而且突围还要靠她们，可以排除在外，黄吉必须开启卓能，所以也不行，剩下的八人中必须选出五人，可以抽签决定……我提出这个主意，所以我自愿。”

听到薛乾尚最后一句话，众人一阵意外，舒红连忙说：“干尚，你是大家的军师，怎么能出去送死？”

薛乾尚还没回答，赵可馨忽然说：“我也自愿。”

“可馨？”薛乾尚一阵意外，皱眉望着赵可馨。

赵可馨坚定的说：“你不用说了，我必须这么作。”

“你们干么啊？”那雷可夫苦着脸说：“这么视死如归？两个军师都不见了，剩下的人怎么办？”

“不需要军师了。”赵可馨笑笑说：“我们对这里的信息掌握的不够，一点用处都没有……你们到了卓能，看看能不能救出陈信，再替我们报仇。”

众人面面相觑，黄吉不算，薛乾尚、赵可馨自愿，其它六人中还必须有三入赴死，这可十分难办，难道真的要抽签？

这时左督国王徐东平的声音，忽然由林外远远的传了进来：“薛神将、练神将，诸位并非首犯，若投降必然能从轻发落，而且诸位有大功于国家，说不定皇上不会降罪，但若执迷不悟，万箭齐发之下，本王想周全亦不可得。”前面说的不知道是真是假，最后两句倒没错，万箭齐发，众人死多活少，想活擒也没希望了。

后方的林木越烧越近，时间已经不多，练长风忽然迟疑的说：“我不希望真的死掉几个人……干尚，我们投降吧。”

众人同时望着练长风，似乎十分的意外，练长风长叹一口气，望着薛乾尚说：“我们投降也许救不出陈信……不过日后大家还有机会回去，要是这样一并，就算救出陈信，至少也损失了五个伙伴，干尚，你这样计划对吗？”

薛乾尚微微一惊，随即有些枉然的说：“长风说的也对……我刚刚确实是以陈信的安危为优先，大家当然没有为了陈信送死的理由……你们出去吧，他们应该不会为难你们。”

“你呢？”舒红关心的问。

“我不会投降。”薛乾尚抬头望天说：“你们投降之后，我要尽自己最后的能力拼一拼……”

“我也不投降。”黄吉大声说：“干尚，我留下来陪你。”

“黄吉……”练长风焦急的说：“你可知道，要是你出事，卓能从此就没用了。”

“我……”黄吉一愕，脸上露出难色。

“等一下。”一直望着外面的科芙娜忽然说：“外面有些不对劲……”

众人暂时忘记刚刚的争论，同时往外望，却看见半公里外的敌军后队忽然传来喧嚣声，更有隐隐的杀伐与惨叫声传来，左督国王徐东平大声下令，似乎想止住乱象，却看一道红蓝相间的光华在那数万人中冲杀来去，逢者必死，终于队伍四面溃散，人人只想逃命。

左督国王徐东平大叫一声：“林齐烈！”却是当初逃出都城的至尊能将林齐烈，只看他拿着红蓝光芒透出数公尺的乾坤剑四面挥动，身周十余公尺内无人能挡，刀折剑断、血肉横飞。

这边的薛乾尚见机不可失，连忙拔出武器说：“快冲。”众人趁着敌军无暇他顾的时候立刻往前直冲，众人鼓起全力，这百余公尺还不是数秒即过，除了还有一些稀稀落落的箭矢射来，其它的几乎都已经失去了准头。

林齐烈见众人冲出，哈哈大笑说：“神王府的小朋友，想活命就随我来。”一面转向东南杀去。

薛乾尚等人没得选择，东南正是众人的方向，而且那里距离另一块林地最近，于是众人组成阵势，随着至尊能将的身后杀去，除了黄吉喃喃的皱眉叨念：“谁是小朋友……？”不过还是一马当先的往至尊能将身后冲。

林齐烈一面大声叫：“聪明人就往外闪，别挡着老子的方向。”一面放缓脚步等着薛乾尚等人到达。

四面的官兵本就是贵族与土族为主体，对至尊能将一直是视若神明，这时候见到他恶狠狠的杀进来，还不连滚带爬的四散而走，要不然万余人马戮力同心，林齐烈也没这么容易突破阵势。

眼看就要冲出阵外，林齐烈忽然一止步，让转干尚等人先通过，然后一面倒退挥动乾坤剑格挡箭矢，一面大笑说：“徐东平，今天留你一条老命，回去告诉刘阅明，他今日自毁长城，最好早点洗干净脖子，等着林某去取它的狗头！”

左督国王面色一变，心中大为担心，至尊能将居然一直隐于城郊，难怪东极、南角、北域都没有他的消息，这次擒拿神王府余孽完全失败，还让他们与至尊能将会合，左督国王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向天广皇交代，只能焦急的大声说：“各部整队……快追！”但是这次抱着十分的把握能围住薛乾尚等人，又为了避免为蝠虎所惊，连龙马也都散去别处，怎么追的上这群人？

原来林齐烈一直隐身在都城南邦养伤，准备看天广皇北伐之后的结果，并想找机会对陈信致谢，没想到前些日子忽然发现大军移动，林齐烈本来以为是追寻自己而来，林齐烈与薛乾尚等人完全不同，这附近的山林可说是了若指掌，于是大胆的随着主队四面移动，准备找机会让左督国王难看。

没想到今日忽然听见所谓的“天降府余孽”，林齐烈自然知道陈信受封为天降神王，现在居然变成余孽，这还不是天广皇又玩阴的？林齐烈见情况危急，由后方突袭杀出，顺利的救出众人。

众人直逃出两百余公里，眼看后方已无敌踪，林齐烈这才呵呵一笑说：“可以歇歇了……你们真了不起，连奔数百里毫不在乎，天降神府诸将果然名不虚传。”

众人缓缓止步，薛乾尚向林齐烈一鞠躬说：“今日多亏前辈相救，不然我等难以逃脱。”

“我早就叫陈信小伙子小心刘阅明那家伙了。”林齐烈正色说：“那个混蛋有名的忘恩负义，陈信现在怎么了？”

薛乾尚叹了一口气说：“陈信必定被囚于密室中，我只担心他无水无食支持不了二十天……”

“嗯……”赵可馨忽然轻噫出声。

“怎么了？”薛乾尚知道赵可馨有话要说，停了下来。

“我以前送给陈信一个救生项链……不知道它是不是还带着。”赵可馨想起往事，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感觉。

“他一定会带着。”薛乾尚大喜，点头说：“那可以支持多久？”

“一般是八到十天。”赵可馨也高兴的说：“陈信至少可以支持一个月。”

“一个月又如何？”林齐烈忧愁的说：“天广皇必定会让幻粹阁老守着陈信，那些老头我也不敢轻忽，就算是借着乾坤剑之利，我也没有把握能攻进去。”

“林前辈……”练长风忽然问：“晚辈冒昧请问，当初陈信不是将您打伤，您今日怎会忽然援手？”

“他没告诉你们？”林齐烈疑惑的说。

众人都摇了摇头，只有薛乾尚与赵可馨相对一笑，只见薛乾尚微笑说：“陈信虽然没说，不过想来他在打斗中已经与前辈结而为友。”

林齐烈目光何等锐利，仰天大笑说：“还是你们两个娃儿有见识，你这样说是客气了，陈信当时根本是放我一马，不然我林齐烈愧称至尊数十年，那日就是最后一天……”林齐烈话锋一转，目光望定四婢说：“如果不是我老眼昏花，这四位该是土族，但是……怎么可能跟的上来？还有，那四面飞旋的劲力……好象……好象是那日陈小子让我吃尽苦头的功夫？”

小春一躬身说：“林大爷，小婢等确实是土族，我们是公子的婢女，功夫都是公子教的，林大爷刚刚说的是风刀。”

“她们是陈信的婢女，陈信凝聚劲力会发光，她们不会，不过用的是同样的功夫，这次还多亏了她们，不然我们也没这么容易逃出来。”薛乾尚跟着补充。

“果然是土族……”林齐烈睁大双眼往着四婢上下打转，看的四婢脸上羞红，各个低下头来手足无措。

“陈小子果然厉害……我算是服了你了。”林齐烈忽然仰天大笑，摇头说：“我本来还想有天与陈小子再拼一次，看来是望尘莫及了。”

“前辈此言何解？”谢日言忽然间，谢日言觉得林齐烈是最有资格与陈信相较的人，没想到林齐烈居然会这样说。

林齐烈叹声说：“陈小子已经超脱内息的局限，土族经脉与皇族截然不同，他居然能创出适当的功夫，自己更能灵活运用，我绝不是敌手……这些娃儿与他也没有特别关系，他居然无私的传授这种独特功夫，这份胸怀更令人心服。”

黄吉见到林齐烈总是以老卖老心里不大愉快，不过对方至少功夫比自己高强，黄吉也只好认了，不过听到这里可不服气了，忍不住问：“你又知道他们没特别关系了？”

林齐烈一望黄吉惑然说：“这四婢分明还是处子，陈信与她们最多只是主仆的关系，有什么特别的？”不知道林齐烈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众人却又是一阵意外，四婢还是处子，那黄吉不是猜错了？黄吉忍不住向四婢问：“真的？”

四婢听到林齐烈口无遮栏的这么说，这时一个个脸部泛霞、红透颈根，只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黄吉居然还来追问，四婢哪里回的了话，只能僵直着身子低下头，看也不敢看众人一眼。

李丽菁看不过去，拦到黄吉与四婢之间说：“黄老头！你少为老不尊了……这种话你敢问人家可不敢答：”

“我又错了？”黄吉冤枉的叫：“你们不是也这样想？”

这时小春脸泛羞红、声若蚊鸣的说：“公子待我们很好……但没有……”

薛乾尚点点头替小春解围说：“陈信必定是把她们都当成朋友，就像我一样，陈信不会吝于指点。”

“小伙子。”林齐烈忽然说：“看来你是陈信的好朋友，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做？都城是不能回去了，要是有别的计划，看在陈信的份上，我倒可以帮个忙。”林齐烈心想陈信恐怕已经糟糕，这些人既然被追杀，必定忠于陈信，自己可不能不帮忙。

薛乾尚大喜躬身说：“我们急于回到南角城，前辈若是能指引方向与路途，薛乾尚万分感激。”

“这有什么难的？”林齐烈哈哈一笑说：“我当年北域、南疆分别征战，人族哪一块地方我不是清清楚楚的，我带你们走这一趟。”

这下最大的问题解决了，有林齐烈这个识途老马指引，众人翻山越岭，尽选渺无人迹的地方走，犹如龙入大海，左督国王再也找不到众人的踪影。不过左督国王也不是省油的灯，算准了众人的目的地是南角城，立即以天鹰急报快传，南角城四境兵马齐出，等着众人重入罗网。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三月十七日

陈信持续聚云已经十余日，他也不是不知道这样做除了泄恨之外毫无用途，不过陈信心中另有计较，他打算经过十来天之后再將云雾消散，这样天广皇自然会以为自己气散功消，到时说不定就会打开密室，算算已经差不多了，陈信也服下了一半的维生胶囊，于是陈信两天前就将空中的云雾缓缓散开，准备等天广皇中计。

其实陈信除了一开始轰了几天，其它的时候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才轰他一下，并没有轰个不停，所以人民虽然都迁移到都城外，但一开始有些较为大胆的还是会想偷偷摸进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混水摸鱼的，不过后来天广皇把大军围在云雾区域外，不准任何人进入，所以现在残破的都城是一片死寂。

四野到处是逃难而出的人群，东黛浦更是人满为患，许多人的财物不及携出，这十余日过得十分艰苦，对天广皇不满的声音也逐渐的响起，陈信府中的仆役部分被捉住，大部分因为先走一步而安然逃出，本来这些仆役也应该无路可走，藏不了几天就会被捉，不过都城这一大乱，倒是让这些人有机会逃离，从此隐姓埋名，农耕为生。

不过陈信与天广皇都没想到，御能神术却因此传入土族，土族能力渐强，逐渐获得更高的权力，导致数百多年后土族联合贵族叛乱，数千土族人御使能量攻入重建的皇宫，所有在都城的皇族或杀或擒从此覆灭，消息传到各地，起义声连番响起，逃窜的皇族也无法再维持血统，百年后，梦幻星上再也没有所谓的皇族；此事件延宕了数十年方才平息，此为后事，表过不提。

现在天广皇等人已经迁到都玉山的避暑别墅，远远望见都城的乌云逐

渐的散开，百官同声庆贺，天广皇也终于松了一口气，想来陈信终于不支，于是下令大军重入都城，整建皇城，然后才让百姓进入，第二天，天广皇等人才敢重入皇城。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三月十八日

事实上既然陈信并未聚集能量，天广皇自认随时可以逃离，也因此比较放心，于是天广皇率领幻粹阁老到达以前寝殿的所在地，心神往下集中，观察着陈信的状态，陈信自然也有感应，不过现在必须装成奄奄一息，所以陈信盘坐在密室的一角，内息散而不聚，一声不吭的等天广皇说话。过了好片刻，天广皇才传音进来说：“神王，多日不见可好？”

陈信只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当然更不能向上传音，反正天广皇功力足够，能听到密室中自己的声息。

天广皇见陈信并未回答，得意的笑了两声说：“神王十余日水米未进，居然神智仍十分清明，此事殊为不易，不过……看来该是朕与神王一见的时候了……”

陈信心中狂喜，对方若是将自己带出去，从此再也拦不住自己，而且天广皇既然没有带自己朋友来相胁，八成薛乾尚他们已经安全的逃离了，不过陈信知道，天广皇也必定会想出万全的方法，不然决不敢冒然放自己出去。

这时地面上的天广皇对一位幻粹阁阁老吩咐了数句，然后准备开启机关，不过陈信自然完全听不到天广皇的声音，要是陈信集中心神往上，以天广皇与幻粹阁老之能，一定会发现自己还有御使内息的能力，那还不是立刻逃的远远的？

不久之后，天广皇将石桌旋动，说来也令人讶异，在陈信以风刀、旋流与雷轰之后，位于风暴中心的寝殿，所有对象早被破坏殆尽，但除了石椅被旋风吸卷开来，失去踪迹，这张石桌却是丝毫无损，难怪整个以这种质料制造的密室陈信无法逃出。

天广皇顺利的操控着石桌，格格的机关声响个不停、密室也不断的微微震动着，八位幻粹阁阁老等机关打开才转回头来，望着将石桌缓缓上升的天广皇。

这时在密室中的陈信心中是紧张万分，眼看前方横向的孔道，在石柱完全上升之后正缓缓的打开，陈信只能观察着状况，动也不敢动，陈信知道，现在那根大石柱一定被举在洞口上方，若是自己稍有异动，石柱一定会迅速的下落，到时候天广皇恐怕再也不敢打开。

果然这时石柱由三位幻粹阁老合力举起，石柱尾端对准了石洞，两另有四位阁老同时站在石桌上，天广皇与剩下一位幻粹阁老对望一眼，天广皇点头说：“思无堂叔，若是有任何状况，您记得立即脱身……事实上，陈信若未先行凝聚能量，未必是您的对手。”

“老臣明白。”这人为微微恭身说：“若有任何不测，皇上速将密室封起，无须顾念老臣。”

天广皇叹了一口气，点点头不再接话。

这位名叫刘思无的长者白发灰须，目光锐利，是上一位皇帝天乐皇的堂弟，二十年前卸下东极城王的职务，进入幻粹阁中对皇族授业。他的小女儿刘凤嫁给了左督国王的独生子骤雨能将徐茂，徐茂十余日前，在皇城拦截天降神王府诸将的行动中，被练长风一刀两断，所以现在刘凤已经成为寡妇，因此刘思无对陈信十分的不满，遂在这次天广皇计划的行动，刘思无自愿负

责最危险的部分。

这时三位举起石柱的阁老将石柱上提数十公分，露开一个仅能穿过的洞口，刘思无身形一飘，穿入洞中，随即侧身飘入横向石洞，半空中再一个翻身，双足稳稳的落下地面。

虽然不进食水十余日的人必定精力尽失，不过所谓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刘思无还是十分的谨慎，他当初是天广皇带去北疆的四人之一，曾经见过陈信大展神威，自然知道陈信的能力恐非自己能抗，不过只要陈信来不及施用御能神术，刘思无还是不怕陈信。

刘思无一落地，缓缓的向横洞穿入，这时因为陈信将自己的内息完全收束，所以密室中一点微光都没有，刘思无将准备已久的矿石棍取出，轻轻一摇，棍中的礞石互击，随即引燃了浸满燃油的外壳顶端，只见火光一亮，燃油随即烧尽，但这时木质棍端已经引燃，缓缓的燃烧起来，在密室中透出一点点光亮。

陈信与刘思无两人是何等的功夫，虽然只是一点微光，仍然彼此看得十分清楚，陈信见到一个曾见过面的幻粹阁阁老进来，知道对方是一个极强的敌手，陈信自然不敢妄动，将眼睛半垂半闭，表现出一副将死的状态。

陈信心里是期望对方将自己背出去，那样可是海阔天空任我行，也没人拦的住自己，反正一个多月之后天广皇必定会带两个宝物去布尔山，到时候八宝合众，想来祖先的愿望也不难实现，大伙儿不用再出面，开开心心的回地球。

这时刘思无小心翼翼的往陈信靠近，见到陈信果然气息奄奄的跌坐一角，刘思无低沉着声音说：“神王……得罪了。”随即缓缓的由袖中取出一根细长的钢针，向陈信迈步过去。

陈信吓了一跳，那根针是要干什么的？现在不能再装死，陈信故意嘶哑着嗓子说：“你……你想做什么？”

见陈信居然还说的出话来，刘思无也吓了一跳，止步说：“你居然还能说话？”

陈信缓缓约又说了一次：“你……到底想……做什么？”

刘思无目光盯住陈信，缓缓的说：“皇上还要问你话，所以我不会让你死掉，你可以放心。”刘思无也担心陈信临危反噬，自己一个不小心还会糟糕，所以也想解释一下自己要干什么。

“所以……你要拿那根针对付我？”陈信依然气若游斯的说。

“很抱歉。”刘思无相信陈信已经无力反抗，不然应该已经动手了，所以较为放心的沉下脸说：“皇上不想让你死，所以必须让你进食，但又怕制不住你，所以必须先行预防，我必须将此针穿入你的脊椎，让你全身软瘫。”

什么？陈信心中发火，天广皇用这么毒辣的计策，要是任由那根针穿入，自己日后岂不是废人一个？不过要是现在发难，天广皇会不会不顾此人的生死，立即将石柱压落？那么自己的唯一生路也断绝了。

陈信正在迟疑难决的时候，刘思无继续向陈信走来，一面冷笑说：“神王可以放心，这一针下去只会病一下，马上就不痛了。”

去你的：宁愿饿死在这里也不能变成活死人，陈信见对方的左手放下矿石棍，缓缓的向自己的右肩伸来，看来是要将自己转身，好将这一根长针穿入，陈信忍无可忍，在刘思无左手将要碰到自己的瞬间，全身劲力忽然提起，右手的极乐忽然以鞭状冲出，往刘思无的咽喉缠绕过去。

刘思无虽然认为陈信已经无能为力，不过依然是全身运劲、小心谨慎的靠近，忽然见到眼前大放光明，刘思无心里一惊，知道陈信还有反击的能力，连忙往后一个翻身冲往洞口，右指顺手一弹，一股强烈的气劲聚在钢针中往陈信电射而去。

陈信虽然念动功随，不过刘思无也不是好对付的，陈信见极乐虽然捆不住对方的咽喉，不过肯定可以缠住脚踝，正要将极乐偏向，忽然发现那支钢针蕴含极大劲力往自己眉心射来，自己的护体内息可防不住这根针，于是陈信头一低，堪堪闪过这支钢针，极乐的准头却也一偏，没能顺利的缠住对方。

陈信立即一弹，顺着刘思无往后退的方向急跟，要是刘思无退的出去，自己应该也有机会，而现在既然已经被发现，陈信一面追袭，一面开始在上方的地面凝聚能量，说不定等一下还要借住风刃之力。

刘思无知道陈信的打算，一面身体向后倒入横洞，一面两掌同时全力击出，往陈信轰了过来，陈信这时候没空与对方比试武技，极乐忽化刀型，立在前方一破，将刘思无的掌力击散，前脚后脚的跟着钻入横穴。

刘思无见陈信跟了进来，心里焦急，若是给陈信逃出去就麻烦了，于是忽然交错出掌，劲力斜斜的往斜穴的石壁撞去，石壁自然是怡然无损，不过这两道劲力却因此毫不减少的反射撞向陈信。

这时上方连天广皇在内的八位高手，同时感觉到下方陈信劲力忽然大量提升，四面也忽然出现了隐隐的流光，天广皇大吃一惊，立即吩咐：“放下石柱！”

站在地面约三位阁老同时一惊，望着天广皇微微的迟疑一下，天广皇一皱眉，又加大了声量说：“快放下！”

一位阁老忽然说：“皇上，思无阁老正在石柱之下……”

“这是命令！”天广皇焦急的说：“你们快放开，陈信的御能神术要是施展出来，我们都危险了。”天广皇明白陈信八成会针对自己，到时候数百风刃一起围住自己，自己想逃也来不及了。

三位阁老本是三面施力顶着石柱，天广皇这么一叫，也不知道是谁先松手，还是上方的四人施力下压，就在这一瞬间，石柱轰然下落，往下方的刘思无砸去。

这时身在横穴的陈信，正被两道劲力折向攻来，陈信心里发急，自己一退就糟糕，于是全身劲力鼓荡而出护助全身，刀状极乐忽然催出一道刀型劲力，叭嘎一声割破正转向上升的刘思无护体内息，将刘思无来不及上缩的右小腿倏然切断，刘思无惨叫一声，气劲一散，上升的身体又落了下来。

而同时陈信也受到那两掌的重击，两股劲力在横穴中同时爆开，将陈信轰回密室，一时也回不过气来。

这时陈信正好听到天广皇的声音，心里不由一惊，天广皇居然不管这位阁老的死活？陈信连忙再往横穴冲去，而这时断了右腿的刘思无强忍疼痛，左脚一触地面立即向上腾起，却见到黑压压的石柱压下，刘思无这时功力大失，哪里抵得住这股劲力，当场又是一声惨呼，一眨眼被石柱砸成肉泥。

陈信这时正好冲到穴口，却见到石柱已经落下，一滩血液忽然由密闭的石柱与横穴之间泛出，陈信知道这是因为下面密合无间，刘思无血液被向上挤来，心中一阵恶心，只见四方形的横穴又开始密合，陈信终于确定失败，向后退到密室，现在只有最后一个机会，看风刀能不能围住天广皇。

哪知天广皇见到石柱已落，马上安心的往外飞逃，一面叫：“众阁老，立即撤退。”转眼就逃出陈信还没布置好的风刀威力范围。

陈信这次完全失败，全身无力的往下坐倒，只听天广皇忽然传音说：“好个陈信，你身上居然有食水？脱就关你十年，看你还有什么诡计？”

陈信心中大怒，正想再聚风雷乱轰出气，忽然心中一静，想到自己

再多的人，天广皇也不会放自己出去，那又何必枉伤无辜？天广皇也不可能再次中计，自己算是全无生路，陈信也懒的再答话，盘坐起来，思索着自己还有多久的命。

这时南方数千公里远的南角城外正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因为不断约有报告传来，薛乾尚等人不断的南行，虽然偶尔被发现了数次，但是他们不但与叛将林齐烈合伙，而且掌握了欲强则隐、欲弱则攻的原则，要是他们出现，几乎都是将官兵杀的屁滚尿流，而数千人的大部队就一直找不到他们的踪影。

这意思就是说，沿路的市镇乡村完全拦不住这十几个人，而且以他们出现的地方来看，目标正是南角城，不过众人为了躲掉追击，速度自然没办法太快，所以左督国王早已快马加鞭，率领两万军队先一步赶到，与南角王的大军会合，将这南疆一角布置的有如铜墙铁壁，只要天降府中叛逆到达，绝对不能让他们逃脱。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三月十九日

今日左督国王与南角王正在宫城的宫殿中商议，南角王刘古正疑惑的说：“徐公，不知那些叛将为何会逃来南角城？”

“本来这有三个原因。”左督国王徐东平说：“一个是他们与南角城有勾结……”

“什么？”南角王刘古吓了一跳，这话要是传了出去，虽然自己是皇上的弟弟也一样糟糕。

“南角王不用担心，老夫到此略一察访，得知贵属早已四面部防，严加戒备，这个可能不攻自破。”左督国王徐东平微笑说：“所以还是另两个原因较有可能。”

南的士刘古松了一口气，唤声说：“还请徐公说明。”

“其中一个可能，就是他们与蛇族有默契。”左督国王徐东平沉着脸说：

“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落在东南方的海上，那里正是蛇族的范围，而且叛王陈信提出五宝汇聚的方法，又单单舍去了蛇族，说不定正是驱使五族互相攻击，让蛇族渔翁得利。”

“果然大有可能。”南角王刘古连连点头：“还要请教最后一个可能是……”

“另一个可能……他们的飞行器并未损坏，这些人想要逃离牧固图大陆，回到所谓的地球，所以沿海的布防更为要紧。”左督国王徐东平并不知道陈信等人称此星为梦幻星，而且他也没有星球的概念，只好以牧固图大陆说明。

南角王刘古大为钦服，点头说：“徐公不愧被皇上倚为左右手，这两者果然都有极大的可能……”

“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不能放过他们。”左督国王徐东平愤愤的说：“于公于私我都必须擒住他们，这还要烦劳南角王大力相助。”

“在下自然全力配合。”南角王刘古连忙说：“南角城所有兵马可由徐公一体

指挥，以尽全功。”

“我们通力合作。”左督国王徐东平正色说：“都城传来的消息，叛王陈信虽然身入牢笼，但仍能暗施毒手，幻粹阁刘思无阁老已经身亡，若不能捉到这些人，陈信毫无顾忌，日后说不定还会有人遭殃。”

“皇上为何要留着陈信的性命？”南角王有些疑惑的说：“若是放着不管，叛王陈信终有一天会死……”

“都城的事情老夫也不明白……”左督国王徐东平正色说：“如今皇上应已下定决心，不会再与陈信有所接触了……现在我们必须防止那两种可能，所以除了南角城之外，沿海也必须加意防范，务必让那些人一露面就插翅鸡飞……”左督国王徐东平目光坚定的望着厅外，心中想起独子被杀之仇，立定决心必杀练长风。

其实两日之前，众人已经隐于南角城北面两百公里的一处密林中，但是再往前就是一大片的原野，这些日子官兵总在原野上骑着龙马奔驰来去，众人若是一出密林，难免会被官兵发现，所以总是迟迟不敢出林。

这时林齐烈与薛乾尚、谢日言两人正匍伏于林缘向外监视，林齐烈低声说：“薛小兄弟，我们就算往西南绕出百公里，距离南角城也还有一百五十多公里，不大可能安全的到达南角城。”

薛乾尚等人一直没告诉林齐烈来南角城作什么，而林齐烈也一直没问，所以林齐烈的目标还是南角城，虽然真正的目标是南角城东北数公里远的海边，不过说与不说应该没有差别，这百余公里还是很难越过。

现在薛乾尚的心里颇为焦急，只要多耽搁一天，陈信支持的时间就少一天，于是回答说：“林前辈，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很难。”林齐烈说：“南角、北域都是军事重镇，四面哨站无数，兵马奔驰来去……很难有好方法。”

“林前辈。”谢日言忽然说：“南角周围海面可会布防？”

“当然。”林齐烈点头说：“他们八成认为你们和鳞身族有勾结……小兄弟，说老实话，应该不是吧？”林齐烈不明白众人的底细，只想到了这个可能，林齐烈虽然讨厌天广皇，不过还不愿引外族入侵，这件事情心中疑惑已久，一直不好意思问，今天才问了出来。

“当然不是。”薛乾尚微笑说：“我们还不至于与外族勾结，林前辈，您对于我们选择往南角城走，心中一定十分疑惑，是不是？”

“每个人各有忌讳……”林齐烈叹声说：“你们若是不便说也无妨，我欠了陈信的情，现在他眼见无救我却无能为力，我能帮帮你们也算是聊表心意。”

“我们还没有放弃营救陈信。”薛乾尚正色说：“若是前辈有意，我们也希望能借助前辈的力量。”

“你们还没死心？”林齐烈疑惑的问：“陈信除非没有被捉，既然被捉，若是未死也八成变废人……”林齐烈相当明白皇族对付敌人的手段。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到达南角城东北方的海岸。”薛乾尚说：“但是现在不管路上、海上都有大军防守，我们只有冒险了。”

“怎么说？”林齐烈疑惑的问。

“回去再说。”薛乾尚打个招呼回身一窜，与三人进入林中众人休息的地方。

过了半小时，众人商议已定，只见林中忽然冲出两团身影，直往天空飞去，那是黄吉与科芙娜两人乘坐着蝠虎，打算冒险飞到放置卓能的海边。

之前一直不敢冒险，是因为距离过远，加上蝠虎一飞到天空一定会被发现，先发的两人到达之后，不但卓能所在的区域会被围困，众人藏身的地方也会曝露，到时候招引了大批官兵来攻，众人被迫逃离，蝠虎数日后回来却找不到人，只怕就此失散。

不过现在已经无路可走，加上蝠虎往来只要约半个小时，还是要博上一搏，于是黄吉与科芙娜首先离开，黄吉能够解除卓能的防护，科芙娜知道如何操纵卓能移动，其它的众人提高警觉，在密林深处等着蝠虎的归来。

果然蝠虎一冲入天，马上被眼尖的官兵发现，四面的官兵立即合围，一面将讯息快传到南角城，左督国王与南角王一接到讯息，立即带着大队往北赶，不到半个小时四面的军队已将那片密林团团围住，尤其是西北方向的林木更是立即清除，避免众人再往西北方的大片森林逃跑。

左督国王与南角王才出城门不久，消息又传了过来，蝠虎到了南角城东北岸忽然落下，背上的一男一女落入海中后，蝠虎又往这里冲来，左督国王判断薛乾尚等人必定是逃向飞行器，于是当机立断，要南角王立即率领舰队围住那片海岸，自己率队北困这批人，两方同时并行，务求一个也不放过。

第四二章 浴血苦战

这时留在林中的薛乾尚等人已经准备好死守，虽然林中弓箭无法发挥，不过众人也不能四面逃散，免得到时候蝠虎找不到人，越晚走的人当然越是危险，所以除了第一批人之外，之后的顺序几乎就是以功夫高低决定，而四婢人小体轻，勉强可以两人乘坐一只蝠虎，所以第二批就是由小刚背着那雷可夫与小毛莉，小秋、小冬则由小柔背负。

两兽再度飞起之后，四面的近万官兵已经紧紧围住，一开始就有数千人同时往林中数百公尺方圆的林中冲来，这些人的武器居然还都是那雷可夫当初指导打造的，抵挡起来将更是费力，更别提砍断刀剑了。

这时众人当即围成一个大圈，与四面的官兵乒乒乓乓的打了起来，小春、小夏站在中间，四面飞旋着风刃，与众人合力抵御着这一波的攻势。

而东南方两百公里外，卓能上方的海域已逐渐的聚集起许多的船只，一个个拉弓搭箭准备将蝠虎射下来，薛乾尚早已预想到这种情况，所以小刚、小柔不慌不忙，忽然一转方向飞越数千公尺，由无人的海面没入水中，再由海底往卓能接近。

这时南角王已经到达海边，立即下令官兵下海追击，于是数千名官兵立即跃下海船下潜，准备拦截众人，不过这时候卓能已经往外海又行出了数公里，这里恰好有个海沟，海水深达三千多公尺，卓能一直往下潜去，蝠虎也跟着下潜，这种深度，除了龙将级以上的将领，普通的官兵也没办法到达，那雷可夫内息一护自然没有问题，而两婢合力在体外聚集一圈能量，勉强抵抗着水压，所算是有惊无险的随那雷可夫到达卓能。

蝠虎一将那雷可夫等人送达，毫不迟疑的立即往外一冲，又从一旁无人的海面冒出，准备再去接人。南角王接到讯息大惊，连忙亲自跃入海中，

手中持着皇族至宝月华剑，与赤炎、霜金、青木三位龙将一起下潜，准备无论海底有什么怪东西，都要以月华剑破坏掉。

另一边薛乾尚等人被四面围困，这时不像以往四面冲突，是被无边无际、前仆后继的大军重重围困，只有至尊能将林齐烈那一面比较轻松。

尤其林齐烈手执乾坤剑，比较聪明的将领都不敢上前，大多只敢勒令士兵送死，而自己跑去对付其它人，所以其它的众人都已经深觉压力，何况黄吉不在，众人又少一个好手，练长风、谢日言、薛乾尚等人只有负起更大的责任。

过了一阵子，四面死伤的官兵越来越多，舒红应付逐渐乏力，薛乾尚注意到大叫：“舒红，你和小春、小夏是下一批，撑下去！”

舒红心想，自己只靠长剑所以左支右绌，于是一提劲力，右手长剑依然迅速挥动，左手却开始射出一道道如线如针般的劲力，因为四面都是人潮，舒红气针百发百中，每一针还至少穿过了三四个人体才消失，所以舒红这一面的官兵惨叫连连，死伤数目忽然增多。

这时蝠虎已经归来，穿越空中稀稀落落的箭矢，落到了众人之间，薛乾尚猛挥一剑又伤了数人，一面叫：“舒红、小春、小夏，快。”

小春、小夏本就在圆圈中间，立即坐上小柔的背，舒红收剑向后高跃，在一旁薛乾尚与练长风还没将缺口补住的时候，千指凝劲齐发，气针四面飞射，又杀伤了二十余人，小刚不等舒红落下，往上一腾接着舒红，拔空随着小柔飞去。

这时圈子又缩小一些，连林齐列在内只剩六人，四面的官兵越战越勇、杀声震天，左督国王虽然不敢上阵，不过却放声高呼：“弓箭手爬上百公尺内树梢，别让那怪兽降落。”

附近近百名弓箭手放声应诺，立即在数十公尺外选树上攀，等着蝠虎飞回暗算，要知道下方众人正在混战，弓箭不敢乱发，不过小刚、小柔由空中飞来，却是最好的活靶，哪还需要客气？

薛乾尚等人心中发急，不过现在也抽不出手攻击弓箭手，只好等蝠虎回来的时候再作打算。

小刚、小柔载着舒红与小春、小夏飞过数百公里，三人一路上被罡风吹抚的颇为难受，还好只需要支持一阵子，蝠虎随即一转方向，选个没人的地方入海，往海中的卓能冲去。

小春、小夏也一样必须聚集能量护体，而舒红功力已经提升到一个程度，光华往四面一散，自然将海水隔开，不过潜到数百公尺之下，眼前就慢慢的越来越黑，还好蝠虎似乎能暗中视物，依然认准了方向前冲。

又过数百公尺，舒红发现前方忽现光华，那光华是由南角王手持的月华剑所散发，三位龙将随在南角王身旁，四人正为了找不到卓能的踪迹而烦恼，这时发现里在光华中的舒红，立刻一转方向往舒红等人冲来。

舒红见到手拿月华剑的南角王，知道不是对手，于是轻拍小刚的背，传音给两兽说：“小刚、小柔，我们能不能避开他？”

小刚、小柔会意，一个翻身绕开，往下方急潜，南角王与三位龙将立即追来，不过哪里有小刚、小柔快，南角王等人是在水中游泳加偶尔的御气前进，与蝠虎全然以御气冲刺自然相差甚远，转眼就被甩开。

但是舒红忽然察觉到，自己若是与蝠虎一起，南角王等人必定会察觉到卓能的所在，于是传音说：“小柔你带着她们先去，小刚，我们逗逗他们。”

小刚、小菜会意，两兽一分，小柔带着的小春、小夏身上不会发出光华，所以离开舒红一段距离之后就隐没在黑暗中，舒红与南角王四人大兜圈子，南角王等人又要用力，又必须御气，逐渐的难以支持，赤炎等三位龙将终于先一步往上方游去，想要去水面换气，不过南角王仍然坚持追踪着舒红，他知道舒红不打算让自己知道目的地，所以在拖时间，于是决定要等到三位龙将下来，自己才去换气。

而舒红心想，虽然卓能的外壳坚硬无比，不过若是南角王以月华剑攻击，卓能也未必受的了，所以心念一动，对小刚说：“小刚，不要让他追上，也别离他太远，我要攻击他。”

小刚闻言，缓缓的降低了速度，与南角王不即不离的保持十来公尺距离，南角王见状大喜，虽然他与舒红等人并无仇恨，不过既然身负皇命，这些人还是非抓不可，若是不能活擒，至少也要留下他们的生命。

不过这时候南角王气息已经渐感不足，不敢再施用耗尽甚大的掌力，只能依赖着手持月华剑的威力，而舒红这几分钟却只是憋气而已，还十分的轻松，所以别无顾忌，望望身后的南角王，忽然凝聚了针状的劲力，往南角王的前胸射去。

南角王只觉一道如细线般的劲力往自己冲来，连忙运剑一档，将这股劲力击散，没想到舒红这种功夫威力虽不甚大，但是却特别的省力，所以舒红见一击不中，两手同时各射出两道气针，四道气针随着舒红的气机牵引，四面一分划出四个弧形，由四个不同的角度往南角王攻来，水中不比地面，南角王闪避的速度没有这么快，月华剑又没有办法一次击散四道气针，而且舒红的气针恰好是最适合于水中使用的功夫，速度几乎不比地面减少多少，南角王无可奈何，全身御气一进，立即上冲。

南角王虽然顺利的逃开四针，但是却知道自己气息已经逐渐混乱，若再不上去换气只怕连舒红也打不过，南角王只好顺势收剑，月华剑的光芒一隐，迅速的向上方冲去，一面暗暗的惊心，记得舒红以前最多与一般的副将差不多，没想到现在提升到这种程度，除了自己与左督国王之外，南角城中还不容易能找到与她相抗衡的人，要是这群人的功力其实都这么高，在北方拦截的左督国王八成也不容易成功。

南角王与舒红的盘旋说来话长，其实只不过是十数秒钟的事情，南角王浮到水面时，才看到三位能将正急急的往下游来，于是作个手势要三人上去，等三人一起冒出头来，南角王喘了两口气才说：“我们等下一批人，到时候顺着他们的光华追。”南角王打算下次先不要拔出月华剑，免得被对方看出自己的踪迹。

才说完不久，二十余公尺旁的水面忽然哗的一声响，小刚、小柔破水而出，随即转往北面急飞而去，四人吓了一跳，心里都有些无能为力的感觉。

而自从小春、小夏一走，无光无影只有破风声响的风刃也跟着消失，四面的官兵顾忌一失，薛乾尚等六人压力更是增加，众人虽然功力高强、伤人无算，不过除了林齐烈之外也多多少少的受了一些轻伤，其中以李丽菁伤到右腿最为麻烦，马上就纵跃不灵，只能勉强坚持的防守着，还是林齐烈注意到这个状态，将乾坤剑的挥动范围再加扩大，一面说：“这一面我负责，你们轮流里伤，李女娃儿，你先。”

李丽菁杀的火上心头，尤其是那个伤了自己的家伙，居然一得手就远远的逃开，于是大嚷说：“没关系，我还能杀！……那个家伙你别跑！”她的

目光一直盯着那个伤了她的人。

“丽菁！”薛乾尚连忙叫：“先里伤！你和可馨是下一批，等一下海面一定还有敌人。”

李丽菁只好全力一挥剑，将前方三四个敌人逼的退出数公尺，这才左腿一蹬后跃，草草的包扎起来，李丽菁一包好，见到赵可馨的右臂已伤，现在已经改成左手用剑，于是连忙往赵可馨的上方一跃说：“可馨后退，交给我！”

赵可馨感到后方的李丽菁，正向自己上方冲来，于是在适当的时间忽然蹲身挥剑，然后向后退开，一下子就与李丽菁交换了位置，随即也草草的将伤口里住，就在这时，两声虎啸远远的破空传来，眼看小刚、小菜应该就要到了，赵可馨这时有空，忽然想起左督国王刚刚的命令，立即一声长啸，将心中的思绪随着长啸送出。

小刚、小柔闻声知意，马上知道原来敌方在树顶埋伏有人，于是远在百公尺外就忽然飘下，由林木的顶端树丛一路飘闪过来，众弓箭手只见两兽忽显忽没，速度忽快忽慢，哪里抓得住发箭的时机，只见一转眼蝠虎已经近在眼前，弓箭手还来不及放箭，已经被蝠虎一爪钩破了脑袋。

小刚、小柔迅速的绕了一圈，清理了大部分的弓箭手，于是迅速的又到众人围着的圆圈上方，这时圈圈再度向内微缩，李丽菁也退了进来，林齐烈一人挡住半面，谢日言、练长风、薛乾尚三人负责另一面，李丽菁与赵可馨同时一跃冲到蝠虎背后，蝠虎正要飞行，赵可馨忽然心中一动，左手一伸，只见一道白亮的气柱往斜下方直冲，轰然一声巨响，当场倒了一群二、三十位官兵，赵可馨轻轻一笑说：“算是临别礼物。”反正等一下十几分钟不会遇到敌人，还能稍微休养一下。

李丽菁见状大为高兴，对小柔说：“小柔，往东折一下……”

小柔有些意外，不过还是顺从的往东飘飞，李丽菁向下大嚷一声：“打了就跑的混帐，纳命来！”随即也是一记腾龙掌击出，把那个伤了自己的官兵，以及其它数十个倒霉鬼一起送上西天。

两人这临别礼物让四面的官兵不由得都顿了一下，谁知道留在场中的四人什么时候会发掌？那两位女子的功夫也如此骇人听闻，这四人不是更难缠？何况至尊龙将林齐烈的暴虎爪大有名，什么时候发出一下，刚好在前方的家伙一定倒霉，忽然都有些迟疑。

百公尺外的左督国王，见到这些人一个个的溜走，心中大急，现在官兵居然又生怯意，这该如何是好？左督国王仔细一望，见到众人身处的密林已经树倒石飞，在战乱中已经逐渐被夷为平地，心中大喜，连忙向身旁的将领低声吩咐下去，准备另起计谋。

这时小刚、小柔往东南冲去，很快的就没入海中，赵可馨与李丽菁自然同时鼓起内息护身，只见两团光华迅速的往下沉没，南角王与三位龙将立即一个翻身跟下，迅速的下潜。

南角王只见下方的蝠虎速度极为惊人，虽然没有在空中快速，不过还是很快的与四人拉开距离，只见蝠虎越沉越深，慢慢的变成海中的一个光源，南角王心想再这样下去还是追不到，于是只好忽然御气加速下冲，立即将三位龙将甩开，好不容易才在光亮消失之前赶到五百公尺内，只见光华忽然消失，南角王目标一失，只好凭记忆继续摸黑往下方游。

哪知李丽菁与赵可馨虽然进入了卓能，两只蝠虎可没有进去，正一个

转身往上游，却发现南角王正偷偷摸摸的下潜，两兽钢爪伸展开来，同时御气往南角王扑去。

南角王正在摸索，忽然发现两兽的劲力正向自己冲来，毕竟南角王功力不弱，连忙一拔月华剑护身，四面舞动起来，两虎知道月华剑的利害，同时往两旁一折，放过了南角王，继续往海面冲去。

南角王心里一松，见两虎已经离开，这才放心的回头下望，却看到数十公尺内有个巨大的人工物体，正静悄悄的躺在海中，南角王心里十分高兴，总算被自己找到了，于是立即下游，准备将这的不知名的东西劈开，那么这些人再也无法躲藏，必定会浮到水面，那时四面船只合围，还不是瓮中捉鳖？

南角王回头望望赤炎龙将等人还没下来，也不知道是不是遇到蝠虎，南角王不再等候，移近卓能，劲贯月华剑，准备先刺个大洞，然后再考虑其它。

接近到十公尺左右的时候，南角王眼看再前进一些，月华剑的剑芒就能穿过这个怪东西，心里正暗暗得意，不过就在这时，南角王忽然察觉到四面有一股股的能量，忽然十分迅速的往自己冲来，南角王大惊失色，连忙挥舞着月华剑后退，只觉得那些劲力锐利如刀，虽然部分被自己的剑气击散，还是有部分切过自己的护体内息，自己的内息虽然勉强的挡住了这些劲力，不过却也磨损极大，到底是谁发出的劲力？

南角王疑神疑鬼的东张西望，却察觉到自己自四面八方劲力又逐渐出现，再来一次那还了得？南角王马上上冲，再也不敢下来。

卓能控制室中的众人，在屏幕上见到南角王狼狈的模样，无不拍手大笑，那自然是四婢同时施用风刃的结果，南角王恰好没见过风刃，加上四婢与众人不同，凝聚了能量之后不会发光，更是增添了神秘，使得南角王再也不敢接近卓能。

黄吉鼓掌大笑说：“你们四个小丫头真不错，要不是你们，我们还对付不了那把月华剑呢！”

“对。”科芙娜点点头说：“陈信居然随手就让四个平凡的土族，成为我们大帮手，真是令人佩服。”

四婢收回能量，摇摇头不敢说话，似乎有些不好意思，那雷可夫接到自己老婆正在高兴，见到了李丽菁腿上的伤又不禁大惊小怪的说：“丽菁，你受伤了？痛不痛？”

“受伤还有不痛的？”李丽菁没好气的回答，那雷可夫被抢白了一句，眨眨眼不敢再说，只好赶快帮李丽菁重新上药里伤。

而这时薛乾尚等人却陷入危境，这时四面的林木几乎都被众人击断，左督国王暗暗吩咐集合数千携带弓箭的士兵围住四面，准备等会儿一声令下，里面围住众人的数百官兵退出，然后四面发箭，看这些人还能不能活？

左督国王眼见蝠虎一次次的来接人，心中知道南角王那里八成也不乐观，所以已经打消活擒的念头，能杀一个是一个，尤其是林齐烈，要是这次能将他射杀，可是一笔大功。

这时场中的四人越来越是辛苦，连续拼命将近两个小时，林齐烈也逐渐的有些支，何况是薛乾尚等人？不过现在圈子虽然缩小一些，除了体力的负荷之外，倒是比起六人的时候还轻松，因为能挤进内围攻击的敌人也同样相对的减少。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薛乾尚忽然感觉到四面的压力似乎有些不正常的降低，奇怪的往外一望，却见到百公尺外已经团团围了近两千名的弓箭手，而围住四人的官兵却不到两百人，薛乾尚知道不对，连忙传音说：“大家注意，先不要伤人，我们逼这些人往东！”

众人同时注意到四面的异状，马上明白薛乾尚的用意，同时挪步往东走，一面乒乒乓乓的与四面官兵打个热热闹闹，却暂时不下杀手，左督国王见状立即大声命令：“停止围攻，退！”

四面官兵如逢大赦，立即四散奔逃，薛乾尚等人彼此无须知会，同时往东面逃散的数十人身后紧跟，左督国王见状为之心急，若是让这些人奔到弓箭手之后，那里又是一面密林，不是又要打个几小时才能以弓箭射击？于是心中一狠说：“弓箭手，射！”

四面弓箭手同时一愣，里面还有近两百的同僚，怎能说射就射？左督国王连忙大声的说：“违令者斩！射！”

四面弓箭手无奈之下，同时射出箭矢，数千枝箭矢立即往众人射来，那两百多位的官兵自然首当其冲，不过大部分的箭矢，穿过一人之后仍然余势不衰的继续往薛乾尚等人射来，至尊龙将心知众人选择的方向最难应付，于是狂笑一声冲到东方，乾坤剑光飞旋，将所有这一面的箭矢击断，同时大呼一声：“快冲！”提起劲力往前御气而飞，只见一道光华闪过，东面的弓箭手还没取出第二枝箭，林齐烈已经电射而至，左右一飞旋，霎时清出了十余公尺宽的空隙。

而薛乾尚等人彼此有默契的同时背对东方后跃，三团剑光飞舞，挡住了这一排箭矢，还多亏了许多倒霉官兵先挡了一下，使得箭矢的速度变慢了下来，而这时听到林齐烈大喊冲的声音，也感受到林齐烈已经加速御气飞起，三人也同时御气而飞，不过毕竟是还必须落一次地，才能飞过百公尺。

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波箭而又由四面洒来，还好东面已经被林齐烈清去一大部分，三人一面挥动着长剑一面后跃，虽然冲出重围，谢日言右肩还是中了一箭，右手一松长剑往下掉落，身形忽然慢了下来。

林齐烈见状冲过来，扶住谢日言就往东冲，薛乾尚与练长风紧跟于后，一面拨开一些不死心的箭矢，一面准备与数十公尺外的敌军再作厮杀。

四人刚冲入一群官兵之中，远远的又传来一声虎啸，小刚、小柔终于赶到了，薛乾尚大声说：“长风，你带日言先走！”

“你带日言走。”练长风已经杀红了眼，烈阳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施了出来，长剑砍不断对手的兵器，烈阳剑可是摧枯拉朽，刀逢刀断、剑逢剑折。

薛乾尚连忙说：“你连烈阳剑都用出来了，支持不了多久的，我最擅于防守，快！”

练长风回头见到谢日言正强忍右肩疼痛，在林齐烈的扶持之下发出了一记腾龙掌，将一堆官兵打的屁滚尿流，知道谢日言不能再撑下去，只好点点头说：“你们要小心！”随即奔到林齐烈身旁扶着谢日言，两人同时往上一飞，顺手将烈阳剑往人多的地方射出，只见烈阳剑飞舞穿过了十余人，才逐渐消失，两人也由蝠虎载着往东南飞去。

又过了片刻，官兵进逼的更是紧迫，林齐烈左手、右腿都受了一点小擦伤，薛乾尚更是已经逐渐的脱力，背靠着林齐烈挥舞着长剑，勉力招架着四面官兵的进击，左督国王见到便宜，终于领着旋风龙将与迅雷龙将，在四面官兵的围攻中缓缓接近。

薛乾尚眼前都是到处飞旋的人影，还好林齐烈虽然受伤，不过乾坤剑仍然无人敢近，比较不会被冲动阵脚，而薛乾尚也是靠着林齐烈的帮助，才能稳稳的支撑，不过忽然之间，三道强烈的劲力由官兵的缝隙击出，同时往薛乾尚汇集。

林齐烈自然也感受的到，左手后钩环绕住薛乾尚的腰，一提一旋，转过身来面对着这三道劲力，只见乾坤剑红蓝气劲一出，将这两股劲力击散，气流四面一激，部分的士兵还被震退，林齐烈大笑一声：“徐老头，你敢出来了？让这些可怜的官兵送死不是很好吗？”

林齐烈这么一说，四面的官兵不由得手脚放慢了些，左督国王下不了台，心中暗恨应该将南角王的月华剑借来，林齐烈久斗身疲，若是自己有月华剑在手，一定能将他拾夺下来，不过现在却仍没有把握，何况林齐烈虽然微露倦意，但是似乎劲力仍然充沛，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左督国王可不知道，林齐烈回复劲力的速度连陈信都赶不上，加上手中有乾坤剑的帮助，虽然已经有些疲累，不过依然能支持下去，而薛乾尚就实在不大行了，刚刚若是林齐烈没有回身接招，薛乾尚的剑气恐怕已经击不散这三道劲力，若是施出光球硬顶，一方面未必是三力合一的敌手，二方面以薛乾尚的状态，现在再逼出一道强劲的内息只怕就得趴下了。

这时既然左督国王靠近，四面的士兵不由自主的退开，这是一般的习惯，若是主将与人对敌，普通的士兵都不会靠的太近，以避免殃及池鱼，这也是左督国王一直没靠过来的原因，没想到这必杀的一击居然又被林齐烈破坏？左督国王一时进退维谷，不知道该不该上。

林齐烈望定了左督国王，也不出言逼迫，反正拖的越久，两人的体力恢复的越多，不过左督国王可不能任两人休息，忽然向后飘退说：“快上，杀了他们！”

四面官兵虽然万分不愿，不过人族军纪一向十分严明，所以还是硬着头皮四面涌上，不过多多少少留了两分劲，准备随时开溜，林齐烈大笑两声说：“好个徐东平，你还真是能屈能伸啊？”

左督国王假装听不到林齐烈的嘲笑，由四面又调来许多的弓箭手，这里地势较为空旷，弓箭还勉强有用，林齐烈虽然说的豪放，不过心里也是暗暗担心，虽然自己与薛乾尚两人的内息还能支持一阵子，不过身上的小伤口却不断的淌出鲜血，流多了也会渐渐的无力，在众人的围攻之下，两人自然完全没有包扎的时间，自己还好，薛乾尚却已经快要支持不下去了，林齐烈只好暗暗祈祷蝠虎飞快一些，不然这个自己最欣赏的小伙子只怕撑不了多久。

而蝠虎却不是不来，只是飞到一半的时候，谢日言因为肩上的箭一直没拔下来，罡风刮扫之下不断的摇动，谢日言已经觉得难以支持，穿入水中的时候，谢日言终于一个失神，没能适时的运气护身，与水面冲击的刹那，被撞离小刚的背，在水面上昏了过去。

小刚连忙回头找人，这时一旁的南角王见到大好机会，连忙挥舞着月华剑，御气冲来，小刚又惊又怒，这时它已经在谢日言的身边，不过谢日言自己神智不清，小刚硬拖着谢日言下海也是要他老命，眼见月华剑的光芒就要冲到，小刚一时彷徨失措，焦急的吼了出来。

南角王右手挥剑往小刚扫去，左手前伸，准备将谢日言捉住，却忽然有一股能量往自己直冲过来，南角王发现那股能量比刚刚无声无息的片状能

量还要强劲，心里一惊连忙转头，却见到一道发出强烈光芒的剑状劲力，迅疾无比的往自己直冲而来，连忙将月华剑转向一挥，想将这股劲力击散。

没想到这道光华仿佛有灵性一般的折向一绕，由另一个方向往自己冲来，这一次南角王已经有备，在劲力足够靠近自己的时候才忽然挥剑，猛然将这股劲力击散，劲力散溢之间仍有一声暴响，月华剑虽然号称神刃，南角王也觉得手中有些发麻，不过这不重要，南角王马上转头再抓谢日言，海面上却已经空空的全无一物，谢日言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去了，而三位龙将这时候才来的及赶到，自然是帮不上忙了。

刚刚危急的时候，正是练长风聚集残余的劲力施出烈阳剑，往南角王冲去，这种高度凝结的劲力南角王就算有月华剑在手也不敢掉以轻心，而小刚趁这个时候咬着谢日言的衣角，向旁拖开，谢日言也刚好被那声暴响惊醒，连忙运起功力护身，抱着小刚下潜。

不过这时谢日言与练长风都已经力疲，两人下降了近数百公尺已经无法再下降，连忙止住了蝠虎再往海底冲，还好南角王已经不敢再下水，所以两人一时无恙，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两人的体力只有越来越弱，但是上了水面八成又没法休息，两人两虎卡在海中不上不下，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过了片刻，海底忽然冒出光华，原来这时两人的收发机与卓能已经联机，卓能上的众人知道两人将要到达，但不知为什么忽然停在数百公尺深的海底，过了片刻还是赵可馨想出原因，科芙娜自然大急，连忙与黄吉一起向上浮，要接两人下来，只不过因为没有蝠虎代步，上来的比较慢一些，但总算是顺利的将两人接入卓能，敷药疗伤不在话下，而蝠虎才能再往海面冲去。

不过这时薛乾尚已经逐渐乏力，身上又多了数道口子，若不是林齐烈加意维护，只怕早已身亡，不过林齐烈为了帮助薛乾尚，自己身上却也多了一些伤，过了大半个钟头，两只蝠虎还没来，薛乾尚终于不支倒地。

林齐烈一惊连忙将乾坤剑往后一挥，左手同时爆出一股强大的劲力，将身前的官兵扫开，却是顶顶有名的暴虎爪，四面的官兵同时一惊，往后退了两步，林齐烈迅速的弯腰一抄，将薛乾尚扔到自己的背上，迅速的挥舞着乾坤剑往前冲，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身后的薛乾尚被攻击。

但是林齐烈费尽功力冲出重围心里不禁又是一凛，前方又是数千人整整齐齐的以弓箭比着自己，这堆箭射过来，自己不知道还能不能全部封住？

薛乾尚虽然无力却仍然清醒，在林齐烈的耳边低声说：“林前辈……放我下来，你一个人走……”

林齐烈充耳不闻，这时候与薛乾尚争辩是浪费时间，只见前方的官兵这次学乖了，距离足有二百余公尺，自己绝对不能一冲而过，这时正将所有的箭矢一起向自己射出，而且在这波箭到达之前，已经又搭上了下一枝箭，只见一排排箭雨连绵不绝的往这里射来，林齐烈尽全身之力，将乾坤剑舞的风雨不透，将一枝枝的箭矢挡开，不过乾坤剑的光华渐渐黯淡，林齐烈的手臂也逐渐酸麻，只算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这时候弓箭队的后方忽然一阵混乱，四面波开浪裂，原来是蝠虎终于赶到，蝠虎远远的望见这里的状况，索性完全不减速，有如一道电光的插入官兵的后方，钢爪转眼间划过数十人，才来的及听见第一声惨叫。

要知道蝠虎经过了两百公里的加速，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快的速度，而且又是由官兵的后方冲来，猝不急防之下，自然马上将官兵冲的一塌糊涂，

蝠虎一不做二不休，拿出真本领，持续的在数千人中盘旋，迅速的杀伤了近千人，以蝠虎现在的速度，简直是无人能挡。

林齐烈见到蝠虎终于回来大展神威，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一声长啸之下，带着薛乾尚斜飞向上将近八十公尺，蝠虎听到啸声明白意思，同时离开四面奔逃的人群，飞腾而起，将林齐烈与薛乾尚两人载往东南方。

林齐烈护着干尚到达卓能，等隔离舱的水排出，林齐烈无须再鼓劲力，劲力一收，却发现自己内息已经将尽空空如也，这才终于力尽倒地，而这时众人都等在底舱的入口处，舱门一开，众人涌了进来，林齐烈见状虽然仍呵呵的笑着，却是怎么样也站不起来。

众人急急将两人扶入，上药疗伤，这次历尽艰辛终于回到卓能，不过受伤的人却也不少，尤其越晚回来的越严重，薛乾尚因为失血过多、伤势最重，几乎已经奄奄一息，加上那雷可夫的医术又是半调子，真是好不容易才将薛乾尚从鬼门关抢救了回来。

除了薛乾尚之外，练长风、林齐烈都必须调养好一阵子才能恢复，而谢日言右肩里了一大团绷带，也是暂时不方便移动，至于李丽菁与赵可馨都是轻伤，只要过几天就会结痂，无甚大碍，还好科芙娜毫发未伤，立即驾驶着卓能沿岸向北，准备由东极河口接近都城，营救陈信。

梦幻纪元二六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经过了将近五天的航行，众人终于到了东极河口，这时薛乾尚虽然仍全身乏力，还好因为早已经通顶，恢复的速度较快，而其它人几乎都已经无甚大碍，这些日子大家养伤，只有黄吉全身精力充沛的活蹦乱跳，首先将一间房间腾出来供林齐烈养伤，然后带着四婢逛了逛卓能，最后自作主张的将四婢安置在陈信的房中安歇，他还是不相信陈信与她们没有关系。

三日后林齐烈功力尽复，黄吉又自告奋勇的带着林齐烈参观，卓能中所有的东西自然都是林齐烈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惊讶羡慕自然不在话下，黄吉大为得意，霎时与林齐烈推心置腹，成为莫逆之交。

而这些天赵可馨不避嫌疑的照顾薛乾尚，众人也识趣的将这件事交付给她，不过两人仍然似有情似无情的相守以礼，看的李丽菁等人颇为心急，今日薛乾尚终于比较有精神，由赵可馨扶着往控制室移动。

而这时众人正聚集在控制室，望着屏幕上东极城外满布的战船，商议起这些日子的事情，见到薛乾尚与赵可馨两人由连通管攀入，那雷可夫高兴的说：“干尚，你有没有好些？”

“好多了。”薛乾尚说：“我也只是失血过多，调养几天就没事了……果然到东极城了。”

这时赵可馨将薛乾尚扶到分析区，薛乾尚仍礼貌的说：“谢谢。”赵可馨微微一笑，点点头在一旁坐下。

黄吉见薛乾尚坐好之后，急着说：“林兄说东极河口有布置三道铁网，避免有人潜入，所以我们要是非进去不可，不大可能不被发现。”

薛乾尚一愣，转头望向林齐烈，林齐烈点点头说：“那是因为数百年前，有一次鳞身族由东极河口入侵，鳞身族人泳技只次于海吐族，当时数千鳞身族人在不知不觉间由河底潜入，东极城一夜间易手，而东极城距都城只有不到十日的水程，都城大震，最后还是都城、习回河两城联兵支持，才将鳞身族再驱出东极城，不然从此东方门户大开，人族灭亡只在旦夕之间。

之后为了避免再有此事发生，所以在河口码头区域的上源建立了三道

一片片连接的铁网，离河面只有数公尺深，以避免鳞身族故技重施，不过这个工程据说耗费了许多的人力，花了十余年才完成。”

赵可馨与薛乾尚两人相对愕然，众人都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事情，要不是林齐烈先说出来，众人傻傻的往前，就算不至于一头撞上去，也必须转头折返，可是东极河口众人是非进去不可，那该怎么办？

这时留在林中的薛乾尚等人已经准备好死守，虽然林中弓箭无法发挥，不过众人也不能四面逃散，免得到时候蝠虎找不到人，越晚走的人当然越是危险，所以除了第一批人之外，之后的顺序几乎就是以功夫高低决定，而四婢人小体轻，勉强可以两人乘坐一只蝠虎，所以第二批就是由小刚背着那雷可夫与小毛莉，小秋、小冬则由小柔背负。

两兽再度飞起之后，四面的近万官兵已经紧紧围住，一开始就有数千人同时往林中数百公尺方圆的林中冲来，这些人的武器居然还都是那雷可夫当初指导打造的，抵挡起来将更是费力，更别提砍断刀剑了。

这时众人当即围成一个大圈，与四面的官兵乒乒乓乓的打了起来，小春、小夏站在中间，四面飞旋着风刃，与众人合力抵御着这一波的攻势。

而东南方两百公里外，卓能上方的海域已逐渐的聚集起许多的船只，一个个拉弓搭箭准备将蝠虎射下来，薛乾尚早已预想到这种情况，所以小刚、小柔不慌不忙，忽然一转方向飞越数千公尺，由无人的海面没入水中，再由海底往卓能接近。

这时南角王已经到达海边，立即下令官兵下海追击，于是数千名官兵立即跃下海船下潜，准备拦截众人，不过这时候卓能已经往外海又行出了数公里，这里恰好有个海沟，海水深达三千多公尺，卓能一直往下潜去，蝠虎也跟着下潜，这种深度，除了龙将级以上的将领，普通的官兵也没办法到达，那雷可夫内息一护自然没有问题，而两婢合力在体外聚集一圈能量，勉强抵抗着水压，所算是有惊无险的随那雷可夫到达卓能。

蝠虎一将那雷可夫等人送达，毫不迟疑的立即往外一冲，又从一旁无人的海面冒出，准备再去接人。南角王接到讯息大惊，连忙亲自跃入海中，手中持着皇族至宝月华剑，与赤炎、霜金、青木三位龙将一起下潜，准备无论海底有什么怪东西，都要以月华剑破坏掉。

另一边薛乾尚等人被四面围困，这时不像以往四面冲突，是被无边无际、前仆后继的大军重重围困，只有至尊能将林齐烈那一面比较轻松。

尤其林齐烈手执乾坤剑，比较聪明的将领都不敢上前，大多只敢勒令士兵送死，而自己跑去对付其它人，所以其它的众人都已经深觉压力，何况黄吉不在，众人又少一个好手，练长风、谢日言、薛乾尚等人只有负起更大的责任。

过了一阵子，四面死伤的官兵越来越多，舒红应付逐渐乏力，薛乾尚注意到大叫：“舒红，你和小春、小夏是下一批，撑下去！”

舒红心想，自己只靠长剑所以左支右绌，于是一提劲力，右手长剑依然迅速挥动，左手却开始射出一道道如线如针般的劲力，因为四面都是人潮，舒红气针百发百中，每一针还至少穿过了三四个人体才消失，所以舒红这一面的官兵惨叫连连，死伤数目忽然增多。

这时蝠虎已经归来，穿越空中稀稀落落的箭矢，落到了众人之间，薛乾尚猛挥一剑又伤了数人，一面叫：“舒红、小春、小夏，快。”

小春、小夏本就在圆圈中间，立即坐上小柔的背，舒红收剑向后高跃，

在一旁薛乾尚与练长风还没将缺口补住的时候，千指凝劲齐发，气针四面飞射，又杀伤了二十余人，小刚不等舒红落下，往上一腾接着舒红，拔空随着小柔飞去。

这时圈子又缩小一些，连林齐列在内只剩六人，四面的官兵越战越勇、杀声震天，左督国王虽然不敢上阵，不过却放声高呼：“弓箭手爬上百公尺内树梢，别让那怪兽降落。”

附近近百名弓箭手放声应诺，立即在数十公尺外选树上攀，等着蝠虎飞回暗算，要知道下方众人正在混战，弓箭不敢乱发，不过小刚、小柔由空中飞来，却是最好的活靶，哪还需要客气？

薛乾尚等人心中发急，不过现在也抽不出手攻击弓箭手，只好等蝠虎回来的时候再作打算。

小刚、小柔载着舒红与小春、小夏飞过数百公里，三人一路上被罡风吹抚的颇为难受，还好只需要支持一阵子，蝠虎随即一转方向，选个没人的地方入海，往海中的卓能冲去。

小春、小夏也一样必须聚集能量护体，而舒红功力已经提升到一个程度，光华往四面一散，自然将海水隔开，不过潜到数百公尺之下，眼前就慢慢的越来越黑，还好蝠虎似乎能暗中视物，依然认准了方向前冲。

又过数百公尺，舒红发现前方忽现光华，那光华是由南角王手持的月华剑所散发，三位龙将随在南角王身旁，四人正为了找不到卓能的踪迹而烦恼，这时发现里在光华中的舒红，立刻一转方向往舒红等人冲来。

舒红见到手拿月华剑的南角王，知道不是对手，于是轻拍小刚的背，传音给两兽说：“小刚、小柔，我们能不能避开他？”

小刚、小柔会意，一个翻身绕开，往下方急潜，南角王与三位龙将立即追来，不过哪里有小刚、小柔快，南角王等人是在水中游泳加偶尔的御气前进，与蝠虎全然以御气冲刺自然相差甚远，转眼就被甩开。

但是舒红忽然察觉到，自己若是与蝠虎一起，南角王等人必定会察觉到卓能的所在，于是传音说：“小柔你带着她们先去，小刚，我们逗逗他们。”

小刚、小菜会意，两兽一分，小柔带着的小春、小夏身上不会发出光华，所以离开舒红一段距离之后就隐没在黑暗中，舒红与南角王四人大兜圈子，南角王等人又要用力，又必须御气，逐渐的难以支持，赤炎等三位龙将终于先一步往上方游去，想要去水面换气，不过南角王仍然坚持追踪着舒红，他知道舒红不打算让自己知道目的地，所以在拖时间，于是决定要等到三位龙将下来，自己才去换气。

而舒红心想，虽然卓能的外壳坚硬无比，不过若是南角王以月华剑攻击，卓能也未必受的了，所以心念一动，对小刚说：“小刚，不要让他追上，也别离他太远，我要攻击他。”

小刚闻言，缓缓的降低了速度，与南角王不即不离的保持十来公尺距离，南角王见状大喜，虽然他与舒红等人并无仇恨，不过既然身负皇命，这些人还是非抓不可，若是不能活擒，至少也要留下他们的生命。

不过这时候南角王气息已经渐感不足，不敢再施用耗尽甚大的掌力，只能依赖着手持月华剑的威力，而舒红这几分钟却只是憋气而已，还十分的轻松，所以别无顾忌，望望身后的南角王，忽然凝聚了针状的劲力，往南角王的前胸射去。

南角王只觉一道如细线般的劲力往自己冲来，连忙运剑一档，将这股

劲力击散，没想到舒红这种功夫威力虽不甚大，但是却特别的省力，所以舒红见一击不中，两手同时各射出两道气针，四道气针随着舒红的气机牵引，四面一分划出四个弧形，由四个不同的角度往南角王攻来，水中不比地面，南角王闪避的速度没有这么快，月华剑又没有办法一次击散四道气针，而且舒红的气针恰好是最适合于水中使用的功夫，速度几乎不比地面减少多少，南角王无可奈何，全身御气一进，立即上冲。

南角王虽然顺利的逃开四针，但是却知道自己气息已经逐渐混乱，若再不上去换气只怕连舒红也打不过，南角王只好顺势收剑，月华剑的光芒一隐，迅速的向上方冲去，一面暗暗的惊心，记得舒红以前最多与一般的副将差不多，没想到现在提升到这种程度，除了自己与左督国王之外，南角城中还不容易能找到与她相抗衡的人，要是这群人的功力其实都这么高，在北方拦截的左督国王八成也不容易成功。

南角王与舒红的盘旋说来话长，其实只不过是十数秒钟的事情，南角王浮到水面时，才看到三位能将正急急的往下游来，于是作个手势要三人上去，等三人一起冒出头来，南角王喘了两口气才说：“我们等下一批人，到时候顺着他们的光华追。”南角王打算下次先不要拔出月华剑，免得被对方看出自己的踪迹。

才说完不久，二十余公尺旁的水面忽然哗的一声响，小刚、小柔破水而出，随即转往北面急飞而去，四人吓了一跳，心里都有些无能为力的感觉。

而自从小春、小夏一走，无光无影只有破风声响的风刃也跟着消失，四面的官兵顾忌一失，薛乾尚等六人压力更是增加，众人虽然功力高强、伤人无算，不过除了林齐烈之外也多多少少的受了一些轻伤，其中以李丽菁伤到右腿最为麻烦，马上就纵跃不灵，只能勉强坚持的防守着，还是林齐烈注意到这个状态，将乾坤剑的挥动范围再加扩大，一面说：“这一面我负责，你们轮流里伤，李女娃儿，你先。”

李丽菁杀的火上心头，尤其是那个伤了自己的家伙，居然一得手就远远的逃开，于是大嚷说：“没关系，我还能杀！……那个家伙你别跑！”她的目光一直盯着那个伤了她的人。

“丽菁！”薛乾尚连忙叫：“先里伤！你和可馨是下一批，等一下海面一定还有敌人。”

李丽菁只好全力一挥剑，将前方三四个敌人逼的退出数公尺，这才左腿一蹬后跃，草草的包扎起来，李丽菁一包好，见到赵可馨的右臂已伤，现在已经改成左手用剑，于是连忙往赵可馨的上方一跃说：“可馨后退，交给我！”

赵可馨感到后方的李丽菁，正向自己上方冲来，于是在适当的时间忽然蹲身挥剑，然后向后退开，一下子就与李丽菁交换了位置，随即也草草的将伤口里住，就在这时，两声虎啸远远的破空传来，眼看小刚、小菜应该就要到了，赵可馨这时有空，忽然想起左督国王刚刚的命令，立即一声长啸，将心中的思绪随着长啸送出。

小刚、小柔闻声知意，马上知道原来敌方在树顶埋伏有人，于是远在百公尺外就忽然飘下，由林木的顶端树丛一路飘闪过来，众弓箭手只见两兽忽显忽没，速度忽快忽慢，哪里抓得住发箭的时机，只见一转眼蝠虎已经近在眼前，弓箭手还来不及放箭，已经被蝠虎一爪钩破了脑袋。

小刚、小柔迅速的绕了一圈，清理了大部分的弓箭手，于是迅速的又

到众人围着的圆圈上方，这时圈圈再度向内微缩，李丽菁也退了进来，林齐烈一人挡住半面，谢日言、练长风、薛乾尚三人负责另一面，李丽菁与赵可馨同时一跃冲到蝠虎背后，蝠虎正要飞行，赵可馨忽然心中一动，左手一伸，只见一道白亮的气柱往斜下方直冲，轰然一声巨响，当场倒了一群二、三十位官兵，赵可馨轻轻一笑说：“算是临别礼物。”反正等一下十几分钟不会遇到敌人，还能稍微休养一下。

李丽菁见状大为高兴，对小柔说：“小柔，往东折一下……”

小柔有些意外，不过还是顺从的往东飘飞，李丽菁向下大嚷一声：“打了就跑的混帐，纳命来！”随即也是一记腾龙掌击出，把那个伤了自己的官兵，以及其它数十个倒霉鬼一起送上西天。

两人这临别礼物让四面的官兵不由得都顿了一下，谁知道留在场中的四人什么时候会发掌？那两位女子的功夫也如此骇人听闻，这四人不是更难缠？何况至尊龙将林齐烈的暴虎爪大有名，什么时候发出一下，刚好在前方的家伙一定倒霉，忽然都有些迟疑。

百公尺外的左督国王，见到这些人一个个的溜走，心中大急，现在官兵居然又生怯意，这该如何是好？左督国王仔细一望，见到众人身处的密林已经树倒石飞，在战乱中已经逐渐被夷为平地，心中大喜，连忙向身旁的将领低声吩咐下去，准备另起计谋。

这时小刚、小柔往东南冲去，很快的就没入海中，赵可馨与李丽菁自然同时鼓起内息护身，只见两团光华迅速的往下沉没，南角王与三位龙将立即一个翻身跟下，迅速的下潜。

南角王只见下方的蝠虎速度极为惊人，虽然没有在空中快速，不过还是很快的与四人拉开距离，只见蝠虎越沉越深，慢慢的变成海中的一个光源，南角王心想再这样下去还是追不到，于是只好忽然御气加速下冲，立即将三位龙将甩开，好不容易才在光亮消失之前赶到五百公尺内，只见光华忽然消失，南角王目标一失，只好凭记忆继续摸黑往下方游。

哪知李丽菁与赵可馨虽然进入了卓能，两只蝠虎可没有进去，正一个转身往上游，却发现南角王正偷偷摸摸的下潜，两兽钢爪伸展开来，同时御气往南角王扑去。

南角王正在摸索，忽然发现两兽的劲力正向自己冲来，毕竟南角王功力不弱，连忙一拔月华剑护身，四面舞动起来，两虎知道月华剑的利害，同时往两旁一折，放过了南角王，继续往海面冲去。

南角王心里一松，见两虎已经离开，这才放心的回头下望，却看到数十公尺内有个巨大的人工物体，正静悄悄的躺在海中，南角王心里十分高兴，总算被自己找到了，于是立即下游，准备将这的不知名的东西劈开，那么这些人再也无法躲藏，必定会浮到水面，那时四面船只合围，还不是瓮中捉鳖？

南角王回头望望赤炎龙将等人还没下来，也不知道是不是遇到蝠虎，南角王不再等候，移近卓能，劲贯月华剑，准备先刺个大洞，然后再考虑其它。

接近到十公尺左右的时候，南角王眼看再前进一些，月华剑的剑芒就能穿过这个怪东西，心里正暗暗得意，不过就在这时，南角王忽然察觉到四面有一股股的能量，忽然十分迅速的往自己冲来，南角王大惊失色，连忙挥舞着月华剑后退，只觉得那些劲力锐利如刀，虽然部分被自己的剑气击散，

还是有部分切过自己的护体内息，自己的内息虽然勉强的挡住了这些劲力，不过却也磨耗极大，到底是谁发出的劲力？

南角王疑神疑鬼的东张西望，却察觉到自己自四面八方劲力又逐渐出现，再来一次那还了得？南角王马上上冲，再也不敢下来。

卓能控制室中的众人，在屏幕上见到南角王狼狈的模样，无不拍手大笑，那自然是四婢同时施用风刃的结果，南角王恰好没见过风刃，加上四婢与众人不同，凝聚了能量之后不会发光，更是增添了神秘，使得南角王再也不敢接近卓能。

黄吉鼓掌大笑说：“你们四个小丫头真不错，要不是你们，我们还对付不了那把月华剑呢！”

“对。”科芙娜点点头说：“陈信居然随手就让四个平凡的土族，成为我们大帮手，真是令人佩服。”

四婢收回能量，摇摇头不敢说话，似乎有些不好意思，那雷可夫接到自己老婆正在高兴，见到了李丽菁腿上的伤又不禁大惊小怪的说：“丽菁，你受伤了？痛不痛？”

“受伤还有不痛的？”李丽菁没好气的回答，那雷可夫被抢白了一句，眨眨眼不敢再说，只好赶快帮李丽菁重新上药里伤。

而这时薛乾尚等人却陷入危境，这时四面的林木几乎都被众人击断，左督国王暗暗吩咐集合数千携带弓箭的士兵围住四面，准备等会儿一声令下，里面围住众人的数百官兵退出，然后四面发箭，看这些人还能不能活？

左督国王眼见蝠虎一次次的来接人，心中知道南角王那里八成也不乐观，所以已经打消活擒的念头，能杀一个是一个，尤其是林齐烈，要是这次能将他射杀，可是一笔大功。

这时场中的四人越来越是辛苦，连续拼命将近两个小时，林齐烈也逐渐的有些支，何况是薛乾尚等人？不过现在圈子虽然缩小一些，除了体力的负荷之外，倒是比起六人的时候还轻松，因为能挤进内围攻击的敌人也同样相对的减少。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薛乾尚忽然感觉到四面的压力似乎有些不正常的降低，奇怪的往外一望，却见到百公尺外已经团团围了近两千名的弓箭手，而围住四人的官兵却不到两百人，薛乾尚知道不对，连忙传音说：“大家注意，先不要伤人，我们逼这些人往东！”

众人同时注意到四面的异状，马上明白薛乾尚的用意，同时挪步往东走，一面乒乒乓乓的与四面官兵打个热热闹闹，却暂时不下杀手，左督国王见状立即大声命令：“停止围攻，退！”

四面官兵如逢大赦，立即四散奔逃，薛乾尚等人彼此无须知会，同时往东面逃散的数十人身后紧跟，左督国王见状为之心急，若是让这些人奔到弓箭手之后，那里又是一面密林，不是又要打个几小时才能以弓箭射击？于是心中一狠说：“弓箭手，射！”

四面弓箭手同时一愣，里面还有近两百的同僚，怎能说射就射？左督国王连忙大声的说：“违令者斩！射！”

四面弓箭手无奈之下，同时射出箭矢，数千枝箭矢立即往众人射来，那两百多位的官兵自然首当其冲，不过大部分的箭矢，穿过一人之后仍然余势不衰的继续往薛乾尚等人射来，至尊龙将心知众人选择的方向最难应付，于是狂笑一声冲到东方，乾坤剑光飞旋，将所有这一面的箭矢击断，同时大

呼一声：“快冲！”提起劲力往前御气而飞，只见一道光华闪过，东面的弓箭手还没取出第二枝箭，林齐烈已经电射而至，左右一飞旋，霎时清出了十余公尺宽的空隙。

而薛乾尚等人彼此有默契的同时背对东方后跃，三团剑光飞舞，挡住了这一排箭矢，还多亏了许多倒霉官兵先挡了一下，使得箭矢的速度变慢了下来，而这时听到林齐烈大喊冲的声音，也感受到林齐烈已经加速御气飞起，三人也同时御气而飞，不过毕竟是还必须落一次地，才能飞过百公尺。

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波箭而又由四面洒来，还好东面已经被林齐烈清去一大部分，三人一面挥动着长剑一面后跃，虽然冲出重围，谢日言右肩还是中了一箭，右手一松长剑往下掉落，身形忽然慢了下来。

林齐烈见状冲过来，扶住谢日言就往东冲，薛乾尚与练长风紧跟于后，一面拨开一些不死心的箭矢，一面准备与数十公尺外的敌军再作厮杀。

四人刚冲入一群官兵之中，远远的又传来一声虎啸，小刚、小柔终于赶到了，薛乾尚大声说：“长风，你带日言先走！”

“你带日言走。”练长风已经杀红了眼，烈阳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施了出来，长剑砍不断对手的兵器，烈阳剑可是摧枯拉朽，刀逢刀断、剑逢剑折。

薛乾尚连忙说：“你连烈阳剑都用出来了，支持不了多久的，我最擅于防守，快！”

练长风回头见到谢日言正强忍右肩疼痛，在林齐烈的扶持之下发出了一记腾龙掌，将一堆官兵打的屁滚尿流，知道谢日言不能再撑下去，只好点点头说：“你们要小心！”随即奔到林齐烈身旁扶着谢日言，两人同时往上一飞，顺手将烈阳剑往人多的地方射出，只见烈阳剑飞舞穿过了十余人，才逐渐消失，两人也由蝠虎载着往东南飞去。

又过了片刻，官兵进逼的更是紧迫，林齐烈左手、右腿都受了一点小擦伤，薛乾尚更是已经逐渐的脱力，背靠着林齐烈挥舞着长剑，勉力招架着四面官兵的进击，左督国王见到便宜，终于领着旋风龙将与迅雷龙将，在四面官兵的围攻中缓缓接近。

薛乾尚眼前都是到处飞旋的人影，还好林齐烈虽然受伤，不过乾坤剑仍然无人敢近，比较不会被冲动阵脚，而薛乾尚也是靠着林齐烈的帮助，才能稳稳的支撑，不过忽然之间，三道强烈的劲力由官兵的缝隙击出，同时往薛乾尚汇集。

林齐烈自然也感受的到，左手后钩环绕住薛乾尚的腰，一提一旋，转过身来面对着这三道劲力，只见乾坤剑红蓝气劲一出，将这二股劲力击散，气流四面一激，部分的士兵还被震退，林齐烈大笑一声：“徐老头，你敢出来了？让这些可怜的官兵送死不是很好吗？”

林齐烈这么一说，四面的官兵不由得手脚放慢了些，左督国王下不了台，心中暗恨应该将南角王的月华剑借来，林齐烈久斗身疲，若是自己有月华剑在手，一定能将他拾夺下来，不过现在却仍没有把握，何况林齐烈虽然微露倦意，但是似乎劲力仍然充沛，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左督国王可不知道，林齐烈回复劲力的速度连陈信都赶不上，加上手中有乾坤剑的帮助，虽然已经有些疲累，不过依然能支持下去，而薛乾尚就实在不大行了，刚刚若是林齐烈没有回身接招，薛乾尚的剑气恐怕已经击不散这三道劲力，若是施出光球硬顶，一方面未必是三力合一的敌手，二方面以薛乾尚的状态，现在再逼出一道强劲的内息只怕就得趴下了。

这时既然左督国王靠近，四面的士兵不由自主的退开，这是一般的习惯，若是主将与人对敌，普通的士兵都不会靠的太近，以避免殃及池鱼，这也是左督国王一直没靠过来的原因，没想到这必杀的一击居然又被林齐烈破坏？左督国王一时进退维谷，不知道该不该上。

林齐烈望定了左督国王，也不出言逼迫，反正拖的越久，两人的体力恢复的越多，不过左督国王可不能任两人休息，忽然向后飘退说：“快上，杀了他们！”

四面官兵虽然万分不愿，不过人族军纪一向十分严明，所以还是硬着头皮四面涌上，不过多多少少留了两分劲，准备随时开溜，林齐烈大笑两声说：“好个徐东平，你还真是能屈能伸啊？”

左督国王假装听不到林齐烈的嘲笑，由四面又调来许多的弓箭手，这里地势较为空旷，弓箭还勉强有用，林齐烈虽然说的豪放，不过心里也是暗暗担心，虽然自己与薛乾尚两人的内息还能支持一阵子，不过身上的小伤口却不断的淌出鲜血，流多了也会渐渐的无力，在众人的围攻之下，两人自然完全没有包扎的时间，自己还好，薛乾尚却已经快要支持不下去了，林齐烈只好暗暗祈祷蝠虎飞快一些，不然这个自己最欣赏的小伙子只怕撑不了多久。

而蝠虎却不是不来，只是飞到一半的时候，谢日言因为肩上的箭一直没拔下来，罡风刮扫之下不断的摇动，谢日言已经觉得难以支持，穿入水中的时候，谢日言终于一个失神，没能适时的运气护身，与水面冲击的刹那，被撞离小刚的背，在水面上昏了过去。

小刚连忙回头找人，这时一旁的南角王见到大好机会，连忙挥舞着月华剑，御气冲来，小刚又惊又怒，这时它已经在谢日言的身边，不过谢日言自己神智不清，小刚硬拖着谢日言下海也是要他老命，眼见月华剑的光芒就要冲到，小刚一时彷徨失措，焦急的吼了出来。

南角王右手挥剑往小刚扫去，左手前伸，准备将谢日言捉住，却忽然有一股能量往自己直冲过来，南角王发现那股能量比刚刚无声无息的片状能量还要强劲，心里一惊连忙转头，却见到一道发出强烈光芒的剑状气劲，迅疾无比的往自己直冲而来，连忙将月华剑转向一挥，想将这股劲力击散。

没想到这道光华仿佛有灵性一般的折向一绕，由另一个方向往自己冲来，这一次南角王已经有备，在劲力足够靠近自己的时候才忽然挥剑，猛然将这股劲力击散，劲力散溢之间仍有一声暴响，月华剑虽然号称神刃，南角王也觉得手中有些发麻，不过这不重要，南角王马上转头再抓谢日言，海面上却已经空空的全无一物，谢日言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去了，而三位龙将这时候才来的及赶到，自然是帮不上忙了。

刚刚危急的时候，正是练长风聚集残余的劲力施出烈阳剑，往南角王冲去，这种高度凝结的劲力南角王就算有月华剑在手也不敢掉以轻心，而小刚趁这个时候咬着谢日言的衣角，向旁拖开，谢日言也刚好被那声暴响惊醒，连忙运起功力护身，抱着小刚下潜。

不过这时谢日言与练长风都已经力疲，两人下降了近数百公尺已经无法再下降，连忙止住了蝠虎再往海底冲，还好南角王已经不敢再下水，所以两人一时无恙，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两人的体力只有越来越弱，但是上了水面八成又没法休息，两人两虎卡在海中不上不下，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过了片刻，海底忽然冒出光华，原来这时两人的收发机与卓能已经联机，卓能上的众人知道两人将要到达，但不知为什么忽然停在数百公尺深的海底，过了片刻还是赵可馨想出原因，科芙娜自然大急，连忙与黄吉一起向上浮，要接两人下来，只不过因为没有蝠虎代步，上来的比较慢一些，但总算是顺利的将两人接入卓能，敷药疗伤不在话下，而蝠虎才能再往海面冲去。

不过这时薛乾尚已经逐渐乏力，身上又多了数道口子，若不是林齐烈加意维护，只怕早已身亡，不过林齐烈为了帮助薛乾尚，自己身上却也多了一些伤，过了大半个钟头，两只蝠虎还没来，薛乾尚终于不支倒地。

林齐烈一惊连忙将乾坤剑往后一挥，左手同时爆出一股强大的劲力，将身前的官兵扫开，却是顶顶有名的暴虎爪，四面的官兵同时一惊，往后退了两步，林齐烈迅速的弯腰一抄，将薛乾尚扔到自己的背上，迅速的挥舞着乾坤剑往前冲，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身后的薛乾尚被攻击。

但是林齐烈费尽功力冲出重围心里不禁又是一凛，前方又是数千人整整齐齐的以弓箭比着自己，这堆箭射过来，自己不知道还能不能全部封住？

薛乾尚虽然无力却仍然清醒，在林齐烈的耳边低声说：“林前辈……放我下来，你一个人走……”

林齐烈充耳不闻，这时候与薛乾尚争辩是浪费时间，只见前方的官兵这次学乖了，距离足有二百余公尺，自己绝对不能一冲而过，这时正将所有的箭矢一起向自己射出，而且在这波箭到达之前，已经又搭上了下一枝箭，只见一排排箭雨连绵不绝的往这里射来，林齐烈尽全身之力，将乾坤剑舞的风雨不透，将一枝枝的箭矢挡开，不过乾坤剑的光华渐渐黯淡，林齐烈的手臂也逐渐酸麻，只算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这时候弓箭队的后方忽然一阵混乱，四面波开浪裂，原来是蝠虎终于赶到，蝠虎远远的望见这里的状况，索性完全不减速，有如一道电光的插入官兵的后方，钢爪转眼间划过数十人，才来的及听见第一声惨叫。

要知道蝠虎经过了两百公里的加速，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快的速度，而且又是由官兵的后方冲来，猝不急防之下，自然马上将官兵冲的一塌糊涂，蝠虎一不做二不休，拿出真本领，持续的在数千人中盘旋，迅速的杀伤了近千人，以蝠虎现在的速度，简直是无人能挡。

林齐烈见到蝠虎终于回来大展神威，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一声长啸之下，带着薛乾尚斜飞向上将近八十公尺，蝠虎听到啸声明白意思，同时离开四面奔逃的人群，飞腾而起，将林齐烈与薛乾尚两人载往东南方。

林齐烈护着干尚到达卓能，等隔离舱的水排出，林齐烈无须再鼓劲力，劲力一收，却发现自己内息已经将尽空空如也，这才终于力尽倒地，而这时众人都等在底舱的入口处，舱门一开，众人涌了进来，林齐烈见状虽然仍呵呵的笑着，却是怎么样也站不起来。

众人急急将两人扶入，上药疗伤，这次历尽艰辛终于回到卓能，不过受伤的人却也不少，尤其越晚回来的越严重，薛乾尚因为失血过多、伤势最重，几乎已经奄奄一息，加上那雷可夫的医术又是半调子，真是好不容易才将薛乾尚从鬼门关抢救了回来。

除了薛乾尚之外，练长风、林齐烈都必须调养好一阵子才能恢复，而谢日言右肩里了一大团绷带，也是暂时不方便移动，至于李丽菁与赵可馨都是轻伤，只要过几天就会结痂，无甚大碍，还好科芙娜毫发未伤，立即驾驶着卓能沿岸向北，准备由东极河口接近都城，营救陈信。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经过了将近五天的航行，众人终于到了东极河口，这时薛乾尚虽然仍全身乏力，还好因为早已经通顶，恢复的速度较快，而其它人几乎都已经无甚大碍，这些日子大家养伤，只有黄吉全身精力充沛的活蹦乱跳，首先将一间房间腾出来供林齐烈养伤，然后带着四婢逛了逛卓能，最后自作主张的将四婢安置在陈信的房中安歇，他还是不相信陈信与她们没有关系。

三日后林齐烈功力尽复，黄言又自告奋勇的带着林齐烈参观，卓能中所有的东西自然都是林齐烈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惊讶羡慕自然不在话下，黄吉大为得意，霎时与林齐烈推心置腹，成为莫逆之交。

而这两天赵可馨不避嫌疑的照顾薛乾尚，众人也识趣的将这件事交付给她，不过两人仍然似有情似无情的相守以礼，看的李丽菁等人颇为心急，今日薛乾尚终于比较有精神，由赵可馨扶着往控制室移动。

而这时众人正聚集在控制室，望着屏幕上东极城外满布的战船，商议起这些日子的事情，见到薛乾尚与赵可馨两人由连通管攀入，那雷可夫高兴的说：“干尚，你有没有好些？”

“好多了。”薛乾尚说：“我也只是失血过多，调养几天就没事了……果然到东极城了。”

这时赵可馨将薛乾尚扶到分析区，薛乾尚仍礼貌的说：“谢谢。”赵可馨微微一笑，点点头在一旁坐下。

黄吉见薛乾尚坐好之后，急着说：“林兄说东极河口有布置三道铁网，避免有人潜入，所以我们要是非进去不可，不大可能不被发现。”

薛乾尚一愣，转头望向林齐烈，林齐烈点点头说：“那是因为数百年前，有一次鳞身族由东极河口入侵，鳞身族人泳技只次于海吐族，当时数千鳞身族人在不知不觉间由河底潜入，东极城一夜间易手，而东极城距都城只有不到十日的水程，都城大震，最后还是都城、习回河两城联兵支持，才将鳞身族再驱出东极城，不然从此东方门户大开，人族灭亡只在旦夕之间。之后为了避免再有此事发生，所以在河口码头区域的上源建立了三道一片片连接的铁网，离河面只有数公尺深，以避免鳞身族故技重施，不过这个工程据说耗费了许多的人力，花了十余年才完成。”

赵可馨与薛乾尚两人相对愕然，众人都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事情，要不是林齐烈先说出来，众人傻傻的往前，就算不至于一头撞上去，也必须转头折返，可是东极河口众人是非进去不可，那该怎么办？

第四十三章 五宝合聚

众人面面相觑，林齐烈忽然有些迟疑的说：“其实……若藉乾坤剑之利，当能在东极城不知不觉间破开大洞，让卓能进入，不过……”

“怎么了？”黄吉疑惑的问，林齐烈虽然比自己稳重许多，不过说话向来也不会吞吞吐吐的，怎么这会儿却支吾起来。

“我明白前辈的意思。”薛乾尚点头接口说：“这毕竟是人族防御外侮的重要建设，我们不应该任意破坏，若是日后被异族探清，人族大祸立至。”

“哪里管的了这么多。”黄吉皱眉说：“那些家伙对我们千里追杀，还替

他们设想？”

“若是真的没有办法……”林齐烈忽然说：“也不是不可以，不过等救出陈信之后，想办法通知他们一声，让他们修补就是了。”

“这是下策……”薛乾尚沉吟起来：“修复也许并不容易……”

“干尚。”谢日言忽然说：“这些天有件怪事。”

“怎么？”薛乾尚一阵意外，谢日言怎么毫无来由的忽然岔上一句话。

“卓能……也许不久之后就能飞了。”谢日言忽然这么说，众人同时一惊，怎么可能？众人内息补充速度大幅减慢，卓能飞起来不是马上能量不足？何况现在陈信不在，虽然林齐烈与陈信相差不多，但是想飞到都城至少也要储存个一、二十天。

“日言……”赵可馨疑惑的说：“你的意思是……”

“这些天卓能储存能量数值上升的速度极快。”谢日言说：“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我这两天仔细勘查，能量确实增加了，虽然没有来到这个星球前快，不过已然快上许多。”谢日言负责能量区，早就发现了不对的地方。

薛乾尚立刻在分析区调出资料，李丽菁在一旁高兴的说：“我知道了，大家功夫都提高了，所以能量吸收速度变快了。”

“不……”薛乾尚身旁的赵可馨看着资料说：“该没有这么离谱。”

李丽菁只好扁起嘴说：“要不是是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星球的特殊状况，我们修练时被卓能吸收的内息能量应该会大幅减低，不过……现在的速度却增加不少……确实是有特殊的因素。”薛乾尚沉吟起来。

“无论如何，我们飞行一段时间没有问题。”谢日言坚定的说：“要是明白原因，确定能持续的话，我们可以飞到都城上空停留……当然若是要飞离梦幻星，还必须落下来储存一阵子。”

“看看吸收速率变化好了。”薛乾尚灵机一动，一面操作一面说：“五天前大家陆续进来的时候，能量吸收数据应该看的出端倪，等一下……嗯……一开始只有增加一点，那是黄吉和科芙娜，然后……咦，半小时后增加量忽然变成好几倍，又半小时后更多，之后增加的又变少了……”

赵可馨一面思索一面说：“那两批是那雷可夫、舒红……嗯……还有春夏秋冬那四个小女孩……”说到这里，赵可馨忽然声音提高说：“就是她们！”

“真是她们？”李丽菁叫了出来，众人也大为讶异，那四个小女孩虽然远距离的攻击十分在行，不过要是敌人近身就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当时众人才一直将她们围在圈内，怎么会有这种能力？

“不只这样……”薛乾尚摇头说：“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后，有一阵子吸收的能量忽然增加了……可是后来又降下来……那时应该是可馨和丽菁刚回来，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了！”黄吉也兴奋的叫起来说：“那时她们施出御能神术的风刃，赶跑南角王……所以才会忽然提高，后来收回劲力，自然降回原状。”

“没错。”谢日言想起当初陈信初创御能神术，两人就曾聊过这样应该可以迅速补充卓能的能量，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试验，没想到却由这四个小女孩来确定可行，于是这时也点头说：“当初我已与陈信谈过，陈信也认为此术应有此用，刚刚倒忘了。”

众人闻声大喜，既然陈信也说过这话，那就应该大有道理。

“不管怎样……试试看就知道了！”赵可馨四面望却见不到春夏秋冬四婢，连忙问：“她们呢？”

“她们在陈信房间里……噢，她们三天没出来了……”黄吉跳起来说：“我去叫她们。”转身就往通向陈信外厅的连通管跑。

薛乾尚见到黄吉奔开，疑惑的说：“不是还有很多间房吗……干么四个人挤到陈信的房间？”

李丽菁一撇嘴说：“还不是黄吉的主意。”随即摇头又说：“……不过那些小女孩倒是十分高兴，好象住在陈信的房中理所当然，我们只好算了。”

薛乾尚眉头微皱，心想黄吉好不糊涂，陈信房中虽然宽敞，可不像天降神王府一般，有独栋三层楼房可住，单是床就只有一张，等救回陈信之后该怎么安排？不过现在既然已经住了数天，也只好罢了，等陈信回来再说。

没多久，四婢随着黄吉飘上来，先向众人一礼说：“见过诸位公子、小姐，还有林大爷。”林齐烈与黄吉两人毕竟已经七、八十岁，四婢尊称为大爷。

赵可馨一笑说：“你们别这么拘谨，怎么关了好几天不敢出来？”

“诸位没有呼唤，小婢怎么可以乱跑。”小春有些疑惑的回答，事实上之前陈信不在的时候，四婢也几乎没有离开那栋楼房。

“这……”赵可馨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只好说：“到处走走没关系的，你们能不能再试试御能神术，只要将能量四面散出就是了。”

“不……”薛乾尚忽然摇头说：“你们只要快速的吸纳能量，再顺势散出就好了，这样应该不费力吧？”薛乾尚听过陈信提到御能神术的基本原理，认为这样将更有效。

小秋微笑说：“小婢们平常练功就是这样啊……”随即一提气，由颈部气脉迅速的吸纳起外界的能量，然后由身体四面自然散出，反正身体也容纳不多，而且现在无须分神操控，自然越来越快，能吸纳散出的能量也越来越多。

谢日言叫了起来：“果然是她们，这样很快……我们能飞了。”谢日言只见眼前的能量储存值以许久未见的速度快速攀升，虽然离饱足还有很远，不过短距离的慢速飞行已经可以平衡。

飞航区的科芙娜平静的说：“那我们还等什么？”立即将卓能转向，准备将卓能驶出外海，然后冲出海面，往西南西一千二百公里远的都城飞去。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经过两天众人已经飞近都城，而这时练长风也接下了飞航区的工作，虽然现在的速度也并不是很快，不过飞行与海中前进完全不同，若不是为了避免被东极城防守的人发现，多向外海航出了半天，昨天夜里就已经抵达，要是沿河进来，七、八天是绝对跑不掉，算算陈信遇伏、众人南奔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天，陈信的紧急胶囊算起来应该差不多吃完，众人赶的正是时候，就在距离都城还有三百余公里的时候，薛乾尚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以收发机呼叫陈信，而众人自然全部挤在控制室中，等着听陈信的回音。

薛乾尚打开仪器，开始扫描着陈信的所在地，因为薛乾尚心中已经预知，陈信应该会是在都城的寝殿下方，所以一开始就将目标对准了都城，果然不久之后，陈信的收发机产生响应，确定陈信是在薛乾尚去过的密室中，薛乾尚立即将两方联机，对着收发机喊：“陈信！陈信！你听得到吗？”

过了片刻却是一点回音也没有，薛乾尚大为疑惑，不死心的又试了几

次，仍然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回头望向控制室中的众人，一时之间大家面面相觑，都傻住了。

林齐烈不明白薛乾尚在做什么，先是黄吉兴匆匆的拉着自己过来，然后薛乾尚对着一堆金属方块猛叫陈信，然后大家又是一副失望兼疑惑的模样，终于忍不住问：“你们怎么了，不是还要一个小时才到吗？”四婢也是点点头，不明自发生了什么事情。

先不管夹缠的黄吉如何向这五人解释，李丽菁已经叫了起来：“陈信干什么了，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他的收发机坏了？”那雷可夫说：“他到处东征西讨的，大概一不小心弄坏了收发机……”

“真的吗？”舒红担心的问：“可是位置反应不是正确吗？”

“会不会刚好通话功能坏了……？”李丽菁难得的赞成那雷可夫说的话。

“要是这样就难办了。”薛乾尚摇头说：“不过还是先确定一下，我会送出检查所有功能的讯号，不过又要再等一下子。”

“没关系。”赵可馨安慰大家说：“到都城上空之前应该能测试完毕。”

众人同时担心起来，若是不能与陈信取得联络，要如何援救一点眉目都没有，本来至少已经确定陈信在密室中，不过现在既然怀疑收发机出问题，连这都不一定正确了。

还好到达都城也算十分迅速，黄吉也勉强的向林齐列与四婢解释个大概，虽然黄吉自己也不是很懂，不过也说明了七七八八，而自动检查的讯号这时也完整的回传过来，薛乾尚看着眼前的讯息，低声的说：“测试完毕……一切正常。”

“正常？……”众人又七嘴八舌起来，这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忧愁，收发机既然没出毛病本应高兴，但是陈信为什么不回话？难道陈信与收发机已经分开？还是陈信终于出了意外？

“陈信，陈信，你有没有听到？”薛乾尚又叫了两声，整个控制室又安静下来，不过一秒一秒的过去，仪器仍然是一片沉寂。

众人心中虽然同时泛起了不祥的预感，不过没有人肯说出来，小冬看众人脸色难看，心里发急的问：“薛公子……发生什么事了？”

薛乾尚望着娇小的小冬，叹口气缓缓的说：“这……陈信没有送回讯息。”

“为什么？”小冬紧接着问。

“也许……陈信已经离开了密室……”那雷可夫讷讷的说：“然后忘了带走收发机……”

这个理由太过牵强，众人都不是很能接受，李丽菁自然也不同意，不过却没有生气，只是低声说：“那雷可夫……这未免太离谱了……”收发机是地球人从懂事就会佩带的东西，连洗澡都不大会取下，而且环带材质特殊，不会让佩带者感觉不适，这些年来，陈信除了更换机种之外，几乎完全没有取下来过，怎么会这个时候忽然取了下來？

“那……那不然是……？”小秋也忍不住了。

众人都没有回答，小冬眼眶已经微红，求助的问黄吉说：“黄大爷，你说……这是怎么回事？”黄吉这些日子颇照顾四婢，小冬自然而然的问起黄吉。

黄吉摇摇头没说话，练长风却终于忍不住说出：“陈信恐怕已经出了意

外，若不是失去意识，就.....就是已经死了。”

“我呸！”黄吉嚷了起来，眼睛瞪着练长风说：“我们全都死光了陈信也不会死，你胡说什么？”

练长风也不生气，同情的望着黄吉摇摇头说：“不然.....你说是为了什么？”

“这.....”黄吉说不出话来，跑到薛乾尚身旁，摇着薛乾尚说：“干尚，你最聪明，你赶快说是为什么。”

薛乾尚还没回答，李丽菁已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一下四婢哪里还有怀疑，既然这些人都这样想，陈信只怕凶多吉少，四婢的眼泪也一个个滴了下来，抽咽声此起彼落，连舒红、科芙娜也眼眶泛红，珠泪盈盈欲滴。

那雷可夫、谢日言两人也觉得鼻头微微发酸，忍不住低下头来，众人千辛万苦的杀回卓能，还不是为了救出陈信，现在好不容易排除万难赶来，陈信却等不及.....

林齐烈眼看控制室中一片愁云惨雾，虽然自己对陈信的命运早已不抱乐观，不过看众人难过的模样，也不禁有一种仿佛什么东西梗在胸口的难过，林齐烈转念又想，还好那两只懂得人话的异兽不在这里，听说它们视陈信为主人，要是知道了不知道会怎么样？

黄吉听到四面的呜咽声，忍不住回头骂：“你们哭什么？陈信没这么容易死.....陈信不会.....不会死的.....”说着说着黄吉的声音也逐渐变小，收回摇着薛乾尚的手，跌坐在地上，失神的望着屏幕现出的都城。

现在似乎只有练长风还算镇定，望望屏幕忽然说：“咦.....都城怎么变成这样？”

众人目光转过去，只见都城到处是雷轰的痕迹，而皇宫一片凄惨零落，正加紧着赶工重建，而原先的寝殿周围数公里范围，除了那个石桌之外已经变成了一片空地。

林齐烈忍不住钦佩的说：“陈信果然功参造化，便算是死，也死的轰轰烈烈。”

黄吉忽然站起，恶狠狠的盯着石桌说：“陈信就算是死了，我也要见到他的尸体，我们去找天广皇！”既然只有天广皇才知道怎么打开密室，自然要找天广皇。

“我不赞成。”练长风摇头说：“天广皇加上八位幻粹阁阁老，就算我们有林前辈的帮助也不是对手，何况都城还有数万的军队？若是陈信安好，这个险还值得冒，现在.....我不认为应该这样做。”众人自然不知现在幻粹阁只有七老，其中一位在七天前已经死亡。

“你.....”黄吉又想骂人，不过觉得练长风也不是胡说八道，只好将话又吞回肚子里去。

“既然如此.....”练长风摇摇头对众人说：“我们就离开这个令人伤心的地方，回地球去吧。”

一直哭着的李丽菁，忽然断断续续的说：“我们.....至少要把丽芙的骨灰带回去.....”众人这才想起，当时许丽芙、方青芬、宋庭的骨灰都放在陈信住的地方，那时众人急急逃出一时忘记，既然众人已经到达这里，那件事自然该作。

练长风点点头说：“你说的对，宋庭的也该带回去，这件事情再拜托蝠虎帮忙一下，应该不难做到.....而且天降神王府那里似乎还来不及处理，现

在好象是一片空屋。”众人望向皇城一角的天降神王府，虽然也有部分受到雷击，不过那栋楼房似乎还算完好，而且里面确实已经变成空屋。

“两个人去吧。”练长风接着说：“这件事办完就该回去了，干尚，你怎么说？”

众人这才发觉薛乾尚与赵可馨两人一直没说话，但是目光却一直对望着，两人的神色都颇为复杂，练长风见薛乾尚并未答话，又叫了声：“干尚？”

薛乾尚终于收回目光，转身站起说：“这件事自然该作……方青芬的也带回去，毕竟她对陈信也是一往情深，不过……我不希望这么快回去，我们至少等到八宝合一了再走。”

练长风一皱眉说：“陈信既然回到了都城，代表五族会合的事情已经完成，照记载上写的内容，八宝合一是轻而易举，我们在这里傻等干什么？”

“一方面是为了完成陈信的心愿，另一方面……”薛乾尚摇摇头顿了顿，语气沉重的说：“……反正五宝汇聚只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八宝合一应该也不会太久，我们本是为了完成遗命而来，总该有始有终。”

众人听到为了完成陈信的心愿，也不忍反对，于是意兴阑珊的四散开去，林齐烈对人族已经绝望，愿意随众人回地球，而四婢知道陈信身亡之后深觉痛不欲生，不愿意再离开梦幻星，不过愿意帮助众人聚集卓能所需的能量，直到卓能要离开梦幻星为止。

下去取骨灰的事情倒是轻而易举，当晚夜幕低垂的时候，小春与黄吉里着雾气下落，神不知鬼不觉的取回三罐骨灰，回到卓能后，找个房间仔细的收藏起来，各自散去。

除了控制室中必要的操作人员之外，每个人几乎都懒洋洋的锁在房中不出门，四婢更是躲在陈信房中饮泣，但薛乾尚却有个特别的要求，希望卓能仍然停在都城南端东极河的河底，直到十四月二十三再赶到布尔山，练长风也无所谓，于是请教了林齐烈之后，西飞百余公里，找个人迹不至的地方潜入河中，再缓缓的驶回都城南端的东极河。

停泊后，连练长风都没待在控制室中，反正卓能也无须航行，除了那雷可夫偶尔需要考虑一下食物的来源，几乎现在所有的人都无所事事。

这时的控制室中只有薛乾尚一人，望望四面无人，薛乾尚又打开了仪器，低声的说：“陈信……陈信……有没有听到？”

过了片刻，仪器依然沉寂无声，薛乾尚将机器又关了起来，叹口气站起，转身却看到赵可馨，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入口处，正默默地望着薛乾尚。

薛乾尚本来见到人影心里一惊，看清是赵可馨才定下心来，温和的说：“你来了？”

赵可馨点点头问：“你想的和我一样……为什么也不说？”

“别给他们太多的期待。”薛乾尚有些无奈的说：“而且也不能让大家无止尽的等下去……”

“我也是这么想……”赵可馨一顿，有些愤愤的说：“陈信那个糊涂蛋，要是我们猜的是真的，我真要揍扁他！”

薛乾尚微微一笑说：“他就是这样……”随即笑容收了起来，有些担心的说：“就怕我们猜错了。”

赵可馨低下头，随即抬起坚定的说：“陈信没有让我们失望过……这次也不会。”

“你说的对。”薛乾尚点点头说：“就怕赶不及……”

“别再担心了。”赵可馨微笑走来说：“你身体还没完全复原，我扶你去休息。”

“谢谢。”薛乾尚点点头，让赵可馨扶住自己。

“别说了。”赵可馨说完，忽然脸上微微一红，低下头不再说话。

薛乾尚心里一惊，转头望向赵可馨，看到赵可馨的脸色，讶异的说：“你……”

赵可馨却再也不开口，轻轻一扯薛乾尚，带着薛乾尚往连通管走去，薛乾尚脸上忍不住露出微笑，也聪明的闭上嘴，任赵可馨将自己搀回寝室。

梦幻纪元二六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二十多天前，天广皇带着大队的官兵离城，要到布尔山践约，幻粹阁七老也陪同离开，而都城依然交由定盟卫国使负责。

之前天广皇吃了一次亏后，再也不敢打开密室，心想陈信必然是身上带有食水，既然如此，天广皇当断则断，干脆就关上几年，御能神术也不要学了，不然下去一个死一个可麻烦，反正自己离开都城，也不用担心有人能打开密室，只要交代密室周围不准接近就好了。

至于左督国王，这时还在东南沿海无望的搜寻，他几次回报状况，天广皇除了略微劝勉一下，也不提要他回来的事情，左督国王知道天广皇八成气自己连一个人都没捉到，也不敢自行主动提出回都城的事情。

天广皇加上七老也才八人，所以之前已经叫东极王与定海卫国使同行，这样到时一共十人，刚好算是以坚强的阵容抵达布尔山。

在今日的正午之前，天广皇身怀两宝，与另九人腾跃上了布尔山巅，而这时上方数千公尺，卓能正浮在空中，远远的观察着下方的状况。

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薛乾尚每天都会抽一点时间尝试与陈信联系，不过依然是一点回音也没有，不过这件事情，除了赵可馨知道外，卓能中的众人都不明白，但是薛乾尚怎么与陈信联系都没有用，到了昨天中午，眼见练长风再度来到控制室，将卓能往布尔山巅行驶，薛乾尚也只好暂时放弃。

天广皇到达的时候，见到山上已经到达了十人，那十人身高近两公尺半，体宽足有人类的两倍半，全身绒毛、牙尖爪利，正是人族的世仇熊族，两方见面本是十分眼红，但是天广皇想想之后，还是先虚伪的以熊族语对领头的熊族人点头说：“想来这位必定是熊族王，你好。”

“人族王你也好。”熊族王以人族语回敬，他们可不知道什么天广皇，人族之主自然叫人族王。

招呼打过，熊族王望望众人，有些讶异的说：“那位……陈信呢？”陈信当时与库帕贾等人到达熊族，熊族王对会飞的陈信印象颇深。

“陈信身体微恙，这次不能前来。”天广皇面色不变地说道。

“原来如此……”熊族王一顿说：“人族居然练成了飞行的功夫，我们熊族是远远不及了，我本来还以为各位也会飞来。”

“这……”天广皇有些尴尬的说：“也不是人人都会飞……”

“各位都来了？”东南面的山崖忽然翻起一个比熊族还高的生物，全身是一块块的木状组织聚合而成，手足枝干有多有少，每个人拥有的数量都不同，十人翻上山崖站定，这一静止下来，仿佛是十颗大树。

“木族王也来了……”人族与木族一向少有争端，天广皇连忙向木族王示好。

“诸位好。”木族的发声器官是木质结构，鼓气吹送震动发音，人族学木族的语言必须噘嘴卷舌，颇为麻烦，而木族人说人族语，却像是萧笛之声，虽然难懂却颇为悦耳。

“翼云族和海吐族为什么还没来？”熊族王四面望望说：“翼云族晚来还正常，我本来以为海吐族会先到的。”

“对啊。”木族王也冷冷的说：“海吐族似乎都没有移动，难道真不怕四族联兵？”

“海吐族不来了。”天庆皇得意的说：“海吐族王将宝物交由我们保管，等一下我会一起拿出来。”天广皇知道他们未必听得懂“朕”这种用法，干脆的以“我”自称。

这种场合自然而然都以最容易说的人族语沟通，所以远在数千公尺上空的薛乾尚等人还能勉强听懂众人的对话，而一旁的林齐列与春夏秋冬四婢都大为疑惑，这里怎么听得到下方数千公尺的声音？不过他们见到的奇怪事情也已经不少，现在都忍住不再发问。

而这时黄吉听到天广皇这般大言不惭，生气的说：“海吐族一定是信的过陈信，才将宝物交出，天广皇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居然装成是自己的功劳！”

“这一定是陈信出事前就交出来的。”那雷可夫也瞪着屏幕说：“等八宝合聚之后，我们飞到都城轰他们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黄吉赞同的说：“卓能的终极武器“能量球”还没开张，我们干脆把都城毁了吧？”

“你们别开玩笑。”薛乾尚摇摇头说：“这是天广皇一人的错，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在梦幻星上，能量球的威力会受到多少影响，一个控制不当，后果不堪设想……都城可是有将近八十万人居住。”

“不提就是了……”黄吉摇摇头静了下来，他其实也没什么心情开玩笑，许丽芙死去对他来说已经是个很大的打击，陈信居然又中伏而亡，所以黄吉这些日子话少了许多，而且加上众人的心里也都颇不好过，所以其实卓能上的气氛一直都颇为低落。

“翼云族飞来了。”赵可馨注意到屏幕上出现讯号，连忙对众人说，想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果然是翼云族过来了，除了翼云族王，库帕贾、栋鹄、朗图、姬荻也都来了，其它的五人自然也都是所谓思多战士的成员，翼云族人远远的就看清山巅上没有陈信，翼云族王已经忍不住大声说：“陈信呢？”

天广皇踏前一步大声说：“翼云族王，我乃人族之王，上次与王子库帕贾曾见过面……”

“你就是人族王？”翼云族王回头望向库帕贾。

库帕贾见陈信没来十分失望，见自己固父询问，有些懒洋洋的点头说：“应该是吧……”自然不是很确定，要知道翼云族看人族，和人族看其它的种族一样，都不是很分的清，库帕贾除了与陈信相处较久，还认的出来，当时在都城走马看花的见过了一大堆人，现在自然不敢确定。

天广皇自然明白这种情况，不以为忤的说：“在下正是人族之王，想必阁下自然知道，海吐族宝物是由我族一起带来。”

“我只知道海吐族王交给了陈信。”翼云族王疑惑的说：“陈信为什么没来？”

“陈信身体不适。”天广皇不大高兴的说：“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他这次虽然没办法到此，不过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日后无须再作征战，谁来应该没有关系吧？”

翼云族王望望天广皇，点点头说：“既然如此……这就是我族的宝物。”只见翼云族王忽然由右翼拔下了一长根羽毛，这根羽毛一离翼云族王的身体，本来白底金边的色彩忽然变成碧绿，发出了一片森寒的绿光。

天广皇也不拖延，首先将海吐族的红珠取出，然后一拔腰间的泰古剑，只见红光与白光相互辉映，与碧绿的光气互相牵引，在布尔山巅缠绕起来。

木族王见翼云族王与天广皇都已经取出宝物，忽然身上发出了木材撕裂声，看不出来是胸还是腰的部位忽然裂出一孔，一根蓝色的晶状物忽然由木族王的体内排出，蓝光与红、白、绿三色一阵激发，四样宝物忽然都微微的震动起来。

这实在是奇景，四样东西光线同时散出，居然似乎引发了异状，熊族王一楞，差点忘了取出宝物，而其它三王也忘了提醒他。

不过却不用担心了，熊族与人族一般，属于有着衣的种族，这时熊族王的胸前暗袋，忽然射出一道黄光，与四道光华产生了共鸣，熊族王连忙由前胸取出一块黄色、掌大的方形厚片，上面许许多多的细密纹路正在黄色光华下隐隐的流转。

四位族王望着五宝聚合的奇景，忍不住各向前踏了一步，人人的心中都紧张万分，连上方偷窥的卓能中人，也跟着紧张起来。

这时五个宝物光华越来越亮，布尔山顶笼罩在一片流转的光华之中，连天上的阳光似乎也失去了神采，而四人中的五宝同时更强烈的抖动，仿佛就要脱手而出，四位族王自然更是紧紧的捉着宝物，不让宝物脱离自己的手掌。

这当中只有天广皇手中有两件宝物，天广皇当然不愿让自己手中的宝物脱掌而出，既然这些宝物一副想聚在一起的模样，天广皇索性将泰古剑与海吐族的红珠连在一起，只见这两样宝物一接触，忽然光华大盛，木族王的晶棒、熊族王的方块、翼云族王的羽毛同时脱手而出，迅速无比的往天广皇手上的宝物集合过来。

五样宝物一相聚，光华突涨，能量立即外迸，天广皇运足了功力也拿不住，五样宝物忽然脱手，在五人中间的地面旋转起来。

这时五样宝物已经紧紧的衔接，五种光芒交织在一起，渐渐向内收束，不过依然十分的明亮，再加上本身快速的旋动，众人一时都看得出来结合后是怎么个怪模怪样。

不过这时每个人都想到，宝物已经变成无主之物，四位族王也不知是不是想据为己有，忽然动作极快的往前一抢，不过在离宝物还有一公尺远的时候，五宝的光华忽然一涨，将四人同时往外摔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这四人既然是一族之王，必然也都是自己族内的佼佼者，没想到这些宝物聚集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就在这时，忽然一道紫色的光华由宝物中间电闪而出，往南南东方急射而去，恰好穿过两三位木族人，那几名木族人一惊，连忙往旁闪开，却发觉不管自己闪不闪开，这道光华居然一点也不受影响，而且又不会伤人，仿佛前方没有物体阻挡一般。

天上的卓能中人自然也在观看着这个奇景，练长风见到这种奇怪的事情发生，疑惑的问：“干尚……这道光是通到哪里？”

薛乾尚望着屏幕计算，点点头说：“自然是鳞身族的首都买雅……不过这个光十分奇怪……”

“当然怪。”那雷可夫说：“怎么会找到鳞身族的头上？”

“这不算怪。”赵可馨说：“既然说‘五宝相合可寻迹，三宝无须多寻觅’，五宝一聚自然会与其它三宝产生感应，这是想象中的事情。”

“那……”那雷可夫这可纳闷了，薛乾尚说什么东西怪？

薛乾尚也不卖关子，很快的解释说：“这道光居然成弧形的射往南南东，不是直线。”

“怎么不是直线？”黄吉望着屏幕疑惑的说，明明看着就是直线。

“这道紫光顺着梦幻星的地表前进数千公里……”薛乾尚说：“别忘了，梦幻星可是一个球形。”

众人这才想起，要不是弧形的话，怎么可能射到买雅去？那雷可夫已经叫了起来：“哪有这种光？”

薛乾尚与赵可馨都只能摇摇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时地面布尔山巅的多数人都望着那团旋动的光华发呆，也有部份人远远望着紫光射出的南南东方，过了没两分钟，那道光华突然消失，那团纠缠在一起的宝物也缓缓的停了下来，显现出一付奇怪的模样，虽然这些东西不像能组合在一起，却又是这么紧密的联系。

四位族王见状同时向前走了半步，又同时停了下来，知道若是自己走的快了一些，只怕其它三人都会往自己攻来，于是也机警的止住脚步，四面望着其它三族，忍不住猜忌了起来。

翼云族王首先说：“那道光华该是指引下一个宝物的方向，想来应该是鳞身族，我们去这一趟已成定局。”

“翼云族王说的是。”天广皇也说：“既然如此，我们是先礼后兵，要鳞身族将宝物送来，还是直接四族联军硬要？”

“直接打下买雅就是了。”熊族王粗声粗气的说：“他们根本无路可来，而且八成也不会相信。”

“但是我们要是出兵……”木族王忽然说：“东西怎么办？”

每一位族王都要回去调兵遣将，这五宝自然不能放在这里，那该由谁带走？

这话说到尴尬处，四人都说不上话，沉默了片刻，已经沉寂了一会儿的五宝在众人完全没心理准备的时候忽然又旋动起来，随即又向南南东方射出一道紫光，众人吓了一跳，这才知道这五宝似乎是十分钟会发作一次，倒真是极好的指针，鳞身族王就算携宝潜逃，也没办法逃出搜捕。

两分钟后，紫光再度消失，几位族王又回过头来面面相觑，望着地上的五宝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过了片刻，偶尔回头望着南南东方的库帕贾忽然叫了起来：“有东西……有东西飞来……”他还没叫完，众人也还没回头，一道紫光已经反冲回那团光华中，五宝又迅速的旋动起来，这时光彩更是绚丽，仿佛比起刚刚更多了生命力，所有人果望着那旋动的宝物，忽然间宝物居然往东北东方射出一道橙色的光华，这道光恰好由天广皇等人的位置通过，虽然毫无阻碍的穿过人体，但也一样完全没有伤害，不过几个幻粹阁阁老还是赶快闪开。

“这又是怎么回事？”卓能中的那雷可夫又问了起来：“换方向了？人族吗？”

“不是人族……”一向平静的薛乾尚终于也露出讶异的表情，缓缓的说：“是另一块大陆……目标点距这里两万五千公里。”

“另一块大陆？”那雷可夫点点头说：“对了，你那时说过……”众人这才想起来，在失事落下之前，薛乾尚确实说过这个星球有两块较大的陆块。

练长风皱眉开口问：“干尚，你不是说那里好象没有聚落反应吗？”

“没有聚落只代表没有城市。”薛乾尚说：“可是未必没有生物，你不记得了吗，记载不是写‘两族难传需远离，人族分居各寻奇’。”

“两族跑到那块大陆去了？”李丽菁说：“这虽然有道理……不过他们跑这么远作什么？”

薛乾尚一笑说：“说不定那里有‘耆老静眠待唤起’，这样才能‘后世谆嘱莫迟疑’。”

“是这样吗……？”科芙娜摇摇头，觉得颇为匪夷所思，真有人能睡这么久？

“看……”练长风忽然叫：“那五宝变了。”

众人连忙回头，果然屏幕上的五宝已经又收回光华，但是显现出来的样子却有些不同，在原来的模样上又多了一圈圈的紫色细线，众人糊涂起来，这些宝物还会长大啊？

下方的天广皇等人自然也看到这个状态，但是与卓能中人的反应却是大不相同，只见四位族王先是大惊失色，又是大喜过望，各自以自己的语言对着随行的九人叫嚷起来，其它的种族语言众人听不懂，只听天广皇叫的是：“鳞身族的‘紫龙须’……自己过来了。”

这话一说，不止卓能中人听不懂，连那九人也不懂，其中定海卫国使刘正疑惑的问：“父皇……您说什么？”

第四十四章 万里跋涉

天广皇一时没想到只有自己才知道，见定海卫国使动问，这才想起这算是机密，不过既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天广皇也不想瞒，高兴的说：“我们的宝物叫‘泰古剑’，是白色的……那些东西也各有名称，海吐族的是红色‘定海珠’、木族的是蓝色‘木魂精’、熊族的是黄色‘玄机板’、翼云族的是绿色‘天奇羽’，这……这条紫的细线，就是鳞身族的‘紫龙须’！”

“那……”定海卫国使没想到有这么多花样，疑惑的问：“那道橙色光线……”

“那是两千多年前消失无踪的优各族，他们‘控往轴’的颜色，说不定等一下子就跑过来了……”天广皇高兴的什么都说出来，这下可轻松了，五宝一聚果然八宝必合，只要在这里等就好了。

上方卓然中的众人也是忍不住叫了起来，这么厉害，鳞身族的宝物居然自己飞越数千公里跑来？而且花不到半小时……那岂不是音速的一、二十倍？

“干尚……”那雷可夫大惊小怪的叫：“你快算算，要多久……那个什么轴就会跑来？”

“‘控往轴’。如果真的以同样的速度跑来，那就只要一个多小时，不过……”薛乾尚皱眉摇摇头说：“……应该没这么简单。”

“为什么？”李丽菁问。

“我只是这么感觉而已……”薛乾尚说：“何况仪器记录显示……自从紫光射到买城，那个‘紫龙须’就忽然散发出大量的能量，以极高的速度冲过来，可是现在两万多公里外的地方，却一点消息也没有。”

卓能中的众人，看着薛乾尚显示出许多的数据，似乎那东西真的不会飞来，不然能量这么大的东西出现，卓能应该会有感应，于是又唉声叹气起来，眼看着下面这些人只怕非出海一趟不可了，二万五千里，以他们的船舰速度要跑多久？两个月够不够？

而下方的众人一个个面向东方，望穿秋水的等着所谓的‘控往轴’，虽然每十余分钟宝物就盘旋起来发光，而且向西方射出一条橙色的光线，不过却再没有东西飞过来会合，过了一个小时，众人逐渐的失去耐心，熊族首先说：“这个方向是人族，人族王，你们在弄什么玄虚？”这话一说，木族王与翼云族王也都将目光转了过来，不是很友善的望着天广皇。

天广皇只要应对不善，说不定会被三族合攻，连忙说：“我也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射向我族，而且如果是在人族，现在那东西应该也冲过来了，人族可比起鳞身族近多了，会不会……是射到海外去了？”天广皇果然不愧聪明，转眼想出一个可能性，而且与事实相差不远。

翼云族与人族向来没有争端，而且因为陈信的关系，对人族还多了几分好感，听天广皇这么说，翼云族王也点点头说：“人族王说的也有道理，各位，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熊族王有些不满的说：“‘控往轴’既然不飞过来，我们岂不是顺着光线指引的方向寻过去……可是谁知道人族会打什么主意？人族可是狡猾异常，我们绝不可以中计。”

“我以人族首领的荣誉保证。”天广皇有些不满的说：“会这样子我事先决不知情，人族也绝无阴谋。”

“这样吧。”木族王说：“既然来了，就要把这拖了两千多年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所以非去不可，不过自然还是要小心，人族王，丑话说在前面，要是我们一入人族之后再出不来，别怪我们三族翻脸，合力灭了人族。”

“对。”熊族王转头问翼云族王：“翼云族王，你怎么说？”

“我也同意。”翼云族王说：“不论人族是否有诡谋，我们都该做一做防险的功夫，我族倒还好，人族王，我建议你暂时开放边境，让木族与熊族部分的族人轮流替换随从，这样大家各自的族人都会安心。”

天广皇不是很愿意，要是两边放任熊族与木族进入，人族不是大为危险？于是一时沉默着没有接话。

熊族王见状大吼一声说：“你要是不愿意就说一声，我们现在就先拿下你，三族一起往西打过去。”熊族与人族的关系一向不好，熊族王颇想顺便灭了人族。

天广皇为势所逼，点点头说：“不是不行，不过我有条件，各位除了族王之外，只能带同五十位族人入境，木族与熊族每十日可以派遣一队三十人入境，与部分族人交换，无论是出境入境，我军都会护送，这样各族都有族人不断的往来，要是我们有阴谋，诸位的族人必然不会放过我们。”

“只有五十人？”熊族王抗声说：“你们境内可是千军万马，要是你们忽

然想不开乱来，就算日后灭了你们，我们岂不是先死光了？”

“诸位想要自保，人族也须防范。”天广皇面色一沉说：“若是任诸位大军长驱直入，风险太大，我决不答应。”现在人族的新式武器几乎日夜不停的赶工，天广皇的脊梁也挺的比较直了些。

熊族王还想说话，翼云族王抢先一步说：“熊族王，这也算是较为公允的方法了。”

“就这样吧。”木族王冷冷的说：“只要不断的有我们的族人来回木族，我们木族就不会发起攻击。”换句话说，要是族人忽然失陷在人族中，木族人立即会往人族进击。

熊族王见状也只好点头，众人一面各自传下命令，一面开始研究如何带着这一团宝物，宝物平时没事，但是一发光却是一公尺内无法靠近，而且每十分钟就来一次，这样怎么走法？

最后还是东极王想出办法，下山割了一堆的藤枝编成一个高有两公尺半的大方笼，在四族的护翼之下运下山去，这样一来，开始下山时几乎已经是深夜了。

而卓能中的众人见到下方的四族终于定下了计划，也放了一半的心，练长风不耐烦看着这些人缓缓下山，提出先去那块大陆看看的建议，众人也别无意见，于是卓能号随着仪器记录的光线轨迹，在下方四族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先行往东北东破空而去。

梦幻纪元二六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过了两天，四族还没离开布尔山区，卓能已经飞越数公里，飞过了将近一半的梦幻星球面，到达另一块大陆，这块陆地的大小其实与牧固图大陆相差无几，不过原始的程度可是远远的超过牧固图大陆，荒原、密林、高山、深谷，到处都是飞禽走兽，草原地区成千成万的动物一群群聚集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而南端一片极大的丛林地带，虽然远远的看不明白，不过仪器却显示出里面蕴含了旺盛的生机；简单的来说，这个大陆里面似乎什么物种都有，就是没有类似六族、会建立大型人工聚落的生物。

众人在高处往下望去，只见这块陆地主要有四道大型山脉，分别分布在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个方向，而中间是一大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形，当然当中也有一些小型的山脉，不过大多不会超过两千公尺，当时的光束就是往这个方向穿过来的。

现在练长风依着仪器的指示，将卓能驾驶到这个地方，转头问薛乾尚说：“干尚，大概在那个方位？”当时因为在两万多公里外，只能估计出大约在下方五百公里范围内的地方，到底是哪一点并不是十分确定。

薛乾尚点头说：“还好每一、二十分钟就有一束光线过来，现在卓能号正在描绘地形，等下一束光线射来就没问题了。”

不久橙色的光线射来，因为距离已近，卓能迅速的捕捉正确的地点，薛乾尚一面将地形图显现在众人的目前，一面将地点标示出来，只见那是个夹在数座矮山中的小平原，方圆大概是五十余公里，正中央有个小小的湖泊，有一条小河由湖的东面经过，也是这个湖的主要水源。

沿河到湖泊，是附近生物聚集饮水的地方，薛乾尚一面标示一面说：“目标点就在那个湖泊东南三公里处……那是一大块石头吧？”一面将画面放大仔细的观看。

众人往屏幕望过去，确实那是一片长宽大约十公尺，形状颇似方形的

平坦大石，大石较旁边的地面高出数十公分，似乎因为现在正是烈日当空，所以大石附近完全没有生物的踪迹。

练长风也随即将卓能往下降，缓缓的接近那块大石，因为卓能现在用的是机械文明的能量喷射方式，所以会有气流进射的声音，一时间吓得四面的走兽四面奔窜，不远的一处小树林也惊起了一大群的雀鸟。

薛乾尚说：“长风，先不要降落，我们看看状况。”

“好。”练长风将卓能停在距离大石约十余公尺的高度。

不过众人除非离开卓能，不然在控制室中的众人还是依然只能由屏幕观察，那雷可夫见大石别无奇处，疑惑的说：“要不要下去看看？难道这块大石就是所谓的‘控住轴’？”

“马上就知道了。”赵可馨接口说：“再过数秒光束就又射过来了。”

果然不久之后那道橙色的光束又往这里射来，光束本是沿着星球的表面划出一个大弧形前进，不过事实上却是比起梦幻星表面弧度还要大一些，在两万公里外的布尔山区发出光华之后，随即一面往东北东射，一面缓缓的提升到将近三万公尺高，然后再缓缓的下降，直到这里才射入石面。

众人看的清楚，确实是那块大石没错，不过大石与宝物可有关系？

“不会发光。”练长风看了片刻摇摇头说：“这不像是那几样宝物。”

“会不会在大石下面？”那雷可夫说：“说不定因为大石挡着才没有飞过去，我们挖挖看吧？”

“不大好吧……”黄吉懒洋洋的说：“等一下挖坏了……说不定那六样宝物一到，石头就自己打开来，里面还躺着几个在睡觉的老头？”

“说不定真是这样……”林齐烈点点头说：“我们还是应该等他们到了之后才看情形。”

“等他们？”练长风摇头说：“林前辈，您估计他们到这里来要多久？”

林齐烈皱眉算算说：“以牧固图的陆路来说，大概要三十天，海路……”林齐烈不明白到底飞了多远，一时算不清楚。

“我是怕他们根本不敢出海。”练长风摇头说：“就算出来了，必须横跨一万两千公里的海面，难保能无惊无险的到达，而且到了这块大陆，又要横越七千公里的原始地带，能不能安全的到达还大有疑问。”

“要是他们真的不来，我们就回去吧。”黄吉现在什么事都提不起劲了。

“我也是这么想。”练长风说：“既然两千多年都没有出事，代表当初祖先已经顺利的除去后患，八宝合一也不一定必要了。”

“要是他们真的来了，恐怕一年半载赶不回去……”李丽菁忽然说：“到时候其它三族以为人族弄鬼，合力攻打人族，那不是糟糕了？”

“这……”林齐烈大为紧张，要是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可是人族的大祸。

“我们先将整个地形和路径想办法告诉他吧。”薛乾尚忽然说：“然后一路暗中护卫着他们，这样他们应该能顺利的到达这里。”

“我们干嘛这么麻烦？”黄吉不耐烦起来说：“管他们这个星球会怎么样……地球上不是也在乱？我还想回去看看老爸有没有出了什么事。”

“干尚……我也是这么想。”李丽菁忽然慢慢的说：“陈信既然死了，我们对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兴趣了，你还真的一心想完成这件事情……我不知道陈信若是在天有灵……会不会高兴……”

薛乾尚见众人似乎都想回地球，不由望向赵可馨，看赵可馨能不能想一个比较好的理由，却见赵可馨也皱起眉头，似乎没什么好主意。

练长风似乎一直颇为希望回去，见黄吉与李丽菁都这么说，练长风跟着高兴的说：“丽菁说的对，我们去布尔山，算是看看陈信聚集五族宝物的结果，既然已经顺利的达成，后续的事情也不用再担心了……日言、科芙娜、舒红，你们觉得呢？”

谢日言以前话就不多，这些日子更是几乎像是哑巴，这时见到练长风问到自己，摇摇头说：“无所谓……你们决定就是了……”

科芙娜牵着谢日言的手，摇摇头说：“我们是希望向陈信多学习一点……现在目标失去了，我们都没有意见，要是大家都想回去，那就回去吧。”

舒红望望众人，忽然对一旁的赵可馨说：“可馨，你和薛乾尚是不是有别种想法？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商量？”

赵可馨与薛乾尚正在烦恼该如何让众人想留下来，见舒红这么问，薛乾尚这才缓缓的 say：“我想……陈信说不定……不，应该还没死。”

“什么？”黄吉精神忽然来了，叫了起来：“干尚，你再说一遍？”

“干尚是说，陈信说不定没死。”赵可馨见已经说出，索性说清楚一些：“陈信的食物虽然只能支持一个月，不过既然陈信有空施展御能神术，应该就没人能够伤害他，就算是出不来，也不应该死在天广皇的手里。”

众人都知道薛乾尚和赵可馨不会乱说话，这时都兴奋起来，不过毕竟有些意外，那雷可夫首先讷讷的说：“那……那陈信为什么不理会我们？”

“别忘了我们若是专心修练内息，可以支持久一点……”薛乾尚苦笑说：“陈信若是闭关修练，就算在这个星球，大概只要二十几天吃一餐，这样他可以支持一、两年……不过这样的话，六识最多只能留下一识，我猜陈信留下的是触觉，这样若是有人开启密室，陈信才能适时防范。”

“所以听不到我们的声音？”黄吉高兴的大声叫：“好小子，你又不早说？我们现在就去找天广皇，逼他打开密室。”黄吉活力完全复原。

谢日言、那雷可夫也同声附和，一起怪罪薛乾尚居然不说出来，带着大家跑来管这些闲事，连林齐烈也十分高兴，要不是四婢都躲在陈信房中，现在一定也高兴的跳起来。

薛乾尚连忙摇起手说：“我就是怕你们这样，长风当初说的没错，天广皇现在出入都有幻粹阁老随行，我们不是他们的敌手，现在激动不得。”

“那该怎么办？”黄吉追着问：“等陈信饿死？”

“当然不是。”薛乾尚说：“天广皇知道我们与林前辈联合起来，所以不敢与七老分开，不过只要几个月过去终究是有机会的，我们的目的是活擒天广皇，机会只有一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那雷可夫跟着问：“像你说的一样，送给他们地图吗？那有什么用？”

赵可馨微笑接口说：“干尚只是想事情做而已，而且陈信要是脱困，一定也希望这件事情已经完成，我们既然在等机会，何不试试看？反正在这件事完成之前，天广皇应该也不会让幻粹阁老离开身边。”

“对、对……”黄吉笑的合不拢嘴：“让陈信知道我们也帮的上忙……干尚小伙子，以后我都听你的话就是了。”

“先别太高兴……”薛乾尚无奈的说：“这是最好的状况，可是说不定陈信胡里胡涂的把食物吃完了，这样……就真的……完蛋了。”

其实这才是薛乾尚一直没说的主因，众人满怀的期待要是破灭了，心里会更难受，眼见这一盆冷水浇到大家的头上，每个人的脸色又都沉重起来，

那雷可夫迟疑的说：“干尚，你看陈会不会这么胡涂……？”

薛乾尚却摇摇头没说话，其实以薛乾尚对陈信的了解，陈信大有可能没想到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怎么对大家说？

赵可馨叹口气说：“所以干尚当初要求将卓能停在都城附近，就是每天不定时的来试试与陈信联系，看能不能刚好遇到陈信出关……不过却一直没有成功，要不然大家就能放心了。”

李丽菁叫了起来：“原来每次没人的时候，你们两个偷偷跑来控制室，是为了与陈信联系？我还以为你们选这里约会呢……”这几天赵可馨与薛乾尚的关系似乎逐渐的化暗为明，虽然还是没有明目张胆的亲密，不过似乎越来越有默契的出双入对，李丽菁忍不住顺便开句玩笑。

赵可馨脸微微一红，低下头没说话，薛乾尚只好开口说：“不过这件事情十分古怪，我和赵可馨持续联系陈信二十多天，照道理说……他中间应该有出关过，却仍然没有回音，不过陈信的功夫十分古怪，说不定能支持更久……也说不定我们根本猜错……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打开密室看看才会死心。”

“不管这么多了。”黄吉只要知道陈信可能还活着就全身干劲，搓着手说：“怎么样？是不是要弄地图给他们？要不要我帮忙？”

众人忍不住笑了起来，这种事情黄吉怎么帮忙？薛乾尚摇摇头说：“让仪器做就好了，到时候还要飞回去……反而是应该怎么将地图送给他们颇伤脑筋……”

“你出主意就是了，需要我的时候叫一声。”黄吉反正一切同意，转头望见练长风怔在那里，黄吉嚷着说：“长风你怎么了，我们不是该飞回去吗？”

练长风一惊回头，摇摇头笑说：“我高兴的傻了，干尚，要回去吗？”

“对……”薛乾尚点头说：“不过他们到达海边还有一段时间，长风，你先缓缓的上升，然后速度不要太快，在这个大陆四面绕一绕，我们才回去，回去之后也要在牧固图大陆上绕绕，这样地图才详尽，能够取信于他们。”

“我明白了。”练长风点头将卓能缓缓升起，让卓能上的仪器有时间记录下所有的资料。

至于陈信到底状况如何？其实薛乾尚确实应该担心，陈信当时为了骗天广皇开密室，十来天一直凝聚着雷云，自然而然一直保持清醒，也迅速的消耗了五粒维生胶囊，到幻粹阁阁老刘思无死在密室的大石柱下后，陈信知道天广皇不会再開密室，才在密室中坐了下来，想着这些日子的事情。

陈信想起飞跃星际远来的目的，眼看就要成功，自己却被关在这里，不过反正已经将海吐族的宝物交给了天广皇，到时候应该能顺利的将五族的宝物聚集，照记载说来，八宝合一应该不困难，自己已经尽力，天广皇要是还搞砸，那也没有办法。

而陈信最担心的却是薛乾尚等人，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顺利的逃回卓能，陈信自然不知道当时薛乾尚等人已经在南角城北方两百公里，正决定要冒险以蝠虎突围，也不知道薛乾尚等人居然带着四婢一起逃，一路上四婢还帮了不少忙，更没想到他们居然会遇到林齐烈，而且终于艰辛的登上卓能。

不过陈信知道自己担心也帮不上忙，所以也不会一直花时间思索这些，想了想自己的状况，陈信知道薛乾尚等人应该没有办法解救自己，也就是说自己是在等死，陈信的心情反而奇怪的异常平静，陈信想着父母，想着每个朋友，想着地球上的林颖雅，甚至想到小公主刘蜜，她要是知道自己被捉了，

一定十分焦急吧？

陈信胡思乱想了许久，直到吃了第六颗胶囊，算算应该已经十八、九天了，这里也看不到外面，陈信只有凭着食物的需求来计算时间，陈信这才想到，自己是不是应该以练功延长时间，不过陈信转念又想，延长时间又有什么用？这样不是将痛苦的时间延长了吗？多活几天有什么帮助？

陈信现在身心都处于安闲的状态，想了想还是练练功夫吧，要是天广皇一个月之后忽然打开密室，自己却乖乖的死去太不划算，所以陈信终于下定决心闭关，而且如同薛乾尚所说的，陈信六识中只留下了触觉，这样要是密室打开或是受到大的震动，自己就会立即清醒。

不过陈信作了一件不知道该说是聪明还是笨的事情，陈信心想无论是否能够出困，既然要修练就应该不要为了食物伤脑筋，于是陈信居然一次把四颗胶囊吞下，然后以内息里起，不接触胃液，这样在自己需要的时候，自然能一颗颗的吸收。

但是这样一来，薛乾尚等人到了都城，呼唤陈信将近一个月，陈信自然一点反应也没有，算起来陈信必须坐到三个月后才会回神。

而陈信凝神内聚内息，心里一面思索着自己该往什么方向修练，在梦幻星自己是没办法修练内息外散的功夫了，不然像当初在地球的静坐，自己坐了一年也不会饿，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内息充足以供应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陈信将内息完全散出，自己体内的活动几乎完全停止，几乎不会消耗多少能量，不过现在要是散出内息，却因为梦幻星的怪异状态，使得自己内息还是不断的消耗，也就是说不能使自己身躯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自然不能静止这么久。

陈信想起与林齐烈的一战，想起每个幻粹阁老的功夫，要不是自己悟出御能神术，只怕还不是这些人的对手，果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所以一开始，陈信决定先试图将自己的内息存量增加，这种只有个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凝练内息。

不过陈信现在的内息状态已经凝结如实，想打经脉的主意也不可能，陈信静坐思索良久，想起自己以前曾有经验将内息往外不断的扩张，让自己与地球仿佛混成一体，但是这里就不行了，既然不能求大，干脆就求小，陈信决定将自己的意识缩小，潜藏到内息的中心，看看自己身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这是第一次试验，陈信也不知道会不会顺利，不过话说回来，反正自己已经是死路一条，陈信也不大担心会不会有问题，所以开始先试着将心神专注于体内浑沌一片的气海中，选择了中心的一点，将意识专注那一部分，逐渐的，陈信先是看到一大团的光芒，仿佛置身在自己的身体中。

陈信知道这只是换个地方看自己，与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于是继续将自己看到的地方选择一点，再将心神集中过去，这一次观赏的角度不同，陈信仿佛见到了一颗颗细小而璀璨亮丽的光球，正紧密的聚合在一起，整群光球不断的跳动着，每一个颜色都不同，只不过每一种颜色的数量似乎分配的极为平均，陈信突然觉得十分好玩，索性再一次集中心神于其中一个，将意识再度往那一点集中。

这一次陈信不再由外面看着光球，却是置身于光球与光球的缝隙之间，光球的体积变大，速度也变缓，一个个光球慢慢的前后移动，互相碰撞，然后又弹了开来，陈信望着眼前无数的光球，一时不知道边际在什么地方，想

了想，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能量粒子，在自己体内形成所谓的内息，眼看光球已经十分拥挤，虽然还有空隙，不过与光球的体积相较，空隙实在不大，何况光球外都有流转的光焰，彼此交换着能量，要是自己需要将不同性质的内息迅速有效的转换，这些空隙是必须的，所以陈信终于确定，自己的内息应该已经足够凝结，大概是不能往这一方向再打主意。

陈信正想放弃的时候，忽然想到不知道能不能再凝聚心神到更小的地方，于是将意识集中眼前的一颗大光球，想往光球的内部集中，这次就比较困难了，所谓的集中意识，也就是不断的揣想自己置身于那一个小点中，然后就会忽然感觉到自己的目标消失了，而这一瞬间，意识就到达了那个状况，不过这次陈信花了许久的时间，一直觉得眼前的目标依然存在着，也就是一直未能成功的进入，不过陈信反正时间多的是，耐下了心将心神不断的往那里集中，期间有一次感到似乎微有腹饥之感，陈信自然而然的解放了一颗胶囊，然后不再理会。

这种感觉很是奇妙，陈信一面能感受到体内的各种讯息，以及自己留下的对外触觉，不过另一面却又仿佛置身在无数的光球中，能够看到所有光球的运动状态，不过陈信现在并没有分神注意光球的运动，只是一直专心于进入光球的一点，以陈信的功力来说，专心到这种程度，几乎已经没有时间消逝的感觉，自然也没有所谓耐心的问题，终于在第二颗胶囊吸收之后，陈信终于观察到不一样的状态。

原来光球中居然是一个个细细的柱状物，四面交错而均衡的分别顶着光球外壁，陈信算算一共是六根，晶莹剔透仿佛透明，而且其中似乎有光彩流转，陈信可不敢再往柱状物集中心神，不要还没进去就弄得剩下的两个胶囊都用完了，这样岂不是直到饿死还是一事无成？所以陈信四面望望，欣赏欣赏，准备等一下就退出这一种状态。

不过这时陈信望着柱子忽然想着，如果这些柱子中蕴含的就是所谓的内息，要是这些柱子再粗一些，再短一些，每一个光球不就可以小上一些，那不就可以容纳更多的光球？没想到陈信这一想，那六根柱子居然还真的缩上一缩，随即又缓缓的舒张回去，陈信吓了一跳，又尝试着要这些漂亮的柱子缩短，只见这些柱子还真的慢慢缩短，渐渐加粗，不过外面的光球却没有跟着缩小，只是当失去柱子的支撑后，忽然间似乎缓缓的浮动起来，本来硬梆梆的表面似乎变得较为松软。

陈信将柱子的长度缩小到三分之二，涨大的宽度，就使得柱子之间的空隙消失，球面似乎一直不断的产生折叠，陈信干脆就看着外面飘移的球面会有什么下场，过了不知多久，终于全部球面都充满了皱折状，而且刚好顶着六根变粗的柱子顶端，忽然间柱子同时一亮，那面皱折的球面也绚丽起来，陈信就在看不清处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肚子居然又饿了，陈信必须释放第三颗胶囊。

陈信吓了一跳，这样岂不是只有最后一颗？陈信正想赶快退出，却忽然发现这颗光球的内壁已经变得十分光滑，不过像是厚了不少，而且柱面也固定成自己塑造的模样，陈信大为得意，虽然不知道这一颗光球变成这种状态有什么好处，不过至少完成了一件奇异的事情，于是满足的将意识外散，往外退出。

意识外散倒是十分容易，陈信很快的又到了光球与光球的缝隙中，看到果然眼前的光球大约是其它光球的一半体积，正颇为活跃的移动，陈信正

要继续外退，却看到这颗光球正撞向另一颗光球，本来应该是两颗各自散开，没想到这时令陈信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颗较小的光球居然将较大的光球击破，这个空间忽然一空，能量重新凝结，转眼又多了两个较小的光球。

陈信这下可乐了，这还会连锁反应？随即又往外退，这里看到的速度又不同，只见一部分小区域的光球正迅速的波动着，不过似乎光球重新凝结时也需要外界的能量，但是现在吸收内息的速度极慢，所以慢慢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多，陈信再往外释放意识，只见整片内息光华波动片刻，转眼变成只有原来的一半，那可要吸收好一阵子的时间。

原来是这样，陈信心中明白，这样内息变成更为精纯，同样的攻击将会有两倍的力道，自己既然不能增加内息表面上的量，却能将内息变得更为有效能，只不过这样一来需要补充的内息更多，不知道这最后一颗胶囊效果消失，自己饿死之前内息补满了没有？

三颗胶囊效力将尽，陈信其实也修炼了六十多天，现在已经是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天广皇与其它三族族王一行数百人，经过了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人族东岸的极点，东极城。

天广皇等数人在数日前就已经确定光线果然射出外海，正热烈的讨论出海的事情，不过人族虽然拥有最进步的造船技术，不过在人族的经验里，并没有发现东方还有陆地，而沿岸的岛屿也没有一个是目的地，这也就是说，所谓的“控往轴”要不是在海底，就是在极为遥远的地方，于是数日前翼云族王征得各族王的同意，派出栋鹄与朗图往鳞身族飞去，要邀鳞身族王共襄盛举，这样同时可以借重鳞身族在水中的功夫。

至于海吐族，据翼云族王的观察，他们似乎对于完成祖先遗命兴趣缺缺，除非是陈信去邀请，不然就不用白走这一趟，这下扯到了陈信为什么久久不见踪影，逼得天广皇连忙又编了一堆谎言才算搪塞过去。

所以现在东极城中的众人，一方面等人族将大船准备好，一面等候鳞身族王率人前来，而南北两方，熊族与木族的人员进进出出、络绎不绝，空中翼云族也不断的飞翔来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这算是数千年来人族第一次大开门户，也让生活品质较为落后的其它三族，见识了人族的繁华。

而一直滞留在南角城的左督国王，终于被天广皇叫来东极城，天广皇心想自己将要出海，都城还是需要左督国王的照料，所以开恩让左督国王来东极城送行，等自己出海后再去都城辅佐皇储管理都城。

至于薛乾尚等人，大约在一个月前离开那块大陆，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将地图准备就绪，然后就飞到都城外的河中，不断的尝试与陈信联系，自然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直到算算非去东极城不可，才离开都城东行，想办法不动声色的送出地图。

这些日子一直联络不到陈信，众人难免有些泄气，薛乾尚也想出了陈信说不定将胶囊一次服下，那就真的猜不出来陈信到底什么时候会醒，众人听薛乾尚这样揣测，同时大骂陈信乱来，练功是为了拖延时间，陈信居然为练功方便而忘了拖延时间的目的，但是众人骂归骂，心中不由得又为他担心，怕众人离开的时候陈信忽然饿醒，那样可就完蛋。

不过就算是如此，还是只有天广皇才能打开密室，众人留在这里依然没有用处，只好一件一件忙，先想办法顺利完成八宝聚集的目的，让所有的种族各自回家，天广皇说不定会愿意让幻粹阁阁老们离开养老，这样才会有可趁之机。

这时刚到东极城上空的卓能号控制室中，薛乾尚、李丽菁、那雷可夫、科芙娜、黄吉与四婢都在，四婢自然已经知道了众人的猜测，心情也转好了，有时候也会在控制室中端送茶水，服侍一下众人。

薛乾尚望着摊开的地图，正在观察地图还有没有不对的地方，黄吉对这种事情当然是没有研究，不过依然饶有兴趣的在一旁凑热闹，比手画脚的问东问西，薛乾尚也一样样回答。

“对啊。”李丽菁摇摇头说：“我们要是直接拿给天广皇，他就算捉不住我们，八成也不敢相信这份地图。”

“这又要拜托蝠虎了。”薛乾尚忽然望望一旁的两只蝠虎说：“小柔，不能再请你们帮一次忙？”薛乾尚知道因为陈信一直没有消息，两只蝠虎颇感烦躁，小刚已经不大理会众人，只有小柔还算比较好说话，所以拜托小柔。

小柔知道薛乾尚有事情要自己办，点点头站起，随即身体微微向下一弓，打了个哈欠，懒洋洋的望着薛乾尚，薛乾尚连忙说：“小柔，你记不记得陈信当时去翼云族交的朋友？”

小柔有些意外，歪着头望着薛乾尚，薛乾尚继续说：“我想找其中一位，叫做库帕贾的，你知道吗？……看能不能将他引来，最好别让天广皇发现。”

小柔点点头之后，薛乾尚随即打开控制室前的舱口，小柔不立即离开，却把大头往小刚拱了拱，小刚被拱的翻了半个身，似乎还是不大想动，小柔低沉的嘶吼一声，似乎不大友善，小刚这才不情不愿的站起，与小柔一起往外窜出去。

“小柔好象挺凶的……”那雷可夫偷偷望了望李丽菁，心里暗暗的想，毕竟不是只有自己老婆凶。

李丽菁没注意到那雷可夫的神情，对薛乾尚说：“干尚，你那时……不是还没醒来，怎么知道库帕贾？”当时库帕贾来天降神王府中住了两天，薛乾尚都还在闭关。

“可馨告诉我的。”薛乾尚说：“可馨说库帕贾似乎比较年轻，与陈信的关系比较好。”

这时赵可馨正在房中休息，李丽菁逮到机会忙问：“干尚，你们两个……是不是……”

薛乾尚不等李丽菁说完，对着仪器说：“林前辈，我是干尚，麻烦请来控制室一趟。”薛乾尚控制仪器，将声音传到林齐烈的房中。

“干尚！”李丽菁不高兴了，叫了起来。

“怎么了？”薛乾尚回过头来，一脸无辜。

“你还装傻？”李丽菁紧接着说：“回到卓能中之后，你们的感受就不大一样了，怎么开始的？你主动还是可馨主动？”

第四十五章 妙计陷敌

“他们俩个都这么聪明……”那雷可夫插嘴说：“说不定眼睛一转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了，哪要这么麻烦，还要谁说出口？”

“那你是说我很笨了？”李丽菁脸色一变瞪着那雷可夫。

“不敢……”那雷可夫连忙低头摇着怀中的小毛莉说：“小毛莉乖……”那雷可夫现在抱着小毛莉的时候居多，以避免李丽菁忽然一掌轰来。

“别管他。”李丽菁表情变得很快，转头又望着薛乾尚笑着说：“干尚，你跟我说嘛……”

“这……”薛乾尚十分为难，摇摇头说：“没有的事怎么说？”

“还没有？”李丽菁大为不满。

薛乾尚只好说：“不管会怎么样，一切都要等接到陈信、回到地球才有结果。”

“干尚。”林齐烈踏步而入，与众人打个招呼说：“你找我有事？”

“要请前辈作作保镳。”薛乾尚说：“我请蝠虎引翼云族人来，要是忽然翻脸，有前辈在比较安心。”

黄吉嚷了起来：“薛小子，你看不起我喔？”

“恕罪、恕罪……”薛乾尚连忙说：“我的意思是两位都在我才放心。”事实上黄吉比林齐烈虽然还逊上一筹，不过已经差不甚远，不过一比武器，黄吉的大刀自然没有林齐烈的乾坤剑威力强大。

“这还差不多……”黄吉哼了两哼说：“上次把我一个人先扔回卓能，我还没找你算帐，下次有热闹我绝不先离开。”黄吉对上次自己第一个走一直耿耿于怀，虽然那是为了解除防御机能，不过黄吉还是不大满意，薛乾尚知道黄吉说过就算了，笑了笑略微敷衍一番，黄吉也不再追究。

而这时下方的东极城，翼云族等人居住在东极城的宫城中，其实这一个月来翼云族人十分难过，他们一向习惯住在视野辽阔的大草原，而且也不习惯头顶上顶着一块屋顶，于是只好三不五时的飞出屋外闲逛，不过为了避免人族猜忌，这些翼云族人大多王敢飞出太高太远，反倒是让许多未见过世面的人族，见识了数十位鸟人四面飞舞的奇景。

这时库帕贾等人自然也正在空中飞行，忽然远远望见空中冲来两虎，四面的翼云族人几乎都见过这两只蝠虎，立刻指指点点起来，库帕贾一阵兴奋，那不是陈信的随身异兽吗？连忙向上迎去，想看看陈信是不是会随后而下。

这时蝠虎在二十多位的翼云族人中认出了库帕贾，忽然止住了势子，对库帕贾轻轻的一吼，随即转身往上方冲去，库帕贾一阵意外，但是蝠虎似乎是要自己一起去，于是库帕贾也跟着向上飞。

这时姬荻忽然追过来，远远的叫：“库帕贾，怎么了？”

“那是陈信的蝠虎。”库帕贾高兴的说。

“陈信怎么自己不来？”姬荻疑惑的说：“人族王提到陈信总是语焉不详，会不会有诡计？”

库帕贾速度放缓，摇摇头说：“不会吧……人族王会骗人，陈信不会骗人，他要是想灭了翼云族也有能力，何必骗人？”

这时蝠虎发现库帕贾没有迅速的飞来，也跟着放缓了速度，回头又轻吼了一声，姬荻与陈信相处时间较短，对陈信没有这么有信心，接着说：

“那……我跟你去。”

“好啊。”库帕贾心想陈信应该也不介意，与姬荻一起往上方飞去，蝠虎见到两人的速度子加快，也跟着加速度往上飞。

薛乾尚在仪器中，已经发现蝠虎后面跟着两个翼云族人，薛乾尚点点头说：“来了两个，另一位不知是谁？”

“最好是翼云族王。”那雷可夫说：“那样不是一次解决？”

“不大可能。”薛乾尚说：“翼云族王应该没这么容易四处乱跑……林前辈、黄吉和我三个人出去就好了，可馨，你们注意一下，要是有什么古怪，立刻通知大家集合。”

黄吉大刺刺的说：“有我和林兄，妥当啦。”首先跃出舱口，林齐烈与薛乾尚也跟着跃出。

不久后，蝠虎与两位翼云族人穿过了重重的云层，飞到了两万公尺高空中的卓能旁，库帕贾与姬荻忽然在空中见在这么一大块物体，同时吓了一跳，这是什么怪物？

只见蝠虎往上一穿，飘到了这个怪物的上方，两人远远的绕过去，却发现怪物的上方居然站着三个人族，正向自己两人招手，库帕贾看清并没有陈信，虽然黄吉他见过，不过现在可认不出来，于是对姬荻说：“没有陈信。”

姬荻说：“这不知道是什么怪物，我们下去叫人来帮忙。”

“库帕贾。”黄吉嚷起来：“我是黄吉，你记得吗？”

“黄吉？”库帕贾想了想，这才想起那是陈信的朋友，又靠近了两公尺说：“陈信呢？”

“陈信被天广皇关起来了。”黄吉生气的说：“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人族王怎么会这样？”库帕贾大为疑惑：“陈信不是立下大功了吗？”

“这是因为他害怕陈信的能力。”薛乾尚接口说：“你应该很清楚，陈信的能力不是一般人族可以比拟的。”

库帕贾点点头说：“那……你们找我们作什么？”

“陈信虽然被擒，但我们一向希望能完成八宝聚集的事情……”薛乾尚说：“这本来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啊。”库帕贾这才想起：“这就是带你们飞来的东西？”

“对。”薛乾尚大方的说：“这叫卓能，当时五宝聚合、紫龙须由鳞身族飞来的时候，我们也在布尔山上方，所以前些日子，我们先去了一次目标处，发现那可能是牧固图大陆上面的六族，从未到达的地方……”

“对。”库帕贾已经信了八成，点头说：“我们曾往外海飞过，不过飞出千多公里也没见到地方，只好折返。”

“这是地图。”薛乾尚取出筒装的地图说：“陈信现在怎么样了？”

薛乾尚叹了口气，略略的说明一番，库帕贾这才明白，于是愤怒的说：“要是你们能力不够，我帮你们打。”

“库帕贾！”姬荻一直没有落下，这时连忙在上方说：“这种事情必须先请示族王。”

薛乾尚见状说：“多谢你们的好意了，我们还是先将这件事处理完。”薛乾尚不好说太多，免得库帕贾一个口风不紧，天广皇更增加了防备。

“好吧。”库帕贾说：“我会将这张图交给我父亲，也不会让天广皇知道来源。”

“那就麻烦你们了。”薛乾尚说：“船队出发之后，我们应该都会在诸位上方数万公尺，要是有什么事情，您可以再来找我们。”

库帕贾望望卓能，心中既惊且佩，只是对薛乾尚等人放着陈信被关颇为不满，所以也不再多说，与姬荻带着地图迅速下落，赶着向翼云族王报讯去了。

翼云族王见到地图伤透脑筋，要是拿出去给各族王看，又不知如何解

释由来，只好暗暗的收起来，然后自行向天广皇建议食水必须充足，不过这里的海水可以饮用，海中鱼类又多，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麻烦的一路航行过去，需要一个月才能到达，来回岂不是两个月？这件事没有先说清楚，到时候熊族与木族族人等得不耐烦，起兵向人族攻打起来，人族可是颇为无辜。

梦幻纪元二六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数日后，鳞身族终于率众到达，鳞身族王在得到消息之前，对于自己藏在身上的紫龙须忽然破空飞逝一直大为不解，直到栋鹄与朗图到了买雅，对鳞身族王说明了好一阵子，鳞身族王才知道原来其它五族已经联合起来。

这五族现在算是还有点良心，找自己一起去，于是鳞身族王带着千人大队向北航行，然后才率领五十位精选武士进入东极城。

天广皇与三族族王一起到宫城门迎接鳞身族王，鳞身族王率领五十位族人，一路蜿蜒而行的往东极城中行来，一路官兵开道、人民走避，鳞身族要是入侵人族，为了避免木族干预，从东极城侵入的次数比南角城还多，所以东极城的人民对鳞身族都颇为恐惧。

天广皇算是主人，远远见到鳞身族王一行人接近，首先上前一礼说：“鳞身族王，终于等到你们来了。”

鳞身族王体型较一般的鳞身族还要壮硕，对众人打了招呼之后，回头对天广皇说：“这次我由希娃斯岛反扑索玛，人族没有趁机来犯，我哲索斯很是感激……”鳞身族王语气一变，回头望向木族王说：“至于木族和海吐族这次趁火打劫的事情，我也一样会牢牢的记住。”

木族王天生就是没有表情，听见了冷冷的说：“彼此彼此，要不是为了八宝合一，谁有兴趣去那个到处是瘴气的地方？”

鳞身族王气的舌信乱吐，终于还是忍了下来，毕竟这次不是来打架的，马上问到主题：“紫龙须呢？”

“和泰古剑、定海珠等五样宝物结合起来了。”天广皇回答：“现在由四族各派五位看守，鳞身族王若是有意，等一下看过之后，也可以选五位随员一起看护。”

“这是当然。”鳞身族王说：“既然如此，废话不多说了，我们可以去看了吗？”

“当然。”天广皇当先引路一面说：“诸位请。”

一行人一起走到放置宝物的地方，那是宫城中的一个高台，原来不知道是为了阅兵还是为了瞭望海岸线，可以清楚的望见东面一片的大海，这时却将宝物安置于上，上下八方都是各族的好手，鳞身族王见了这一团无以名之的怪东西，每十余分钟发一次光，直射向地平线，指向遥远的东北方，忍不住说：“翼云族人跟我说，这次要出海，就是往那里走？”

“是的。”天广皇说：“一方面这是为了六族日后的和平，一方面要借助鳞身族海中的能力，所以翼云族天特别派出思多战士相邀。”

“那个方向……？”鳞身族王疑惑的说：“据我族的记载，离岸五、六千公里都没有岛屿……真是一片大海。”

“说不定宝物在海中。”木族忽然说：“翼云族怕水，熊族、人族潜不深，我族根本沉不下去，那自然需要你们帮忙。”木族人一向面无表情，说话也不会客气，连说到自己种族也不作修饰一下。

鳞身族王思索一下说：“真要这样，你们应该叫海吐族一起来，万公尺

以下只有海吐族潜的下去。”

“诸位可知东面有多远？”翼云族王忽然说。

“当然不知道。”天广皇转头说：“翼云族王莫非知道？”

翼云族王决定胡诌由来：“我族的记载上有略微记录。东方万余公里有一块较牧固图大陆略大的陆地，也许那里就是目标，而那里十分原始，恐怕还必须深入陆地数千公里，一来一回，可能要三、四个月以上的时间。”

“翼云族有记录？”其它的族王大为讶异，相传各族记录都是一样的，怎么这会儿翼云族忽然多了些东西？

翼云族王点点头说：“我族往外探出数千公里仍找不到目标，我才忽然想起这件事情，若真是如此，这趟远行，除了国内的事情必须安顿好，海行中的风险也必须考虑。”

“这么远……”熊族有些迟疑的说：“翼云族王，你确定吗？”

“我只是说有很大的可能性。”翼云族王说：“我们必须这么考虑，要是不愿意冒这次的风险，可以只派遣部分族人去。”

“反正淹不死我们。”木族王冷冰冰的说：“我还是要去。”

“我们也会去。”翼云族王说：“不过我只带十个人去，我会让库帕贾先回翼云族。”

“十个应该就够了。”鳞身族王的面色也沉重起来，点点头说：“不过人族最好派一辆够大的船，这样也许遇到海中的暴风雨我们还能幸免。”鳞身族虽然造船的技术不如人族，不过因为能在海中存活极久，所以探出的距离较人族还远，也更了解海中的凶险。

熊族王有些迟疑，除了翼云族之外，熊族的泳技比人族还不如，思考片刻之后，熊族王终于说：“我还是派十位族中勇士去吧……我不能离开熊族这么久。”

天广皇这下可烦恼了，人族的状况比起其它各种族复杂多多，要是自己一去半年，回来只怕已经被篡位了，不过这件事已经弄得天下皆知，若是自己不去，岂不是贻笑大方？眼看着又是一道橙色的光华向着东北方远远的射过去，王广皇忽然说：“我有办法算出来到底多远了。”

“怎么说？”熊族王极为高兴的问，要是距离不是太远，自己说不定也可以去。

天广皇正色的说：“这里的光束方向与布尔山的光束方向有角度的偏移，我们把两个角度计算出来，再考量上东极城与布尔山巅的距离，应该可以推测个大概……东极王，快请人算出来。”天广皇灯愧是受过皇族菁英教育，虽然很久没接触，自己已经绝对不会算，不过至少还记得有方法算的出来。

“人族果然具有高度文明。”熊族王微带奉承的说：“这次为了和平而来到人族，正该向人族多学习学习。”

“不敢当。”天广皇得意的说：“晚上之前应该就会答案了，鳞身族王远来，还是先去宾馆小憩一下，我们晚间再作计划。”

众人见一时商议不出结果，也只好各自休息，当晚，消息传来，目标点确实在东极城东北方一万八千多公里，要是翼云族王所说是真，到了另一块陆地之后确实还必须前进六千多公里，在原始大陆上前进六千多公里，那会遇到多少风险？

这下子连鳞身族都打了退堂鼓，决定只派部分族人前往，而熊族王自

然更是维持原议，明儿个就打算回北方，天广皇也终于还是决定不走，于是派出了三位幻粹阁阁老，以及楣运未退的左督国王，四人将带数字龙将、一小队官兵，随着翼云族天、木族王为首的一群外族，登上远行的大船。

梦幻纪元二六一三年一月三日

五日后，大船终于出发，薛乾尚等众人自然齐集于控制室观察状况，忽然发现天广皇居然没有离开，而且还派出了三位幻粹阁阁老，众人立即兴奋起来，黄吉首先就叫：“这样我们的实力就能对付天广皇了。”

连薛乾尚都十分高兴，没想到将地图交给翼云族人，居然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李丽菁也抢着说：“干尚，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去找天广皇的麻烦？”虽然陈信当时曾说若是自己不在，所有的事情由薛乾尚与练长风合议，不过随着时间的过去，大家还是只问薛乾尚、懒的问练长风，练长风心里虽然有些不是滋味，不过薛乾尚判断事情确实比自己准确，练长风也只好认了。

薛乾尚微笑的说：“这个麻烦是非找不可。不过还必须先与翼云族说一声，不然他们总以为我们跟在上面，临时有事要我们帮忙不是糟糕？”

“对。”林齐烈点头说：“翼云族可是帮了个大忙，我们自然不能随意毁约。”

“库帕贾也没去。”薛乾尚望着屏幕说：“等一下他们应该会往回飞，我们追过去就可以了，反正这种老式的风帆，翼云族在数日内都追的上。”

“他们飞了。”那雷可夫眼尖看到，连忙叫：“长风，长风，我们快追。”

练长风一言不发，将卓能转向，一直保持在翼云族人的上空，过了数十公里后，才缓缓的下降，这时下方正有三十来位翼云族人一起往西方飞，猛然见到上方的空中忽然降下一个庞然巨物，无不大吃一惊，只有库帕贾与姬荻见过卓能，两人立即往上迎，一面告知族人无须惊慌。

老规矩，薛乾尚依然在舱顶迎接库帕贾，首先说明众人有事，必须先离开一阵子，薛乾尚并承诺，若是事情完结，一定还会追上去护送着众人完成此事。库帕贾立即派出一位族人飞去通知，一面追问薛乾尚等人要处理的事情是不是与营救陈信有关。

但是薛乾尚除非完全没有办法，否则不愿让库帕贾牵连进去，不然人族与翼云族必定会从此交恶，所以婉拒了库帕贾相助的好意。

别过了库帕贾，众人回到东极城，却见到天广皇在五千余名官兵的护卫之下，向都城出发，果然留下的幻粹阁四老也随在一旁，赵可馨望着下面的人群，轻声的对薛乾尚说：“我们一共有十四个人，小春她们不算的话刚好十个，要不是那五千名官兵，我们每两个人对付一个，然后由最强的林前辈和黄吉对付天广皇，小春她们在外围趁隙攻击，应该能顺利的捉住天广皇。”

“五千名官兵是一个问题，不过还好没带弓箭，问题不大。”薛乾尚皱眉回答说：“第二个问题是卓能中也不能没人，而且不是长风就是科芙娜，对战力有很大的影响。”

黄吉忽然大声说：“其实卓能的能量已经储存了不少，我们就轰他一发能量球，不但可以歼灭这五千人，而且天广皇和那些老头也会受重伤，那样不就手到擒来？”黄吉与谢日言都是能量区的负责人，对能量的状况很清楚，加上黄吉念念不忘能量球，总想试试功效。

薛乾尚摇摇头说：“不行，能量球一发出，散溢状况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要是一不小心把天广皇打死了，不就一切成空？”

“这……”黄吉急了起来，搔头抓耳的想不出办法。

“他们缓缓的回都城差不多只要八、九天。”谢日言开口说：“这段路程为最好的机会，若任其回返都城，那里兵多将广，我们更难下手。”

“日言说的没错。”李丽菁说：“干尚，你和可馨要快点想出办法。”

“方法不是没有……”薛乾尚摇摇头说：“不能硬来，还要让天广皇先走四天，到时候前不着村、后不落店，我们才好下手……看他会不会中计吧。”

众人连忙发问，薛乾尚这才缓缓的道出了自己的计划，听完之后众人大喜，相信应该会有用，现在只要等四天后，天广皇等人走到一处荒野，那里方圆百公里内都杳无人烟，到时候他们就有苦头吃了。

梦幻纪元二六一年一月七日

四日后，天广皇等五千余人依然浩浩荡荡、悠悠哉哉的往西开拔，到达了东极河与北面百公里外盐磺山脉间的平原，这块区域数十公里内自古以来无法耕种，遍野都是含有重碱的土壤，而且越靠近盐磺山脉越严重，能够零零散散的分布在这片土地上的植物只有一种，那是叶片肥厚椭圆、色呈紫黑的一种小型灌木，动物只有数种昼伏夜出的小型虫兽。

而东极河岸旁三、五公里虽然勉可耕种，几乎没有人愿意搬迁到这里来，毕竟这附近农、渔、猎皆不兴，而人族中可供居住的土地又非常多，所以这里除修筑供大军奔驰的大道，以及一些驻守的军营之外，近百余公里之内几乎没有人为的建筑，而数十公里外也只是慢慢的开始有人居住，依然是每十余公里才有数户人家。

这一段路一般来说只需要两、三个小时，龙马就能奔驰而过，不过薛乾尚等人自然已经先到这里等候，天广皇等人毫不知觉，在离开了前一日的宿站之后，龙马小驰了数小时，正准备通过这一段路程中最荒凉的地方。

五千人的大队一路向西，天广皇的大车在队伍的正中，今日的阳光并不强烈，正是个赶路的好天气，天广皇心情十分好，现在已经过了一半的路程，回到都城之后只要加速武器的制造，充实边防，今后应该不会再起战端，皇族与贵族一向在战役中死伤众多，今后终于可以好好的休养生息，另外还要想一些控制平民、土族生育的方法，这样过了数百年后，上族的数量增多，国力也将大为增强。

若要说现在美中不足的事情，就是没能捉住陈信的部属和至尊龙将林齐烈，当时想问出御能神术也是为了日后能对付林齐烈，没想到陈信居然硬是不说，还连带着害自己损失了一位幻粹阁阁老，左督国王徐老头和弟弟南角王也是没用，居然连一个人也捉不到，还让这两个心腹之患联合在一起，天广皇暗下决心，回去之后一定要看看陈信死了没，要是没死，得想办法骗他说出御能神术，这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天广皇想的正得意，前方忽然传来焦雷般的一声爆响：“刘阅明，你纳命来。”

全队立即止步，要看谁这么大胆，天广皇仔细一看，前方数公里外正有一人迅速的飞冲过来，手上还挥舞着一支巨剑，正是至尊龙将林齐烈，天广皇大吃一惊，林齐烈是送死来着？连忙呼喝一声说：“部队原地布阵，四老随我来！”五人随即往前一冲，天广皇更顺势拔出裂地刀，迅疾如风的迎向林齐烈。

林齐烈忽然往北一拐，一面大嚷说：“混蛋刘阅明，你这满脑子阴谋诡计的杂碎，有种就追过来。”一转眼又奔出了数公里。

天广皇一惊止步，望着林齐烈消失的方向，不过一丛丛的灌木层层叠叠，林齐烈只一矮身，转眼就隐没在灌木之后。

天广皇想不透林齐烈怎么雷声大雨点小的忽然跑掉，不过想来必定是有阴谋，他不相信林齐烈会愿意与五人对决，所以追也没用，说不定林齐烈是联合了陈信残余的部属来找自己麻烦，自己可要小心在意，不能误入陷阱。

正想的十分有道理，只见林齐烈忽然又从东方冲来，仍然一面大声嚷嚷：“黑心肝的刘废人、胆小鬼，你有种就自己一个人来……”

天广皇心想对方八成会故技重施，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于是大声下令说：“不要拦阻，让他进来。”

没想到林齐烈奔到队伍前方忽然乾坤剑一挥，砍伤了三、四个人，一面大声嚷嚷着：“逃走的人不杀……”一面绕着外围砍菜切瓜的杀过去。

这样岂不是被他杀光了？天广皇连忙往林齐烈的方向冲去，一面大叫说：“林齐烈，你可以滥杀无辜。”四老不声不响的往两边绕去，准备截住林齐烈的退路。

怎知就快可以合围的时候，林齐烈忽然往南面穿出一面叫：“刘阅明，你好意思说我滥杀？你为什么不敢一个人来？”

既然没有围住林齐烈，天广皇等人一时还追不到对方，但是一直追去又怕中伏，不过等一下林齐烈又从别的地方窜出来杀几个人，这样一路杀过去怎么得了？天广皇回头望望，这才发现林齐烈只是伤而未杀，伤势最重的不过是断腿，不过这些受伤的二、三十人几乎都不能移动，必须两个人搬运，这等于是一下子绑住了八、九十人的手脚，再来几次还得了？

天广皇当机立断，既然林齐烈由南方遁走，那自己一人看守西方，四位阁老看守东方，隐身在官兵之后，要是林齐烈往这两方面冲来，必定能缠住对方片刻，然后另一边只要及时赶到，就能顺利的击杀林齐烈。

哪知林齐烈这一次居然还是由南方冒出来，又伤了七、八人才遁走，天广皇不信对方这么好运气，与阁老换了数次方位，偏偏林齐烈老是选对地方冲来，然后又是一沾即走，追怕中伏，不追又被蚕食，偏偏林齐烈每次冲来就叫：“你们这些笨蛋还不快逃？那我不客气了。”

四面外围的官兵越来越是害怕，在林齐烈又来两次之后，天广皇终于确定不是对方运气好，只是不知道林齐烈用什么方法，居然明白自己躲藏的地方，于是当林齐烈再来的时候，天广皇与四老一起往林齐烈迎去，一面大声说：“全队往西快行，放天鹰……”自己五人准备断后。

林齐烈即绕着队伍奔行，似乎随时准备中进来杀几个人，天广皇自然不能任林齐烈随心所欲，也跟着在外围绕圈子，防范着林齐烈，林齐烈一点也不厌倦，一面大兜圈子，一面对天广皇谩骂不休，天广皇火上心头，直想追过去一拼高下，但是又勉强的克制下来，林齐烈见到自己冲过去，一定会立即逃跑，那样也没有效果，天鹰已放，六十公里外的军队立即会携带弓箭赶来，林齐烈若是不知死活，等一下插翅难飞。

林齐烈绕了两圈，忽然又往西方退去，天广皇自然完全不理会，依然让队伍往西方直奔。

忽然队伍前方一阵混乱，乒乒乓乓的跌成了一团，倒下了将近五、六十位官兵，队伍立即停了下来，天广皇等人连忙往前跃，哪知林齐烈忽然由队伍后方现身，趁乱杀了十余人，随即哈哈一笑说：“再跑嘛……”又隐去了身形。

天广皇回头不及，只好赶到前方一看，却发现大道上被挖了一个宽有三、四公尺的陷坑，上面还铺了一层颜色颇似路面的纸张，龙马疾驰而至，加上林齐烈在一旁捣乱，为首的官兵自然没有注意到不同，一下子又有数十人受伤。

一位阁老迅速的奔来说：“皇上，前面不知有多少陷阱，我们既然已经发出天鹰急令，前方六十余公里外平戈镇的五千官兵，相信一个小时之内将携弓来援，还是先等一等。”

“好吧。”天广皇毅然下令：“结阵待援。”暂时只好先辛苦一些，林齐烈由哪里来，自己就往哪里拦。

远远上方的卓能中，薛乾尚正观察着天广皇等人的动向，一面对仪器说：“林前辈，他们结阵了，你可以休息一下。”

地下的林齐烈，听到自己耳中小型收发机传来的声音，低声回答说：“我知道了。”

薛乾尚继续说：“黄吉，你们那里怎么了？”

仪器中传来黄吉的声音：“干尚小子，蝠虎果然厉害，两只天鹰手到擒来，今晚加菜吧？”

“现在可别胡闹……”薛乾尚连忙说：“赶快换上林前辈拟好的假文书，放出去。”

“好啦……”黄吉说：“已经放出去了，放心啦，这种鸟肉太硬，八成不好吃。”

薛乾尚接着又说：“那雷可夫、丽菁、舒红，可以开始了。”

潜藏在东方半公里一处坑洞中的那雷可夫，早已经等得大不耐烦，听到薛乾尚的呼唤，立即探出脑袋，忽然射出一箭，随即伏下。

而天广皇的五千部队聚在一起正好瞄准，这箭随便就射中一人，只听惨叫传出，天广皇一惊转头，望向四面又不见敌踪，一位阁老摇摇头说：“皇上，这就是林齐烈的扰敌之计，我们是追不上他的。”

另一位阁老点头说：“定卢阁老说的没错，我们只有以不变应万变。”

天广皇回头望向这位阁老说：“布公，您与定卢公、安公、文海公都是身经百战，我们是不是该缓缓西行，与平戈镇士兵会合。”这四位阁老分别是陈定卢公、徐布、徐文海、徐安，其中徐安与徐文海是兄弟两人，当然都已经超过一百岁，比起天广皇都长了一辈。

徐布阁老摇摇头说：“要是不断缓慢前进，也就会被林贼不断的蚕食，就算我五人能自保，五千名官兵也会死伤惨重，快速前进又怕路上有陷阱，现在还是等平戈镇的弓箭手过来，而他们到达的时候，一路上的障碍应该也已清除，我们自然能迅速的奔向平戈镇。”

“徐布阁老此言甚是。”陈定卢阁老说：“不过五千名官兵一路疾驰过来，也会遇到陷阱……损失不知道会有多少。”

“这倒无妨。”天广皇硬下心肠说：“就算有损失，也比有林贼在一旁伺伏的我们安全，就算弓箭手的效用失去，至少一路陷阱都会被清除，我们就能安全冲到平戈镇。”

“这……”陈定卢点点头说：“……皇上此言甚是。”

这时西南面的舒红又忽然探起头来，也是一箭射过去，自然又是一位外围的官兵倒霉，等到西北面的李丽菁也射出一箭的时候，天广皇忍不住说：“这样下去不行……诸位在此守候，朕出去绕一绕。”

“皇上，千万不可。”徐布立即说：“要是林贼忽然党羽齐出，微臣阻拦不及，岂不危险？”

“朕只绕出一公里。”天广皇愤愤的说：“要是能引出林贼的党羽，也算成功，诸位应该来的及接应。”天广皇随即一面绕圈，一面往四面奔去，几位阁老想想一公里确实转眼可达，也安下它来，目光集中在飞掠的天广皇身上。

薛乾尚见到立即呼叫：“弓箭停发，天广皇冲出来了……两百……三百……四百，林前辈！”

林齐烈一听呼唤，立即由自己隐身的地方冲出，大呼小叫的往大队冲去，天广皇现在正好绕到反方向四百公尺远，连忙绕过部队急赶过来，林齐烈见状立即哈哈大笑的撤退，一面大声说：“刘浑球，你的官兵我会一个个射死，你要是还算有人性，就自己一个人过来。”

天广皇怒火填膺，但还是硬生生的忍下来，回头一望，只见身后的官兵目光都有些奇怪，似乎是怪罪自己为什么不敢追过去，天广皇正有气无处发，目光瞪向望着自己的官兵，厉声说：“你们看什么？”

官兵们连忙低下头，天广皇还要发怒，跃过来的陈定卢阁老连忙说：“皇上无须动怒，小心中了敌人的反间计。”

天广皇这才不再追究，与四老一起往队伍中间走去，这时又是一箭由西方射来，却是薛乾尚开始吩咐三人轮流射箭，反正只要队伍不动，每两分钟就射他一记冷箭，而且也不是照着顺序射，薛乾尚还不时下令改变顺序，让四面的官兵疑神疑鬼，防不胜防。

天广皇只好硬是不动，反正这样损失的人马比起往前移动少的多，只要再撑一阵子，相信情势就会大为改观，没想到天广皇等了又等，一个小时过去了，西方依然尘沙不惊，一点援兵的迹象也没有天广皇忍不住毛躁起来，开口骂：“平戈镇的黄谷龙将是不想活了，接到朕的天鹰急令居然还敢慢吞吞的。”四位阁老也大皱眉头，不知道为何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他们哪知命令已经被换，内容被改成天广皇将在此练兵数日，结束之前，所有官兵、人民一律不准靠近，平戈镇的黄谷龙将接到命令虽然觉得奇怪，不过天鹰传令还没有出过意外，也只好立即勒令官兵，将东行大道封闭，任何人不准进出。

其实天鹰飞行的速度极快，几乎不会慢于翼族人，只不过这次遇到蝠虎拦截自然无路可走，不然只要天鹰已经飞上高空，讯息传递几乎不会出意外。

过了两个小时，被冷箭所伤的官兵已将近四、五十人，外围连林齐烈在内的四人轻松的要命，除非薛乾尚忽然说话，不然除了偶尔需要射上一箭吓人之外，一个个都在休息。

而黄吉、谢日言、科芙娜、赵可馨和两只蝠虎在西面十余公里外，正兴高采烈的说笑玩乐，高高兴兴皂郊游，只不过四面的风景毕竟太单调，不然四人真会忘了任务。

这时上方卓能中，只有薛乾尚、练长风还有四婢在，薛乾尚正回头笑笑说：“长风，天广皇快发急了。”

练长风点点头微笑说：“果然一切都如你的计划，我真是自愧不如……”

“薛公子真的好厉害……”小冬崇拜的说：“一定能捉住天广皇。”

“小冬！”小春低声说：“公子们说话不要插嘴。”小冬眨眨眼，可爱的一吐舌头，作个鬼脸不说话了。

薛乾尚摇摇头说：“这也没有什么，不过天广皇要是忍得住就麻烦了，只不过看来他不是这么沉得住气的人。”

练长风忽然说：“干尚，你怎么不派我下去？”

薛乾尚面色一正说：“万一有变，我们必须随时支持，也许需要低空掠过地面，毕竟以机械能量操纵你比较习惯，这样才可保万全。”

练长风也不再多言，依然注视着地面的动静。

这时徐布阁老忍不住说：“皇上，不对劲。”

天广皇点点头说：“平戈镇的黄谷龙将本是贵族，会不会已经倒戈了？”四面官兵中贵族可不少，天广皇这句话说的特别小声。

“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应该已经被围住了，黄谷龙将说不定没接到天鹰。”徐安阁老说：“皇上，要不然……微臣走一趟平戈镇。”

天广皇思索一下，点点头说：“好吧，就麻烦安公了，朕先引林齐烈出来……”

天广皇随即又开始往外绕圈，果然林齐烈立即出来骚扰，天广皇一追，林齐烈依然选了个方向隐没，就在这个时候，徐安阁老立即提起最高的速度往西冲，林齐烈想拦也拦不住。

上方的薛乾尚一看立即叫：“黄吉，生意来了。”

十余公里外的黄吉等四人，马上找个地方隐起，准备等大鱼上门。

请看卷十

